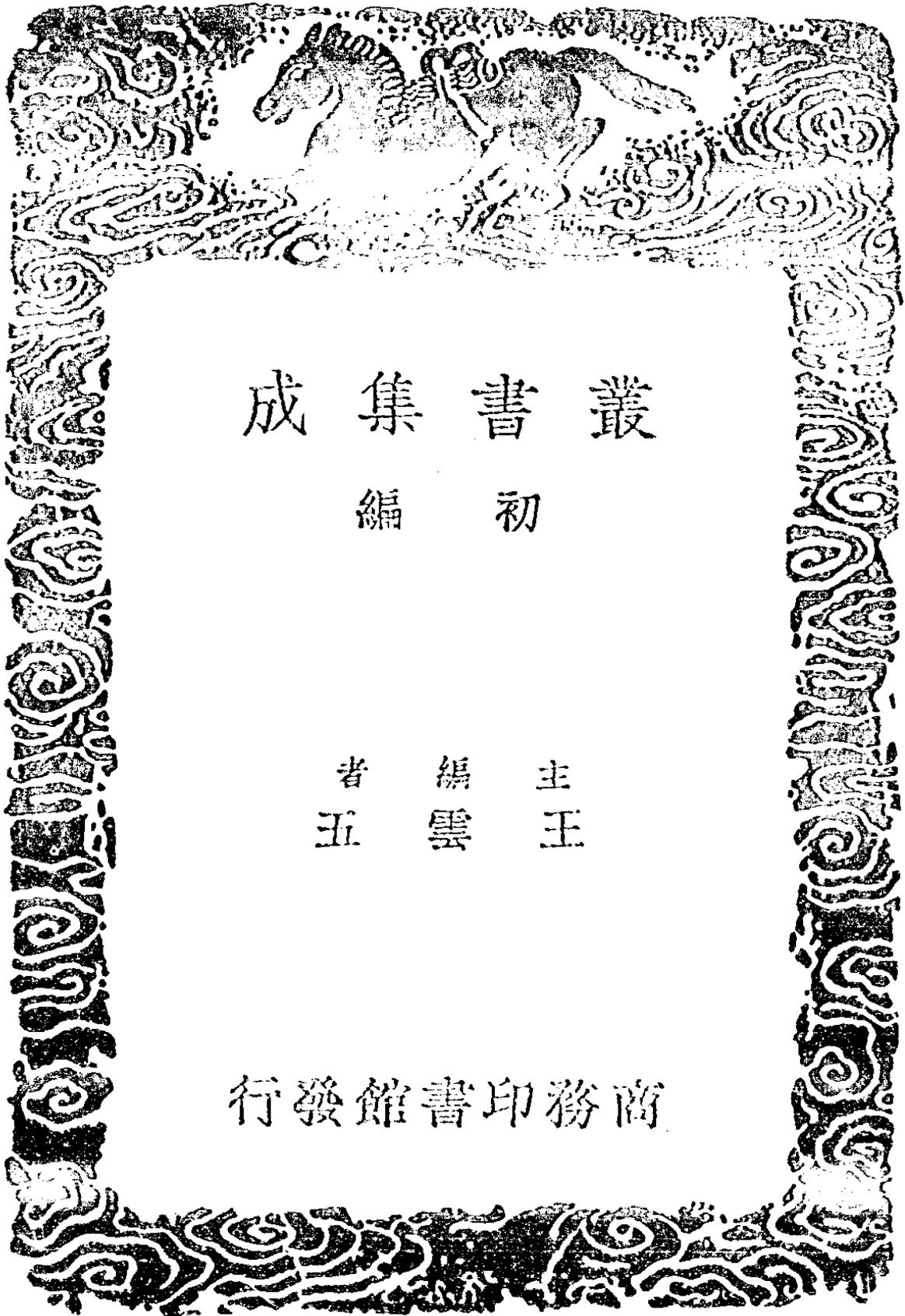


昭代經濟言  
一



成集書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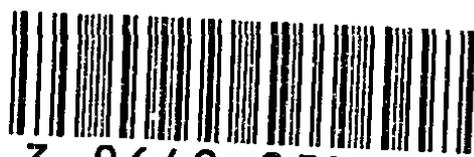
編初

者編主  
五雲王

行發館書印務商



昭代經濟言  
(一)



3 0649 0570 0

陳子壯撰

本館據嶺南遺書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 昭代經濟言序

經濟以言幾乎。言以經濟幾乎。皆未至以貌物之載。相財之胥也。夫經可言幾。濟可言幾。爾爾雅雅之葉。帛帛布布。綸綸組組。可謂曰經。如沼石梓長。硤犂奴墨禽木翰田稷菟蜚。可謂曰濟。雖然泱泱爾。麗麗爾。忽忽爾。比比爾。下而且期。爾矣。可謂曰言。昭代溯高帝樞圖。來許差三伯。白若昔大猷。肇稽煜如也。自天載坤輪。椒聊璿派。赤楓元點。而綠衣。黑衣。緹衣。黃衣。而金關。玉關。龍荒。龍海。迄五金。五兵。五鬼。五酉。五騎。五儲。迄九吹。九拜。九劉。九屬。掌果洞屬。則傲之矣。言乎哉。茲降自今。亦煜如也。要三則盡之。准先遲之。樸蒲不脂也。彰上下之。而流衍不歷也。靈迨迨之。沐澤不量也。要言亦三則盡之。朱洒蒲之蒼蒼也。楓觀補之淫淫也。則簪綸金懸矣。庸庸否否。則左官名藏。爲旌爲說矣。其他婁憂周恤。涉涉一方。言則蘇者。俶載良耜。手如風雨矣。然措儕折閱。貴鮮羸囂。微與手藥。或罔望而威號。或壺佩而帶享。般般歲輪。洵也。勒茲版章。不又多乎哉。吾則句股之鱗象。紀三謳。一姚樂。稽讓二休哉。經儼儲矣。赤文昭吉凶。黑文較勝負。犧之全也。放重德允。而禘元武力。致而郊量之受也。藎里告之。石金登之。徹之綱也。體三之。威三之。籥七之。敝九之。風之披靈之出也。占於隅焉。占於中睨焉。靡之節也。茲續襲七縣國。行國詢乎券矣。鄙之符矣。思皇天虞。心之憂矣。大克艱厥也哉。曰又多乎哉。天啓丙寅秋九月。南海陳子壯題。



## 昭代經濟言序

士大夫目不闕汲邱之祕。如隙中數鴻乙而已。如持敗棗。囊雲霧而已。安能破蜂之房。出蟻之穴也。予自束髮。便墮帖括白中。一切墳典邱索。俱皮殷公閣上。謂今人讀書。不過冀一得當。取世資。收名實而已。自後上公車。歷齊魯燕趙之區。慨然有龍門氏肆歷文章之志。於是取今古著作。人口膾炙者。靡不呼子墨而匯之簡冊。雖未能漁獵百家。縱橫千古。而豪舉自命。庶幾鼎鑿斑豹矣。我國家崇尚儒術。功業炳弈前代。如宋如方。如楊如商。如李如王。諸巨公者。封事所陳。書牘所載。石渠天祿之所藏。野史稗編之所記。未易更僕。獨明卿太史。以奇賞行世。而豎儒眼界稍開。去年秋濤太史。以經濟言行世。而淺儒羞腸稍腴。今秋復以昭代經濟言。商略可否。恆輒然曰。荷珠楡錢。嬰兒所寶。不可以欺識者。何復效此。淺者爲。予曰。不然。中郎祕寶。要不在多。譬如塊琮半鑑。出之土花浪宅之中。千百年後。猶爲世瑞。況此爲敷奏之典。旋蒸旋賣。奈何以爲末駕而迂之也。近世瞿薛王唐。徒費揣摩。苟非洛陽涕泣。關上元經。何以稱尊經嗜古之士。使作者勝地自超。良御之掌如舞。良弓之指決拾。安知不經經爲緯。道道爲穀也哉。予神盡秋濤太史。如大小巫狎。其遴次定爲士林珍豔。先輩有言曰。天下治平日久。思報國家。唯有文章。太史以昭代名選。非卽太史之所以經濟今日乎。書成予展讀之。向時肆力文章者。祇覺迂闊無常。遂次太史而簡諸末。天啓丙寅臘月。浙汜渭璜陳鼎新書。

# 昭代經濟言目次

## 卷一

宋濂

章服議

治河議

劉基

天說下

葉伯巨

萬言書略

王叔英

資治策

吳沈

孔子封王辨

## 卷二

昭代經濟言目次

方孝儒

釋統上

釋統中

後正統論

深慮論

周忱

與行在戶部諸公書

李賢

禦戎疏

修建國學疏

王瓊

漕例疏

吳仲

預處邊儲以圖治安疏

卷三

商 輅

邊務疏

岳 正

正統己巳歷議

章 綸

養聖躬

勤論政

惇孝義

唐 龍

均田役疏

僱運糧儲疏

陸 深

處置鹽法事宜疏

馬文昇

修武備以防不虞疏

昭代經濟言 目次

何喬新

與彭學士書

黃潤玉

郊社議

卷四

于謙

議團操

議和虜

備邊覆題

邱濬

獻言圖報略

蜡祭議

郊祀議

銓選議

楊守陳

廟制疏

何 塘

民財空虛疏

鄭善夫

請改歷元事宜疏

彭 韶

進鹽場圖詩疏

倪 岳

祧廟疏

劉大夏

議行武舉疏

卷五

王世貞

備虜疏

邊防

和戎

宗藩

古今法通紀序

季札

岳飛

文天祥

成王賜伯禽天子禮樂辨

正士風議

讀元史

李東陽

議邊軍入衛疏

張元楨

勸行王道疏

章懋

議處鹽法利弊以裨國用疏

賀欽

陳言治道疏

韓文

會計足國裕民疏

孫仁

停止鎮守內官疏

卷六

羅倫

扶植綱常疏

宋文丞相祠堂記

楊一清

馬政疏

王鏊

制科議

邊議八事疏

講學親政疏

儲 燾

馬政利病疏

蔡 清

時政議

席 書

急簡要以活饑民疏

徐禎卿

崇化論

卷七

王守仁

申明賞罰疏

陳言邊務疏

邊方缺官薦賢才贊理疏

林 俊

慶幸討戮叛賊疏

張孚敬

孔子祀典疏

廟議

病痊陳奏

卷八

金肅

節論

說吏

務真

李承勛

條陳弊政疏

論知人安民疏

胡世寧

治河通運以濟國儲疏

昭代經濟言 目次

守令定例疏

李夢陽

應詔上書

桂 萼

論復卦月令二義疏

卷九

楊繼盛

乞誅奸險巧佞賊臣疏

諫馬市疏

王廷相

修舉團營事宜疏

攷察御史疏

皇甫汈

原墨論

金景輝

開引河水以濟會通疏

陳建

建都論

卷十

徐階

椒山銘

張居正

省議論

振紀綱

重詔令

覈名實

固邦本

飭武備

論邊事

請敷陳謨烈以裨聖學疏

昭代經濟言 目次

答王鑑川計貢市利害

高儀

議便殿親政疏

再請東宮出閣疏

議停買玉石疏

慎臨幸疏

三請冊立東宮疏

議典禮

張含

虎銜魚說

卷十一

沈鍊

早正奸臣誤國以決征虜大策疏

孫懋

尊祖訓以端政本疏

廖道南

稽古樂以裨盛典疏

鄭曉

皇明同姓諸王傳序

皇明四夷攷序

皇明北虜攷序

高拱

議處本兵及邊方督撫兵備之臣以裨安攘大計疏

伍袁萃

上首輔書

郭子章

都論

馮奕垣

治河議

卷十二

明代經濟言 目次

馬馴

破虜疏

減賦疏

上兵部止兵

安置流民劄

馮琦

爲行取原議舊章守候再經新歲懇乞聖明速賜考選以光聖治疏

爲災害異常備陳民間疾苦懇乞亟圖拯救以收人心以答天戒疏

爲重經術祛異說以正人心以勵人才疏

東省防倭議

霍文玉

破虜復套策

万日乾

撫師屯田官軍疏

卷十三

海瑞

直言天下第一事

張棟

陳邊事

王家屏

爲輔理無狀尸素可羞乞恩亟賜罷歸以全臣節疏

爲愚戇冒威禍延朝省乞恩蚤賜罷斥以全善類以安人心疏

爲欽奉聖諭恭陳謝悃并乞矜憐愚戇開霽天威俯容退休以全恩造疏

楊廉

陳時宜以隆治道疏

律呂元聲書議

汪道昆

北虜紀略

卷十四

謝朝佐

昭代經濟言 目次

册立東宮

星變修省

御史巡行切務

勞 堪

城塞說

民堡說

崩情說

許 國

實邊論

李廷機

九邊屯政考

王錫爵

復河套議

董其昌

防河議

何宗彥

防海固藩議

祝 萃

河工告成疏

請上親禮儒臣疏

# 昭代經濟言卷一

南海 陳子壯 集生撰

宋 濂字景濂，浦江人，官至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修國史，諡文憲。

## 章服議全

歛儒有議章服之制者，其言曰：公之服，龍、山、華蟲、火、宗彝，五章在衣，藻、粉、黼、黻，四章在裳，五章則五列也。四章則四列也。四列之外，雜以雲、朶、間之，禮官駁之曰：九章之名則是也，其謂五列四列，則歷代之制無有也，非也。自軒轅氏肇爲章服，有虞氏從而明之，各章或一或兩而已，惡取所謂五若四哉？假使其言可行，則天無二日，天子之服常繪三辰，無乃有數日乎？矧三辰成法，天而成章，雲亦天物也，設用以間之，無乃又益之以一章乎？蓋曲說之無據者也。是未可信也。宋濂曰：禮官之議，皆傳經而辨，善則善矣。至謂歷代之制無有，則不能有以降其心也。竊按唐制，袞冕之服，衣繪而裳繡，自山龍而下，每章一行爲等，每行十二，夫行猶列也。天子之衣，旣云每章分爲十二，則公之服似可以類而推，但不知四五之分，又別何所見也。若自山龍而下始然，則日月星者，必仍其舊而無所加，天子之章當有數日，亦不能通矣。又按宋制，章服並織成，間以雲朶而補其空地，夫間以雲者，不過藉爲文章而周飾之，亦非益之以一章也。由是觀之，歛儒其果有據乎？無據乎？若不待知者而後決，所可憾者，好奇之過，舍先王之大法，而循末代之彌文。



耳。嗚呼。自先王之法壞。侈靡之習。迨於六代極矣。至有議畫鳳於袞。以示差降。飾圓花於裳。而云於禮無礙者。况於唐宋之世哉。豈惟袞衣爲然也。冠冕之制。古者以采藻爲旒。前後邃延。延冕上覆也。元表纁裏。後世則用龍鱗錦表。綴玉爲七星。旁施犀瓶金絲網之屬。又外作翠旒。使碧鳳銜之。古者以旒數爲降殺。極於十二而止。後世則或增爲二十四焉。使歛儒舉以爲言。則羣起搯其吭矣。不觀其會通。而遽斥人以曲說。亦豈可哉。然則將安從之。曰。章服當準有虞氏之制。古之人有言是也。宜以禮官爲正。

治河議全

比歲河決不治。上深憂之。乃下丞相會廷臣議。濂則以中原之地。平曠夷衍。無洞庭彭蠡以爲之匯。故河常橫潰爲患。其勢非多爲之委。以殺其流。未可以力勝。何也。河源自吐蕃朵甘思西鄙。方七八十里。有泉百餘泓。若天之列宿。然曰火敦腦兒。譯言星宿海也。自海之西。腦兒二澤。又東流爲赤賓河。而赤里出之水。由西合忽闌之水。南倉也。里木之水。復至自東南。於是其流漸大。曰脫可尼。譯云黃河也。河之東行。又歧爲九派。曰也孫幹倫。譯云九渡也。水尙清淺可涉。又東約行五百里。始寢渾濁。而其流益大。朶甘思東北鄙有大山。四時皆積雪。曰耳麻莫不刺。又曰騰乞里塔。譯云崑崙也。自九渡東行可三千里。崑崙之南。又東流過闊。卽闊隄二地。至哈喇別里赤。與納鄰哈喇河合。乞兒馬出二水。乃折流轉西。至崑崙北。旣復折而東北流。至貴德州。其地名亦赤里。自崑崙至此。不啻三千里之遠。又約行三百里。至積石。從積石上距星宿海。蓋六千七百有餘里矣。其本也。旣遠。其注也。必怒。故神禹導河。自積石立龍門。南到華陰。東下

底柱及孟津洛汭。至於大伾。而下瀾爲二渠。北載之高地。過泲水。至於大陸。播爲九河。趨碣石。入於渤海。然自禹之後。無水患者。已七百七十餘年。此無他。水之流分。而其勢自平也。周定王時。河徙砠磔。始改其故道。九河之迹。漸至湮塞。至漢文時。決酸棗。東潰金隄。孝武時。決瓠子。東南鉅野。通於淮泗。汎郡十六。害及梁楚。此無他。河之流不分。而其勢益橫也。逮乎宣房之築。導河北行。二渠復禹故迹。其後入流屯氏諸河。復入於千乘縣德棣等河。復播爲八。而八十年。又無水患矣。及成帝時。屯氏河塞。又決於館陶。及東郡金隄。泛濫兗豫。入平原。千乘。濟南。凡灌四郡三十二縣。由是而觀。則河之分不分。而其利害昭然。又可觀已。自漢至唐。平決不常。難以悉議。至於宋時。河又南決。南渡之後。遂由彭城合汴泗。東南以入淮。而向之故道又失矣。夫以數千里湍悍難治之河。而欲使一淮以疏其怒勢。萬萬無此理也。方今河破金隄。輸曹鄆地幾千里。悉爲巨浸。民生墊溺。比古爲尤甚。莫若浚入舊淮河。使其水流。復於故道。然後導入新濟河。分其半水。使之北流。以殺其力。則河之患可平矣。譬猶百人爲一隊。則力全。莫敢與爭鋒。若以百分而爲十。則頓損。又以十各分爲一。則全屈矣。治河之要。孰踰於此。然而開關之初。洪水泛濫於天下。禹出而治之。始由地中行耳。蓋財成天地之化。必資人工。而後就。或者不知。遂以河決歸於天。未易以人力強塞。此迂儒之曲說。最能僨事者也。

劉基字伯溫。別號郁離子。處州青田人。封誠意伯。謚文成。

天說下全

或曰。天災流行。陰陽舛訛。天以之警於人與。曰。否。天以氣爲質。氣失其平則變。是故風、雨、雷、電、晦、明、寒、暑、者。天之喘汗呼噓。動息啓閉收發也。氣行而通。則陰陽和。律呂正。萬物並育。五位時若。天之得其常也。氣行而壅。壅則激。激則變。變而後病生焉。故吼而爲暴風。鬱而爲虹霓。不平之氣見也。抑拗憤結。迴薄切錯。暴怒溢發。冬雷夏霜。驟雨疾風。折水漂山。三光盪摩。五精亂行。晝昏夜明。瘴疫流行。水旱愆殃。天之病也。霧濁星妖。暈背稜氛。病將至而色先知也。天病矣。物受天之氣以生者也。能無病乎。是故瘡瘍。天札。人之病也。狂亂反常。顛蹶披猖。中天之病氣。而不知其所爲也。雖天亦無如之何也。惟聖人有神道焉。神道先。知防於未形。不待其幾之發也。堯之水九載。湯之旱七載。天下之民。不知其災。朱、均不才。爲氣所勝。則舉。舜、禹以當之。桀、紂反道。自絕於天。則率天下以伐之。元氣之不汨。聖人爲之也。曰。然則人勝天與。曰。天有所不能。而人能之。此人之所以配天地爲三也。曰。書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非與。曰。此天之本心也。而天有所不能。病於氣也。惟聖人能救之。是故聖人猶良醫也。朱、均不肖。堯、舜醫而瘳之。桀、紂暴虐。湯、武又醫而瘳之。周末孔子善醫。而時不用。故著其方以傳於世。易、書、詩、春秋。是也。高、文、光、武。能於醫而未聖。故病少愈。而氣不盡復。和、安以降。病作而無其醫。桓、靈以鈎吻爲參苓。而操懿之徒。又加煬焉。由是病入於膏肓。而天道幾乎窮矣。曰。然則元氣息矣乎。曰。有元氣乃有天地。天地有壞。元氣無息。堯、舜、湯、武。立其法。孔子傳其方。方與法不泯也。有善醫者。舉而行之。元氣復矣。作天說。

葉伯巨字居升寧海東蒼里人。通經術。陞入太學中。分教河北子弟。

臣觀當今大事。過者有三。曰分封太多。曰用刑太繁。曰求治太速。何以明之。日者君象也。月者臣象也。五星者卿士庶人象也。臣愚不知星術。姑以聞於經傳。并前世已用之得失者論之。詩曰。彼月而食。則惟其常。陰盛陽微。則爲不善矣。今刑於月猶之可也。而曰日月相刑。則月敢抗日者。臣敢抗君矣。傳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三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使上下等差。各有定制。上得以兼乎下。下不得以兼乎上。所以強幹弱枝。以遏亂原。而崇治本也。國家裂土分封。使諸王各有分地。以樹藩屏。以復古制。蓋懲宋元孤立。宗室不競之弊也。然而秦、晉、燕、齊、梁、楚、吳、閩諸國。各盡其地而封之。都成宮室之制。廣狹大小。亞於天子之都。賜以甲兵衛士之盛。臣恐數世後尾大不掉。然後削其地而奪之權。則起其怨。如漢之七國。晉之諸王。否則恃險爭衡。否則擁衆入朝。甚則緣間而起。防之無及也。此皇天眷國之甚。或者譴告以相刑之象歟。今議者曰。諸王皆天子親子也。皆皇太子親骨肉也。分地雖廣。制度雖侈。所謂犬牙相制。磐石之宗。天下服其強耳。豈有抗衡之禮邪。書曰。列爵惟五。分土惟三。今王亦爵也。漢謂諸侯王。亦不過三公之位耳。禮莫大於分。使王侯之國。與京畿同。則爲列國矣。尙有君臣之分乎。今秦、晉、燕、齊、梁、楚、吳、閩諸國。皆連帶數十城。而復優以制。假以兵。何不撫漢晉之事。以觀之乎。孝景皇帝。漢高皇帝孫也。七國諸王。皆景帝同祖父兄弟子孫也。當時一削其地。則遽搆兵西向。晉之諸王。皆武帝親子孫也。易世之後。迭相擁兵。以危王室。遂成五胡雲擾之患。由此言之。分封踰制。禍患立生。援古證今。昭昭然也。

此臣之所爲太過者歟。昔賈誼勸漢文帝早分諸國之地。空之以待諸王子孫。謂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無邪心。向使文帝盡從誼之所言。則必無七國之禍。願及諸王未就國之先。節其都邑之制。減其衛兵。限其疆理。亦以待封諸王之子孫。此制一定。然後諸王有聖賢之德行者。入爲輔相。其餘世爲藩輔。可以與國同休。世世無窮矣。割一時之恩。以制萬世之利。以消天變。以安社稷。天下幸甚。臣又觀歷代開國之君。未有不以尙德緩刑。而結民心。亦未有不以專事刑罰。而失民心者。國祚長短。悉由於此。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此可以見天地好生之心。與聖人守位之道矣。然而禁民爲非之義。特居末者。明不得已而用刑。而不專任刑罰也。古者斷死刑。天子爲之徹樂減膳。而寓慘怛之意於其間。誠以天生斯民。立之司牧。而教養之。俱欲其並生於天地之間也。然而不率教者。入於其中。則不得不刑之爾。今議者曰。宋元中葉之後。紀綱不振。專事姑息。賞罰無章。以致亡滅。此行小仁而滅大義。雖有其位而不能守之。主上所以痛懲其弊。而矯枉之者也。故制不宥之刑。權神變之法。使人知懼而莫測其端也。臣聞開基之主。垂範百世。一動一靜。必合準繩。使子孫有所持守。况刑者民之司命。可不慎歟。刑罰貴乎得中。過與不及。皆非天討有罪之意也。使刑政不立。而強暴得以相陵。則國非其國矣。使刑罰繁苛。而政治促急。則民無所措手足矣。姑以當今刑罰言之。笞杖徒流。死今之五刑也。用此五刑。旣無假貸。一出乎大公至正可也。而用刑之際。多出聖衷。致使治獄之吏。務從深刻。以趨承上意。深刻者多獲功。平允者多得罪。或至以賊罪多寡爲殿最。欲求治獄之平允。豈易

得哉。近者雖有寬宥之名，而未見寬宥之實。所謂實者，在主上不在臣下也。故必有罪疑惟輕之意，而後好生之德洽於民心。必有王三宥然後刑之之政，而後有囹圄空虛之效。此非可以淺淺致也。古之爲士者，以登仕版爲榮，以罷職不敘爲辱。今之爲士者，以混迹無聞爲福，以受玷不錄爲幸。以屯田工役爲必獲之罪，以鞭笞捶楚爲尋常之辱。其始也朝廷取天下之士，網羅摭撫，務無遺逸。有司催逼上道，如捕重囚。比到京師，而除官多以貌選。故所學或非其所聞，而其所用或非其所學。泊乎居官舉動一跌於法，苟免誅戮，則必屯田工役之科。所謂取之盡錙銖，用之如泥沙。率是爲常，不少顧惜。然此亦豈人主樂爲之事哉。欲人之懼而不敢犯也，竊見數年以來，誅殺亦可謂不細矣。而犯者日月相踵，豈下人之不懼法哉。良由激濁揚清之不明，善惡賢愚之無別，議能之法旣廢，以致人不自勵，而爲善者怠。宋程頤有言曰：君子小人常相半也。天下治則小人多化爲君子，而君子多於小人。天下亂則君子多化爲小人，而小人多於君子。此言在上之人，有以化之耳。有人於此，廉如夷，齊智如良，平一或不謹，少戾於法。上之人將錄其所長，棄其所短而用之乎？將舍其所長，捐其所短而寘之法乎？苟取其所長而舍其所短，則中庸之才爭相爲廉爲智，而成有用之君子矣。苟取其所短，棄其所長，爲善之人皆曰：某廉若是，某智若是。少不如法，朝廷不少貸之。吾屬何所容其身乎？致使今之居位者多無廉恥，當未仕之時，則修身畏慎，動遵法律。一入於官，則以禁網嚴密，朝不謀夕，遂棄廉恥，或事掎克，以修屯田工役之資者，率皆是也。若是非用刑之繁者乎？漢之世，嘗徙大族於山陵矣。未聞實之以罪人也。今鳳陽皇陵所在，龍興之地，而率以罪人居之。

以怨嗟愁苦之聲。充斥園邑。非所以恭承宗廟意也。今賊人僞四太王。突竄山谷。如狐如鼠。無窟可追。以計獲之。庶或可得。而乃勞重兵以討之。使之驚駭潰散。兼之深山大壑。人迹不能追蹤之地。與之較奔走。則彼就熟路而輕行。與之較死生。則彼負必死之氣。三軍之衆。孰肯舍生而爭鋒哉。今捕之數年。既無其方。而乃歸咎於新附戶籍之細民。而遷徙之。騷動四千里之地。鷄犬不得寧息。况新附之民。日前兵難。流移他所。朝廷許之復業。而來歸者。已就附籍矣。乃取其數而盡遷之。是法不信於民也。夫有戶口。而後田野闢。田野闢。而後賦稅增。今責守令年增戶口。正爲是也。近者已納稅糧之家。雖承特旨分釋還家。而其心猶不自定。已起戶口。雖蒙憐恤。見留開封聽候。今軍士散漫村落。居民不知所爲。訛言驚動。况太原諸郡。外界邊鄙。民心如此。甚非安邊之計也。臣恐自茲之後。北郡戶口。不得復增矣。何者。小民易動而難安。今之小民。以爲新籍在官。乃見遷徙。不報反易逃匿。若欲遷徙。槩從而遷之。我奚先受其殃乎。凡此皆臣所謂太過。而足以召災異者也。未見其可以結民心。而延國祚者也。昔者周自文武。至於成康。而後教化大行。漢自高帝。至於文景。而後號稱富庶。文王、武王、高帝之才。非不能使教化行。以致富庶也。蓋天下之治亂。氣化之轉移。人心之趨向。皆非一朝一夕之故。致治之道。固不可驟。至今國家既紀元九年。於茲偃兵息民。天下大定。紀綱大正。法令修明。亦可謂安矣。而主上切切以民俗澆漓。人不知懼。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詐起。故或朝誅而暮犯者有之。昨日所進。今日被戮者有之。乃至令下而尋改。已赦而復收。天下臣民。莫之適從。而不能相安者。甚不稱主上求治之心也。愚臣謂天下趨於治也。猶堅冰之將泮也。冰之堅。

非太陽一日之光能消之也。陽氣發生，土脈微動，然後能使之融釋。聖人之治天下，亦猶是也。刑以威之，禮以導之，漸民以仁，摩民以義，而後其化熙熙也。求治之道，莫先於正風俗。正風俗之道，莫先於使守令知所務。使守令知所務，莫先於使風憲知所重。使風憲知所重，莫先於朝廷知所尚。則必以簿書、期會、獄訟、錢穀之不報爲可恕，而俗流失、世敗壞爲不可不問。而後正風俗之道得矣。風俗旣正，天下豈有不治者乎？古之郡守、縣令爲民之師，則以正率下，以善導民，使化成俗美者也。征賦、期會、獄訟、簿書固本職也。今之守令以戶口、錢糧、獄訟、簿書爲急務，至於農桑學校、王政之本，乃視爲虛文而置之不問。將何以教養黎民哉？此守令未知所務之失也。風紀之司，所以代朝廷宣導風化，訪察善惡，拯治萬事，至於聽訟讞獄，其一事爾。今專以獄訟爲要務，以獲賊多者爲稱職，以事迹少者爲闕茸，一有不稱，雖有忠臣孝子、義夫節婦，視爲虛文末節，而不暇舉。若是謂之察惡，亦近之矣。所謂宣導風化者安在哉？其始但知以去一賊吏，決一獄訟爲治，而不知勸民成俗，使民遷善遠罪爲治之大者也。此風憲未知所重之失也。王制論鄉秀士，升於司徒，曰選士。司徒論其秀士而升於太學，曰俊士。大樂正又論造士之秀，升諸司馬，曰進士。司馬辨論官材，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其考之詳如此。成周得人爲盛，今使天下郡邑生員考於禮部，升於太學，使歷練衆職，任之以事，可以洗歷代舉選之陋。而上法成周之制矣。然而郡邑生員出於太學，或未數月，遽選之入官，委之以郡邑者，間亦有之。臣恐此輩未諳時政，未熟朝廷禮法，不能宣導德化。上乖國政，下困黎民。雖曰國家養育之仁，然世之奇才，罕有如顏回、耿弇、鄧禹者，固未可拘於常法。雖

買誼之才。漢朝以年少難委。今開國以來。選舉秀士。不爲不多。所任名位。不爲不重。自今數之。在者寧有幾人乎。臣恐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昔年所舉之人。豈不深可痛惜乎。凡此皆臣所謂求治太速之過也。臣愚以爲國家求治之速。莫若敦禮義。尙廉恥。守令則責其先禮義。慎征賦。而以農桑學校爲急務。風憲則責其先教化。審法律。而以平獄緩刑爲最切。如此則德澤下流。求治之道。庶幾得矣。夫分封有制。則本支百世矣。刑罪旣清。則刑期無刑矣。崇禮義。尙廉恥。而風移俗易矣。於是主上端拱清穆。待以歲月。則陰陽調。風雨及時。諸福嘉祥。莫不至矣。尙何天變之不消也哉。

王叔英字原采。台州黃巖人。洪武二十年。薦起爲仙居訓導。歷官至翰林修撰。

資治策疏刪

臣竊觀天下。凡有害於財者。恆產未制。而貧富不均。賦斂未平。而田多荒蕪。此二者。生之之本之害也。軍卒有多餘之丁。而惟務於工商。僧道有污雜之衆。而失力於耕稼。民之務末者常勝。務本者常負。此三者。生之未衆之害也。養兵太多。而有徒食之軍。冗食未汰。而有素餐之員。此二者。食之未寡之害也。官司役民。或奪其時。或盡其力。此二者。爲之未疾之害也。土地有可養之物而不養。民粟有可儲之時而不儲。民用有可省之費而不省。此三者。用之未舒之害也。臣請得而詳之。古者井田之制。一夫授田百畝。故民業均一。後世井田旣廢。故民業不均。至於後魏有均田之法。北齊有永業之制。唐有口分世業之田。雖非先王之道。然亦庶使民有恆產者。自唐以後。恆產之制不行。強富兼井。至有田連阡陌者。貧民無田可耕。故

往往租耕富民之田。亦輸其收之半。由是富者愈富。貧者愈貧。此恆產未制之害。是以貧富不均也。古者田皆在官。故什一之稅。通乎天下。而賦斂以平。後世田有官民之分。賦有輕重之異。官既事繁。而需於民者多。故田之係於民者。其賦不得不重。惟係於官者。其賦輕。而亦有過於重者。官民之田。肥瘠不等。則賦稅有差。然或造冊徇私。以肥爲瘠。賦當輕而反重者。往往有之。若官田之賦。雖比之民田爲重。而未必重於富民之租。然輸之官倉。道路旣遙。勞費不少。收納之際。其弊更多。故亦或有甚於輸富民之租者。由是官民之田。其入有可輸富民之餘。而又有可酬其力者。民然後可得而耕。其不然者。則民不可得而耕矣。此賦斂未平之害。是以田多荒蕪也。斯二者。豈非有害於生之本哉。古者兵出於農。則兵固自耕而食者也。今爲兵者。既不耕而食於農者多。而又多餘丁。不爲商則爲工。是以不耕而食於農者。人之務末者。衆務本者寡。實由乎此。此軍卒有多餘之丁。可以裁減歸農。而未裁減之故也。古之爲民者。四曰士、農、工、商而已。後世益之以僧道。而爲民者六。故務農者益寡。况二氏之教。本以清靜無爲爲宗。而後世爲其徒者。多由避徭役而託於此。又倚其教。能使人尊奉。有不耕而食。不蠶而衣之利。由是爲之者衆。往往食肉飲酒。華衣美食。肆欲營利。無異於汚民。是則於其本教。既忍違之。况可律之以聖人之教乎。其人可耕稼而不耕稼。乃托佛老以爲生。無補於世道。而有敗於風俗。愚民不知彼之身。已獲罪難免。猶謂人之事彼者。足以獲福。且輟己之衣食以奉之。其惑世誣民甚矣。此僧道有汚雜之衆。可以省除。助農而未省除之故也。古者制民之法。以農爲本。故常厚之。以商賈爲末。故常抑之。後世抑末之法。猶存。而厚本之法。每病。

於費廣食衆不能行之。故爲商賈者益多。然商賈獲利既厚。而財貨餘。農民往往衣食不給。反稱貸於商賈。况又有工藝之家。男女或盡棄耕織不務。而施奇技淫巧。爲服用之物。以漁厚利。徒多費工力。而無益於實用。農人竭一家之力者。或不足以當其一夫之獲。積一歲之收者。或不足以牟其一旦之售。由是務末者恆有餘。而務本者恆不足。斯三者。豈非有害於生之未衆者乎。古者天子六軍。諸侯用兵。不過三軍。近世宋太祖定天下。精兵不過二十萬。十萬屯京師。十萬屯外郡。今京師之兵已十萬。而在外郡者。不知其幾。以此推之。今之兵過多。而有徒食者可知矣。天下賦斂之難平。儲積之未豐。實由於此。昔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亦克用義。後世事漸繁密。故官亦漸增。然唐太宗省內外之官。定制七百三十員。曰。吾以此待天下之賢足矣。今內外大小之官。數以萬計。以此推之。今之官有冗員而多素餐者。可知矣。今天下賦斂之難平。積儲之難豐。亦由於斯。此二者。非有害於食之未寡者乎。古者用民。歲不過三日。然猶必於農隙之時。後世事繁。故徭役寢多。唐太宗制租庸調之法。歲不過役民二十日。今天下有司。役民無度。四時不息。由其不能省事故也。至於民稀州縣。人丁應役不給。丁當差。男丁有故。役及婦人。奈何而民不窮困乎。蓋因州縣有應併省而不併省者。其民既稀。其役自繁。是以民稠州縣。雖不盡其力。亦奪其時。民稀州縣。既奪其力。又奪其時。斯二者。豈非有害於爲之未疾者乎。古者山林川澤。與民共之。而有厲禁。是以斧斤以時入山林。而材木不可勝用。數罟不入洿池。而魚鼈不可勝食。後世之民。困於徭役者多。故其入山林。不能限之以時。急近利者衆。故其入洿池。多以數罟。由是材木不給。魚鼈不充。此所謂土地

有可養之物而不養者也。古者三年耕而有一年之儲，九年耕而有三年之積，故雖有水旱之災而民無菜色。後世賦重役多，故民無遺蓄。然漢宣帝時以歲數豐穀賤，農人少利，因制常平倉，令穀賤則增價而糴，以利農；穀貴則減價而糶，以利民。至隋唐皆有義倉，於收穫之後，勸農出粟，以防饑饉，皆良法也。今皆未行。或有水旱之災，何以備之？此所謂民粟有可蓄之時而不蓄者也。古者制民之用，宮室、飲食、器用、衣服之制，婚姻、喪葬、祭祀、賓客之禮，貴賤各有等差，不得過侈，而又無有釋老、齋醮之設，妖淫鬼神之祠，故民無妄費而財用常足。後世雖或有制而未必盡行，故以庶民之賤，苟富有財貨之家，其居處服用之物，與夫吉凶之禮，擬於公侯者有之，其貧無財貨者，雖居處服用之物，無以自給。至於婚姻之事，往往假借於人，務爲浮糜者有之，及有親戚之喪，亦窮竭家資，設作齋醮者有之。若病疾則訪之巫祝，禱之淫祠，苟乏祭物，欲竭己貲，而致衣食窘乏者有之，必舉債於人，而致田廬典賣者有之。此所謂民用有可省之費，而不省者也。此三者，豈非用之未舒之害耶？凡此數者，特其大略耳。若其他固非臣之所能盡知，而徧舉也。陛下誠能因臣之所知，而益求其所未知，明其爲害則除之，明其爲利則興之，將見富庶之效，不數年而可致，而教化之行不難矣。

吳 沈太祖克婺州擢爲訓導

### 孔子封王辯全

後世之禮有甚似而實非者，不可不察也。且以追諡夫子爲王言之，夫子聖人也，生不得位，歿而以南面

之禮尊之。其說似矣。然王君號也。夫子人臣也。生非王爵。死而諡之可乎哉。昔者夫子嘗有言曰。必也正名乎。又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臣而王之。於名正乎。於言順乎。春秋之時。列國有僭王者。削而黜之。蓋名者實之著也。無其實有其名。謂之淫名。夫子之生也。不獲有尺寸之士。今而以天下之號歸之。在天之靈。其肯歆之哉。嗟乎。有德者必有位。理之常也。有其德而無其位。此則夫子之不幸也。曾謂以無實之稱。而足以爲聖人榮乎哉。或曰。夫子之時。王者之道也。謂仲尼素王。其來久矣。奚至於今而疑之。夫謂夫子有王者之道。則可謂夫子有王者之號。則不可。昔夫子病。子路使門人爲臣。夫子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爲有臣。夫無臣不可以有臣。非王而可以稱王乎。聖人不敢欺天也。人其可以欺聖人乎。然則當若之何。曰。夫子之澤。不被於當時。而其教實垂於萬世。褒之以王者之貴。曷若事之以師之尊乎。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古者治教之職。不分君與師也。二帝三王。盡君師之責者也。若夫子則不得君。而爲師者也。師也者。君之所不得而臣者也。故曰。雖詔於天子。無北面。所以尊師也。彼以王爵之貴。爲隆於稱師者。習俗之見也。考之經。在當時。聖門高弟。之稱其師。有曰孔子。有曰夫子。其孫子思。直字之曰仲尼。蓋夫子既無爵諡。則稱之者。不曰仲尼。必曰夫子。觀其門人弟子之不敢過號。其師。則知以無實之諡。加於聖人。必非聖人之意也。天下之論。每病於徇同惡異。而不本乎至公。至當之禮。談夫子之封王。則必相與和之。以爲誇大矣。謂夫子不當封王。則必相與咻之。以爲狂怪矣。吁。此所以行之數百年之久。而未有敢議其非者。彼之不敢議。必曰。我畏聖人也。非畏聖人也。畏天下之罪己也。若吾之說。則雖得罪於天下。不憾。

也。懼得罪聖人而已。曰：今將何以尊聖人？在明其道，不在乎王不王。



# 昭代經濟言卷二

方孝孺字希直，台州寧海人，官至侍講學士。

## 釋統上全

仁義而王道德而治者，三代也。智力而取法術而守者，漢、唐、宋也。強致而暴失之者，秦、隋也。篡弒以得之，無術以守之，而子孫受其禍者，晉也。其取之也同，而身爲天下戮者，王莽也。苟以全有天下，號令行乎海內者，爲正統耶？則此皆其人矣。然則湯、武之與秦、隋，可得而班乎？漢、唐之與王莽，可得而並乎？莽之不齒乎正統久矣，以其篡也。而晉亦篡也。後之得天下，而異乎晉者寡矣，而猶黜莽何也？謂其無成而受誅也。使光武不興而莽之子孫襲其位，則亦將與之乎？抑黜之乎？昔之君子，未嘗黜晉也。其意以爲後人行天子之禮者數百年，勢固不得而黜之。推斯意也，則莽苟不誅，論正統者亦將與之矣。嗚呼！何其戾也。正統之說，何爲而立耶？苟以其全有天下，故以是名加之，則彼固有天下矣，何不加以是名也？苟欲假此以寓褒貶，正大分申君臣之義，明仁暴之別，內夏外夷，扶天理而誅奸僞，則不宜無辨，而猥加之以是名，使聖智夷乎暴桀，順人者等乎逆弒也。僥倖而得天下，雖其勢力之強，無所爲而不成，然其心私計而深念，未嘗不畏後世之公議。今將立天下之大法，以爲萬世勸戒，不能探其邪正逆順之實，以明其是非，而槩以正統加諸有天下之人，不亦長僥倖者之惡，而爲聖君賢主之羞乎？適事機之會，庸材小人，皆可以得志。

處非其地。用非其時。聖君賢主。亦不足以成治功。古之能統一字內。而動不以正者多矣。秦隋其尤也。動不以正。而以正統稱之。使文武周公而有知。其不差與之同此名乎。故謂周秦漢晉隋唐宋均爲正統。猶謂孔子墨翟莊周李斯孟軻揚雄俱爲聖人而傳道統也。其孰以爲可。非聖人而謂之聖人。人皆知其不然。不可爲正統。而加之以正統之號。則安之而不知其不可。是尙可以建之萬世而無弊乎。名者聖人之所慎也。季子然以仲由冉求爲大臣。孔子忿然爭之。若二子之才。魯之諸臣莫及也。苟爲大臣。未見其爲過。而孔子慎而不許。蓋才如仲由冉求爲大臣。則伊尹周公將曷以名之乎。伊尹周公大臣也。則二子非其類矣。故曰。可謂具臣矣。以秦隋而方乎周。豈直二子之與伊尹周公哉。使孔子而出。其不混而稱之也。決然蓋必有其道焉。而不可知矣。嘗試論之曰。天下有正統一變統三三代正統也。如漢如唐如宋。雖不敢幾乎三代。然其主皆有恤民之心。則亦聖人之徒也。附之以正統。亦孔子與齊桓仁管仲之意歟。奚爲變統。取之不以正。如晉宋齊梁之君。使全有天下。亦不可爲正矣。守之不以仁義。戕虐乎生民。如秦與隋。使傳數百年。亦不可爲正矣。□□而□中國。女后而據天位。治如苻堅。才如武氏。亦不可繼統矣。二統立而勸戒之道明。僥倖者其有所懼乎。此非孔子之言也。蓋竊取孔子之意也。

釋統中全

正統之說立。而後人君之位尊。變統之名立。而後正統之說明。舉有天下者。皆謂之正統。則人將以正統。可以智力得。而不務修德矣。其弊至於使人驕肆。而不知戒。舉三代而下。皆不謂之正統。則人將以正統。

非後世所能及。而不勉於爲善矣。其弊至於使人懈怠。而無所勸。其有天下同也。惟其或歸諸正統。或歸諸變統。而不可必得。故賢主有所勸。而姦雄暴君。不敢萌陵上虐民之心。朱子綱目之作。所以誅暴止亂於前。而爲萬世法也。立一法而不足盡天下之情僞。則小人將馳騫乎法之外。而竊笑吾法之疎。是孰若無法之愈乎。故正統以處其常。而參之以變統。然後其變可得而盡也。朱子之意曰。周、秦、漢、晉、隋、唐皆全有天下矣。固不得不與以正統。苟如是。則仁者徒仁。暴者徒暴。以正爲正。又以非正爲正也。而可乎。吾之說則不然。所貴乎爲君者。豈謂其有天下哉。以其建道德之中。立仁義之極。操政教之原。以其過乎天下也。有以過乎天下。斯可以爲正統。不然。非其所據。而據之。是則變也。以變爲正。奚若以變爲變之美乎。故周也。漢也。唐也。宋也。如朱子之意。則可也。晉也。秦也。隋也。女后也。□□也。不謂之變。何可哉。正統則處之以天子之制。變統則不得並焉。正統之君。非吾貴之也。變統之君。非吾賤之也。賢者得民心。得民心。民斯尊之矣。民尊之。則天與之矣。安得不貴之乎。非其類。無其德。民必惡之。常時惡之。後世以其位而尊之。則違乎天矣。故不得不賤之也。貴不特於其身。而又延及於子孫。雖甚愚不肖。苟未至於亡國。猶尊之以正統之禮。賤不特於其身。而其子孫。雖有賢智之才。亦不能揜其惡。夫如是。而後褒貶明。夫如是。而後勸戒著。夫如是。而後正統尊。奸邪息。□□懼。

#### 後正統論全

正統之名。何所本也。曰。本於春秋。何以知其然也。春秋之旨。雖微。而其大要。不過辨君臣之等。嚴華夷之

分扶天理。遏人欲而已。春秋之世。周室衰。諸侯盛。以地不及於齊、晉、吳、楚。以兵以粟。則不遠於魯、衛、曹、鄭。然而必謂之曰天王。齊、晉雖大國。一有踰分奸禮。則必貶之。楚與吳固已稱王。與周無異矣。而斥之曰子。曰人。豈非君臣之等。華夷之分。不可廢乎。傳曰。春秋大居正。又曰。王者大一統。此正統之名。所由本也。於乎。後之言正統者。其可戾春秋以爲說乎。由周以來。秦、漢、晉、隋、唐、宋。皆常一天下。主中國而朝四夷矣。正統必歸焉。秦起始皇二十六年。而止於二世之三年。隋起開皇九年。而盡大業十三年。唐起武德元年。而盡天祐四年。漢始高祖五年。晉始太康元年。宋始太平興國四年。然漢自建安而分爲三。晉自惠帝以後。夷狄橫熾。而中原陷沒。宋自高宗播遷江表。是三代者。或與篡賊勢同地醜。爲□□所虜辱。甚者或屈而臣之。其微甚矣。然君臣之等。華夷之分。之不可廢。猶周也。故漢必至於炎興元年而止。晉必至於元興三年而止。宋必至於祥興三年而後。天命絕。此百世不易之道。春秋之大法也。而或見其微。欲斷自部分之歲。廢統而俱主之。嗚呼。其亦不察乎春秋之義。而甘爲篡賊之歸也。夫中國之爲貴者。以有君臣之等。禮義之教。異乎□□也。無君臣則入於□□。入□□則與禽獸幾矣。當周之衰。諸侯或射王中肩。或天子出狩。聖人豈不知周之無異於齊、晉、吳、楚之屬哉。然而常抑彼尊此者。爲天下後世慮也。苟以其迹。則周當與魯、衛同列矣。何有於王乎。如此則何以爲聖人之春秋乎。夫漢、晉、宋之事。奚異於此。而今之橫議者。猶啜啜不置。嗚呼。其亦不察乎春秋之義。而甘爲篡賊□□之歸也。且聖人之作春秋。以其操至公之道。故建之天地而不謬。前乎百王而有徵。後俟來者之無惑也。苟亦隨俗之好惡。待時而重輕。豈足以爲聖人

哉。俗之相成。歲薰月染。使人化而不知。在宋之時。見□服聞□語者。猶以爲怪。主其帝而虜之。或羞稱其事。至於元百年之間。四海之內。起居食飲。聲音器用。皆化而同之。斯願長子育孫於其土地。習熟已久。以爲當爾。昔旣爲其民矣。而斥之以爲□□。豈不駭俗而驚世哉。然願嫌者。乃一時之私。非百世不易之道也。賢者之慮事。當先於衆人。而預憂於後世。使其可繼。假使後世有聖人者出。則將儼然當之。如昔之正統乎。抑亦有所裁制損益。如處吳楚者乎。苟以□□之主。而進之於中國。則無厭之□。何以懲畏。安知其不復爲中國害乎。如是則生民之禍大矣。斯固仁者之所不忍也。然則當何爲。曰其始一天下也。不得已以正統之法。書其國號。而名其君。於制詔號令變更之法。稍異其文。崩殂薨卒之稱。遞降之。繼世改元之禮。如無統。一傳以後。分注之。凡所當書者。皆不得與中國之正統比。以深致不幸之意。使有天下者。懲其害而保守不敢忽。使□□知大義之嚴。正統之不可以□□得。以消弭其僥倖之心。則亦庶乎聖人之意耳。嗚呼。俗之移人也久矣。吾欲揚斯言於今之世。寧能免啜啜之躁怒哉。此非予之言也。乃聖人之言也。向之所陳。春秋之義也。春秋之義。苟廢。三代以降。得天下者亦異矣。吾嘗妄論之曰。有天下而不可比於正統者。三篡臣也。賊后也。□□也。何也。□□惡其亂華。篡臣賊后。惡其亂倫也。夫天之生此民。好惡嗜欲之不齊。不有以主之。則紛爭而靡定。故簡聖賢之人。授之命爲之主。同其好惡。節其嗜欲。明君臣父子夫婦長幼之倫。以教之。爲衣服等殺交際吉凶之禮。以文之。撥洪水。猛獸。蛇龍。夷狄之害。以安之。夫所貴乎中國者。以其有人。倫也。以其有禮文之美。衣冠之制。可以入先王之道也。彼篡臣賊后者。乘其君之間。弑



乎。曰。□□之不可爲統。何所本也。曰。書曰。蠻夷猾夏。寇賊奸宄。以蠻夷與寇賊並言之。詩曰。戎狄是膺。孟子曰。禹遏洪水。驅蛇龍。周公膺戎狄。與蛇龍洪水並言之。禮之言戎狄詳矣。異服異言之人。惡其類夷狄。則察而誅。况夷狄乎。孔子大管仲之功。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如其仁。管仲之得爲仁者。聖人美其攘夷狄也。然則進夷狄而不攘。又從而助之者。其不仁亦甚矣。曾謂聖人而宥主之乎。學聖人之學。治先王之道。其昧乎此。又何足論哉。曰。荆舒以南。春秋之所夷狄。獨可爲正統乎。曰。非也。自秦以來。襲禮義而爲中國者。二千年矣。人倫明而風俗美。烏得與夷狄比乎。先正大儒。知夷狄之不可長也。故雖強如苻堅。盛如德光。不與之以中國之禮。知賊后之不可主也。故呂氏之強。武氏之才。不與之以天子之位。知篡臣之不可訓也。故王莽侯景之徒。一以盜賊待之。其爲法至公。其爲道至明。其爲慮至遠也。其於聖人之意。春秋之分。至得也。所謂萬世而不可易者也。曰。然則三者皆廢之而不書乎。曰。不也。吾固曰。不比之於正統而已。非廢之也。不廢其迹。而異其辭。則其爲戒也深矣。嗚呼。天下後世之心。吾不敢必也。苟有賢者。其將信吾言也夫。

### 深慮論全

智者立法。其次守法。其次不亂法。立法者。非知仁義之道者不能。守法者。非知立法之意者不能。不知立法之意者。未有不亂法者也。古之聖人。旣行仁義之政矣。以爲未足以盡天下之變。於是推仁義而寓之於法。使吾之法行。而仁義亦陰行其中。故望吾之法者。知其可畏而不犯。中吾法者。知法之立。無非仁義。

而不怨。用法而誅其民。其民信之。曰是非好法行也。欲行仁義也。故堯舜之世有不誅。誅而海內服其公。以其立法善而然也。夫法之立。豈爲利其國乎。豈以保其子孫之不亡乎。其意將以利民爾。故法苟足以利民。雖成於異代。出於他人。守之可也。誠反先王之道。而不足以利民。雖作於吾心。勿守之可也。知其善而守之。能守法者也。知其不善而更之。亦能守法者也。所惡乎變法者。不知法之意。而以私意紛更之。出於己者以爲是。出於古之人者以爲非。是其所常非。而非其所宜是。舉天下好惡之公。皆棄而不用。而一準其私意之法。甚則時任其喜怒。而亂予奪之平。由是法不可行也。蕭何、曹參。世所謂刀筆吏。其功業事爲君子恥稱焉。然何之立法。參之善守法。後世莫及也。當秦之亡。其患之在乎無法。而患乎法之過嚴。不患乎法廢而不舉。而患乎自亂其法。故蕭何既損益一代之典。曹參繼之。卽泊然無所復爲。參之才。何之所畏。非不能有爲者也。特恐變更而或至於亂。不如固守而爲萬全爾。夫天下譬之寶玉然。法譬則韜藏之器。然善爲寶玉計者。器旣成。則藏而置之。勿動可也。日持而弄之。攜之以示人。挾之以出遊。失手而墮地。不碎則缺。豐矣。故國有治於疎略。而亂於過爲之計。過計者。未嘗不笑疎略者爲愚。而不知疎略者爲智大也。故用智之爲智。衆人之所知。而不用其智之爲智。非君子不能。孟子曰。禹之治水也。行其所無事也。豈止治水哉。治天下者。亦行其所無事而已。

周 忱字恂如。吉水人。永樂二年進士。官至工部尙書。諡文襄。

與行在戶部諸公書全

伏聞治民之道。在於禁惰游。以一其志。勸耕稼。以敦其業。蓋惰游禁。則土著固。而避勞就逸者。無所容。耕稼勸。則農業崇。而棄本逐末者。不得縱。由是賦役可均。而國用可足。不然。則戶口耗。而賦役不可得。而均地利。削而國用不可得。而給先王制六鄉六遂之法。以維持其民。而均其土地者。正謂此也。邇者。皇上念天下人民。有因饑窘。逃移者。累降勅旨。設撫民之官。頒寬恤之條。令天下郡邑。招而撫之。諸公頒布奉行。克謹無怠。天下之民。感戴宏恩。扶老攜幼。競返桑梓。惟獨蘇松之民。尙有遠年竄匿。未盡復其原額。而田地至今。尙有荒蕪者。豈憂恤猶未至乎。凡招回復業之民。旣蒙蠲其稅糧。復其徭役。室廬食用之乏者。官與賑給。牛具種子之缺者。官與借貸。朝廷之恩。至矣盡矣。如此而猶不復業者。亦必有其說焉。蓋蘇松之逃民。其始也。皆因艱窘。不得已而逋逃。及其後也。見流寓者之勝於土著。故相煽成風。接踵而去。不復再懷鄉土。四民之中。農民尤甚。何以言之。天下之農民。固勞矣。而蘇松之民。比於天下。其勞又加倍焉。天下之農民。固貧矣。而蘇松之農民。比於天下。其貧又加甚焉。天下之民。常懷土而重遷。蘇松之民。則嘗輕其鄉。而樂於轉徙。天下之民。出其鄉。則無所容其身。蘇松之民。出其鄉。則足以售其巧。忱嘗歷詢其弊。蓋有七焉。何謂七弊。一曰。大戶苞蔭。二曰。豪匠冒合。三曰。船居浮蕩。四曰。軍囚牽引。五曰。屯營隱占。六曰。鄰境蔽匿。七日。僧道招誘。乃所謂大戶苞蔭者。其豪富之家。或以私債準折人丁。或以威力強奪人子。賜之姓。而目爲義男者。有之。更其名而命爲僕隸者。有之。凡此之人。旣得爲其役屬。不復更其糧差。甘心倚附。莫敢誰何。由是豪家之役屬日增。而南畝之農夫。日以減矣。其所謂豪匠冒合者。蘇松人匠。叢聚南京。鄉里

之逃避糧差者。往往攜其家眷。相依同住。或創造房居。或開張鋪店。冒作義男女婿。代與領牌上工。在南京者。應天府不知其名。在北京者。順天府亦無其籍。粉壁題監局之名。木牌稱高手之作。一戶當匠。而冒合數戶者有之。一人上工。而隱蔽數人者有之。兵馬司不敢問。左右鄰不復疑。由是豪匠之生計日盛。而南畝之農民。日以衰矣。其所謂船居浮蕩者。蘇松五湖三泖積水之鄉。海洋海套。無有涯岸。載舟者莫知蹤跡。近年以來。又因各處關隘廢弛。流移之人。挈家于舟。以買賣辦課爲名。冒給鄰境文引。及河泊山帖。往來于南北二京。湖廣。河南。淮安等處停泊。脫免糧差。長子老孫。不識鄉里。煖衣飽食。陶然無憂。鄉鄰之里甲。無處根尋。外處之巡司。不復詰問。由是船居之丁口日蕃。而南畝之農夫。日以削矣。其所謂軍囚牽引者。蘇松奇技工巧者多。所至之處。屠沽販賣。莫不能之。故其爲事之人。充軍於中外衛所者。輒誘鄉里貧民。爲之餘丁。擺站於各處河岸者。又招鄉里之小戶。爲之使喚。作富戶于北京者。一家有數處之開張。爲民種田于河間等處者。一人有數丁之子姪。且如淮安二衛。蘇州充軍者。不過數名。今者填街塞巷。開鋪買賣。皆軍人之家屬矣。儀真一驛。蘇州擺站者。不過數家。今者連耕接棟。造樓居住者。皆囚人之戶丁矣。官府不問其來歷。里胥莫究其所從。由是軍囚之生計日盛。而南畝之農夫。日以消矣。其所謂屯營隱佔者。太倉。鎮海。金山等衛。青村。南匯。吳松江等所。棋列于蘇松之境。皆爲邊海城池。官旗犯罪。例不調伍。因有所恃。愈肆豪強。遂使避役奸氓。轉相依附。或入屯堡。而爲之佈種。或入軍營。而給其使令。或竄名而冒頂軍伍。或更姓而假作餘丁。遺下糧差。負累鄉里。爲有司者。常欲揆究矣。文書數數行移。衛所堅然不

答爲里甲者。常欲根尋矣。足跡稍稍及門。已遭官旗之毒手。由是屯營之歲。聚日多。而南畝之農夫。日以耗矣。其所謂鄰境蔽匿者。近年有司。多不得人。教導無方。禁令廢弛。遂使蚩蚩之民。流移轉徙。居東鄉而藏於西鄉者。有焉。在彼縣而匿於此縣者。有焉。畏糧重者。必就無糧之鄉。畏差勤者。必役無差之處。舍瘠土而就膏腴者。有之。營新居而棄舊業者。有之。倏往倏來。無有定志。官府之句攝者。因越境而有所不行。鄉村之譏察者。每容情而有所不問。由是鄰境之客戶。日衆而南畝之農夫。日以寡矣。其所謂僧道招誘者。天下之寺觀。莫甚於蘇松。故蘇松之僧道。彌滿於四海。有名器者。因保舉而爲住持。初出家者。因遊方而稱掛衲。名山巨剎。在處有之。故其鄉里遊惰之民。率皆相依。而爲之執役。眉目清秀者。稱爲行童。年紀強壯者。稱爲善友。假服緇黃。僞持錫鉢。或合伴而修建齋醮。或沿街而化緣財物。南北二京。及各處鎮市。如此等輩。莫非蘇松之人。以一人住持。而爲之服役者。常有數十人。以一人出家。而與之幫閑者。常有三五輩。由是僧道之徒。侶日廣。而南畝之農夫。日以狹矣。凡此七者。特舉其大略。而天下郡縣。未必此弊俱無。縱使有之。亦未必有如是之甚。此等之人。善作巧僞。變亂版圖。戶口則捏他故。而脫漏。田糧則挾他名。而詭報。惰游已久。安宥復歸田里。從事耕稼。况其缺乏稅額累累。如配見在之戶。其中頗有□□者。見其得計。亦思舍畎畝。棄耒耜。而效其所爲。惟恐駭無用之人。方宥始終。從事於農業。然坐受其弊。亦豈無避免之心乎。凡天下之事。不可有一人之僥倖。苟有一人之僥倖。而獲免。則必有一人不幸。而受其弊。蘇松之人。僥倖如此其多。則不幸而受其弊者。從可知矣。是宜土著之農夫。日減月除。而無有底止矣。忱嘗以

太倉一城之戶口考之。洪武年開見丁授田十六畝。二十四年黃冊原額六十七里八千九百八十六戶。今宣德七年造冊止有一十里一千五百六十九戶。覈實又止有見戶七百三十八戶。其餘又皆逃絕虛報之數。戶雖耗而原授之田俱在。夫以七百三十八戶而當洪武年開八千九百八十六戶之稅糧。欲望其輸納足備而不逃去。其可得乎。忱恐數歲之後見戶皆去。而漸至於無徵矣。是皆惰逃不禁。耕稼不勸。故奸民得以避勞就逸。棄本逐末。如前之所云者。誠宜立法以檢制之。撫民之官固未易以招之也。愚以鈍鷲之才。濫叨重寄。晝夜勞心。莫知所措。伏望該部列位卿相。與在朝公卿大臣。詳加講究。明白奏請。將蘇松等府逃移人戶。不拘通例。別立一法。以清理而檢制之。庶幾戶口可增。田畝可闢。稅糧可完。忱事出激濁。不覺瀾縷之至。惟冀詳察。而恕其狂妄。幸甚。

李 賢字元德。鄧州人。宣德癸丑進士。官至少保。贈太師。謚文達。

禦戎疏全

□□所以輕侮中國者。惟恃弓馬之強而已。中國長策無他。惟避其弓馬而已。臣觀今日之拒馬木。止能拒馬。不能避箭。挨牌能避箭。不能拒馬。惟有所謂戰車者。既能避箭。又能拒馬。蓋此車卽漢時衛青武剛車之類。青擊匈奴。深入虜地。見單于兵陣。必以武剛車自環爲營。兵法謂是車有巾有蓋。爲先驅焉。臣謂武剛車。徒能避弓馬。今之戰車。不但能避弓馬。又有取勝之道。火鎗是也。論中國之長技。無出於火鎗。前代未嘗有也。近來不能以此取勝者。非火鎗之過。用之者不得其法耳。且使火鎗者。須要遮避其身。以壯

其膽。然後發而中。不然則畏其箭來。手足失措。雖能發鎗。不暇取中。臣觀車制。四圍箱板。內藏其人。下留銃眼。上開小窗。長一丈五尺。高六尺五寸。前後左右。橫排鎗眼。每車前後占地五步。若用車一千輛。一面二百五十輛。約長四里。四面共長十六餘里。欲行則行。欲止則止。謂之有脚之城。內藏軍馬糧草輜重。以此禦敵。使其馬不能衝陣。箭不得傷人。彼若近前。火礮齊發。奇兵繼出。彼若遠避。我勢自張。我威益振。況此時大同、宣府、遼東一帶。軍民不敢出城耕作。城外之地。俱□□馳騁之所。若邊城俱用此車。遣將出師。可以橫行於沙漠。可以深入其巢穴。不但用以退敵。驅之出境而已。所謂長策莫善於此。所謂有備無患。乃克有濟者也。

### 修建國學

竊惟太學者。天下貢士所萃。乃育賢成材之地。故天下士所以賢。所以材。胥此焉出。賢材所以盛。所以衰。胥此焉係。然則生民之休戚。風俗之美惡。國家之安危。豈不皆關於此哉。太祖高皇帝。聖神文武。平一天下。定鼎金陵。首崇是道。方是之時。宮殿城池。未盡完也。百府諸司。未盡創也。佛寺道觀。未盡興也。迺建太學於國都。宏其規模。極其壯麗。凡所以教士之法。戒士之條。居士之所。養士之具。無不詳審周密。又慮表率之職。實難其人。務選天下學明行修。德尊望重。海內所向慕。士夫所依歸。足以師表一代。名蓋一時者。然後命爲祭酒。崇以師道。以振文風。以增士氣。其愛惜諸生。如慈母之顧嬰兒。貴之若席上之珍。恩惠極隆。無以加尙。於是天下士入太學者。居無不正。習無不端。衣無不具。食無不足。無饑寒之亂心。無邪辟之

墮行其所事者。治禮義。明人倫。窮修己治人之方。務致君澤民之術。故當時賢才俊傑之士。濟濟輩出。布列中外。大綱一正。萬目畢張。自古太平之盛。未能或之先也。永樂初年。駕臨北京。太學之設。因元之舊。凡百規制。未暇增新。洪熙宣德以來。因仍未舉。至其教戒居養之道。頽然廢弛。不遑介意。師儒之職。率皆庸常。學行荒疎。無所矜式。雖有遺規。不過承虛名爲文具。踵因循。應故事而已。於是天下之士入學者。蔑教戒之嚴。無居養之正。置禮義爲外物。輕廉恥如錙銖。雜處於軍民之家。渾居於營巷之地。與市井之人爲伍。與無籍之徒相接。同其室而共其食。啖其夫而私其婦。易君子之操。爲鄙夫之行。改士夫之節。爲穿窬之心。所習如此。一旦居官。不過志於富貴而已。尙可望其尊主庇民。建立功業乎。夫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居處所致。無怪其然也。陛下春秋鼎盛。績成大統。凡一舉措。不可不慎。舉所當舉。則天下之人。莫不懽心。措非當措。則天下之人。聞之解體。可不慎歟。我國家建都北京以來。有廢弛而不舉者。有創新而不措者。所廢弛者。莫甚於太學。所創新者。莫多於佛寺。舉措如是。臣以爲舛矣。然成事不說。廢者當舉。若重修太學。雖極壯麗。亦不過佛寺一所之費。况佛寺無益於朝廷。而太學實關於治體。伏願皇上。興廢舉墜。重選師儒。厚加眷注。將見數年之後。賢才濟濟。文風大振。生民於是乎安。天下於是乎治。我太祖養賢及民之效。復見於今日。太平之盛。不期自至。而國家社稷。永享無窮之福矣。

王 瓊字德華。山西晉州人。舉進士。官至太子太保。吏部尙書。

伏惟我聖朝自永樂年開開設裏河漕運以來定撥湖廣江西浙江南京江南江北并中都留守司衛所官軍一十二萬七千八百餘名分爲十二總歲運糧四百萬石於京通天津薊州等倉交納其江西湖廣浙江南直隸都司衛所官軍運糧由揚子大江至江北裏河由儀真揚州淮安邳徐濟寧東昌臨清德州天津直抵通州等九衛皆隸漕運所轄者不過欲其程途接續制統聯絡便僦運也其直隸德州天津通州等九衛又臨近京師天下根本萬一天時亢旱邊務緩急不同稍有不繼必須北直隸官軍轉搬至京得以一呼而集是北直隸通州九衛之官軍尤重於迤南漕運官軍矣總北直隸一總所轄德州二衛天津三衛通州四衛共官軍一千七百六十四員運糧米五萬四千一百三十四石有奇係是舊制近於宏治十三年因圍營缺人暫掣正軍千名補操却連原運餘丁七百名一槩退掣開曠其北直隸一總漕運原運糧米五萬四千餘石摘令江南北直隸遮洋把總內折銀兩米糧減存辦料官軍輪流代運赴京交納蓋一時權宜之法非爲經久之計合無將掣去北直隸一總通州等九衛運糧軍餘一千七百餘名俱還原運照舊領運糧米五萬四千一百三十四石京營操軍另于空閒衛所撥補或將通州等九衛見操正軍一千名同原運掣迴在衛餘丁七百名照舊漕運其遮洋船該運薊州折銀糧一十四萬石照舊交兌本色運赴通倉交納却將湖廣江西浙江等處衛所內缺軍疲弊者折運一十四萬每石連加耗并兩尖共折銀七錢解薊州交納若遮洋船內有運船少者于各衛所折銀減下船內較補舊規不致破壞近者運本色遠者運折色又得禹貢納總納結之制最爲利便薊州原兌粟米每石折銀六錢今該南方糙

米每石折銀七錢。照依時價折色收之。又有積餘。以足軍用。與利除弊。莫大於此。查得南京兩總所管旗手等衛。雖在江南。其運糧船隻。却在儀真。官軍前去浙江。江西。南直隸。水次。交兌過船。裝運儀真。壩上。上船。比與江北三總官軍。江南兌糧。事體一同。其耗米每石。只依原定則例。並無加與過江脚米。以此南京各衛運糧官軍。年年借債。轉相負累。日見逃亡。論運軍疲弊之極者。必以南京各衛爲言。屢經議奏。而曲折之情。未能便達。且如今年江北三總官軍船。在江北不得過壩。前去南直隸。蘇州等府。兌糧裝運。每石止得耗米五斗六升。兩處運軍。同在一處。兌糧船隻。不過壩。與僱船裝運。皆同。而所得耗米不同。其爲不均。較然明白。蓋南京各衛運糧耗米。議定在前。江北三總。加添過江脚米。在後。方議添江北脚米之時。偶未及於南京各衛。非過有輕重於其間也。但據事論理。兩處耗米。不宜有異。合乞自正德三年爲始。將南京兩總所管衛分。酌量加添。庶使事體均平。運軍甦息矣。

吳仲

預慮邊儲以圖治安疏全

臣竊惟北口犯順。在古爲然。三邊解體。於今則甚。近宣府地方。達賊入寇。白陽等處。墩臺不舉火。游兵不應援。恣意殺掠。如入無人之境。臣切思之。犯順常也。解體變也。常可也。變不可也。臣請爲陛下陳之。軍士所以解體者。其初蓋緣流賊竊發。諸郡邊軍。內調征勦。因窺見中原之人民。安居而愜脆。中原之軍士。安閒而怯懦。陰有輕玩之志。既留操備。又窺見京軍無鋒鏑之患。天顏濫近狎之恩。堂陛無閒。遂成驕矜之

習。後回本鎮。債帥不能體恤。懦將不能振率。包攬上納。行糧折乾。多方剝削。靡所不至。至於糧草久缺。略不經心。凍餓而死。全無顧惜。一有聲息。乃使之裂膚枵腹。以禦強敵。如驅羣羊於猛虎。納生人於溝壑。所以大失人心。且如山海關全軍敗沒。鎮巡奏報。殺傷纔二十人。人命死於無辜。其家不蒙厚卹。既無激勸。曷勵將來。馴至今年。殺都堂。明年殺總兵。當時廟廊。處置未善。姑息太過。所以今日威命蕩然。而無所忌憚矣。爲今之計。奈何。結之以恩而已。蓋必特頒明詔。痛自引過。以誠感人心。以言謝天下。如唐德宗山東之詔。使人揮涕激發。以奮其志。優其賞賚。時其衣糧。如宋太祖裘帽之賜。使人感恩懷德。以革其心。然後徐復以威懾之。苟犯吾法。有殺無赦。賞罰嚴明。人心悅服。乃可以守死卽戎。久安長治。不然。縱無犬羊之患。必有藩鎮之禍。斷斷然可逆知而預料矣。但當國家多事之秋。司農告乏之際。出納無常。措辦無計。不過曰開中。曰納粟而已。然開中之弊。價輕則勢要占窩。價重則商賈失利。納粟之弊。非惟名器太濫。所謂醫眼前之瘡。剜心頭之肉。此皆利害相當。殊非計之得者。臣待罪通倉。查得先該工部左侍郎趙璜題准。查修河道。以便轉運。以大利官軍。臣反復籌之。以水計陸。一年可省腳價二十餘萬兩。無開中納粟之勞。有富國強兵之實。鑿然可以行之百世而無弊。伏望聖明。查照趙璜題准。欽依內事理。卽日舉行。毋容阻撓。所省腳價。盡發各邊用。二三年閒。將見三邊足食。萬士歸心。然後以令則行。何強梁之不消。以戰則勝。何□□之足慮。又加以將帥得人。朝廷之上。永無北顧之憂矣。臣聞古之賢君。減後宮之需。發內帑之積。以供邊費。無所顧恤。况不勞己之力。不費己之財。亦何憚而不爲乎。



# 昭代經濟言卷三

商 輅字宏載，號素菴，浙江淳安人。正統九年狀元，官至戶部尚書，贈太傅，謚文毅。

## 邊務疏全

題爲邊務事。臣竊惟守邊一事，最爲今日急務。近聞各邊操守官軍，多係有名無實，其故何也。一則軍士寡弱，一則衣食艱難。夫軍士寡弱，以戰則不能，衣食艱難，以守則不固。邊城有此二弊，名雖爲守，實乃棄之。今之議者，皆以遣使爲請，而謂邊方之事，似不可爲，殊不知天下之事，未有不可爲者。特患失於姑息，因於因循，則事始不可爲耳。臣訪得大同、宣府、獨石、馬營等處，原操守官軍，在邊年久，服習水土，屢經戰陣。自正統十四年，達賊侵犯，或漫散赴京，或因該管頭目，帶領來京者，一向資緣在京居住，卽日獨石、宣府等處，多係新撥各處，并河南輪班官軍，在彼操守。且輪班官軍，旣無家室可恃，又無田地可耕，因循度日，懸望更替，欲爲久遠之計，難矣。若朝廷失於姑息，安於因循，聽令各軍，巧立遊擊等項名色，將前項官軍，占留在京，不行發遣，則邊境城池，愈見空虛，設有賊情，將何備禦。前件如蒙准言，乞敕兵部，卽將口外大同、宣府、獨石、馬營等處，正統十四年以前，原操守官軍，見在京居住者，逐一查究，并其家小，盡數發去。口外各該地方，照舊住種操守，不許各官，仍前巧立名色，占悞阻當。違者治以重罪。或有言前項官軍善戰，合留在京操備者，此不知輕重之論。蓋京師百萬人民，縱得前項官軍，不見其多，不過跟隨各頭目，營

幹家事而已。若邊城得此官軍，可以壯威武，可以禦賊寇，可以使其成家立業，爲久遠之計，其爲益豈不大哉！惟陛下不惑羣議，斷然發遣，則邊境得人，而藩屏自固矣。臣又訪得口外田地極廣，除屯田軍士地畝，已有定額外，其守城守關軍士，多無田地耕種，推原其故，蓋因先在京，功臣等官之家，將口外附近各城堡膏腴田地，占作莊田，以次空閒田地，又被彼處鎮守總兵參將，并都指揮等官，占爲己業，每歲使軍夫耕種，收利肥己，其守城等項軍士，非但無力耕種，雖有餘力，亦無近便田地可耕，卽日守邊緊急，在京官員，雖不能役使口外軍夫，撮借官牛等項，其弊仍未盡革。若朝廷失於姑息，安於因循，不卽將前項田地，撥與各城軍民耕種，則衣食無由足給，而邊城愈見空虛。前件如蒙准言，乞敕戶部，選差能幹官員，分投前去大同、宣府、懷來、永寧等處，會同各該都御史、御史等官，將在京官員，應有莊田，并彼處勢要之家，占種田地，盡數分派與附近軍民爲業。若係原起科田地，亦須酌量從輕起科，仍乞敕各該鎮守總兵等官，將各城堡軍士，分作二班，每班六日，令其照例操守，下班六日，盡數督令耕種，俟收成之後，併力備禦，仍禁革管軍頭目，不許多種田地。如此則軍士之衣食自給，而民間之轉輸可省，夫且耕且守，古人如漢趙充國、諸葛亮、晉羊祜，皆已行之，明效大驗，著在史冊。今日守邊之要，莫善於此。若舍屯種之外，而欲邊城完實，雖傾府庫之財，竭生民之力，軍士數多，歲月久遠，亦難繼矣。若有言前項功臣等官，不可以無莊田，則或於腹裏遠近地方，量宜撥換口外之地，決不可聽其置作莊田，侵損守邊軍士，有誤國家大計，實爲不便。臣又訪得永平等關口，官軍精壯，人民安業，而紫荆、倒馬一帶關口，官軍怯弱，關內人民未

免驚疑。推究其故。蓋永平等處。係本土官軍。而紫荆、倒馬等關。係在京撥去輪班官軍。衣食不足。全無固志。賊寇若來。不過爲逃生之計耳。此事屢有人言。而本部未卽施行者。其意蓋謂京師根本之計。宜留保定等處精銳官軍。在京操守。殊不知方今急務。守邊爲上。守關次之。若徒守京城。此爲下策。何也。若邊方失守。關隘緊急。關隘失守。則腹裏人民。望風流移。人心搖動。變故百端。縱有京師軍馬。當寇在遠。亦何所施。又有言在京管軍頭目。利保定等處官軍供給柴草。因此占留。若果有此。尤爲不可。前件如蒙准言。乞敕兵部將保定眞定等處。在京備操官軍。發回附近各關口。定立班次。永遠操守。如有不敷。於附近衛所。遞相撥補。却將見在各關輪班管軍。盡數取回。在京備操。如此。非惟兩免重支口糧。抑且邊關得人。而京師鞏固。雖有千百也。先亦何足慮。凡前三事。於守邊守關。頗爲切要。但恐於人情有礙。伏望陛下。決意行之。則邊方幸甚。

岳 正字秀方。別號蒙泉。順天涿縣人。正統十三年進士。官至太常。隱文廟。

### 正統己巳歷議全

正及第之明年。頒己巳之朔。禮成而觀其書。書二至之晷。有晝夜六十一刻之文。卽怪其故。退而求古諸家歷法。無有也。時有五官司歷。雅相知者。因以所私問之。曰。天行最健。日次之。月又次之。以月會日。以日會天。天運常舒。日月常縮。歷家以其舒者縮者之中氣。置閏以定分。然後以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之日。乘除之。積三歲而得三十二日五十九刻者。其法常活。以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天分南北二

極日行中道。冬至行極南。至牽牛。得四十刻爲日短。夏至行極北。至東井。爲日長。春秋分則行南北中。東至角。西至婁。爲晝夜均。古者以歷名家者。必以其變者立差法以權衡之。則變者常通。而差者得其所矣。有如今歷也者。夫乃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歟。司歷曰。如子言誠然。正曰。若然者。子將居其職。而不與其事耶。司歷掀然笑曰。能者必不用。用者必不能。又何今日咎也。又曰。歷者。聖政之所先本也。苟以私智撥之。能無搖其本乎。予始悟。當時用事者方赫赫。必以司歷爲忌也。後果有土木之變。

章 綸初名崙。字大翰。樂清人。正統四年進士。官拜吏部侍郎。贈尙書。諡恭毅。

養聖躬全

臣聞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身之本在心。大學曰。心正而後身修。以身爲天下國家之本。而心又一身之本也。天下安危。繫於人君之一身。身安則天下安。天下治亂。出於人君之一心。心正則天下正。欲安天下。必先安身。欲正天下。必先正心。此當務之急也。臣惟皇上一身。乃天地宗廟社稷之所付託。天下華夷臣民之所仰望。祖宗列聖萬年之基業在是。聖子神孫萬世之統緒在是。誠不可不保養。而所以保養之者。莫切於遠聲色也。昔唐太宗欲立鄭仁基女。魏徵諫止之。憲宗時。教坊使稱密詔。選良家女子納禁中。李絳上疏。乃悉還之。文宗取李孝本女入宮。魏謩諫而出之。此古忠臣愛君。必拂其邪心。防其嗜欲。置君於無過之地。正心以爲安天下國家之本。使天下莫得非議也。伏望皇上。思天地祖宗社稷付托之重。念天下臣民仰望之心。宵旰憂勤。日夕惕勵。以安天下。而於深宮之內。遠美色。退聲樂。以保

養聖躬。誠以帝王一動一靜。天鑒臨之。天下知之。史官書之。以昭示天下。以監後世。不可得而掩也。

### 勤論政全

臣聞君上臣下。固有天尊地卑之分。然元首股肱。則有同心一體之情。故於退朝之後。便殿問答。如家人父子。相親於一堂之間。非天地懸隔。邈然不相近也。故堯舜禹啓。成湯太甲。盤庚高宗。文武成康。宣王之爲君。皋夔稷契。伊尹仲虺。甘盤傅說。周召仲山甫。尹吉甫之爲臣。或都兪吁。咈而規戒于朝廷之上。或謨明弼諧。而陳論於堂陛之間。或君告臣。而曰。予違汝弼。爾無面從。或臣戒君。而曰。罔遊於逸。罔淫於樂。上下之間。更相告戒。故能贊襄治化。而至雍熙泰和之盛。以爲不如是。則君臣上下。情不交孚。而治體民情。莫得而知也。我朝祖宗列聖之於諸臣。常命左右。以備顧問。或於大誥。首著君臣同遊之箴。或於敕諭。而有旁招俊乂之語。伏望皇上。以歷代帝王及祖宗列聖爲法。每退朝之後。許師保尙書諸大臣。及六科十三道五品以上。更番於便殿。以待顧問。各條答事宜。必言救時急務。如此。則足以明四目。達四聰。而於民間利病。無不周知矣。

### 惇孝義全

臣聞伊尹告太甲。有曰。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於邦家。終於四海。孟軻氏有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誠以孝弟者。百行之本。萬善之源。天子之所以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不越孝弟而已矣。故大舜父頑母嚚。克諧以孝。周文王事王季。一日三朝。漢高祖五日一朝太公。文帝侍薄太后。疾目不交睫。衣不解帶。是

孝之可法如此。唐元宗初卽位。爲長枕大被。與兄弟同寢。殿中或設五幄。與諸王更處其中。置花萼樓。召諸王同宴。是友愛之可法如此。臣伏望皇上於退朝之暇。必朝兩宮。尊奉上聖皇太后。太后而修問安視膳之禮。是卽虞舜周文漢高文帝之孝也。臣恭惟太上皇帝君臨天下十四年。是爲天下之父也。與皇上同氣異胞。是爲至親之兄也。皇上曾親受上皇之册封。是爲上皇之臣子也。上皇親征戎虜。被留虜廷。嘗詔旨傳位於陛下。是以天下授陛下也。陛下尊之爲太上皇帝。是爲天下之至尊。幸而奉迎還宮。是皇上之至願。亦天下之至望也。上皇爲陛下同氣之親兄。陛下爲上皇同氣之親弟。形雖爲二。其實一人。况上皇天性謙冲。意無彼此。伏望皇上於朔望日。或節旦。幸南宮。率羣臣朝見上皇於延安門。以序連枝同氣之情。以極尊隆崇奉之道。則國家天下之福。萬世帝王之法也。臣又竊觀北極五星。明大則吉。以臣觀之。是復中宮之象。而位不虛也。誠以后妃之德。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今茲詔册妃汪氏爲皇后。以厚大倫之原。是以正位中宮。而孝敬勤儉之德。已聞於中外矣。又詔册世子母杭氏爲皇后。是固所以正大體。明彝倫。而中宮之位。久讓而弗居也。不意世子薨逝。臣民莫不痛心。此事旣往。固不必言矣。然而中宮之位。不可以久虛。伏望皇上復召汪氏於正宮。則皇子大本。不期而有。六宮儀範。不期而正。國家之本。風化之原。自可表正四方。流傳萬世矣。至於皇上推念同氣。猶子之義。詔沂王復居諸位。以俟皇子之生。如此則五倫全備。而和氣充溢於宮廷。萬姓愛戴。而歡聲洋溢於四海。殆見天心自回。災異自弭。而胡虜不足平矣。

唐龍

均田役疏全

切照國初計畝成賦。縣有定額。歲有常征。收糧均而民不稱病。夫何江西有等巨室。平時置買田產。遇造冊時。賄行里書。有飛灑見在人戶者。名爲活灑。有暗藏逃絕戶內者。名爲死寄。有花分子戶。不落戶限者。名爲畸零帶管。有留在賣戶。全不過割者。有過割一二。名爲包納者。有全過割者。不歸本戶。有推無收。有總無撒。名爲懸掛掬回者。有暗襲京官方面。進士舉人脚色。捏作寄莊者。在冊不過紙上之捏。在戶尤皆空中之影。以致圖之虛以數十計。都之虛以數百計。縣之虛以數千萬計。遞年派糧編差。無所歸者。俱令小戶陪償。小戶逃絕。令里長里長逃絕。令糧長糧長負累之久。亦皆歸於逃且絕而已。由是流移載道。死亡相枕。戶口耗矣。由是鼠狗竊發。劫掠公行。盜賊興矣。由是爭鬪不息。告訐日滋。獄訟繁矣。大抵此弊惟江西爲甚。江西惟吉安爲甚。臨江次之。故凡人遇僉當糧長。大小對泣。親戚相弔。民間至有寧充軍。毋充糧長之謠。臣自到地方。痛心切齒。嘗立清理之法。雖未全收釐革之功。亦皆稍有規正之漸。大抵利者。人之所欲也。利多則樂趨。法者。人之所畏也。法輕則易犯。臣伏覩律例一款。欺隱田糧。罪止滿杖。其田入官。所欺稅糧。依數徵納。若詭寄影射。併受寄者。罪如之。其田改正。各鄉書於飛走稅糧二百石以上。問發邊衛充軍。夫前項不法之徒。但知收租。不知納糧。前項里書。但願圖財。不願壞法。皆奸民之首也。今則罪止於杖。得照常發落。所以不可禁也。乞令守巡官。各分詣地方。嚴督州縣掌印官。將境內飛詭田糧。量弊深

者。挨田丈量。輕者挨戶清理。各秉實心。任難勿憚。凡所丈量清理。究首尾之因。度廣狹之則。定高下之科。分肥沃瘠瘠之等。均崩淤開墾之數。各將原糧填實原田。付歸原戶。使圖總都總縣總。每圖令造流水冊。各十本。每甲收一本。每縣造大流水冊各四本。解南京後湖各一本。布政司併該府州縣收架各一本。以後因戶推田。因糧編差。戶與田有一定之額。糧與差無兩閃之患。庶幾弊革利興。一勞永佚。賦役自此可充。戶口自此可復。息盜止訟。未必無少補焉。

僱運糧儲疏全

臣以休息軍士。實今日急務。選運把總。尤漕運要宜。哀集衆聞。參合三事。一曰立團造。切以湖廣都司所屬武昌等一十一衛所。原額設淺船一千一十二隻。係杉木者。十年一造。每隻連底價銀一百三兩。楠木者。七年一造。每隻連底價銀九十兩五錢。松木者。五年一造。每隻連底價銀一十三兩九錢一分。以十分爲率。軍三分。民七分。每年照數出辦。民料解布政司。軍料解都司。各收貯。民料派於概省州縣。猶易解納。軍料仍派前一十一衛所。各扣運軍月糧抵數。然運軍窮年勞苦。又取月糧爲造船之用。是并其食而奪之。無怪乎逃亡相繼也。及其造船。則又團造無廠。管攝無官。止憑旗軍領出料銀。星散成造。侵欺剋減之弊。紛然而起。油少釘稀。木脆板薄。造不如法式。運不及年限。其弊有不可勝數者矣。查得江北等五總造船。皆出杭州蕪湖二處。抽分料銀。委清江廠主事監造。其湖廣荊州抽分銀兩。先年亦本爲造船而設者。也可以充用。又有工部主事一員。在彼可以帶管。及查湖廣所產楠木居多。若將前船俱作楠木。七年一

造以一千一十二隻分爲七年每年實造一百四十四隻五分有奇每隻用銀九十兩五錢歲共用銀一萬三千七十七兩有奇是又爲畫一之道也。合乞自嘉靖九年爲始查照清江浦事例於荊州水次總設一廠將前武昌等一十一衛所淺船俱移在彼團造就用抽分銀兩仍照清江浦事例於十一衛所各選千百戶一員管造坐委荊州抽分主事帶管監督其原派軍三民七料價悉從除豁免其辦納永爲定規則軍民旣蒙休養之澤而運船尤有歸一漕務得以振舉矣。二曰慎舉用天下之事履而後知中人之情有慕斯勸自古則然查得永樂宣德成化間運糧把總有缺皆以各衛運糧指揮內推舉老成無過熟知運事者推用蓋運總領運年深推爲把總則若利若弊可行不可行與錢糧之盈縮軍士之苦樂河道之險易無一不知其爲之斯易矣。古人輕車熟路之說正如是也。况把總以都指揮行事歷陞掌印掛印坐營坐府皆可及焉。有運總之才者方得爲之則人人思奮譬有明珠在前踴躍而取之矣。當時運事修舉卓有成效用此道也。正德間劉瑾用事各把總官不由運總推舉多用生疎之人旣僭於事體又忽乎軍情敗者多矣。自此運總亦弛然懈怠而略其前進之心漕政日廢又何怪焉。正德十二年漕運都御史張縉具題把總官有缺仍於衛總內熟知運事者推補題奉欽依推用其爲軍國之計至矣。伏乞照依成例簡用則把總得練達之才事可不敗。運總寓鼓舞之術人各知勸矣。三曰嚴事例竊惟輕齋乃正糧腳價之需行糧尤運軍食用之物舊例必須隨糧而兌隨軍而行隨船而進所以杜奸弊戒非虞濟軍士之急也。奈何近年輕齋之法廢而守候之弊生非惟有違交納抑且別至侵欺至於盜賊窺伺之虞尤大有可

慮者矣。其行糧一節。南京、江西等司府俱隨正糧。兌與官軍。各得濟用。惟南直隸、浙江司府。十數年來。分撥多非近倉。催徵又違原限。故軍與卒。弗獲升斗之用者。因而竊取耗米。盜食正糧。交納虧折。掛籌借債。實由於斯。乞令戶部申明事例。將各輕齋銀兩。同正糧派徵。并行直隸、蘇、松等府。及浙江布政司。以後年分行糧。俱分撥附近倉儲。候各運船到日。正糧輕齋。一時兌足。行糧亦卽給領。俱限同軍士交割。在船輕齋。公同看守。行糧隨便食用。過淮之日。聽臣等查驗。不許仍似往年遲悞。以致先後相失。緩急難濟。則交納以時。盜賊不足虞。而軍士得沾實惠。盜米借債之患。亦可除矣。

陸深

處置鹽法事宜疏全

臣近日伏見兩淮長蘆之間。商賈嗷嗷。怨聲載道。問之皆云。勢要奪其利故也。臣謹按鹽課一事。本因海澤自然之利。以充邊方緩急之儲。於國計甚便。然使朝廷壅實惠而不下。商賈畏空名而不來。則蠹亦甚矣。祖宗時設立各處轉運提舉等司。僉窳以辦稅。置倉以收鹽。建官以蒞政。設法以開中。其要在於通商而已。商益通則利益厚。此立法之本意也。夫以窮邊絕塞。輸轉極難之地。而使商賈挾貨負重以往。隨令而足。比至戶部。結引派場。涉歷萬里。動踰歲年。又况守支存積。徒冒虛名。仍復買補。魚貫聽掣。其辛苦如此。今以勢要之人。妄干恩典。動以百萬。往參其間。馮陵假借。支則盡支。掣則便掣。所經官司。曲爲奉承。雖憲臣亦將有投鼠忌器之嫌。彼將何憚而不爲乎。小人營利之心。寧有厭足。大率彼通一分。則此塞一分。

自然之數也。夫能得商賈力，以利驅之耳。彼既以有利而來，亦必以無利而去。又自然之勢也。矧以彼之辛苦，對此之微倖，交易之間，又相懸絕。坐使自然之利，上不歸於朝廷，中不在於商賈，下不藏於民間。雖天地亦將厭棄之。臣竊懼焉。仰惟皇上，軫念立法之本意，靳惜恩澤，不妄施與。然後其他條畫，次第可舉行矣。臣又按今天下，權鹽之地，兩淮爲上，兩浙次之。而弊端亦於二處爲多。然其大壞鹽法之端，有二焉。其一竈丁苦于兼并，其一則今勢要之侵利是也。然於兩浙，又微不同。大抵壞兩淮之鹽法者，多勢要，壞兩浙之鹽法者，多私販。而竈丁之苦，則一而已矣。蓋淮浙之鹽，出於人力，非若河東天造地設，不勞之利也。其法在於曬土爲鹵，煮鹵成鹽，以鹽納官，而逋負多而國課損者，何也。夫欲曬土，必有攤場，欲煮鹵，必有草場。今之場蕩，悉爲總催者所并，而鹽課又爲總催者所欺。竈丁不過總催家一傭工而已。煎煮之法，名存實亡，而總催者下欺竈戶，上負國課。百計遷延，以覘一赦而已。伊欲處之，在於盡復竈丁之場蕩，而盡懲總催之奸欺，則其弊可息矣。浙中私販之徒，以拒捕爲常，以殺人爲戲。驟不可翦，而比之勢要，差爲易處。苟使出鹽之地，捕其買者之市家，行鹽之地，捕其賣者之市行，而悉置之法，則其黨可空矣。非若勢要之家，蛇蟠卵翼，不可一旦去也。夫今日得侵兩淮長蘆之鹽利者，雖曰朝廷業已許之，然終非法意。臣以爲與其壞天下之大法，寧傷數人之私恩，必使小人之奸，無所容而後已。失上之支中，盡歸於商賈，下之場蕩，盡歸於竈丁，則商通課足，而鹽法不行者，未之有也。謀利之事，君子所羞，臣恐利未興而害作，故得備而論之，伏候進止。

馬文昇字貢圖河南鈞州人景泰二年進士贈太師謚端肅

修武備以防不虞疏

切惟天下之安危係武備之修否武備修則四夷知懼盜賊斂跡而天下安否則四夷恣橫奸雄窺伺而天下危矣昔殷高奮武於荆楚周宣講武於洛邑故詩書稱之以爲盛事語曰天下雖安忘戰必危易曰君子以思患而預防之蓋言有天下者武備有不可一日而不修也李唐之末武備廢弛終至藩鎮之亂趙宋之季公馬衰弱卒有金元之厄載在史冊昭然可考洪惟我太祖高皇帝膺天眷命以武功定天下以文德綏太平雖當投戈息馬之時未忘練武防口之念故私役一軍者有重罰私借一馬者有禁例凡有興造竟不勞軍三十餘年四夷賓服海內晏然迨我太宗文皇帝嗣承大業遷都北平密邇口口其于武備尤爲注意彼時精兵數十萬健馬數萬匹親閱教練無少怠忽故出塞千里腥膻遠遁威武之振前代罕見自宣德以後老將宿兵消亡過半正統年間天下無事民不知兵所以十四年有土木之厄至今讐恥未雪邇來軍士消耗十去四五雖嘗差官清理亦多上下因循終不能充足原數矧京衛軍士內府各衙門匠役占去數萬江南之兵大半運糧其餘多在沿海備倭江北之兵亦有運糧之數其餘俱各來京操備而陝西山西之兵亦有戍守各邊所以腹裏城池無軍防守一遇小寇多不能支往年京師之兵俱在五軍三千神機三大營操練後因征調一時不能齊足所以設立團營常有精兵十二萬分爲十二營不許別項差役專一習養銳氣遇有征進就便啓行此外天下再無兵馬可調近年以來多撥做工每

占一二萬，其工多者，一二年不完，每名僱工等項，月用銀一兩以上，行糧糶賣，不得實用，負累疲弊，率多逃亡。見在者強弱相半，在京軍士疲困，未有甚於此時也。且武備之修，固在乎軍，尤在乎馬。洪武永樂間，京外衛前所俱有牧馬草場，而在京各營草場不下數千餘頃。夏秋之間，堪足牧放，冬春各支全料，以備喂飼，所以馬皆肥壯，堪以調用。即今京營牧馬草場，俱被勢要之家，或親王占爲己有，亦有被軍民開耕占種者。凡遇馬匹下場牧放，無處存住，未及一二月，即挪往西山一帶，四散趁牧。中間多有潛回原衛，一時調用，率不能齊。秋冬雖支料豆，軍士多有預賣，况六箇月止關草二個月，每月止折銀二錢，欲馬之不死，實亦爲難。所以圍營馬匹，常死二萬之上。雖有朋合椿頭銀兩，亦不能買補十分之二。見今操馬，雖有三萬匹，中間老病不堪騎操者，亦多戰馬消耗，莫有甚於此時也。且克敵制勝，固在乎士馬之精強，尤在乎甲兵之堅利。近年守衛軍人，盔甲多不如式，弓矢多係自置，別無長兵，可以禦敵。雖有神鎗，習亦未精。凡遇大敵，率多敗北。天下衛所成造軍器，除沿邊宣府、大同、遼東、寧夏、甘涼、陝西、山西、四川、雲南、兩廣外，其餘浙江、福建、江西、河南、山東、南北直隸衛所，軍器料價多被管局官員侵欺，間有成造者，徒費物料，多不堪用。一遇查盤，大半損壞，挪移搪塞，有名無實。况去歲內府戊子庫軍器被火燒毀數多，見在者不知幾何。兵器不精，亦莫有甚於此時也。雖軍馬充足，甲兵堅利，將不得人，猶難制勝。方今將官除京營總兵，俱蒙朝廷簡命外，其餘各邊將官，大抵多係膏粱子弟，罔肯習學，輅略操演弓馬，一聞推舉，多尙奔競，及至臨事，莫展寸籌，將不得人，亦莫有甚於此時也。夫使軍馬甲兵充足，將官得人，若操練無方，兵無節制，

又何以成克敵之功哉。今京營教場操練軍馬，射箭舞牌之日多，走陣下營之日少，所以坐作進退之不知，攻殺擊刺之不熟，雖習舞牌而刀法未諳，雖習放鎗而鎗法不知，至於馬匹尤未操演，蓋四月下場，十月赴營，未久天寒，卽爲住操，所以馬多生拗，臨敵之時，欲北而南，欲東而西，求如胡馬之閑熟，蓋亦霄壤之不侔，矧鞍轡銜勒無一可取，操練未精，亦莫有甚於此時也。且國家所恃以安者，惟在軍馬精強，甲兵堅利，將官得人，數者而已。今旣如此，謂之內治之修，誠未之信。况今天鳴地震，連年不已，草木妖孽，歲時迭見，象不虛示，必有其應。近日北口大衆遞送口書，要來進貢，中間詞語驕倨，必以三千人俱入，似有啓釁之意，旣而俱各遁去，不露形跡。且北口之性，小盛則掠，大盛則侵，今旣不來進貢，又不侵掠，安知其不示我以弱，而緩我邊備，而潛蓄大舉入寇之謀，乘隙而動乎。夫京師以大同、宣府爲藩籬，大同、宣府至京師，不過數日之程，邊牆之外，卽係虜地，至若密雲、薊州，尤爲密邇，本邊軍馬雖強，然亦分守各路，兵分勢寡，理之自然。倘賊大舉入寇，全藉京兵以爲應援，今天下武備廢弛已甚，而京師武備又復如此，若不早爲修飭，誠恐愈加廢弛，伏望處常思變，居安慮危，恤軍士之疲困，念戰馬之凋斃，器欲其精，將欲其良，操練欲其熟，凡厥武備，罔不加修，然數者之中，將得其人爲要。若兵馬精勇，軍器堅利，又將得其人，加以倉廩充實，雖有外侮，不足慮矣。

何喬新字廷秀，廣昌人，景泰五年進士，官至刑部尙書，諡文厲。

與彭學士書全

僕居闔五年矣。德薄才劣。無裨聖時。殊以爲愧。而來書獎予太過。益增慚視。八閩自沙尤之變以來。民多桀鷔。下凌上。賤犯貴。相帥而強宗大族。依憑城社。暴橫尤甚。蓋吾江右所無也。郡縣吏寧違上司之令。而不敢違勢家一言。以爲上司不過督責。勢家能陷以重罪故也。凡爲政者。脂韋媵媵。輒得美譽。再歲而遷。否則怨誹紛紛。或因以得罪。僕不能隨俗沉浮。一切繩之以法。桀鷔之風。雖少戢。已不能無謗矣。然謗與譽。何足恤哉。僕之所慮。有如此者。今天下且入於弊。而未知所以救之方。此甚可慮也。我朝懲前代藩鎮之弊。以都司典兵。布政司理民。按察司執法。凡軍戎調發。布按二司不得專。非有符驗。都司亦不聽調。平日所以能前却之者。恃有三尺法耳。一旦有事。白刃臨其身。厚利誘其心。三尺法焉能制。愚以爲宜稍變舊制。特詔布政使。按察使。兼典戎政。而妙選勇略素著者。爲都指揮使。少寬擅輿之法。緩急調發。二司得以專之。不由中制。庶可以防患於未然。而救尾大不掉之弊焉。古之善觀國者。不觀國勢之強弱。而觀其用人之賢否。今則用人之賢歟否歟。愚不能知。但見陞一官。進一秩。士論輒譁。然曰。某以親舊當道而得之。或曰。某以通書政府而得之。或曰。某以納賄權門而得之。僕始聞之。以爲人言不可信。徐而察之。巧宦者。率皆超擢。自守者。往往淪棄。亦不能不信也。平居之時。旣徇利以進身。多事之秋。肯捐身以報國乎。不待智者而知也。愚竊謂當崇獎恬退之士。抑遠奔競之徒。以共振名教。於風俗頹靡之際。夫知人固未易。大抵剛介寡合者。君子也。善柔易親者。小人也。於此察之。十得八九矣。果君子歟。拔而用之。不必親也。不必故也。不必識其面也。羣居交屬。不可信也。以此處之。庶幾有招之不來。麾之不去之士出焉。此二者。時

弊之大者也。閣下官爲學士。職號論思。時政之孰得孰失。人材之孰賢孰否。知之素矣。經筵進講之餘。宜從容陳之。使天下陰受其賜可也。昔歐陽永叔。司馬君實。爲翰林院學士。所論奏者。豈徒發揮經義而已哉。舍二公而他取法焉。非僕所望於閣下也。尊兄少保先生。實秉國鈞。古人有云。政將及子。可以預慮而熟圖之。耶。閣下今日。試觀治歟否歟。在廷者。孰爲李綱張浚歟。居方面者。孰爲宗澤張所歟。緩急可倚者。誰歟。臨難不易節者。誰歟。苟比數者。未有其人。抱火積薪。殆未足喻也。乞留意焉。

黃潤玉

郊社議全

中庸曰。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朱子註。郊祭天。社祭地。蓋郊之禮。主祀上帝。而統地祇也。按郊特牲篇。郊特牲。而社稷太牢。又云。社所以神地之道也。地載萬物。天垂象。取財於地。取法於天。是以尊天而親地也。禮運篇。夫政必本於天。殺以降命。命降於社之謂殺地。又曰。祭帝於郊。所以定天位也。祭社於國。所以列地利也。又云。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禮行於社。而百貨可極。又按泰誓云。類於上帝。宜於冢土。召誥云。用牲於郊。牛二。社於新邑。牛一。豕一。以上經傳對舉。郊天社地之文。最爲明白。及考祭法。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圻。祭地也。用騂犢。埋少牢於太昭。祭時也。以下六宗四坎壇之百神。皆埋少牢。此王者祭天。而并祭地之文也。周官大宗伯章。祀天。祀上帝。祭地祇。社稷。獨司樂章。有夏。至方丘之文。卽祭法。王爲羣姓立大社。而王社。乃宗廟之右社稷也。別無北郊之名。夫天包乎地。天尊而地卑。固不可以竝言。

南北郊也。禮云器用陶匏，順天地之性也。此亦郊天而并祭地也。



# 昭代經濟言卷四

于謙字廷益，錢塘人。景泰時，官至兵部尚書，贈太傅，諡忠貞。

## 議團操疏全

夫國之所恃者兵，兵之所恃者將，將得其人，則兵無不精，兵無不精，則國威自振，而寇虜之患自平矣。臣以庸劣，叨膺重寄，馭兵乖方，致塵聖慮。今議得各營見操官軍，已選十萬，分作五營，團操以備出戰。每二萬人馬一營，每隊五十人，一人管隊，每二隊又立領隊官一員，每千人把總官一員，每三五千又立把總都指揮一員，其把隊把總大小總兵官員，各量其才器高下，謀勇如何，而選用之，使之互相統屬，兵將相識，如遇操練之時，臣等出其不意，量調一二隊點閱，但喚把總管隊官姓名，各官自行管領本隊軍士前來，內喚出軍士一二人，領管隊把總官識認，是何姓名，衛所卻將軍人懸帶牌面上，原開寫名姓，衛所年貌查對，若有不同，就將管隊等官量情責罰，仍比較弓、箭、牌、刀、長鎗等項武藝，精熟者量為獎勸，生疎者一體懲治，使管軍者知軍士之強弱，為兵者知將士之號令，體統相維，彼此相識，不致臨期錯亂，難於調遣。大意前項團操軍士十萬，合則為一營，分則為五營，萬一賊寇侵犯，賊多則各營俱動，賊少或分調一二營，或調一萬三五千，隨機應敵，其平日選定大小該管頭目已定，則交戰之時，多用則多調，少用則少調，止調該管頭目，則士卒自隨，平日相處既久，同輩之人，易以相期，管事之人，易以使令，如手足之捍頭

目子弟之衛父兄比之平日混同操練不辨強弱不知號令將各營之人逐漸鞏合者不同庶幾可以成功取勝又賊之所恃弓馬衝突而已賊知我火器一發之後未免載裝遲慢以此我軍放罷火器就使馳突前來今若與之對敵我軍列陣外用鹿角遮護持滿以待賊若來緊堅陣不動先以弓弩對敵神銃未發先以火藥爆伏賊必謂我火藥已盡不復畏避馳馬來攻則我軍火銃火砲飛鎗火箭弓矢齊發若勢動又以大將軍擊之待賊勢動分調精銳馬軍用長鎗大刀勁弓射砍步軍用團牌腰刀一齊衝入賊陣或刺射人馬或砍其馬足臣等以身率先衝冒矢石獎勵士卒俾無退縮如有退縮者卽以軍法治之此則臣等愚見操軍出戰分合之勢如此仰惟皇上德威遠布賊必不敢侵犯京師臣等謹當用心設法將各營已選團操并其餘軍馬一體操習整飾隊伍申嚴號令務使人馬強盛武藝精熟除團營之外另選次第精壯以備緩急調用以助團營軍威每日除演習弓馬武藝外仍令馬步軍官兼習陣法及交鋒衝突安營走陣使之耳目慣熟步驟輕捷知進退坐作之法免致臨敵畏怯失措至如固守之法則今日士卒頗多京師城垣堅固又有陣車鹿角器具賊縱勢衆可以固守無虞但用兵之法不測如陰陽難知如鬼神貴在臨期應變難以一定而求况醜虜矯捷去來之間如飄風驟雨應敵之際必謀勇兼濟而後可以成功岳飛有言陣而後戰兵家之常運用之妙存乎一心又曰文官不愛錢武官不惜死天下太平矣臣敢不潔己愛軍以振士氣捐軀效死以報國恩哉

據鎮守大同參將許貴奏。要與賊講和。暫示休兵。俟人馬強壯。密定討伐之計。臣以賊首也。先自逞梟獍之雄。烏合犬羊之衆。既侵犯邊境。而拘留上皇。復入寇京畿。而震驚陵廟。其爲讎恨。庸可勝言。且以和議一事論之。去年秋冬之間。正虜勢方張之際。朝廷亦嘗遣齋金繒。往使虜廷。賄賂纒入於穹廬。虜騎已至於關口。朝廷灼見虜情。譎詐和不足恃。以故絕使。不通往還。惟敕邊將大修武備。以勵人心。固守城池。相機戰守。今許貴又奏講和之說。切惟今日之事。理與勢皆不可和。何者。中國與寇。有不共戴天之仇。和則背君父而忘大義。此理所不可和也。又虜貪而多詐。萬一和議既行。而彼有無厭之求。非分之望。從之則不可。違之則速變。此勢所不可和也。苟以爲虜強難制。姑從和以緩其兵。臣等請質之前代。宋眞宗澶淵之役。契丹之衆。累被我兵摧阻。既盟之後。朝廷尙歲輸銀絹。及季世徽欽北狩。中國名將如張韓劉岳之徒。屢敗金師。及奸臣秦檜一主和議。朝廷既割境土以與之。又輸歲幣以賄之。甚至降黜尊號。含垢忍恥。屈已從和。卒至人心解體。國勢陵夷。無救於敗而後已。援古證今。和議之不足恃也。明矣。爲今之計。莫若選將練兵。養威蓄銳。賊來侵則相機勦殺。賊遠遁不貪利窮。追萬一虜寇復有大舉入寇之謀。則我兵操習有素。加以將帥思奮。臣等當盡死效力。以圖勦滅。以雪國恥。必不出犬羊之下。其或皇天厭亂。黜虜自知數寇不利。遣使入貢。則量與賞賜。遣回亦不拒絕。若欲朝廷先遣使臣。往彼通好。則示彼以弱。而啓其輕侮之心。萬萬不可也。

### 備邊覆題

近該陳典庸奏稱。所見達賊經過去處。草房焚燒。人跡蕭疎。十室九空。逃亡未復。追惟往事實是寒心。卽今五月將終。天氣亢旱。種子少布。何敢望收。恐致失所。朝廷難盡賑濟。又且各軍士微弱。不堪持重。衣甲器仗。尙有未全。倘使達賊乘虛深入。雖不輕犯邊關。未必不侵擾邊民。爲今之計。貴在宣揚威武。慎守封疆。以固國本。合無於宣府、大同、等處廣儲糧草。以謹防秋。仍敕總兵官各率大軍。於極邊去處屯駐。邏勦切詳防邊禦寇之策。固在於增兵。然必食足而後可以戰守也。今照宣府、大同、係西北重鎮。合當遣將增兵。協濟守備。但彼處各城所積糧儲不繼。聲息警急。難以支持。欽命總兵石亨等往大同整飭邊備。命遊擊楊能、總兵范廣等往宣府巡視。懷來一帶因糧草不足。將廣亨等取回。存留楊能在彼巡哨。及遊擊石彪。又將所帶官軍內。威遠衛留一千馬邑留六百。陰山留五百。今盛暑方隆之際。石亨等初回之時。軍馬之勞困未甦。道路之供餉未備。若再選調前去宣大屯駐。非惟二處糧儲愈爲耗盡。抑且虛勞士馬。迄無成功。及查宣府、大同、在城官軍亦足守備。而京城守禦爲重。軍馬未可輕動。合無移文朱謙、郭登等令其整飭固守。遇有賊寇相機守戰。計度邀截。設謀襲取。以成夾攻之勢。而圖勦滅之功。既不許畏縮。而拘於守備。亦不許輕易。而果於追逐。務在計出萬全。事無一失。仍行紫荆、倒馬、白羊、偏頭、雁門、等關口守備官員及鎮守易州等處總兵等官。都督劉安、都御史曹泰等一體提督官軍。晝夜用心巡守。外爲邊境之應援。內爲京師之屏蔽。并令在京五軍三千。神機等營總兵等官。石亨、楊能、柳溥等嚴謹操練。今秋若有邊報緊急。另行陳設方略奏請。若武藝未精。士氣未振。必須以身先率。教閱振作。諭之以大義。申之以軍令。

使下有所感發。不許姑息苟且。自沮軍法。及推稱軍弱。自餒其志。以致上下成風。怠慢臨期。舉手無措。因而失誤大事。

邱 濬字仲深。瓊山縣人。景泰甲戌庶吉士。官至武英殿大學士。贈太傅。諡文莊。

### 獻言圖報疏略刪

人君一心。攻之者衆。一日萬機。應之無窮。揣摩窺伺。覘吾意氣之所向。引誘激發。逢吾心志之所欲。投間抵隙。覬吾機變之可乘。上纔略露其微機。衆卽據以爲倖會。而入其說。獻其計。利其入。植黨與。排異己。求差遣。乞恩澤。希爵賞。覓田宅。無非欲攘貨賄以肥家。結親倖以固寵。冒爵祿以貽後世。此皆爲其身謀。爲其家謀。爲其親識以及所交私之人謀。豈有一毫謀國之心哉。皇上誠能養心性以保天和。閱經史以廣聖學。禁私謁以肅內政。明禮義以絕姦邪。慎儉德以懷永圖。勤政務以宏至治。信任防一己之偏聽。納取衆人之善。示淳樸以爲天下之先。明意嚮以定萬民之志。使夫投機伺便之人。承風希旨之輩。曉然皆知上之所好尚者。在乎仁義。而不在功利也。在乎儒教。而不在乎佛老也。所用度者。在乎儉樸。而不在奢靡也。在乎省節。而不在浪費也。所任用者。在乎賢良。而不在嬖近也。在乎正直。而不在諛佞也。則朝廷之上。如日正中。仰其光影者。皆知其不可隱蔽。如水趨海。觀其波者。皆知其不可迴轉。小人不敢肆其姦。君子不爲人所蔽。左道惑衆者。不能亂聖人之教。巧言詭計者。不能逢明主之意。則紀綱振作。治教休明。風俗淳和。上有餘而下無不足。國勢隆重。而運祚靈長矣。

蜡祭議全

大蜡之祭。三代已有之。在周之前。夏曰嘉平。殷曰清祀。而在周則曰大蜡焉。秦始謂之臘。尋更曰嘉平。漢復曰臘。季冬之月。星回歲終。陰陽以交。農大享臘。臘者接也。新故相接。畋獵禽獸。以享百神。報終成之功也。魏晉以後。皆有其禮。古之所祭者。八神而已。皆有功於農事者也。後世所祀之神。乃至於八十有五座。一百九十有二位。何也。本朝於古祀典。所當舉者。未嘗或廢。惟於蜡祭闕焉。蓋此祭與籍田之禮。以祀先農於春。而帥先農民。以興其務本之心。則百穀告成之後。載舉大蜡之禮。以報先嗇於冬。而勞來農民。以報其勤動之苦。是故舉先王莫大之禮。亦以廣聖君莫大之恩也。

郊祀議全

臣按分祀天地之說。始見於周禮。雖曰必順陰陽。因高下。各從其類以求。庶得其神之來享。然天與地對。皇天與后土對。六經並祭。猶父與母同牢也。豈得爲瀆乎。况一年之間。夏在冬前。並祭天地。則以爲瀆亂。龐雜。地先天祭。豈非越次先食乎。虞夏祀地之禮。與其時俱不經見。惟周禮祭天。則用冬之日。至蓋成周。以建子之月。爲正歲也。歲正之首。未遑他事。首舉上天之祭。至於建午之月。乃祀地耳。是蓋一代之制。後世因之可也。別以義起亦可也。夫類於上帝。經有明言。舍周而從虞。又何不可哉。烏可以合祭之禮。起於王莽。而以爲不經。夫事苟合義。固不當以人廢。我聖祖初得天下。卽築壇爲南北郊。冬至祀天於圓丘。夏至祀地於方丘。一如周禮之祭。行之數年。風雨不時。天多變異。乃斷自宸衷。復爲合祭之禮。而以正月行。

禮。凡所謂六宗山川羣臣皆各爲壇以從祀。蓋復有虞之典。於四千餘載之後。每正歲之吉。天子躬祀天地。而以祖宗配享。分命羣臣。各獻二十四壇。行之百年。神祇享答。休徵屢應。其克享天地之心。而徧致明靈之格者。非一日矣。又按先儒。謂以形體而言。謂之天。以主宰而言。謂之帝。天與帝一也。周禮言祀昊天上帝。而後又言祀五帝。亦如之。如謂昊天上帝者。兼天與帝言之。蓋以主宰乎天者。其神之大者在此也。所謂五帝者。言帝而不言天。蓋隨時隨方而立名。其神各主宰一方之氣也。漢儒不明此義。附會而爲六天之說。既有昊天上帝。又有天皇帝。又有太一感生帝之類。皆非正禮也。蓋天無二日。民無二王。固無二帝之禮。况五六哉。本朝惟於大祀殿祀昊天上帝。凡所謂天皇。太一。五天帝之類。一切革去。三代以下祀典之正。所僅見也。

銓選議全

臣按天下之事。其利害得失。恆相半。而朝廷所立之法亦然。且如資格以用人。說者謂此法既立之後。庸碌者便於歷級而升。不致沈廢。挺特者脫穎而出。遂至遭迴。則是資格不可有也。然未有此法之前。選司注官。有老於下位三十年。出身不得祿者。則又似資格不可無也。然則資格用人。其利害得失如何。嗟夫。天生斯民。賢智者恆少。而愚不肖者恆多。天下之事。鉅而重者。又常不若細而輕者之爲衆也。是故人君爲治。用天下之人。以理天下之事。豈不欲人人皆用。其賢且智也。然人品有高下。事體有大小。官職有崇卑。不可以一律齊也。於其不可一律齊之中。而設官以總持之。使之各得其劑量焉。如權衡之稱物。尺度

之度物。輕重長短。各適其可。而不倚於一偏。非得其人不可也。然人常不得。於是不得已。而任之以法焉。使朝廷常得人而任之。則雖無法亦可也。其如人之不常也。何。此古人用人。貴於人法兼用也。夫羣千百人之才品。而決於一二人之耳目。苟無簿籍之稽考。法制之禁限。資政之循歷。而一一記憶之。以揀選之。吾恐其智有所不周。力有所不逮。日有所不給矣。而况夫僞佞詐冒。請託干求。那移蒙蔽。奸計百出者哉。由是觀之。人固不可任。而法亦不可定守一定之法。而任通變之人。使其因資歷之所宜。隨才器之所能。而量加任使。不廢資格。亦不純用資格。不用資格。所以待非常之才。任要重之職。釐煩劇之務。用資格。所以待才器之小者。任資歷之淺者。釐職務之冗雜者。其立爲法一定如此。而又得公明之人。以掌銓衡。隨才授任。因時制宜。而調停消息之於常調之中。而有不常之調。調雖若不常。而實不出乎常調範圍之外。人以漸而用。出類之才。則不以漸。官以次而升。而切要之職。則不以次。非有大功德大才能。及國家猝有非常之變。決不拔卒爲將。徒步而至卿相也。我祖宗立法之善。超越前代。未嘗不用資格。而有不用者焉。雖若不分流品。而實未嘗不分焉。何則。今制文職四品。及在京堂上官。在外方面五品以上。官有缺員。皆具名以聞。自五品以下。吏部始得銓注。此所謂雖用資格。而有不用者也。自尙書侍郎以下。惟才是用。雖若不分流品。然翰林院。國子監。非通經能文者。不授之。其於流品。又未嘗不分焉。臣寮之在任也。則雖推舉。不次用之。既滿秩到部。則必考其功績。按常調以用焉。祖宗良法美意。有如此者。此又萬世所當遵守。而不可更革者也。

楊守陳字維新，鄆人。景泰二年進士，官至吏部侍郎，贈禮部尚書，諡文懿。

### 廟祭疏刪

往者欽蒙敕諭，以憲宗純皇帝將祔太廟，當定九廟祧遷之制，命文武大臣及臣等會議。臣愚無識，以爲當據古禮而定七廟。祧德祖、懿祖、僖祖三廟，乃以仁祖、淳皇帝、太祖、高皇帝、太宗、文皇帝、仁宗、昭皇帝、宣宗、章皇帝、英宗、睿皇帝、憲宗純皇帝爲七廟，別爲殿於太廟之後，以奉三廟神主。三歲一祫，以後則自仁祖及仁宗以下，親盡而祧，皆祧於三祖之廟，而太祖、太宗皆百世不遷，庶無悖禮。臣議若此，衆於建別殿以藏祧主而行祫禮，與臣議同。惟以明詔已言九廟而難違，德祖當爲始祖而不遷，故但請祧懿祖，與臣議異。臣退而思之，竊以爲詔書九廟，猶或可同。若德祖不祧，以爲百世之祖，則有不可。孔子曰：祖有功，宗有德，此萬世不易之論也。天子七廟，太祖之廟百世不遷，餘皆祧毀。此四代帝王之成法也。夫唐虞之文祖尙矣，夏之世，顓頊卽帝而緜無功，故以禹爲始祖。殷之始祖曰契，周之始祖曰稷，皆有大功，故號太祖。而郊祀配天，其廟不遷。漢及魏晉，上祖無功，皆以創業之君爲太祖。李唐上祀四世，諡其高祖曰宣簡公。曾祖曰懿王，考曰元皇帝，而其祖諡景皇帝有功，實號太祖。趙宋亦祀四世，號其高曾祖考爲僖、順、翼、宣四祖，而以藝祖開國，廟號太祖。凡號太祖者，必以配天，此皆據理以定名號，以示當祧與不遷之意矣。故魏晉之廟，太祖以上親盡皆祧，而太祖歷世不遷，時無議者。唐至中宗，旣祧宣簡於夾室，元宗仍復宣簡而諡爲獻祖，并諡懿王爲懿祖，至肅宗并祧獻、懿、德宗又祧元帝，於是太祖居第一室矣。然至祫禘之時，

則獻祖居尊東向。而太祖在昭穆之列。當時人心猶歎。議者紛然。卒遷獻懿之祖於興聖廟。不預祫祭。而太祖正東向之位。爲不遷之祖。終唐之世。無復議者。宋至神宗。已祫僖祖於夾室。及王安石用事。仍復僖祖。且定之爲始祖。而居累朝祫祭所。虛東向之位。遷順祖於夾室。當時名臣若韓維、司馬光、孫固、王介、張師顏者。羣議力爭。莫能回也。哲宗既祫翼祖。徽宗又祫宣祖。而僖祖猶居尊位。太祖猶列昭穆。人心亦歎。故高宗以來。如董棻、王晉之倫。屢嘗論列。寧宗乃用趙汝愚、鄭樵、樓鑰、陳傅良諸臣之議。并祫僖、宣二祖。別建四廟殿。以奉祧主。時惟一朱熹。爭之不能勝。於是太祖始居第一室。而祫祭居東向之位。終宋氏不遷。無復議矣。此則凡號太祖而配天者。必居尊位。而百世不遷。然後合乎典禮。順於人心。而無可議者也。國初追帝高會祖考。爲德、懿、僖、仁、四祖。但以爲四親廟而已。初無祖功之意。故郊祀配天。則以仁祖。亦惟取嚴父之意耳。故未嘗以德祖擬商、周之稷、契。而輒以配天也。太宗嗣位。乃尊高皇帝爲太祖。而遂以配天。仁祖亦不得預。則其意亦以四祖親盡當祧。而太祖有功不遷。當如夏之以禹爲始祖。漢以下以創業之君爲太祖者也。在禮太祖卽始祖。高皇帝號太祖。復號德祖爲始祖。豈先王之禮。祖宗之義哉。且古者一帝一廟。廟皆南向。後世同堂異室。亦皆南向。時享則諸帝皆南向。而合尊。至祫祭則惟太祖東向獨尊。餘則左右分向。皆卑也。我朝時享之禮。則惟德祖南面獨尊。餘皆東西相向而卑。已如祫之儀矣。今祫懿祖。則以德祖爲始祖。而百世不遷。永居南面之位。而常尊。太祖永居東西向之位。而常卑。後世臣子瞻之。孰無感慨。必有博聞達禮之儒。昌言正議。而羣臣和之。天子從之。卒祫德祖而尊太祖。然後已耳。唐宋之

事是明鑑也。若祧德祖則異日三祖以次祧盡而太祖可居南面之尊以稱其名實。此天下人心之同願。雖傳萬世必無易也。別殿密邇太廟而祫祭則德祖猶居南面之位而太祖諸帝皆列左右不失其尊。非若唐遷獻祖於興聖廟宋遷僖祖於四祖殿而遠隔別享伸孫之尊廢祖之祭也。亦何言哉。今之議者率謂德祖猶宋之僖祖王定石嘗議尊僖祖爲始祖其後朱熹廟議實取之。今尙敢有異議乎。臣以爲不然。安石謂僖祖有廟與稷契疑無以異熹亦謂莫若以僖祖爲稷契而祭於太廟之初室曰疑曰莫若則其意豈真以僖祖可同稷契而合於禮之祖有功者哉。蓋其說以爲若祧僖祖不可以祔子孫之夾室。又不可別立一廟。故爲是不得已之辭耳。然宋則亦祧僖祖於別廟以藝祖爲太祖而後已。蓋祖有功之禮終不可泯也。况時異制殊尙當執其說之不可行於宋者而必欲行之於今乎。今太廟旣無夾室若執其說雖立別廟亦不可也。祧主將安寘乎。今旣立別殿以奉祧主則所謂下祔子孫者德祖之祧何不可之有。而必強無功者以爲始祖而使有功之太祖乃不得如夏之禹漢以下創業之君何哉。孔子明言祖有功宗有德世無不宗之安石但論本統而不論功德以戾乎孔子而朱子有取之者其說雖多其要但如前之所云者耳。今議者不察定禮不從孔子而猶以朱子爲辭廟祀不祖有功而以無功者強擬上不當祖宗之意下不愜臣子之願名與實乖文以情戾安可以爲典常而垂世哉。陛下若姑循近制則存九廟祧德祖亦可矣。雖從今議而每歲一祫亦無不可。蓋古禮四時皆祭三歲一祫今四時之外實多歲暮一祭故僉議改歲暮時享爲祫乃禮之從宜而近厚者亦可從也。若務遵古典則當全用臣議併祧三祖但存

七廟三歲而一禘。乃協四代之典。足垂萬世之法也。

何塘

民財空虛疏

臣竊聞平天下之道在理財。財用之盈虛。係民生之休戚。而國家之安危。治亂從之。古人有言。天下之財。不在官則在民。去年陝西、四川、河南、湖廣、山東、山西等處凶荒。王府祿米。軍士月糧。多有欠缺。無從處補。軍民人等。餓死數多。無從賑濟。則是在官在民之財。皆空虛不足矣。夫民財不足。則樂歲不免於凍餒。而凶年必至於死亡。凍餒死亡之憂。迫於中。而剝削差科之患。苦於外。勢窮理極。盜賊必起。此蓋宗社之憂。非小小利害也。臣猥以迂疎。備員戶部。叨有理財之責。竊計在官之財。所以空虛不足者。其弊有四。宗室日繁。武職日濫。冗食太多。冗費太廣者。是也。而徵納逋欠之弊。則又在其外焉。在民之財。所以空虛不足者。其弊亦有四。官吏剝削。差科繁重。風俗奢僭。生齒繁多。是也。除在官之財不足四弊。先以具題外。其在民之財不足四弊。臣謹開陳以聞。傳稱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彰也。蓋官吏貪賂。必剝削小民。小民窮困不堪。小則爲盜。大則作亂。而國家之治敗矣。太祖高皇帝起自民間。深知其弊。故立國之初。痛懲貪賂官吏。甚者卽行誅殺。以快小民之心。旣製爲大誥。省貪錄諸書。以戒諭之。又定爲官吏枉法。賊滿貫。罪絞之律。以恐懼之。是以當時官吏畏法。小民得安。晚年因見法令已行。貪風已革。乃於洪武三十年。定官吏受賂滿貫者。爲雜犯死罪。准其收贖。蓋不忍以財物之故。傷人性命。此聖祖寬恤之仁也。奈何

官吏不體聖祖之心。漸起貪賂之習。積至正德年間。其弊極矣。官以賂陞。罪以賂免。輦轂之下。賄賂公行。郡縣之間。誅求無忌。小民受害。殆不忍言。百姓困窮。盜賊蠭起。國家之事。幾至大敗。臣不勝憂忿。於正德六年奏言。先欲敕諭大臣。令其守廉奉法。以倡百官。次欲將貪賊害民官員。凡犯取受入己。賊滿貫以上。俱籍沒資產。輕則爲民。重則充軍。軍職犯賊。一體歸斷。所冀法令嚴明。則貪官知懼。民困可蘇。國家可保耳。當時論者。皆謂臣言苛刻。難以施行。臣竊謂責人以難能之事。則才知有限。不可勉強。若一概加罪。誠爲苛刻。至於貪與不貪。則在乎肯與不肯。非有甚高難能之事。况彼奪民財。而法乃籍沒其財。情法似乎相對。且未常傷其性命。似未爲苛刻。論者之意。不過謂士君子辛苦仕途。有所取受。亦是常情。罪以籍沒。似可矜憫。臣竊聞宋范文正公當道。遇不才監司。一筆勾之。富鄭公曰。公但知一筆勾。不知一家哭矣。范公曰。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富公亦當時賢者。其言亦近於厚。但其所見之公私大小。則不逮范公遠矣。况官吏貪賂。與其他不才誤事者不同。是安可過爲姑息。而不加重治哉。夫貪官之所愛者財耳。若止去其官。不奪其財。彼猶不失其富。旣不知恥。豈肯改行。若籍沒之法行。則雖不問以死罪。彼慮并失其原有之財。必知警懼。則貪風庶乎可革矣。傳稱時使薄斂。以勸百姓。爲天下國家經常之道。蓋爲治不能不使民。但使之以時。而不竭其力。斯可矣。不能不取民。但斂之以薄。而不匱其財。斯可矣。仰惟國朝使民之法。除里甲正辦外。如糧長。解戶。馬頭。船頭。館夫。水夫。馬夫。祗候。弓兵。阜隸。門禁。廚斗。之數。無所不役。固已多矣。近年以來。常役之外。雜派紛紛而出。如砍柴。擡柴。修河。修倉。運料。接遞。站夫。鋪夫。閘夫。淺夫。之類。因事

編僉蓋有不可勝數者。國朝取民之法。除田土稅糧外。如鹽課、茶課、金銀課、鐵課、魚課稅、商船鈔、戶口、食鹽、皮角、翎毛、油漆、竹木之類。無所不取。固已重矣。近年以來。額徵之外。雜派物料。又紛紛而出。如供用庫物料。甲丁庫顏料。光祿寺廚料。太常寺牲口料。南京則又供用器皿物料。隨時坐派。蓋有不可勝數者。民財之耗。民生之困。此亦大端也。臣切以雜派夫役。既不可免。惟編之有數。用之有時。庶可少寬民利。使受一分之賜。宜令各州縣。略倣古昔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之意。其人丁除占役優免外。每人五丁。編夫一名。歲役不過一月。每丁各該六日。不行者貼工食銀一錢二分。南方以田起夫者。則每田百畝。作人一丁。計數編夫。俱准前例。或本處工多夫少。如其工可緩者。令挨年次第舉行。不可緩者。令將鄰近州縣夫。通融協濟。大法遠者出銀。近者出力。或民自赴工。不願出銀者。聽從其便。如本處鄰近。通無工者。則寬以與民。至於雜派物料。亦宜仍照國初舊例。係遠方州縣產者。或令稅糧折納。或以該徵稅課錢鈔收買。差人解送。係京師近地產者。則以各處解到稅課錢鈔收買。不必坐派。其不急物料。量爲裁減。如此則民財少省。民困可蘇。而國家之治。可保無窮矣。易稱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又稱履以辨上下。定民志。蓋用度奢侈。則民財必傷。上下不辨。則民志不定。此必然之理。爲治者所當念也。我太祖高皇帝開國之初。凡官民房屋、衣服、器皿之類。定有制度。上不得兼下。下不得僭上。違者治罪。甚至處死籍沒。立法甚嚴。彼時百姓。初脫亂離之苦。凡百用度。取給而止。奢侈甚少。今承平既久。風俗日侈。起自貴近之臣。延及富豪之民。一切皆以奢侈相尙。上下之分。蕩然不知。風俗既成。民心迷惑。至使婚姻喪葬。燕會賻贈之禮。竭力營辦。

甚至稱貸爲之。官府習於見聞，通無禁約，殊不知風俗奢侈，不止耗民之財，且可亂民之志。蓋風俗旣以奢僭相誇，則官吏俸祿之所入，小民農桑之所獲，各亦不多，豈能足用？故官吏則務爲貪饕，小民則務爲欺奪。由是推之，則奢侈一事，實生衆弊。蓋耗民財之根本也。宜令禮部查照祖宗舊制，再行申明，定爲制度。通行禁止，違者各治以罪。違法之物，追沒入官。其該管官員，不管理者，卽以不職罷黜。臣又聞京師四方之極，君身萬化之源，故化行自上，法行自近。伏望皇上，敦行節儉，爲天下先，嚴戒內外官員，節用惜福，不許過爲奢僭，以壞風俗。違者一體罰治，如此則民財不耗，民志不惑，而國家以禮教民之治，庶可成矣。昔孔子適衛，嘗有富庶之論，蓋庶而不富，則民生不遂，治功不成。國初亂離初定，人民鮮少，土地所生之物，供養有餘。承平旣久，生齒蕃多，而土地所生之物，無所增益，則供養自然不足。今惟有盡開地利，以資生養，法尙可行。方今地窄之處，貧民無地可耕，江北山東等處，荒田彌望。近日臣下建言，欲命官勸農，開墾荒地，其意亦皆在此。但召集開地之人，類多貧難，不能自給。久荒之處，人稀地僻，新集之民，旣無室廬可居，又無親戚可依，又無農具種子可用，故往往不能安居樂業，輒復轉徙。雖設有勸農之官，終無成效。臣愚以爲設官勸農，非假以事權，則無以使之行其志；非濟以賞罰，則不能使之盡其心。宜敕該部選擇通知農務之士，授以按察之官，賜以敕書，令其查撥本處丁多田少，或招集外處流徙失業，或起取狹鄉無地之人，凡室廬農具種子賑給，俱動支官錢處置。仍兼管詞訟，所收紙贖，聽其支用。至分行催督，許令設立老人管理，從便賞勞。三年之後，地已成熟，每畝科米五升，以補逃移逋欠糧額。官量陞轉，仍留勸農。

六年之後。農功大成。超與陞授。否者量行責降。仍通行州縣官。凡有荒地。各令教民開辟。三年之間。地辟而糧完者。考以稱職。否者考以不職。如此則官肯盡心。民肯盡力。地利盡辟。非惟生齒之蕃。得有所養。而公家之用。亦有所資矣。

鄭善夫

請改歷元事宜疏全

本年十月十五日。十四年四月十五日。十月十六日。凡三次月食。本部劄臣。前往觀象臺。督同欽天監官。生人等看驗。其初虧復圓時刻分秒。古法新法。俱有得矣。經該奉報外。竊以經緯天地。治歷明時。本聖賢事業。而王政之首務也。且天道幽元。其數精微。今欲以人合天。非明理達數之原。鮮克於此。是故歲差之法。自晉虞喜始定於歲策。五十年差天運一度。何承天復定以一百年。隋劉焯取二家中數。復定以七十五年。唐一行復定以八十三年。元許衡。王炯。郭守敬。復定以六十六年有餘。凡經數十人。歷驗千餘年。至元授時歷。以爲精密矣。只今新法。據許衡等六十六年有餘之數推演。仍有不合。天道豈易言哉。且如定歲差之法。積四期餘一日。以一日分加於四期。是故二至之時。只在絲忽之間。自古難准。要須酌量以定者。如定日之法。一日百刻。所以變爲九百四十分者。以氣數有不盡之數難分也。凡每月三十日。二氣盈四百一十一分二十五秒。一朔虛四百四十一分。積虛盈之數。以制閏。是故定朔。必視四百四十一分前。後爲臆。只在一分之間。自古無有真知。要亦須酌量以定者。如日月交食。惟日食爲最難測。月食分數。

惟以距交遠近別無四時加減蓋月小日暗虛大月入暗虛而食故八方所見皆同若日爲月體所掩而食則日大而月小日上而月下日遠而月近日行有四時之異月行有九道之異故旁觀者遠近自不得而同矣如北方食既南方才半虧南方食既北方才半虧是故食之時刻分秒須要據地定表因時求合而後准也如正德九年八月朔日食歷官所報食八分六十七秒而閩廣之地遂至食既其時刻分秒安得而同今按交食以更歷元時分刻刻分分分秒極精極細及至於半秒難分之處要亦須酌量以定者若差半秒積以歲月則躔離眇眇皆不合原算矣是故隨時考驗以求合於天者苟非其人豈易言哉謹按漢宋以來皆設算學與教習儒藝同科稱四門博士之官九章之法大明故定差法更歷元每得其人我朝算法既廢而戶部考校數歲限取數人又止於算錢穀戶口此在九章尙未得其一也况占天之書國法所禁而官生之徒明理實少必須理明然後數精方今海內儒術之中固有天資超邁究心天人之學者使得盡觀祕書加以歲月必能上按往古下推未來庶幾歷元可更也

彭 韶字鳳儀莆田人天順元年進士官至吏部侍郎贈太子少保謚惠安

### 進鹽場圖詩疏劄

自古聖帝明王莫不以稼穡艱難爲念忠臣賢士亦莫不以敷陳農事爲先故有書豳風無逸以進者有進農桑耕織圖者有獻流民圖者要之但於深宮之中寓目動心不至視民如草芥矣然庶民之中竈戶尤苦惜乎古今未有圖詠臣近履鹽場始識其概海鹽煎熬全資竈戶雖有等分業產蕩然糧食不充安

息無所。未免預借他人所得課餘。悉還債主。艱苦難以言盡。小屋數椽。不蔽風雨。粗粟糲飯。不能飽餐。此居食之苦也。山蕩渺漫。人偷物踐。欲守無人。不守無入。此蓄薪之苦也。隴淋之時。舉家登場。刮泥吸海。汗如雨。隆寒砭骨。亦必爲之。此淋漓之苦也。煎煮之時。燒灼薰蒸。蓬頭垢面。不似人形。酷暑如湯。亦不敢離。此煎辦之苦也。寒暑陰晴。日有課程。前者未足。後者復來。此徵鹽之苦也。客商到場。無鹽抵價。百端逼辱。舉家憂惶。此陪鹽之苦也。疾病死傷。尤不能堪。逃亡則身口飄零。復業則家計蕩盡。去住兩難。安生無計。所宜加意矜念。遇事寬恤。彼將感動忻慰。雖因極無復恨矣。

倪 岳字舜咨。上元人。天順四年進士。歷仕至吏部尙書。加太子少保。謚文毅。

祧廟疏全

臣等議得。禮必緣情而立義。當據古以證今。謹按成周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七。而文王、武王爲宗。不在數中。故爲九廟。蓋以后稷爲始祖。文武爲世室。皆百世不遷。其餘則以次而祧。前乎周。則商以契爲祖。而湯與三宗。百世不遷。後乎周。則宋以僖祖爲祖。而太祖與太宗。百世不遷。彼時僖祖祧遷。雖曰迭有異議。而大儒程頤、朱熹。皆以奉僖祖爲祖。爲得禮之正。而合人心之同。所謂有其舉之。莫敢廢之者也。國朝太祖高皇帝。肇建不圖。追諡四祖。迨至英宗睿皇帝。龍馭上賓。遂備九廟。在當時則德祖尊爲高祖。以上蓋無可推之親。在今日則德祖尊爲始祖。以下固有可祧之主。洪惟太祖高皇帝。太宗文皇帝。功德隆盛。如周文武。萬世不祧。懿祖而下。以次遞遷。實惟古制。今伏遇憲宗純皇帝升祔之日。所有懿

祖皇帝神主。義當舉祧。宜仍於太廟寢殿之後。略倣古者夾室之意。別建一殿九室。以事奉藏。况古有祫祭。謂合祧廟與未祧之主。於太祖之廟而祭之。故謂之祫。祫者合也。今亦宜於歲暮享祭之日。奉迎懿祖皇帝神主。仍居舊位。以享祫祭之禮。則每歲一祭。視古三年一祫。於禮有加。近欽天監選到成化二十三年十二月內。憲宗純皇帝神主。升祔太廟。後殿未及營建。欲暫請懿祖皇帝神主。安奉於德祖皇帝室內。以俟後殿之成。此明所謂毀廟之主。藏於太祖之廟。於義亦安。又按周禮。春官大司樂之職。歌中呂。舞大濩。以享先妣。謂姜嫄也。姜嫄帝嚳之妃。后稷之母。故特立廟以祭之。至宋則元德、懿德二皇太后俱有別廟之享。章憲、章懿二皇太后。遂有奉慈之建。每歲五享。四時薦新上食。並同太廟。茲者恭遇皇太后祔葬茂陵。所有神主。宜於奉先殿傍近宮室。改爲別廟。以俟憲宗純皇帝祔享太廟禮畢。然後啓行。文武百官各具素服。出城奉迎。自大明門進入。就赴別廟。安奉如儀。以是參稽乎情文。庶幾成合乎典禮。

劉大夏字時雍。華容人。天順九年庶吉士。官至光祿大夫。太子太保。諡忠宣。

### 議行武舉疏全

武舉之設。將以延攬英雄。廣儲將帥。招徠韜晦之士。收拾跡弛之才。蓋以古今治天下之具。惟文武之道。天之生才。以供世用。惟文武二藝。凡國家求相於文。求將於武。亦惟文武二科。我朝設文舉。足以備一代之彝典。而其網羅之周。自閎閱以及草澤。不以遠而遺。賤而棄。故得人以備任使。其用武臣也。甄別軍功。

之大小。以爲陞擢之階級。內或陟督府之崇班。外或膺邊方之重寄。或處於方面之長貳。或列於行伍之師帥。世享簪纓。家足餼廩。獎勵武臣。作興士氣。意甚善矣。但求止於武弁一途。凡授鉞推轂。非出於貴寵之子弟。卽拔自行伍之粗材。近歲有保舉將才之例。又但據其見有官職之人。其間往往徇名而不責實。挽強引重者。目爲勇敢。談說縱橫者。目爲謀略。及委以重兵。臨以大敵。債事者多。而成功者少。蓋由求將之意雖勞。而選將之路太狹也。宋臣范仲淹有言。議者不知取將之無術。但云當今之無將。今日之弊。殆亦坐此。且天之賦人以才。紉於文者。或優於武。亦不以遠而嗇。不以賤而限。如穰苴生於寒微。吳起困於羈旅。樂毅出於疎賤。黥布雜於輿臺。衛青辱於人奴。去病育於假子。若當時非有知識之人。爲之汲引。豈能自致通顯。建功於世。而垂稱於後耶。今四海之大。生聚之繁。寧無若斯者。在於側陋之間。夫武以用將爲先。亦由文以求相爲先。孫武曰。將者人之司命。國家安危之主也。司馬曰。將不能設。無以應卒。昔唐知求將之爲重。視進士科。而增置武舉。遂得郭子儀。卒成再造之功。宋知求將之爲重。視制科。而詳定武舉。遂得于志寧。令狐挺。卒能料元昊之背叛。破智高之猖獗。蓋異人傑士。感奮而興。隱氣挾術。以赴功名之會。此前代故事。有足徵也。宋臣蘇洵言於仁宗曰。文有制科。武有武舉。陛下欲得將相於此乎。取之十人之中。豈無一二。此名儒格言。爲足徵也。茲者適當武舉再開之時。臣等見得法制未備。禮義未隆。上未足以協旁求之心。下不足以副登進之望。宋臣富弼請置武舉。嘗曰。法度齷齪。未能致特起之士。臣等竊與之異世而同懷也。蓋事旣當重。則品式宜加詳備。恩禮宜從優厚。今欲依倣唐宋故事。參酌會殿二試事。

例少加益損。每遇文舉鄉試之年，亦將武舉預期行移兩京各省，令其轉行曉諭。如有究極韜略，精通武藝者，或隱於山林，或育於學校，或羈於戎卒，或係於仕籍，許赴所在官司投報。試果可取者，禮送兵部會萃數目，請於次年四月開科。初較騎射，必發九矢，中三矢以上爲合式。二較其步射，必發九矢，中一矢以上者爲合式。三試策二道，論一道。優者列職論官，以示崇異。其非全材，黜之以俟後舉。此制一定，庶法式昭宣，足以備彝憲。禮遇崇重，足以激人心。凡海內智勇之士，莫不仗劍而起，各售其術。期以效用於世，是驅天下之英雄而入於吾之彀中。陛下屈羣策而用之，何憚之不可敵。何侮之不可禦。雖鞭笞四夷，伸威萬里，將無不如吾意者。又何假拊髀而嘆息，借才於異代也哉。



# 昭代經濟言卷五

王世貞字元美，別號弇州山人，琅琊人。天順時，仕至青州兵備，贈尙書。

## 備虜刷

今天下北創口，南扼倭，三尺童子，至於白首之田畯，汲汲焉而日憂亂矣。夫倭無足憂也，犬戎嘗入周矣，而不能有也；吐蕃嘗入唐矣，而不能有也；匈奴有晉，羯有晉，鮮卑有晉，氐有晉，羌有晉，索頭有晉，此非匈奴、羯、鮮卑、氐、羌、索頭之能，而晉之罪也。遷其部落，散入中國，而代熟之，其飲食居處嗜好同矣，氣候便矣，是謂以虜習中國。金有宋，元有宋，此非金元氏之能，宋之罪也；石晉以幽州賂契丹，其民日夜安其教，而使其長技，金元用之以擣我，固易易也，是謂以中國習虜，是故善爲中國者，以虜攻虜，而後全制虜也。善爲虜者，以中國攻中國，而後全制中國也。今虜則不然，其會長志在擄掠，足衣食，稱雄沙漠間而已。其部衆甘膻腥，暖毳幕，喜好射獵，擁婦女，走馬馳角而已。其畏城郭也，猶伏機之隼然；畏暑溼疾也，猶蹈之湯火然；其不便衣冠揖讓名法也，猶招之笠而繩紲之也。是故倏而入也，亦倏而出也，不能留也。非有所沮卻，勢不可也。庚戌之變，虜直躡三輔，門閭闔軍焉，而我不能發一矢抗之，更十日下矣。虜趣掠而趣去，不顧也。何者，以非其志也。所以非其志者何也，以非所素習也。然則虜誠不足憂乎？曰：有之，其爲中國倡也。我竭天下之兵，以北遏口，南遏倭，又竭天下之財，以供南北兵，而卒不得要領，而我坐困

矣。燕、趙、秦、晉、齊、魯、周、楚之郊，其爲俠結納亡命，習射騎陸博報仇者，不可紀也。鑄山、養海，夜出而晨歸者，不可紀也。習妖書爲妖服，以妄希富貴者，不可紀也。一旦而有豪喜亂者，倡之不旬月而數十萬人可立受事於麾下，鼓行而前，誰爲堅者？指淮、漕則天下之喉咽塞，指汴、洛則天下之矛鈴集，我欲抽北兵而口控揣我，我欲抽南兵而倭扼掣我，我欲悉發諸夷而諸夷翫我，於乎！何以策之哉！昔者阿房成而漢高帝觀之，嘆曰：大丈夫當如此！及東游會稽，項籍曰：彼可取而代也。彼二雄者，目中固已無秦矣。魏羽林燒張彝第，殺其父子，而帝不問。高歡嘆曰：事可知矣。歸散資結豪傑，走事爾朱，竟以代魏。夫以天下全盛之勢，而舉事一不當，而豪傑得以窺其間，吁！可畏哉！

邊防全

天下所至重而甚危者，則莫如宣、大、宣、大、古、上、谷、雲、中、地也。都長安，延寧諸鎮重都燕，宣、大、重、宣、大之所，以獨重於燕者，爲燕蔽也。方文皇帝時，宿重兵於二鎮，以威懾羯虜。大漠之南，王庭絕而不復幕，是儲胥也。是虎豹之不探也。及其季也，虜時時入掠矣，殺傷不相當也。然虜能入之而不能有也，徇利而驟進，微飽而驟退，小創小止，大創大止，其常也。虜又不敢越二鎮，而遂攻燕，何者？畏二鎮之掎其後也。是猶門戶也。猶手足也。今者虜入而雜居於堂之外，庭之內，毳帳覆野，雄騎錯落，二鎮之人，不得就時而畊牧矣。虜進勿能拒也，退勿能躡也。叩關內勿能要也，門戶摧折，手足痿疲，而燕之所恃以重者，僅耳目耳。然大司農之金錢，日夜輦輸於二鎮，若陸海然。虜踐屯則耕作廢，虜徼道則商旅廢，故二鎮之民，枵腹以俟，大司

農之金錢盡而卒弗飽也。治二鎮者有總督矣。巡撫矣。有監司矣。守令矣。其帥有總兵矣。副參游守矣。又有御史司察之矣。其事不相通而其力足以相制。則不獨十羊而九牧之也。合則爲蒙。不合則爲掣。且名雖爲帥。所統人不過三千而已。其久者不過三四年而止矣。其權不足以兼治諸將之兵。而足以脅諸將。其智不足以強衆而威敵。而足以徼倖而自遷。是故大司農之金錢。日夜輦輸而北。以給二鎮。而二鎮之金錢。日夜輦輸而南。以之京師。其爲督撫也。監司也。守令也。總兵也。副參游守也。御史也。則莫不商二鎮而傳舍之也。故欲二鎮之足扞虜。則莫若得人。得人則必使之無商二鎮。而傳舍之。無商二鎮。而傳舍之。則莫若捐二鎮而予之。而不爲之參問。則可。昔者唐之末。回紇吐番攻關中矣。以天下之力拒之而不足。而天子數至於蒙塵。然不敢窺河北諸鎮之一隙。何者。人有其地。故也。人有其地。則人自戰而長饒。吐番之於蜀也。南詔之於蜀也。若穿魯縞也。小予韋皋以蜀而不虞番。大予王建以蜀而不虞詔。此其明效也。是故捐二鎮以予材者。則必聽其生。聽其殺。聽其辟置。經費爵賞而無禁。效則公之侯之。而世其地。如是而三年不省度支。十年不全制虜者。吾不信也。

和戎全

昔人云。薦紳則守和親。介冑則言征伐。此其較也。今薦紳之所不察。以爲非。而介冑之所深然。而囁嚅不敢出口者。莫要於和戎。而其名與便。莫善於市易。夫魏絳之所陳。與韓安國。嚴尤。諸君子之所謂辨。遠弗備載矣。請以宋事明之。夫以太宗時言。則宋強而契丹弱。然無日不尋於兵。中國之敗衄。以十數焉。堅者

摧銳者折。至其甚。不能庇天子乘輿之幄。以真宗時言。則宋弱而契丹強。然自澶淵一盟。而南北之君臣。與其民。日拱手相樂於無事。聘問之使不絕。而宋之所以中契丹。而飽其欲者。不過一郡數邑之資而已。宋不察而仍其術。以待本我中國之元昊。而歲賂之也。夫是以棄銀夏。而重困中國。是謂以弱志處強勢。又不察而矯之。結女直。而攻素所通好之契丹也。又不察而又矯之。能蒙古。而攻素所通好之女直也。又不能事女直與蒙古。兵構而宋不社矣。是謂以強志處弱勢。然則宋之所謂失策者。不在於和。而在和之不終。且厭棄武備也。夫用其和者。於其戰者。而國削。用其戰者。於其和者。而國亡。其較亦可思已。今虜雖號強大。鬪騎雄烈。其志不過欲得衣幣。次乃金錢而已。非必用尺一牘。與中國講敵體也。非必欲冊尊號。稱兄弟。結甥舅也。吾捐一郡數邑之稅。而付之忠實之邊吏。宣上命。微賜其酋長。以奇麗繒帛之服。百差而約勒士民。使與之互市不絕。夫棄無用之絲枲。以易有用之戰馬。此其利甚巨。互市出於下。而天子不與焉。此其體甚尊。可以弭寇。可以滅戍。可以乘鄰。而用間。可以乘暇。而修武。此其謀甚博。夫何憚於名而不爲也。或曰。辛壬之間。則有敗謀者。用而辱國焉。如之何其再也。曰。於是何言也。藥石一也。有用之生人者。有用之殺人者。則非藥石之罪也。故議和出於富氏而治。出於秦氏而亂。議恢復出於岳氏而治。出於韓氏而亂。君子無姑求之於其名。以爲美而遽從之。以爲不美而遽廢之。求之於實可也。

宗藩全

國家待宗室。自親王至中尉。凡八等。其支子歷八世。至於庶人。而祿始絕。以明有富也。仁也。親王冠九旒。

章服下天子一等。郡王以次裁殺。卽公侯大臣。毋得抗。以明有貴也。禮也。王國所屬長史衛校。百千人而止耳。不得臣他吏民。干有司事。以示有節也。義也。蓋三善具焉。以故二百年來。王國鮮敗度棄禮。以斬其社者。卽卒不幸。而間有吳淠之變。亦輒隨發而隨獲。其資不足以行欲。其勢不足以酬志。故也。雖然。親王於常祿萬石。郡王二千石。鎮國將軍千石。以至於庶人亦百石。而他婚姻居第。資送導從之費。不與焉。愚嘗得宗正籍觀之。自嘉靖二十八年。而見存者一萬餘人。今又十餘年矣。人益其半而合之。當爲二萬人也。又十餘年。而人益其半而合之。當爲四萬五千人也。酌祿之中。人各得祿五百石。益萬人。是益五百萬石粟也。天下有益祿。而無增田。吾不知大司農何以應之。是重敝民也。民貧且逃亡矣。宗室之人。所以仰哺而待衣者。日孳孳焉。而卒莫與也。官又爲厲禁。俾不得從農桑之業。其賢者。又不得借寒士。從有司之薦。蒙虛名而鮮實利。故至併室而雉經者。有之矣。易名姓而爲所不可爲者。有之矣。是重敝宗室也。且以天下之大。北距狄。南際蠻。東夷而西戎之內。卽窮巖版築。其人之負一才藝者。靡不入而稱薦。得官職。至舉天子玉葉之懿親。無罪而圉之一城之內。被之以虛名。而實之以庶人者。何也。此非所以明親親用賢之道也。所以勵翼庶官。代天工。必非宗室然後可。則是周不得周。召畢散。漢不得德。向蒼虞。晉不得孚。攸齊不得嶷。元魏不得颺。周不得憲。唐不得孝恭。揆勉而宋不得汝愚也。夫薄待族以不足用。而厚困民以供之。是壅關主上之仁於尺寸之內。而蔓害於萬里之外也。今號稱有司。當王國比近者。見宗室之如懸磬。突無烟而衣露脛。則其勢不能復念民。見民之廢著鬻舍。捐妻子以供王國之祿。則其勢不能復念宗

室二者交戰而技窮。而日爲之邇延。以冀代。要於脫其身而已。上誠欲惇親親。不以吏事困之。則請姑置其近者。請自將軍以上。少裁其祿數。而務實其惠。中尉以下。則請毋賜爵祿。而寬其禁。使其賢者得與寒士角長而受仕。其不肖者。從事於南畝。以其力周養身。而官弗與焉。庶乎其猶可支也。

古今謚法通紀序全

夫謚者。所以尊名也。人主有號焉。有謚焉。春秋題辭曰。號者。功之表也。謚者。行之跡也。是故號有嫩而行有慝。夫謚者。春秋義也。一字褒而華袞。一字貶而鈇鉞。孟氏有言。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且謚有嫩。慝同辭者。靈武共。莊之類也。故曰。春秋義也。皇之爲太昊。庖犧氏也。炎帝。神農氏也。號也。黃帝之爲黃也。帝堯之爲堯。與帝舜之爲舜也。謚也。皆易世而後追隆之也。人主之有謚。自黃帝昉也。夏忠而弗舉矣。獨有夏禹。商質而弗備矣。獨有成湯。後世之有二謚也。自成湯昉也。商之諸帝。以甲乙氏。抑何質也。然武丁之有武也。而又加之以宗曰高。與太戊之爲中宗也。以表功德也。人主之有廟號。自中高昉也。西漢之爲宗也。僅文武宣元焉。東漢而皆宗矣。人主之靡不廟號。自東漢昉也。癸之爲桀也。辛之爲紂也。易世而後追貶之也。周之有幽有厲也。其臣子不得已而施之。所謂至南郊。稱天以謚也。秦皇帝制詔天下。毋以臣議君子議父。自始以至千世萬世焉。然不三世而宗社墟矣。夫幽厲之不得易。與秦之不得廢。皆理也。湯滅愍國。自謂曰。曰予甚武。蓋天下稱武王焉。楚有義帝。因之矣。人主之有尊號也。自湯爲武王昉也。周追王王季。而不爲謚也。漢因之。身不享天下。而冒君謚。自魏曹氏昉也。周法卿大夫有爵。故有謚。士無爵。故

無諡。吳越之不君諡也。夷道也。秦楚之不臣諡也。未純華也。齊晉衛之諡也。自卿止矣。大夫而下無諡。何居。班於天子之士也。魯之諡及大夫矣。何居。爲其爲周公後也。用王禮也。鄭之不臣諡也。伯國也。宋公國也。其臣不諡。何居。我未之前聞也。戰國之君。驟而廢人臣之諡。而天下同之矣。其死無諡。生有號。如武信。文信。武安。剛成之類是也。媚生而薄死也。後世之封爵。不以地而以德。自戰國防也。西漢之有諡也。緣爵者也。東漢亦緣爵者也。然而加愼焉。故西漢之嗣侯。無弗諡也。東漢卽創侯。有弗諡也。晉渡江而後。詔公卿無爵而賢者。亦予之諡。無爵而諡。自晉防也。白虎通曰。夫人無諡者何。無爵。故無諡也。然而春秋傳蔡共姬。其諡何。賢也。不知夫周穆王之盛衰。淑人先之矣。婦人之有諡。自周穆王防也。太子元士也。士無諡。是以太子無諡。晉惠公之改葬世子申生也。而諡之共。後世因之。太子之有諡。自晉申生防也。人臣而有三諡者。衛之於公叔貞惠文子也。明因之以再及方士矣。生而預賜之諡。衛侯之於北宮貞子。析朱成子也。二法皆衛敵也。處士之有諡。自苻秦之於張忠公。公孫永防也。其有私諡也。則自春秋黔婁防也。春秋出奔而仕它國者。有諡。如臧武仲。中行文子之類是也。崔杼之爲武也。欒盈之爲懷也。身僂矣。而族又滅。何居。豈其故臣而追諡之。抑左氏撰也。宦者之有諡。自北魏防也。方技之有諡。亦自北魏防也。公卿大夫。祖父之有諡。自元昉也。王世貞曰。余奚忍言哉。余奚忍言哉。諡至元而濫極矣。是謂以虜鞞飾漢藻。且其人也。冠履之不卹。而焉用文。爲所尊何名跡。何行哉。明興。始稍稍爲畫一之制。自皇帝后太子而下。凡親王一諡。郡王、公、侯、伯、文武臣二諡。親郡王而非諡。終無弗諡也。郡王之支子。而將軍。而中尉。卽賢弗諡也。

創造之公侯伯而弗譴。終無弗諡也。其嗣公侯伯而非賢。與文武三品以上非賢。弗諡也。三品以下。非大賢。弗諡也。不亦彬彬稱質文哉。然而所以一惠之旨。亦日渝矣。余故備述其人與事。辭凡若干卷。而爲之敘。庶後之司國是者有考焉。

季札全

余每讀宋人語。謂季札之才。近伯夷。未嘗不爲之失笑也。季札而似伯夷。誰不知者。季札蓋智人也。得老氏之精而用之。夫以諸樊之爲長焉。而讓。夷祭。夷昧之爲仲。爲叔焉。而讓。卽中人亦勉能之。夷昧沒而猶讓。則非中人所能也。彼見夫吳之俗。狼戾而好戰。日尋楚之干戈。而僚以貪復躁勇之性。光以狡悍忍詬之資。左右焉其人。目睨而齒擊。蓋未嘗一日而忘乎王位也。札欲以禮息鬪而不能。以義剖恩而不忍。其身之不恤。而何有於國。故熟計而舍之。非得已也。彼二人者。感札之予立而不忮。安札之無欲而不疑。以其屬尊而不之迫。而札始得爲札矣。彼吳之極亂而亟定。數衄而數勝。若無札焉。至百歲而猶能將師以救陳。尙猶以老氏之道待楚。雖以夫差之好勝。而弗之責也。夫差之將亡。吳天下之人皆知之。札聽樂而辨六國之興衰。獨不知吳之將亡。而默無一救乎。彼不欲以其身殉鴟夷也。伯夷則不然。其爲夫差之叔父也。必爲比干。吾故曰。季札智人也。得老氏之精而用之也。

岳飛全

昔人有以岳武穆朱仙之役。奉金牌十二班師爲恨者。且謂武穆用大夫出疆之法。不奉詔而進兵。可以

報讎而復中原。則非也。凡可以用出疆之命。不奉詔而進兵者。其勢足以制內者也。勢不足以制內。而爲之必敗。勢足以制內。而爲之。雖成功。非純臣也。有如武穆。不奉詔而進兵。檜以尺一削武穆官。使一部將代將之而歸。何以自處乎。彊敵乘於前。而嚴儻迫於後。是非徒敗身也。且敗國。夫非獨義不順也。武穆雖強。兩河之兵。雖響應。勢亦不能獨舉。何以言之。兀朮者。亦慄悍獵賊人也。女直之重兵。尙聚於燕雲之北。而未盡發也。武穆入。勢必用韓世忠。張俊之軍。爲之左右掎角。劉錡。王德。以殿巖之卒。後勁。吳璘。以秦蜀重兵。出劫其西。援。而後金之膽奪。而中原可全復。今諸帥一時奉詔歸。而武穆以孤軍深入。情見氣懾。而虜悉其全師以萃我。勝負之機。固未有所分也。夫武穆可以復中原。而不使之復。又使之必不復。是故志士仁人。所以深痛於高宗也。

文天祥全

談者悲文信公之忠。而惜其才之不稱也。余以爲不然。夫信公非無才者也。當咸淳之末。天下之事已去。而信公以一遠郡守。募萬餘烏合之衆。萃以勤王。而衆不潰。此非有翫馭之術不能也。丹徒之役。能以智竄免。間關萬死。而後至閩。復能合其衆。以收已失之郡邑。而所遣張汴。鄒鳳。遇李恆。悉敗。旣再散。而再合矣。而舉軍皆大疫。死者過半。五坡之役。復遇張宏範。以敗。凡天祥之所以用將。皆非恆。範敵也。元起朔漠。以力雄海內外。滅國四十。殲夷女直。至宋。宋自朱仙之後。未有能抽一矢。發一騎。而北馳者。元舉泰山之勢。以壓宋卵。而信公欲以單辭羈身。鼓舞其病婦弱息。以與賁育中黃之徒抗。蓋未接刃。而魄先奪矣。雖

有韓、白、未易支也。故信公之數敗而數起者，吾以是知其才，其數起而數敗，吾不謂其才之不稱也。凡閩僧之告星變，中山狂人之欲起兵，與詔使之不及止，皆所以成信公也。方外備顧問之言，毋亦餒乎。然此非公之志也。留夢炎之不請釋公，雖以害公者矣，卽不殺公，而公竟以黃冠終，不可也。卽公不以黃冠終，而有所爲必敗，敗而死於盜賊之手，以殲其宗，而夷趙氏之祿，亦未可也。然則公之爲宋盡矣。其亦可以死矣。故曰：閩僧之告星變，中山狂人之欲起兵，與詔使之不及止，皆所以成信公也。

成王賜伯禽天子禮樂辨全

然則周公之用天子禮樂也，當歟。程叔子曰：成王之賜伯禽之受，非也。予則曰：叔子之爲此語也，語於秦之君臣也，非三代之君臣也。唐虞之世，其爲帝者，茅茨不翦，土階三尺而已。都兪、吁、咈，於其內，得一言則君臣交相拜而相咏嗟，非截然而不相及也。堯得舜而三載命之陟位受終，類上帝，禋六宗，望山川，徧羣臣，輯五瑞，狩四嶽，不聞其以疑堯議也。舜得禹而命之終陟，受命於神宗，率百官若帝之初，不聞其以疑舜議也。堯舜之於舜，禹臣之者也。成王之於周公，師之者也。以尊則叔父也，以親則爲其父弟者也。存而負屣以行天子之事，沒而崇以天子之禮樂，夫誰曰不可。且以周公之功，與舜禹並，而尊親過之，不復子則禪而帝，復子則祀而王，聖人之所以崇德報功也。而曰非者何也。夫秦而始君朕也，君父皇考也，而臣弗與也，其尊若天，而臣若草芥也。吾故曰：叔子之爲此語也，語於秦之君臣也。雖然，必舜禹生而可以行天子之事，必周公歿而可以用天子之禮樂，必孔子而萬世可以天子之禮樂報，外此則又非也。

正士風議全

生樸箴不識忌諱。承嚴令使爲正士風議。未覩旨所鄉。敢據臆悃獻議焉。議曰。帝王經理天下之教。具在於正士風。其爲物者。至散漫無紀。不可爲緩急恃。而慄銳喜功之徒。所輕置弗先者。然而治道之隆污。乃卒因之。則是至散漫而至要。緩急所恃以爲固。而不可無者也。今夫風發於青蘋之末。悠然細也。不淪時而被乎數千里。靡不噓拂也。抑何速也。其渙披而蘇也。中之悴者。憚闕者。暢其潛慄而就悽也。中之草萎。毗而木暴落也。中物而物變。而物不知其朕也。是故先王慎所以風之者。在昔明良之契。唐虞爲盛。德讓於朝。雍睦被野之時。非無士也。夫人而莫非士也。迨夏歷周。其漸靡植培。使醇心而向道。非一日矣。故雖衰季窮域。峻夫游女。尙知守潔白。勵貞一之節焉。夫豈惟士而已哉。戰國力政。是角諸侯。王名能好士。好其貌士者也。簧鼓口舌。輕信挾奇。秦加以徂詐。悖仁義。焚坑先王之六籍。尊吏道。使士道降。而與吏道伍。浸淫逮漢。因沿未革。賈生痛哭太息。誠鮮虛語。抑先民有言。周之士也貴。秦之士也賤。非特上貴之賤之也。士亦自貴自賤焉。是矣。愚猶以爲未盡也。人孰不爲其貴。而願爲其賤者。則是有以風之賤也。其所以風之賤者。則是在上而不在下也。探本計委。殆未可責之士也。今夫禮義廉恥。人知尙已。然而未全有也。詭力諛威。人知鄙已。然而未全無也。至於令名顯祿。人所共欲也。豪傑則不然。其爲豪傑者。寡矣。上之人於其習俗未淪之先。旣未能辨鄙尙之機。預一之。而其所嚮信爲令顯者。又在彼而不在此。嗟乎。嗟乎。誰克自振拔哉。方今聖明攬斷。宮府惟貞。間有一二。未臻往昔。恐不敢毛舉小者。其大乃苞苴請托。依憑城

社倖途猶闢。禮門微蕪。柄在貂璫。則士趨貂璫。柄在樞幄。則士趨樞幄。柄在方術。則士趨方術。其前之所  
以風後者。既不以爲非。而後之所以風於前者。又加甚焉。如此而好爵。如此而速化。且世所指。至賢貴舉  
動式也。或勢分相軋。則因緣爲間。蔑惜大體。或賄鼎染指。則潰坊橫溢。併其平生而失之。介立獨行。名之  
曰愚。奔走乞哀。譽之曰通。是非倒植。醒醉互指。雖朗識未易析。強力未易固也。法者。天子制之。卽有人臣  
守之。未敢專也。今除吏自丞尉以上。承望風旨。惟所厚善。罔徇法矣。任者不得守。非任者乃得專。官不必  
得人人。乃必得官。又所使便給供役。字藝醫巫。待詔者。秩至上大夫。揚揚與公卿伍。是明道挾邪。而陰爲  
之相也。抑又有怵中慘目。卻顧不忍言者。古刑不上大夫。以示貴有禮爾。今乃使獄吏抑按之。榜笞甚齊  
民。頭搶地。赤膚體。褻觀聽。沮摧其氣。何如也。言者以不言而罪。是已。其究乃至於不言。豈一朝一夕哉。勇  
敢在倡。積威漸約。此於士風所損。非渺小也。古之時。化天下之氓。使爲士。而後之時。驅天下之士。使爲市  
氓。嗚呼。可惜哉。愚嚮欲探本計委。在黻座細旃之士。與一二元老大臣。端標定趨。使士知軌。則羔羊素絲。  
輕紈鄙膏。示之以節。伯拜稽首。讓於夔龍。示之以睦。典銓惟篤。共令不撓。示之以公。而又時鼓舞激昂之。  
作其氣。使不折。隆其意。使不輕。嗟夫。士孰不欲爲其貴者。松柏之生。匪扶自正。榆柳枳棘。亦且熨裁就矩。  
風於四海。隆蹟可復。不然而欲徒以尺一考功。恫喝之。又不然而以三尺廷尉。驅之。是不過揚湯而止沸  
耳。吾未見其能正也。

彊言秦。富言隋。大言元。蓋隻千古亡對焉。及其亡也。若符合而鑑照也。勢成於土崩。而盜發於蟬磔也。自古帝王之興。必有佐命之士。與之相洽以就勳。亦必有亂命之士。與之相角。而不得遽就。佐命之功。天下能知之。而亂命之功。天下無能知之。是秦之有陳、項、武、李諸氏也。爲漢先驅者也。隋之有楊、李、竇、蕭、薛諸氏也。爲唐先驅者也。元之有張、陳、韓、明諸氏也。爲明先驅者也。當勝國之全盛也。欲以初起烏合之衆。率然而與之抗。是以羊餒虎也。是故弭之以強有力者。犄而角之。彼勝而我乘其弊也。然而屢相扼者。彼雖未覩天命所嚮。至勤力殘衆。然所以陰益不淺也。人主未見得天下之不易。則守成之道。或味多好盈。而務遠大。天下未見得人主之不易。則齎桀之氣。猶存。多陰覬而輕舉事。兩賢扼而不下也。才智出。識慮長。大命旣集之後。偃然而念休息。天下之民。亦且瞿然而悔。兵革蕩滌穢志。上下兢兢。以保治安。長爲漢爲唐。爲明。而不復有鷲斷鬪攘之患。則誰力也。王子曰。余讀元季喪亂事。蓋竊窺之焉。天之啓明深也。或曰。元事可得聞歟。曰。天之厭之。其大幾也。主驕而靡。臣以諂濟貪。其大綱也。至所以召亂者有三。一曰。志在囿中國而芻牧之。以省臺院之長。郡路之帥。則靡不滅肉酪。侏儻左衽者焉。暴而椎。不習民與猾吏。耳通而治。其齒人多矣。夫安得不盜也。二曰。承平久。士見金鼓而股栗。卽所將又多滅肉酪。侏儻左衽公子也。夫以畏敵之兵。而當不畏死之寇。焉所取勝哉。三曰。官旣不勝盜。卽無奈盜何也。招撫之說行。而重餌盜。金帛之已。又官爵之。盜得盜之利。而玩其主。民見盜之利。而嗜爲盜。偷安之徒。幸盜之招。以免責。豪傑之士。憤盜之招。以解體。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此之謂也。

李東陽字賓之，茶陵人。天順甲申庶吉士，贈太師，謚文正。

議邊軍入衛疏全

聞有獻密計者，託言京軍不習戰陣，欲調宣府邊軍三千入衛京師，而以京軍充數戍邊。每歲春秋番換，如班操例。臣惟京邊官軍各有分地，必有急事，乃可互相應援。今無事而動，一不便也。京軍備邊，不習戰陣，難保必勝，恐損國威。二不便也。京軍出京，駭人耳目，傳聞各處，未免驚疑。三不便也。京軍出外，倚恃強勢，占住房屋，索要錢物，需索酒食，強買貨物，姦污婦女，將官護短而不肯禁，邊方受害而不敢言。四不便也。邊軍在內，狎恩恃愛，傲視軍民，蔑視官府，小則怠玩，大則違治。治之則或不能堪，縱之則愈不可制。五不便也。遠違鄉井，拋棄骨肉，或風氣寒煖之不相宜，或盤費供給之不相續。六不便也。糧草之外，必用行糧，布花之外，必須賞賚，非緊急不得已之時，爲糜費無紀極之計。七不便也。往來交替，無有寧息，倉卒之際，或變起於道途，厭倦之餘，或患生於肘腋。八不便也。示京營之空虛，見國中之單弱。九不便也。西北諸邊，見報聲息，唇齒之地，正須策應，脫有疏失，咎將誰歸。十不便也。凡此一事，不便者有此數端。今五府以爲不便，六部等衙門以爲不便，六科十三道皆以爲不便，臣等以腹心之臣，居輔導之地，若阿諛委順，勉強曲從，是滿朝之臣皆有爲國之心，而臣等獨當誤國之罪，萬死不能以塞責矣。伏望聖明洞察，博采人言，務求至當，實宗社萬年無疆之福也。

張元楨，天順時以神童稱，舉庚辰選進庶吉士，官至太常卿，兼學士。

勸行王道疏刪

夫王者之心何心哉。天地之心也。天地所以相播、相盪、相軋、相磨。而晝夜之不息者無他。生物而已。雖其雷、霆、霜、雪。亦所以破頑而禁盛。非心乎殺之也。君得此心。以生乎萬民。必其四海九州。無一處無生生之理。無一物無生生之氣。禮樂明備。俗化醇美。至乎薰蒸。諸福畢至。皆由此心生也。然是心也。卽天理也。天理在心。日月之間。本無不流通。但以既有此身。則不能無欲。由是誘之者衆。此心或爲蔽而不能祛遺。此天理漸泯。人心漸亡。始於濫觴。而至於滔天。始於一燭。而至於燎原。一念之差。一行之失。欲遂於一己一時。而惠及於天下後世。可不慎哉。王道之行與不行。實判於此。竊獻三策。曰定聖志。曰一聖敬。曰廣聖知。夫所以必先於定聖志者。蓋王道之不行。係於君志之不定。多惑於近小之見。邪僻之說。殊不知王道只在心與政之無私而已。非高遠難行者也。人皆可以爲堯舜。况於人君。程子云。君志定而天下之治成。臣不勝倦倦。夫聖志既定。則身心之功。於是可治矣。身心之功。不過曰存養。曰省察。曰擴充。而所以致其力者。則在於敬也。故曰一聖敬焉。敬者。帝王傳心之法。王道之要也。此心不能無靜時。靜惟有理而無欲。此時敬以存養之。則中有主。雖萬感俱寂。所以知覺者。炯然不昧矣。此心不能無動時。動則有理而有欲。此時敬以省察之。則中有主。雖萬感畢至。而所以別善惡者。幾微不爽矣。截斷於慮念之初。芟除於事爲之際。必使私欲無容。天理無息。程子謂有天德者。可語王道。其要只在謹獨。此卽天德也。此卽慎獨之功也。然古之聖王。道已至而小心翼翼。德已盛而終日乾乾。主此身以此心。主此心以此敬。身在此心。心必不離。

乎身事在此心必不離乎事。靜以涵動之原，動以妙靜之用。而凡未萌之私欲，如好殺、好武、好內、好察察，以爲明等患，亦不復生於心，而害於政矣。行王道者，此實至要。臣尤不勝惓惓。夫聖敬旣一，則作聖之功至矣。王道之本立矣，而臣尤欲陛下廣聖知，何哉？誠以王道卽聖賢之學，心與理知與行而已。理具於心，心存而理得，是故當致力於敬。然理散於事物，必其知之真，而後行之力。自此身以及天下，道之當然，理之所以然，在事物有不可以易者。此事，此務，此理是矣。易之於彼事、彼物，則非此事，此務，當此時，此理是矣。此事，此物，此理，易之於彼時，則非在我，則是在人，則非在近，則是在遠，則非在常，則是在易之於變，則非先儒所謂天然自有之中，所謂停停當當而恰好處。苟非窮之造其極，求之極其博，則事物之來不一，欲一一應酬斟酌之，無毫髮之差，難矣。且如九經達道，分田制祿，後王亦嘗有舉此王政者矣。何以終有愧於先王經濟之盛，五禮、六樂、六德、六行，後王亦嘗有舉此王政者矣。何以終有愧於先王甄陶之妙，干城儲峙之恤，後王屢有舉此王政者矣。何以終有愧於先王張皇賑救之良，天地之利，先王興之，何以若巨若細，比之後世也。大而盡生民之害，先王除之，何以若巨若細，比之後世也。淨而均，事事有要，一一究之，使王道之行，毋徒如腐儒務記誦，炫辭章於口耳筆舌之間而已。又必益宏明目達聰之度，益敦好善樂諫之誠，不惟啓經筵以勤講，而儒臣之端謹，粗知王道者，不問大小，時賜引諭，所以涵養聖知者深，不惟容臺諫以盡言，而朝臣端厚，粗知王道者，不問大小，或限五品以上，時賜延問，則所以增益聖知者詳。延引之時，必俯垂溫顏，戒以無有避忌，使之得以盡其情。彼勳戚宦官，雖不假以權寵，亦宜使之

羣侍拱聽。庶有以開其識。而知所憚。所以保護聖知者益切。臣尤不勝倦倦。

章 懋字德懋。剛谿人。成化二年庶吉士。官至南京禮部尙書。贈太子少保。諡文懿。

### 議處鹽法利弊以裨國用疏全

臣聞鹽之爲用。乃民生食味之所急。而國家經費之所資。爲物雖微。其利甚博。然而虞夏之時。不過以鹽充貢。未嘗專利於上。成周之盛。雖或以鹽名官。未嘗不同利於民。自齊相管仲。鹽筴始征。漢用桑孔。而鹽禁始重。其原一開。末流無所不至矣。臣嘗按行屬郡。訪求民隱。得其所常行者數事。一曰。存恤窳戶。夫鹽之所出。雖由土產。亦資人力。海濱之民。以煎鹽爲業者。謂之窳戶。其採辦薪芻。朝夕烹煉。不勝勞苦。固皆在所當卹。而單丁老弱。家計貧難者。煎辦不前。課入不敷。屢遭鞭撻之苦。而鹽入於官。或被雨水銷融。又有追賠之患。此窮戶之尤可哀矜者也。若輕其歲課。使納折色。庶幾寬民一分。稍可存活。其有丁力衆多。家道殷富。爲總催大戶者。煎鹽旣多。私賣尤廣。亦宜有以處之。合照黃州事例。凡民戶之里甲有缺。卽將圖內丁糧高大者。析戶當差。以補其數。若以窳戶之丁多家富者。亦行析戶充役。照丁辦課。以補窳籍逃絕。皆免雜泛均徭。則差役均平。而歲課不虧矣。二曰。輕減鹽糧。國初嘗命以掣下餘鹽。行令各縣。赴司關領。分給小民。計口食鹽。而納鈔以償。民得鹽而納鈔。固所樂也。厥後鹽司久無餘鹽。關給而鹽鈔又改鹽糧。惟市民仍舊納鈔。而鄉民皆納鹽糧。又使之遠輸外郡。則不惟米價高貴。而遠輸勞費。十倍於納鈔。則鄉民之困苦尤甚矣。若得照依市民一體納鈔。固爲大幸。如或不能卽收。亦宜如秋糧折色事例。納銀准

鈔使民受一分之賜亦爲幸矣。三曰申禁鹽窩。昔我聖祖以邊城險遠兵餉不充而糧運勞費乃命商人輸粟邊倉而給引鹽以償其費商人喜得厚利樂輸邊餉公私兩便最爲良法近來每遇開中之時權豪之家詭名請托占窩轉賣商人不求於彼無路中納以故中鹽者少邊餉不充而國家失利先朝雖有禁例而權豪玩法仍襲前非未能盡革伏望申嚴前例有犯必誅則其害可除而邊餉無不足矣。四曰鹽商挾私。夫商人輸粟餉兵受鹽於官出外平賣利亦厚矣乃於正數之外賄求場官任意加重掣鹽之後運入江船復行夾帶至於經過則又賄求批驗盤詰人員不行照引截角徑自越關隨在發賣及其已賣不卽繳引仍將前引影射私鹽往復數次多取價利以致載鹽船戶亦相效尤此皆商人之倚官挾私所當預防者也。五曰禁治鹽徒。夫鹽商之夾帶影射固私鹽也其有肩挑步擔而沿街貨賣亦私鹽也亦有座船江船水夫船戶之屬隨其攬載官員肆行收買者亦私鹽也民販旣難悉禁官載不敢盤問以此私鹽盛行官鹽阻壅然皆所得不多爲害亦小若嚴加巡察則不敢爲矣。惟有一種無賴之徒十五爲羣出沒江上滿載私鹽沿江貨賣有不肯者則將私鹽丟入船內口稱巡捕稱嚇取財浮游之際遇有客船遭風及孤船無侶者卽便擁衆登掠舟人見其勢兇力不能敵任其所取不敢與抗抗則被傷及至奪其所有乃復飄然長逝江面闊遠頃刻之間失其所在惟有呼天痛哭而已。又有船行遇晚未及止宿或船行太早天色未明皆被劫奪此等肆無忌憚積習成風恐生他變昔唐末之王仙芝黃巢元末之張士誠是已不可不早爲之所。凡此數事皆爲國之要務長治久安之道豈有外於是哉。

賀 欽字克參，別號醫園先生，遂西人。成化三年進士，官至國子祭酒。

### 陳言治道疏刪

內官之設，載之周禮。曰：內小臣，曰：閹人，曰：寺人，曰：內豎，紀其職掌。不過正內人之禮事，守王宮中門之禁，掌女官之戒令，與內外之通令而已。未聞任用奄寺於中朝外方，使之典政本而掌兵權者也。降及秦漢而下，先王道廢，時君失政，奄宦小人投隙而進，竊弄國柄，傾危社稷。自趙高亡秦以來，宦官之禍，無代無之。恭惟我太祖高皇帝，洞鑒前代之失，創爲萬世之法。內設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六科十三道，外設都司，布政司，按察司，府，州，縣，等衙門，分理天下庶務。其內府監司局庫之設，載之御制，皇明祖訓。內官之條，紀其職掌，亦不過灑掃供養，併飲食諸物，禮儀筵宴，關防出入等事而已。亦未有干預朝政，掌職兵權之制也。其創制立法之善，蓋與昔古帝王同條共貫，宜爲聖子神孫，萬世不易之法。奈何後來守法少疎，宦官倖進，內而職掌天下奏牘，得預大政，外而鎮守各處地方，掌握兵權，遂致內外交構，黨與衆多，作威作福，盜竊政柄，納賄招權，買官鬻獄，文官武將，多出其門，氣餒薰灼，傾動朝野，引用姦邪，排擯忠直，以致士風頹靡，國體虧傷，社稷傾危，蒼生塗炭，臣不敢遠舉，只以耳目所及，近年害政尤甚者言之。正統間，則有王振、喜寧、景泰間，則有舒良、王誠、天順間，則有吉祥、牛玉、成化間，則有汪直、尙銘、梁芳、陳喜。凡此之輩，方其得志之時，正漢史所謂迹因公正，恩固主心，中外服從，上下屏氣，舉動回山海，呼吸變霜露，阿旨曲求，則光寵三族，直情忤息，則禍不旋踵。是以或陷主廚廷，身叛賊境，或主易儲君，禁錮南內，或謀

爲不軌。賄易后妃。或邀功起釁。流毒邊徼。或恃寵招權。賄賂不貲。或引用左道。蠱惑上心。或導進淫巧。盜虛府藏。此其陷君誤國。蠹政殃民。昭昭在人耳目者。非祖宗在天之靈。上天保佑之至。必有臣子所不忍言者矣。茲者恭遇皇帝陛下。遠遵帝王之制。近守皇祖之規。蒞政之初。百度惟貞。進賢退姦。去讒遠佞。奄宦之害政者。屏斥流放。不使在側。於以見皇上真大有爲之主也。雖然。臣於是猶有憂焉。何則。臣恐祖制未盡復。病根未盡去。一旦發作。復如故矣。伏望陛下深鑒已往之弊。永絕方來之禍。渙發綸音。昭示中外。凡今大小內官。一遵太祖高皇帝祖訓。凡分職監司局庫諸門者。各照註修其職掌。不許干預朝政。一應在外鎮守監倉等項。盡數取回。蓋旣曰內官。但應處內。而乃布之四外。名實不正。莫此爲甚。殊非帝王之制。皇祖之訓。決當速改。無可疑也。若謂在廠訪事。內官可以發官吏之姦賊。各邊鎮守內官。可以防邊將之姦宄。此又不思之甚者也。夫自古聖帝明王。明四目。達四聰。使天下臣民。皆得進諫。中外之情。毫髮不蔽。姦賊官吏。自不能容。曷嘗以訪察之權。假之奄宦。使之作威作福。以害家凶國耶。况其假公正之迹。遂姦逆之私。所訪察之姦賊。常小而自作之姦賊。常大。所訪察之姦賊。雖祛除於目前。而所自作之姦賊。實遺禍於久遠。偏聽生姦。獨任成亂。成化年間。汪夏之輩。可以鑒矣。各邊將官。旣有巡按。凡有姦宄。足以關防矣。今乃處處設立內官。果何益乎。徒使蠹壞兵政。殘虐軍民。將官之賢。而知兵者。爲其拘制。當進而不得進。當止而不得止。往往有喪敗之患。將官之庸。愚姦貪者。則以賄賂相交。結成私黨。肆爲姦惡。愈無忌憚。蓋鎮守將官。旣賂鎮守內官。而鎮守內官。則常以良馬金寶。賄其在朝擅權之黨類。一有言將官之不

職者。則主上左右前後之人。誰不爲其幹旋。其根愈堅。其惡愈肆。害擾黎庶。不得安生。刻剝官軍。若無所訴。甚至隱匿邊機。妄報邊功。以有爲無。以虛爲實。欺誑朝廷。致誤刑賞。而莫有爲陛下言者。畏宦官之勢重故耳。使各邊無此內官。其爲將官者。何所倚仗。而敢如此乎。縱或有之。亦不待如此之甚。而巡撫巡按之官。已言於陛下。而罰之矣。寧致壅閉。而不得聞乎。是各邊內官。欲以防姦。而願爲姦宄之地。陛下猶可。以爲心腹。而倚任之乎。

韓 文字貫道。洪洞人。成化二年進士。官至太子太保。加太傅。謚忠定。

### 會計足國裕民疏刪

洪武年間。建都金陵。當時供給之大。南京爲重。各邊次之。自永樂以來。定蹕燕都。其後供給之大。京師爲重。南京次之。而各邊又次之。然洪武年間。供給南京。止於湖廣。江西。浙江。應天。甯國。太平。及蘇。松。常。鎮。等處而已。供給各邊。止於山西。陝西。及河南。山東。北直隸。等處而已。今天下司府州。除陝西。山西。雲南。貴州。廣東。廣西。福建。四川。八布政司。隆慶。保定。二州。錢糧。俱本處存留。起運邊方備用。內福建。廣東。止有起運。京庫。折糧銀兩。其湖廣。江西。浙江。蘇。松。常。鎮。廬。鳳。淮。陽。已供南京。又供京師。北直隸。河南。山東。旣供京師。又供各邊。則是昔之供億者一。而今之供億者二。昔之常賦甚簡。而今之常賦甚繁。然不特常賦之繁而已。正統以前。國家用儉。故凡百輸納。皆不出常額之外。自景泰至今。供用日盛。科需日增。有司應上之求。不得已。往往於額外加徵派納。如河南。山東。等處之添納邊糧。浙江。雲。廣。之添買香蠟。皆先年所無者。由

是觀之。則知今日國用之急。民力之窮。誠爲可憂也。雖然。所可憂者。不過據已往之用。計近日之費耳。若計近日之用。以逆將來之費。又有可憂者焉。何則。往年時豐歲登。運河易達。邊方無調發之久。州縣無流徙之多。有司得以籍先年之積。制一歲之用。或徒有以均無。或用豐而補歉。猶之可也。今太倉無數年之積。而冗食日加於前。內帑缺見年之用。而給費日伺於後。征需已極。而郡縣旱災之不時。輸送已窮。而邊方請給之不已。顧後瞻前。朝不謀夕。萬一他日河流少阻。漕運遲誤。邊郡有警。軍餉空虛。則京儲歲入三百七十萬之數。固難猝至。邊餉四百萬兩之銀。亦難繼集。復加以數千里之水旱。通行賑貸。連數十萬之軍旅。皆欲餉給。是時欲賦之民。而民苦已極。欲假之官。而官帑已虛。不知又將何所取給哉。所謂又有可憂者此也。乞敕重臣。公同計議。京通糧儲。支費日增。如何節之。使不濫費。太倉銀庫。虧損日滋。如何制之。使得充實。內庫告乏。累取天下銀兩以實之。然隨實隨虛。何以得常實。而緩急之不誤。廚料缺用。累借別項銀兩以給之。然隨給隨缺。何以得減省。而民困之少蘇。各邊方軍儲。如何調度。使小民少免轉輸之苦。各運司鹽課。如何撙節。使邊警得備倉卒之用。祿米莊田。如何處置。可以應無已之求。馬房草料。如何經畫。可以省無窮之費。速香黃蠟。以何年爲中制。可行而不濫取。布匹收受。以何例爲准則。可守而不害民。河南山西。存留糧之多少。何以補助。湖廣等處。府州存留糧之足否。何以查處。以至天下災傷。蠲免糧稅。何以處分。使有恤民之實。通行議處。庶於聖政有補。而天下蒼生。咸被其澤矣。

停止鎮守內官疏全

竊惟雲南自古羈縻之地而不通於中國之法。蓋其犬羊之性。順之則臣。逆之則叛。勢使然也。故求大治者。肇大亂之基。置不治者。乃深治之法。雲南今日。可謂大治矣。臣竊以爲可愛者。彼刀耕火種。非深耕易耨之區。背負肩挑。亦無舟運車載之利。自食其力。且弗堪矣。而况管轄之司。密加羅網。賦役之法。繁如中州。可耕之地。盡爲軍衛之屯。不毛之居。尙供縣官之賦。且夷民不親官府。不識錢數。通把火頭之科。取一倍不止十倍。里長保家之包納。今年並指下年。又弗堪矣。而况土官視爲外府。取利不遺於錙銖。流官思係遠方。歸計務盈於囊橐。捕兵之擾。未見賊面。而各寨傳食一空。描陪之俗。概指賊蹤。而平民償贖數倍。又不堪矣。而况總兵之莊戶。不遺於下邑。同宗之長幼。亦擬於總兵。大管小管之吏索。公家僅取乎虛名。豪君豪民之冒附。重差獨歸於下戶。又弗堪矣。奈何而又重以鎮守太監之擾乎。甘言悲慈之求討。上所予者未一分。而下之所取者已十分。軍官伴當之催收。公之所入者或二倍。而私之所詐者亦一倍。總兵官有莊田。爲世守也。太監亦有莊田。受人投獻。果何爲乎。朝廷之歲入。止千金。念邊人也。而太監歲取柴薪等項。折銀至十千。獨不念乎。此固以爲舊規而不疑也。然豈聖明之所有乎。又况把持商稅。包占魚戶。私通土官之賄遺。括索官軍之答賀。剋落寶石之官銀。採取大理之石器。強奪民田。妄迫子粒。廣修宮觀。擅立生祠。以民田供香火。以官糧折馬料。習以爲常。而無所忌。此豈聖明之所與知乎。誠大弗堪矣。夫夷性本無常。而縛之者。文法太密。土地本無出。而取之者。門路太多。計日以窮。亂日以長。今日掠某村。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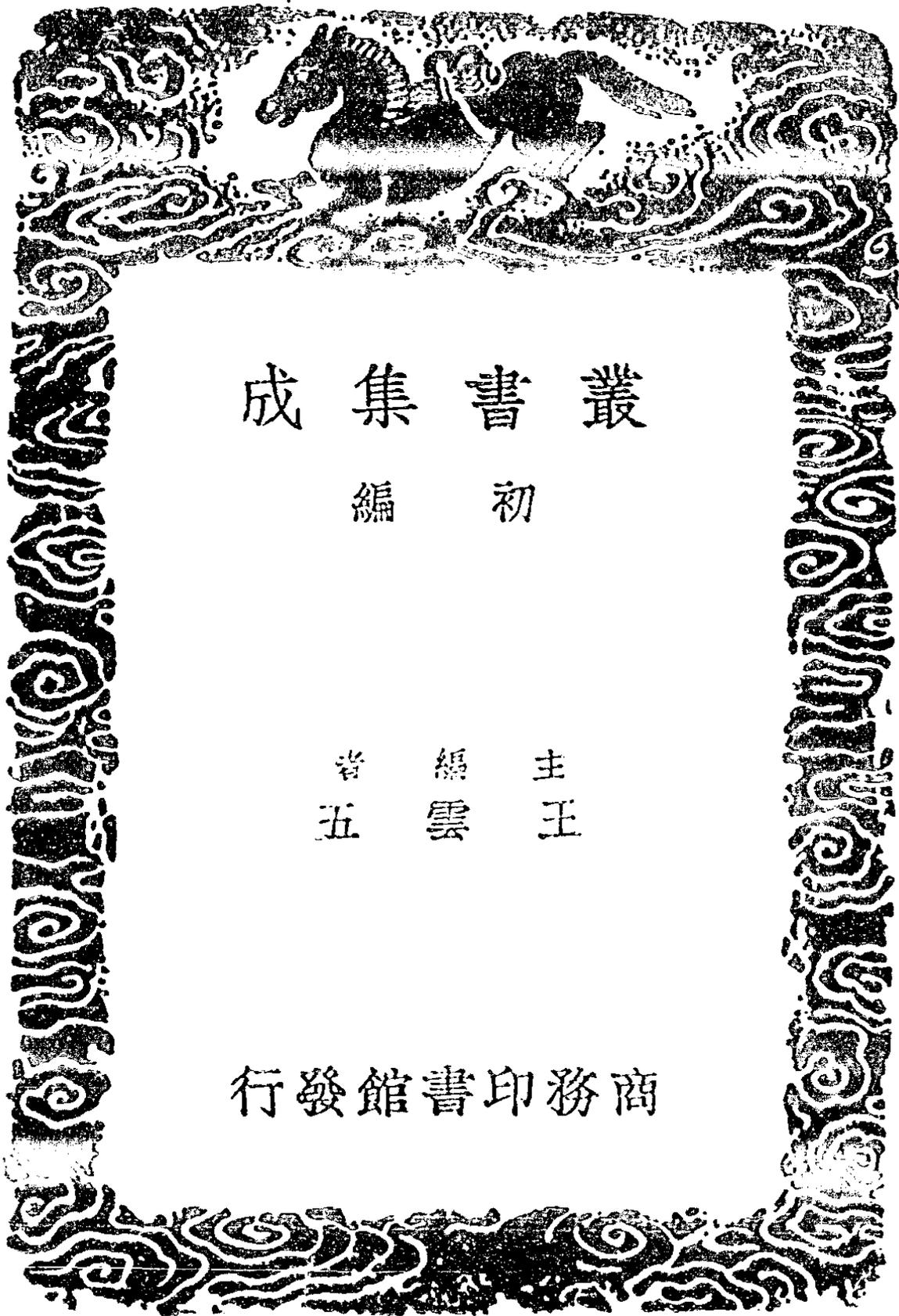
日標某寨。撫之旋叛。勦之愈熾。前日安銓。鳳朝文之變。今日曙峨。蒙自之賊。患已形矣。若其人可以漢法緝檢。多官鈐制。古聖王之智。豈不及此哉。失今不圖寬恤。恐九重南顧之憂。無時而已也。茲遇陛下。明見萬里。高出百王。將太監杜唐取回。并以違法科取等事。通行會勘革正。以蘇一方之痛。使獲更生。夷民易感。不勝歡頌。但人防飽虎去而餓虎來。僅存赤骨。又將無遺髓矣。夷民易惑。又不勝驚懼。臣竊惟雲南鎮守。非洪武永樂之舊制。始於宣德年間之權設。然亦不虞無益有害。流弊之至於斯也。雲南雖係邊方。然有黔國公世守其土。已足爲朝廷心腹之託。非他省比也。又有巡撫以總之。巡按以監之。三司以領之。諸軍衛有司以承之。責各有歸。事無不濟。鎮守太監。誠得已之冗員也。夫官多民擾。在中國猶以爲病。而况邊夷乎。况近遭安鳳之變。被災者。室廬未復。接濟者。債負未償。值此盜起用兵之際。民已不堪命矣。而又可以此重困之乎。縱使安靜行事。不襲前弊。然奔走之勞。供億之費。已不貲矣。况未必然乎。陛下法祖愛民之一念。皇天后土。實所共鑒。遐方窮谷。罔不皆知。乞追復祖宗舊制。憫念邊徼殘民。將續差鎮守太監。暫且停止。姑候數年安集之後。再行議增。亦未晚矣。如此則邊民深感寬恤之恩。益勤尊親。夷而中國永安矣。





3
4
257

昭代經濟言  
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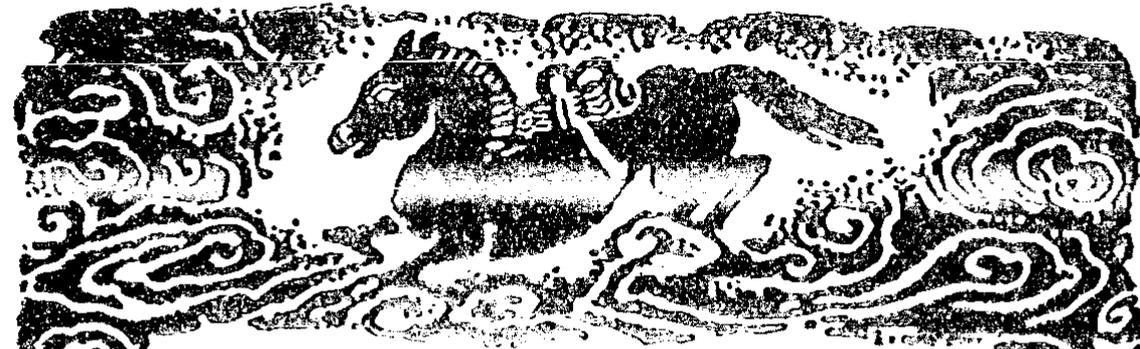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言濟經代昭  
(二)



3 0649 0566 8

撰壯子陳



# 昭代經濟言卷六

羅倫字彝正吉安永豐人成化二年狀元官至翰林修撰

## 扶植綱常疏全

臣聞朝廷援楊溥故事起復李賢者臣竊謂李賢大臣起復大事綱常風化之所繫天下後世之所歸也。讀聖諭曰朕夙夜惓惓欲正大綱舉萬目使人倫明於上風俗厚於下陛下自言真可爲國家扶綱常爲天地立民極爲萬世開太平者也。然欲正大綱莫先於明人倫厚風俗莫先於孝。孝者天之經也地之義也。國而非此不可以爲國家而非此不可以爲家人而非此則禽獸矣。中華而非此則夷狄矣。故先王之制禮子有父母喪君命三年不過其門所以教人之孝也。誠以居家孝故忠可移於君爲人臣者未有不孝於親而能忠於君者也。爲人君者未有不教其臣以孝而能得其臣之忠者也。昔子夏問三年之喪金革之事無避禮與孔子曰魯公伯禽有爲而爲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其例者吾弗知也。陛下於李賢以金革之事起復之歟則賢所未聞也以國家大臣起復之歟則禮未之見也。以故事大臣當起復歟則爲君者當以先王之禮教其臣爲臣者當據先王之禮事其君臣不暇遠舉請以宋事言之。仁宗嘗以故事起復富弼矣弼之辭曰何必遵故事以遂前代之非但當據禮經以行今日之是。仁宗卒從其請。孝宗嘗以故事起復劉珙矣珙之辭曰身在草土之中國無門庭之寇難冒金革之名以私利祿之實。孝宗允其



39 30

083  
114  
2:758

辭此二君者。未嘗拘當代之故事。以強起其臣。此二臣者。亦未嘗循當代之故事。以苟從其君。故功澤加於當時。名聲垂於後世。史筆書之。以爲盛事。士夫誦之。以爲美談。此無他。君能教其臣以孝。臣有孝可移。以忠於君也。自是而後。無復禮義。史嵩之欲援例起復爲丞相。王黼起復爲執政。陳宜中起復爲宰相。賈似道起復爲平章。此數君者。未嘗不以當代之故事起其臣。此數臣者。未嘗不以當代之故事從其君。然生靈以之而困。天下以之而亂。社稷以之而傾。貽禍於當時。遺臭於後世。此無他。君不教其臣以孝。臣無孝可移。以忠其君也。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臣願陛下以宋爲鑒。使賢盡孝於君親。爲萬世之大臣。陛下以禮處賢。爲萬世之大君。此臣之願也。亦賢之分也。若以賢君任天下。四方多虞。而起復之與。則仁宗之時。契丹桀驁。未爲無虞也。孝宗之時。金虜盛強。未爲無事也。陛下必欲賢任天下之事。不專門內之私。則賢身不可起。口則可言。宜降溫詔。俾如劉珙。不以一身之戚。而忘天下之憂。使賢於天下之事。知之則必言。言之則必盡。陛下於賢之言。聞之則必行。行之則必力。則賢雖不起復。猶起復也。使賢於天下之事。知之而不言。言之而有隱。陛下於賢之言。聞之而不行。行之而不力。則賢雖起復。猶不起復也。陛下無謂廟堂無賢臣。衆庶無賢士。君孟也。臣水也。孟圓則水圓。孟方則水方。君好諫則臣直。好諛則臣佞。陛下誠能於退朝之暇。清閑之燕。略崇高貴重之勢。親直諒博洽之士。開懷延納。降禮尊賢。講聖學之大要。明君德之急務。詢政事之得失。察生民之利病。訪人才之賢否。考古今之治亂。詆風俗之盛衰。咨邊防之緩急。舍一己之見。而以衆人之見爲見。舍一己之知。而以衆人之知爲知。順旨之言。則察而遂之。使貢諛保

寵者無以自容。忤旨之言則容而受之。使輸忠爲國者得以自盡。羣策畢陳。衆賢並用。則賢所欲言者人亦能言之。又何必違先王之禮經。拘先朝之故事。損大臣之名節。虧聖明之清化。而後天下可治哉。朝廷舉措。大臣出處。天下觀之。史筆書之。清議雖不行於朝廷。天下以爲何如。公論雖不行於今日。後世以爲何如。誠不可不懼也。夫賢之起復。猶解之曰。負天下之重任。應先朝之故事。比年以來。朝廷以奪情爲常典。縉紳以起復爲美名。不知先朝自楊溥之外。未聞起復某人爲某官也。今起復之官。何如此之多耶。以其高謀遠慮。足以決天下之大議耶。何未見其發也。以其折衝禦侮。足以定天下之大難耶。何未見其能也。以其直節勁氣。足以勵天下之士習耶。何未見其有也。以其深仁厚澤。足以決天下之民心耶。何未見其行也。以其忠言讜論。足以裨朝廷之闕失耶。何未見其疏也。枉己者未能直人。忘親者豈能忠君。望其直人而先枉己。望其忠君而先亡親。陛之何取於斯人而起復之哉。今大臣起復。羣臣不以爲議。且從而爲之辭。所以豫爲己地也。羣臣起復。大臣不以爲非。且從而成其事。亦所以豫爲己地也。大臣旣無忌。羣臣復何慚。羣臣旣有例。大臣復何辭。上下成風。混然同流。致有公無起復之例。私爲匿服之計。例在博恩。則匿服以受封。例在得官。則匿服以聽選。例在掇科。則匿服以應舉。例在遷官。則匿服以候選。例在求賄。則匿服以之任。率天下之人爲無父之歸。臣不忍聖明之世。風俗之敝。綱常之壞。一至於此也。夫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陛下誠能守先王之遺禮。遵祖宗之成憲。待之以禮義。而不靡之以爵祿。激之以廉恥。而不誘之以名位。使積習之弊。脫然以除。則忠孝之心。油然而生。向雖忘其親。今則爲孝子。向雖後其君。

今則爲忠臣。特在乎陛下轉移之間。何如耳。天子者。以孝治天下者也。大臣者。佐天子以治天下者也。欲孝行於天下。必先行於大臣。臣願陛下不惑羣議。斷自聖衷。取回內臣。許令李賢。依富弼。劉琪故事。守制。其餘已起復者。悉令終喪。未起復者。悉許守制。脫有金革之事。亦從墨衰之制。任國事於外。盡心喪於內。將見朝廷既正。則天下自正。大臣既行。則羣臣自效。人心天理。不可泯滅。誰肯甘心爲不孝之子。醜顏爲不忠之臣乎。綱常由是而正。人倫由是而明。風俗由是而厚。士心由是而純。紀綱由是而張。國勢由是而一矣。

宋文丞相祠堂記全

爲臣死忠。爲子死孝。一也。可以動天地。可以感鬼神。可以貫日月。可以孚木石。可以正萬世之人心。立萬世之天常。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以塞乎天地之間。夫殺身成仁。舍生取義。非浩然塞乎天地之間者。能與於斯乎。若宋丞相信國文公是已。公名天祥。甫弱冠。奉廷對。陳君道之大本。經世之急務。文思神發。萬言立就。可謂天下之大才矣。董宋臣主和議。公上章乞斬之。呂師孟偃蹇傲命。公又上章乞斬之。賈似道誤國要君。公當制以義裁之。勤王詔下。重臣宿將。縮頸駭汗。公提孤兵。獨往當之。虜次皋亭。三宮震動。宰相遜荒。挺身獨往就之。可謂天下之大勇矣。夫慷慨就義。決死生於一旦。中人猶或能也。若歷履萬死。其執彌堅。其志彌厲。非仁者其能乎。方公之使虜。詆大酋。罵逆賊。當死。脫京口。走真州。如揚州。趨高郵。抵太通州。苗再成逐之。李庭芝疑之。外迫於虜寇。內煎於饑饉。無日而不當死。然後遵海道。涉鯨波。歸立

二主開督南劍。敗績於空坑。仰藥於潮陽。絕粒於南安。當死。歷萬死而不死。卒之就囚燕獄。從容南向而後死。震動天地。照耀萬世。可謂天下之大忠矣。夫公之忠誠。能墮空山之石。能通七里之神。能作廣陵之風雨。能起夷狄豺狼之敬悚。而不能免賈似道之沮。黃萬石之疾。李庭芝之疑。陳宜中。張世傑之忌。何也。蘇子曰。其所能者天也。其不能者人也。其斯之謂與。宋之亡也。死國者多矣。陸秀夫。張世傑。死於海。李芾。死於潭。趙昂。發死於池。姚訔。死於常。趙世賞。死於洪。先君武綱。公開禮。死於吉安。公制服哭祭之。督府行朝。死者不可勝數。雖然。死矣。未有如公之出萬死而後死也。微子之去。箕子之囚。龍逢。比干。之諫。伯夷。叔齊。之饑。諸葛武侯之鞠躬盡瘁。備於公之一身。自古亡國之臣。未有如公之烈也。收宋三百年養士之功。立千萬載爲臣之極。不在於公乎。非仁者之勇。浩然而塞乎天地之間者乎。公去今二百年。順天祠不止一處。祠公於學宮。鄉郡祠公於城南。公之子孫。亦不止此。祠公於富田。富田之祠。元季兵變。爲橫民所奪。龍鳳間。僉事李公飲。永復之。正統間。知府陳公本深繼之。景泰間。都憲韓公雍。奏加謚號。錄用子孫。今上成化二年。僉憲李公齡。來掌學事。以公九世孫繼宗入學。俾公鄉人周丕憲。割田贍之。是皆有功於名教。可書。故書之。以詔萬世之爲人臣者。

楊一清字應寧。雲南安寧州人。成化八年進士。官至吏部尙書。贈太保。謚文襄。

### 馬政疏全

仰惟國之大事。莫急於兵。兵之大要。莫先於馬。陝西。延綏。甘肅。皆防胡重鎮。節因戰馬缺乏。荷蒙孝宗皇

帝專設風憲重臣督理其事。臣猥以庸劣適當任使。後因茶法馬政一事。命臣兼理。顧廢墜既久。興舉頗難。凡所窺畫。處置皆遵明命。盡臣之心。不敢有遺慮。竭臣之才。不敢有遺力。今草場地復。收軍數增。城堡相望。苑廩羅列。孳牧稽考之法。粗皆就緒。將來雖不敢望雲錦成羣之盛。其於三邊戰馬。每歲俵給。不爲無補。至於招番一節。雖未嘗明復金牌之規。而實坐收茶馬之利。蓋金牌舊制。三年一次。番人納差。發馬一萬四千五十一匹。價茶先期於四川保寧等府。運送一百萬斤。轉輸千里。所費不貲。後因邊方多事。茶馬停止。六十年來。莫之能復。如臣近所收易番馬。以三年計之。似過其數。所用茶斤。招商買運。不煩轉輸。故邊方既得實用。而內地若罔聞知。凡此皆臣職分內事。非敢自陳功伐。但念天下之事。創作者必專。而後成。交承者必守。而無失。臣切惟馬政茶法。事體相須。茶司之所易。卽苑監之所牧。苑監之所牧。卽官軍之所給。非惟不相悖。而反相爲用。故臣之不才。亦得稍效其愚。此後督理之官。恐難復設。若令巡撫帶管。又恐仍蹈前轍。莫若復巡茶之官。而兼理之爲便。又陝西軍務。莫先於馬。頃自胡塵弗靖。戰馬告乏。各邊之仰給無窮。公帑之所儲有限。及命臣督理馬政。二年有餘。孳牧茶馬。輕之先年。號增數倍。願三邊戎廩。倒亡相繼。支應不敷。看得靈州大小鹽池。所產鹽斤。與解池相類。不煩人力。取之無窮。舊例招商中納馬匹。分給邊鎮騎操。後因各邊交爭。互相多寡。故有間年關領之例。又因勢囑賄通。濫收不堪。不得實用。故有收價解邊之例。畢竟爲馬而設。後因放鹽弊多。添副使一員。職雖整飭兵備。實兼督理鹽法。近來寧夏鎮巡衙門。借去宏治十四五年鹽課。修理河渠。工程旣未成緒。倉場糧草。亦未充足。而鹽馬之制。遂廢。以

此總制秦紘苑馬寺卿車寔先後論奏皆欲增廣然當久玩積弊之餘爲改絃易轍之舉思之不熟終不免法立弊隨有損無益行據副使燕忠高崇熙等親詣鹽池查有餘饒常課之外雖增數倍似亦可辦合將小池增一萬五千引大池增三萬引每引可納銀二錢五分照鹽一車以六石爲則有多餘者依律掣繫追問至於固原慶陽二鹽場每引仍收臥引銀一錢通得銀三錢五分每年得銀二萬七百六十餘兩此外若有餘鹽却依車寔所奏就池召人納銀給與引目聽其發賣倘遇旱澇鹽生不及或邊報緊急鹽路不通除舊額課鹽外新增鹽課明白除豁不可膠於一定歲歲取盈行鹽地方許於鳳漢二府與河東之鹽相兼發賣兩不礙阻其宏治八九年以前中馬鹽引年久弊多莫可查考所宜一切報罷宏治十三年以前招中商人彼皆奉例納銀後因寧夏借課耽遲數年怨聲載道合令相兼支放新引七分舊引三分宏治十四年以後寧夏所借若有未支未中之數年分已滿中間勢豪之人展轉影射難再復支未中引目陝西截取開中庶幾物論稱平所收鹽引銀兩俱送慶陽固原官庫寄放聽慶陽及固原兵備提督稽察每季理鹽通判督同鹽課司將給過引目放過鹽數造冊開報送臣等查考如遇各邊缺馬聽臣斟酌通融給發買馬支用不必拘定間年之例則邊計庶乎其不墮也

王 鏊字濟之吳縣人成化乙未探花官進吏部侍郎贈太傅謚文恪

### 制科議全

國家設科取士之法亦甚精密矣先之經義以觀其窮理之學次之論表以觀其博古之學終之策問以

觀其時務之學。士誠窮理也。博古也。識時務也。尙復何求。然行之百五十年。宜得其人。超軼前代。卒未聞有。如古之豪傑者。出於其間。而文詞終有愧於古。雖人才高下。係於時。然亦科目之制爲之也。夫科目之設。天下之士。羣趨而奔向之。上意所向。風俗隨之。人才之高下。士風之醇漓。率由是出。三代取士之法。吾未暇論。唐宋以來。科有明經。有進士。明經卽今經義之謂也。進士則兼以詩賦。當時二科竝行。而進士得人爲盛。名臣將相。皆是焉出。則明經雖近正。而士之拙者。則爲之。謂之學究。詩賦雖近於浮豔。而士之高。明者。多向之。謂之進士。詩賦雖浮豔。然必博觀泛取。出入經史百家。蓋非詩賦之得人。徒博古之爲益於治也。至宋王安石爲相。黜詩賦。崇經學。科場以經義論策取士。可謂一掃歷代之陋也。然士專一經。白首莫究。其餘經史。付之度外。謂非己事。其學誠專。其識日陋。其才日下。蓋不過當時明經一科耳。然安石言。初意驅學究爲進士。不意驅進士爲學究。蓋安石亦自悔之矣。今科場雖兼策論。而百年之間。主司所重。惟在經義。士子所習。亦惟經義。以爲經義旣通。則策論無可嫉乎習矣。近年頗尙策論。而士習旣成。亦難卒變。夫古之通經者。通其義焉耳。今也割裂裝綴。穿鑿支離。以希合主司之求。窮年畢力。莫有底止。偶得科目。棄如弁髦。始欲從事於學。而精力竭矣。不能復有進矣。人才之不如古。其實由此也。然則進士之科。可不易乎。曰。科不煥易也。經義取士。其學正矣。其義精矣。所恨者。其途稍狹。不能盡天下之才耳。愚欲於進士之外。別立一科。如前代制科之類。必兼通諸經。博洽子史詞賦。乃得預焉。有官無官。皆得應之。其甲授翰林。次科道。次部屬。而有官者。則遞陞焉。如此。天下之士。皆將奮爭於學。雖有官者。亦翹翹然有興起。

之心無復專經之陋矣。或曰：今士子一經俱不能精，如餘經何？曰：制科以待非常之士也，以科目收天下士，以制科收非常之才，如此而後天下無遺才。故曰：科不彙易也。

### 邊議八事疏全

詔旨令廷臣再議禦口方略，臣竊見會議之際，心之所見，口不能盡，言之所陳，疏不能備。軍國大務，豈立談之頃所能盡耶？臣上稽典籍，下採羣言，條陳八事，以當會議。一曰：定廟算。臣竊見口口猖獗，屢見邊陲。陛下爲之宵旰不寧，命將出師，而沿邊諸將，狃於久安，視口入寇，皆嬰城自守，無敢當鋒。時大同之勢倒懸，幸而解去，故大同之民，得以息肩。正宜乘此機會，日夜選將練兵，而中外泰然，便如無事。古之帝王，無事則深憂，有事則不懼。夫無事而憂者，所以爲有事之不懼也。今口入則憂惶，稍緩則泰然，無乃與古之帝王異乎？臣觀火篩雖號桀黠，然比之冒頓、元昊之流，猶不足方。其萬一但以中國久安，武備漸弛，故使口口得以跳梁，使吾之將帥，嚴士卒練，又何畏於彼哉？今日之可畏者，在中國不在夷狄。故火篩、小王子不足畏，而嬖倖亂政，功賞不明，深可畏也。委任不專，法令不行，將不用命，深可畏也。邊圉空虛，民不見德，深可畏也。夫在口口者，或非中國所能爲，在中國者，陛下轉移之間耳。其何憚而不爲耶？然自口口入寇，陛下勞於求將，固已久矣。而武臣之中，素著勳略，可當閫外之寄者，誰歟？非惟陛下求之不得，雖臣等訪之，亦不可得也。豈以天下之大，而遂無一人乎？夫將兵者，將帥之事也。將將者，天子之事也。古之帝王，如漢武帝、唐太宗，有意武略，則一時謀臣猛將，無不入其駕馭。臣不敢遠喻，卽如我太祖起於淮甸，南征北

伐。則有若中山武寧王徐達、開平忠武王常遇春、寧河武順王鄧愈、東甌襄武王湯和、越國公胡大海、取雲南、則有黔寧昭靖王沐英、取四川、則有穎國公傅友德。諸將之中最少者。又有李文忠。總兵北伐窮追絕漠。俘其名王而還。然則上能駕馭之。則貴介可將。降囚可將。厮養可將。豈今天下之大。而遂無人乎。願所以駕馭之者何如耳。駕馭之術無他。賞罰而已。賞一人而人人皆勸。然賞不爲勸。而反爲沮者有矣。賞不當功也。罰一人而人人皆懼。然罰不爲懼。而反爲怨者有矣。罰不當罪也。賞罰如此。雖有名將。亦安得而用之。比年邊臣冒報功次。皆得陞賞。而敗軍失律者。往往使之戴罪殺賊。此人心之所以日懈。邊備之所以日弛。近者詔擢張俊起爲主將。則人皆勸矣。馬昇、秦恭等擬斬。則人知懼矣。然擁兵不進。有如副總兵姚信。罪同罰異。此人心之所以不平。士氣之所以不振也。伏望陛下赫然大奮乾剛。誓滅此虜。時召大臣。咨詢邊事。邊將之中。某爲勇。某爲怯。某爲可用。某爲不可用。皆洞然於聖心。有罪必罰。不以近倖而免。有功必賞。不以疏遠而遺。如此則將帥協力。不患無人。士卒生氣。不患無克矣。二曰。重將權。臣聞將權貴。專將位貴。殊位不殊。則混而無統。權不專則散而不一。今邊方之重者。曰大同。曰宣府。曰延綏。榆林。其在邊將之盛。內臣則有太監。武臣則有總兵。文臣則有都御史。都御史欲調兵。總兵不可而止者有矣。總兵欲出兵。太監不可而止者有矣。大同有急。欲調宣府之兵而不能。延綏有急。欲調大同之兵而不可。權分於多。威奪於位。欲望成功難矣。故廷議之際。僉以立總制爲急。而難其人。聞尙書秦紘諳練兵務。素有威望。又嘗巡撫前項地方。邊人至今思之。雖老尙可用也。乞依祖宗時用王勳、馬昂故事。起取總制。沿邊諸

將悉聽節制。庶事權歸一。無或沮撓。大同有急。宣府不得不援。延綏有急。大同不得不赴。號令嚴肅。聲勢增重。隱然有萬里長城之勢矣。然議者以爲。今提督既有都御史史琳。復立總制。以爲重複。臣以爲。勢有緩急。權有分合。今邊務不可無人。而京軍未可輕出。史琳且宜坐鎮京營。遙爲聲援。一切邊務。先委總制措置。候邊事有緒。口賊不至。則京軍亦可以無出矣。三曰。嚴法令。臣聞君不賞罰。其將與無將同。將不賞罰。其兵與無兵同。戰鬥之際。生死在前。不有死以驅之於後。孰肯向前而趨死哉。故進則有死。退則有生。士無不退者矣。進則或生。退則必死。士無不進者矣。昔者穰苴斬莊賈。則晉師自遁。狄青斬陳曙。則儂智高旋平。李光弼河陽之戰。郝廷玉稍退。命左右取其首。懷恩稍退。又命取其首。三人殊死力戰。遂能大敗思明。再造唐室。此豈非重將權之明驗歟。臣以爲。旣立總制。關外之權。悉以付之。平時不用命。臨陣退縮者。卽斬首以徇。臣非敢贊之以殺人。蓋殺一人而生者。億千萬人矣。四曰。恤邊民。蓋馭軍之法。法以齊之。恩以結之。法以驅之於戰陣。恩以結之於平時。古之名將。如李牧在邊。日椎牛享士。士皆踴躍求戰。今沿邊之民。終年守障。辛苦萬狀。而上之人。又百方誅求。雖有屯田。而子粒不得。雖有月糧。而升斗不得。上雖有賞賜。而已或不得全給。戰雖有首級。而已或不得爲功。今者又遭虜寇殘破。舉家不得相保。肝腦塗於郊原。哭聲遍於城市。爲將者尙不知恤。又從而朘削之。其心安得而不離乎。故聞邊人苦所司之誅求。思虜之佚樂者。其心如此。尙望其効力而趨戰乎。臣愚以爲。陛下當以內帑之金。命官載之。大同等處。驗死事之家。存恤撫慰。錄其子孫。其被虜之處。亦宜放免稅役。曉然知朝廷不忘邊人。如此則人人感激。而不

肯効力者未之有也。議者以爲方今府庫且不足，安得爲此無名之賞。臣以爲今朝廷中外無功食祿者無限，近者徒以造一冠服，傳奉陞官六十餘人，此等比之邊人，其事孰勞，其功孰大，而獨吝於此乎。臣以爲宜輟傳奉之祿，以祿邊將，節無名之費，以賞邊軍，邊人得賞賜之恩，國人保平安之樂，以此相易，未爲非計也。五曰廣召募。且當今所患者無兵也，無將也。臣以爲二者皆有之，行伍之中有智勇過人者，不次而拔之，則不患無將矣。邊人壯勇者，召募而善撫之，不患於無兵矣。蓋士兵生長邊方，驍勇騎射，往往絕人，山川險易，其素所諳，風寒冰雪，其素所耐，於虜有父子兄弟之讎，於內有室家廬墓之戀，驅之使戰，人自護其家室，自報其讎，較之京軍，豈惟無益，固亦有所擾也。古人云：徵兵滿萬，不如召募數千。近者聞邊方召募，亦已稍集，但恐爲將者不知加恤，其餘亦不肯應募。臣愚以爲宜給之兵械，豐其糧餉，厚其賞賜，其官舍應募有功，卽加以官，且許其併功論賞，事已兵休，許以復業還農，不著其名於籍，則應募者必衆。先加之恩，而後齊之以法，則人人皆勝兵矣。六曰用間。臣聞上兵伐交，聞火篩本小王子部曲，素稱跋扈，今烏合而來，外雖相合，內實相忌，此其有間之可乘者也。中國不知用之，則已過矣。今宜榜於邊曰：有能得火篩之首者，賞千金，爵萬戶。小王子舊常入貢，宜遣通事責以大義，若與通好然者，如此則使之互相嫌隙，聞廷臣亦嘗有建此策者，衆笑以爲迂，臣以爲非迂也。三軍之事，莫重於間。漢購項羽之首千金，豈亦迂也。蓋縱未能得其首，亦可使之相疑相忌，而攜其黨矣。七曰分兵。古人云：匈奴之衆，不過漢一大縣，夫以天下之大，宜加一縣，而無不破矣。特其雲散鳥集，備西則擊東，備東則擊西，彼之所攻者

一而我之所備者衆。此我兵之所以常寡也。善用兵者。以多爲少。今邊軍與召募。可得數萬。選其勇敢。分而爲三。或分爲五。日加練習。虜來入寇。則以一軍當其前。一軍繼其後。又一軍衝其中。又以一軍襲其老家。如此。則我之所攻者專。彼之所備者衆。不患其不勝矣。宋韓琦在邊。常用此術。而蘇軾亦言之。固非臣區區一人之私言也。八曰。出奇。臣聞兵法以正合。以奇勝。自古用兵。未有不用奇兵。而能勝者也。况於此虜。尤難以力較。可以計破。國朝名將。如楊洪之在大同。常以劫營取勝。近者王越之於紅鹽池。亦用此術。而議者以爲兵出非正。往往黜其功。夫兵者詭道也。况今邊人摧破之餘。望風驚疑。無有固志。但能痛殺一陣。則可以生中國之氣。壯邊人之膽。尙安論其正不正哉。古謂戰勝在奇。奇在速。速在果。今虜大營已在河套。謂宜召募敢死之士萬人。令勇將如馬儀、劉寧者。分將之。候虜來寇邊。邊軍固守勿戰。密令此軍銜枚星往掩襲。則我兵可以大勝。虜亦當懲艾。有內顧之憂。不敢肆行入寇矣。且我師屢剋虜。以爲我不能師。此正所謂出其不意。攻其無備者也。臣之所陳。如此數事者。皆可委之邊將。陛下特運廟謨於上。考其功罪。賞罰之而已矣。今邊人之困。如在水火。謂宜濡手足。焦毛髮。急往救之。猶懼不能。而上下相牽於文議。有所見而不敢言。有所言而或不肯行。觀望遲疑。虛度日月。則邊民之困。日以急。虜寇之患。日以深。事勢如此。其亦深可憂者也。

講學親政疏刪

夫人主一日萬幾。固不暇如儒生學士。日孜孜然。而帝王精一之傳。治天下大經大法。古今治亂之迹。天

人精祿之際。自非遜敏緝熙。亦安望有所得。而今也。暴之之日少。寒之之日多。傅之之人寡。咻之之人多。未見其有得也。陛下睿哲自天。春秋鼎盛。講明聖學。正其時也。臣愚特望於便殿之側。修復宏文館故事。妙選天下文學行藝著七八人。更番入直。內閣大臣一人領之。如先朝楊溥故事。陛下萬幾有暇。時造館中。屏去法從。特霽天威。從容詢問。或講經。或讀史傳。或論古今成敗。或論民間疾苦。閑則遊戲翰墨。雖詩文之類。亦惟所好。蓋亦日講之義。而加親焉。如家人父子。上有疑則必問。下有見則必陳。日改月化。有不知其然而然者。國家常朝於奉天門。未嘗一日廢。可謂勤矣。然堂陛懸絕。謝恩見辭。惴惴而退。上何嘗問一事。下何嘗進一言哉。此無他。地勢懸絕。雖欲言無能言也。愚以爲欲上下之交。莫若復古內朝之法。蓋周之時有三朝。庫門之外爲外朝。詢大臣在焉。路門之外爲治朝。日視朝在焉。路門之內曰內朝。亦曰燕朝。玉藻云。君日出而視朝。退適路寢而聽政。視朝而聽羣臣。所以正上下之分。聽政而適路寢。所以通遠近之情。漢制大司馬。左右前後將軍。侍中。散騎常侍。散騎諸吏。爲中朝。丞相以下至六百石。爲外朝。唐皇城之北南三門。曰承天。元正冬至。受萬國之朝貢。則御焉。蓋古之外朝也。又北曰太極門。其內曰太極殿。朔望則坐而視朝。蓋古之正朝也。又北曰兩儀門。其內曰兩儀殿。常日聽朝而視事。蓋古之內朝也。宋時常朝則文德殿。五日一起居。則垂拱殿。正旦冬至聖節稱賀。則大慶殿。賜宴則紫宸殿。或集英殿。賜進士則崇政殿。侍從以下。五日一員上殿。謂之輪對。則必入告時政利害。內殿引見。亦或賜坐。或免穿靴。蓋亦三朝之遺意焉。蓋天有三垣。天子象之。正朝象天微也。外朝象天市也。內朝象紫微也。自古然矣。國朝聖

節、正旦、冬至、大朝會。則奉天殿。卽古之正朝也。常朝則奉天門。卽古之外朝也。而內朝獨缺。然非缺也。華蓋、謹身、武英等殿。豈非內朝之遺制乎。洪武中如宋濂、劉基、永樂以來如楊士奇、楊榮等。日侍左右。大臣蹇義、夏原吉等。嘗對便殿。於斯時也。豈有壅隔之患哉。今內朝不復。臨御常朝之後。人臣無復進見。三殿高閣。鮮或窺焉。孝宗晚年。深有慨於斯。屢召大臣於便殿。講論天下事。將大有爲。而民之無祿。不及親至治之美。天下至今以爲恨矣。惟陛下遠法聖祖。近法孝宗。盡剷近世壅隔之弊。常朝之外。卽文華、武英。倣古內朝之意。大臣三日或五日。一次起居。侍從臺諫各一員。上殿輪對。諸司有事咨決。上據所見決之。有難決者。與大臣面議之。時引見羣臣。凡謝恩辭見之類。皆得上殿陳奏。虛心而問之。和顏色而道之。人人得以自盡。陛下雖深居九重。而天下之事。燦然畢陳於前。則唐虞之明目達聰。不過是矣。

儲 儲字靜夫。秦州人。成化二十年進士。官至戶部侍郎。謚文懿。

### 馬政利病疏

竊思邊方馬政。關係尤重。稽之案牘。利病可知。照得本寺歲收各處馬價銀兩。起自成化二年。爲因南方地不產馬。暫收折色。自後比照日漸加增。間有奏討量與。亦不盡從。緣各邊自有買馬之需。如宣府餘糧。陝西屯田等項銀兩。是也。利源一開。潰不可塞。宣府大同延綏寧夏陝西。自宏治元年至今。節次其討過七十餘萬。他如甘肅遼東山西等處。各一十餘萬。可謂費出無經。靡費不貲。及照本寺寄養馬匹不敷。歲取南北直隸二萬匹。俵養近圻。以便征調。然本備京營之用。不專爲各邊之資。緣各邊各有行。太僕寺苑

馬寺所蓄馬匹足備征調。其後馬政廢弛。人心狎玩。一遇邊警。輒言馬少。張皇聲勢。奏請紛然。橫議一興。牢不可破。宣府大同給銀買補。不計其數。邊方官軍因見京師銀馬易以邀求。遂將騎操馬匹不甚愛惜。及至倒死。不行陪償。鎮巡大臣又多關略。把總等官乾沒貨利。至於貪黷之徒。如近年都督汪鑑。侵欺買馬價銀。追賊罷官。其中弊病。難以悉言。若不計處。國家之財物有限。邊方之請求無厭。又本寺未收折色以前。邊方止給馬匹。今給銀十萬。作馬萬匹。價少馬多。似利於官。殊不知馬價銀兩一入軍中。不爲有司尅減。必爲軍士花費。及至買馬價既不多。馬何從好。隨買隨死。隨死隨討。原其本心。非全爲馬。伏乞今後邊方缺馬之時。仍給本色。以杜前弊。奏差風力郎中一員。與同本寺督理少卿。前去各邊查勘。如有奸弊。聽其參究。悉照京營則例。遵守施行。使邊方將士惕然悚懼。知朝廷修建馬政。法令嚴明。庶幾變其舊習。以圖後効。或者所見。謂邊方重地。鎮巡大臣。閫外之事宜從寬大。若每事較量。多方綜核。邊方將士恐有不堪。臣等謂團營爲京輔之地。比之邊方尤重。提督極人臣之貴。比之鎮巡尤尊。朝廷慎重馬政。尙有科道點閱少卿督理。况邊方乎。蓋鎮巡等官於軍士務結之以恩。臣等典守之官。正欲裁之以法。固並行而不相悖也。

蔡 清字介夫。晉江人。成化二十年進士。官至國子祭酒。

時政議刪

治病者必求其致病之由。然後藥力之施。得其因而病可起。不然藥物千種。所投泛漫。無益於疾也。近日

彗星之異。天道元遠。固未可必知。其果爲人間何事而見。然以目前之事計之。或者夷虜之勢方張。而吾所以禦之之具。無一可仗。天之意其爲此耶。愚謂此病症也。非病源也。數十年來。上下玩安。忽危。紀綱日以廢弛。紀綱日廢。則士風日弊。士風日弊。則民力日屈。民力日屈。則國勢之危。隱然無形。歲復一歲。如種在地。萌動有期。雖使無邊場之警。亦將有境內之憂。故今日急務。在朝廷之紀綱。其次在邊境。紀綱旣振。朝廷旣正。疆場自固。夷虜自服矣。何謂紀綱不振。愚姑以耳目所及者言之。前歲清寧宮災。皇上恭自脩省。又誠諭羣臣。各陳時務得失。於是兩京科道官。請以皇上所得。李廣所受朝士賄賂簿籍。武行黜罰。而更賢共理。此固亦脩省之大節目也。而中外臣僚。徇情爲己。曲相彌縫。竟使皆得無恙。縱以人衆爲疑。亦當去其太甚。奈何論所指曰。某爲姦之首。某爲佞之魁。而乃晏然朝端。至其所貶逐。以應天變者。僅言事御史胡獻一人耳。卽此一事。皇上所親目而切齒者。臣下猶能巧計彌縫如此。况其他可以游詞浪說。眩惑於萬里君門之外者哉。愚雖不能悉舉。抑亦無待深言。今日紀綱之廢弛。一至於此。士大夫風俗。安得而不壞乎。故一波動。萬波隨。謂罪皆可以計免。何用懦懦懷刑。謂功皆可以權得。何必孜孜從事。苟可以利其身。赤子之填委溝壑。不暇恤也。苟可以利其家。君父之大事所繫。不暇顧也。但非大姦大佞。其實至愚至癡。士風如此。民力之屈。尙忍言哉。今士民之貧者。無立錫之地。而宦官廝養。宅舍擬於公侯。金銀動以萬計。此皆萬民膏血所萃也。朝廷錙銖而取於民。以爲士馬之資者。乃多尅口於庸將之家。轉運於權倖之門。於是兵弱不能衛民。虜騎一至。而邊人身家。一掃空矣。諸若此類。愚亦不能盡言也。意今日國中

之虛實。四夷亦當知之過半矣。甚可懼也。抑豈惟四夷爲足虞。前世草茅間英雄。往往乘間而起。而士風弊。則人才乏。民力屈。則兵力弱。今日天下大勢皆然。故謂備禦之具。無一可仗也。其可不汲汲及時。振乎紀綱。以揀藥之乎。夫賢者必用。不肖者必去。有功必賞。有罪必罰。此紀綱之大機。而朝廷之所以爲朝廷者也。惟紀綱朝振。則國勢夕張矣。不然。地大不足恃。久安更可危也。今日兵備廢弛。而邊境爲尤甚急。蓋朝廷養兵。本以制敵。而今多役於權要之門。朝廷給財。本以養兵。而今多落於權要之手。氣勢不振於未戰之先。威令不行於方戰之際。功罪不明於旣戰之後。我之虛實。旣素爲敵之所窺。敵之虛聲。亦足爲我之所畏。今欲救之。糧賞宜遣朝官以頒給。不必悉關白於將領。私役宜專委官以防察。無事則寧恣之逸遊。非親得雋於矢石之間者。不得冒功。宜從兵部報效。試中者乃遣之。一或敗事於旗鼓之下者。不得逃罪。宜委方正官員。紀功者併察之。然其要在於將帥之人品不凡。人品不凡。則無事以防察。而妨其權。其機在於朝廷之紀綱振舉。紀綱振舉。則自將帥以下。無不用命。昔儂智高屢敗官軍矣。一用狄青爲總。而南方遂平於旬月之內。周世宗始敗於北漢。立誅敗將何暉。樊愛能等。而兵遂無敵於天下。唐帥師討淮西之兵。不用宦官監軍。而用裴度臨督。一舉而事定。蓋同此將領。同此士卒。同此器械。同此糧賞。亦在乎所以用之者何如耳。此非經世之大本。似亦揀時之急務也。

席 書字文同。四川遂寧人。宏治庚戌進士。官進武英殿大學士。贈太傅。謚文壽。

急簡要以活饑民全

臣竊見今歲南畿地方。夏秋旱澇相仍。人民饑饉殊甚。初賣牛畜。繼鬻妻女。老弱轉展。少壯流移。父老皆言。今昔無此。各官已嘗具奏。廷議已下賑恤。但饑民甚多。錢糧絕少。以此有數之錢穀。給濟無限之饑民。如汲壺水以洒涸河。徒有虛聲。決無實補。爲今日計。必先分別等第。酌量緩急。以地言之。江北鳳、廬、淮、揚四府。滁和二州爲甚。江南應天、太平、鎮江三府次之。徽、寧、池、泰、蘇、常等府又次之。此地有三等。難於一例處也。以戶言之。有絕爨握腹。垂命旦夕者。有貧難已甚。可營一食。得免溝壑者。有秋禾全無。尙能舉貸者。此民有三等。難於一概施也。今賑恤南畿。宜先江北。次及江南。二等三等州縣可也。賑濟戶口。宜先垂死。次及可緩。二等三等人民可也。况今江北地方。前巡撫已去。後巡撫未來。受饑於本土者。無可依恃。流徙於江南者。無爲撫存。臣等袖手傍觀。目視其死而已。竊謂君出祿以待臣。臣宜代君以養民。民出賦以給官。官宜竭力以爲民。今民有急難。坐視莫救。獨何忍哉。臣日夜籌計。今日有司倉庫。旣無儲備。戶部錢糧。又難遍給。考求荒政於古。率多有礙於今。惟作粥一法。不須審戶。不須防姦。至簡至要。可以舉行時下。可以救死目前。今世俗皆謂作粥不可輕舉。緣曾有舉於一城。不知散布諸縣。以致四遠饑民。聞風併集。生者勢力難給。死者堆積無計。遂謂作粥之法。不宜輕舉。可痛可惜。今計南畿。相應作粥州縣。江南宜於應天、太平、鎮江。分布一十二縣。江北擇急要者。宜布三十州縣。總計四十二州縣。大約大縣設粥十六處。中縣減三之一。小縣減十之五。如臣賑粥事宜。款目備行。各該州縣。設粥廠分約日並舉。凡窮餓者。不分本郡外省。江南江北。或軍或民。男婦老幼。舉其家口。但赴廠者。一體給粥賑濟。計自今十一月終起。至麥熟。

爲止。以四個月爲率。江南十二縣。約用米五千餘石。江北三十州縣。約用米十萬餘石。其合用銀米。江南應天等三府。除見積銀穀外。再於原發淮浙鹽銀十萬兩。內支五萬兩。江北各府。不知見積若干。亦不知該部見發若干。如未經發有銀兩。乞早處發十二三萬兩。內支十萬兩。通錢糴米作粥。餘銀各散貧戶。總計用米不過十六萬餘石。計價銀不過十六萬餘兩。可活二十萬餘人。所用有數。未至太靡。所賑有等。不至虛費。法簡直而姦弊難作。事平易而有司能舉。此法一行。窮餓垂死之人。晨舉而午卽受惠。三四舉而卽免死亡。其效甚速。其功甚大。此古遺法。非今創舉。扶顛起斃。未有先於此者。未有急於此者。然此法非但宜於南畿。實可推於天下。舍此而欲將今在銀兩。審係貧民。唱名支散。飽者多。或竊冒。餓者率至遺亡。死者仍死。逃者仍逃。求補尺寸。萬萬決無能矣。

徐禎卿姑蘇人。宏治時有四傑。徐公亦與焉。

崇化論余

夫治生有兆。亂生有徵。本末消息。皆有漸焉。知者之所卜。愚者之所忽也。曷言之。天下將治。其象清明。天下將亡。其象穢濁。清明者何。吉士並進。其道尙貞。陽剛以舒。泰之光也。穢濁者何。小人在上。其俗尙羣。陰惡糾障。否之祲也。故唐虞之世。百辟維寅。幽厲之世。其臣好佞。此治亂之所由異也。故君子立人之朝。以嚴正爲本。以忠愨爲節。以廉直爲限。以羞惡爲心。故道義顯明。風俗歸正。此詩人所以歎詠於羔裘者也。若乃廉恥道喪。國維殄絕。汚伎交門。邪曲黨媚。詩曰。如鬼如魅。則不可測。鬼魅並作。國何不亡。故嚴正忠

慤、廉、直、羞、惡、此八者。賢士所恃以守身。明君所籍以立國者也。執其本。推其用。則咸熙之治。太平之祥。可立致也。方今世遭末季。大道既隱。俗尚貪利。而惡貧苦。喜趨競。而惡守元。阿附成風。固祿吝寵。依蔽仍陋。莫敢正色。直士肆言。則曰狂穉。廉夫秉慤。則曰葺材。毀姦摘疵。則曰昧體。發奸正否。則曰機擯。賂鼠竄者。有顯譽。伐炎門者。有幽黜。巧容默者。有高爵。善甘奉者。有最考。剝民脂者。有肥廩。沽軍功者。有上賞。問豪賊者。有疾禍。禁私利者。有深詬。豺狼載道。狐鼠成羣。樗櫟雜用。瓦石同鳴。教化墮頓。仁義不明。賢直發怒。閭庶呻吟。此皆國政之大蠹。時俗之深痛也。夫明者。睨患於無形。智者。深慮於未萌。或曰。履霜。堅冰。至。豈曰無愆。此衰遲之漸也。夫時世消息。非天地之所生。實在位之咎也。詩曰。赫赫師尹。民具爾瞻。可不慎哉。且衰者。盛之本也。困者。復之漸也。天地之機。生生不息。而況於人乎。若能補過。反真。滌穢。布新。砥礪道。惠之朴。以宏教化之門。熏貪鄙之穴。墮疆右之垣。崇鯁直之節。斥同比之謀。則大化流通。四方爲極。雖有稂莠。良田之所不容。雖有鴛駟。羣驥之所必踈。尙何賞而不勸。何摧而不伏。何決而不行。何塞而不止。則伊且之功。不足準。三五之化。不足爲也。夫天生蒸民。有物有則。堯舜之世。不皆賢。桀紂之世。不皆愚。禹皋用而天下之不仁者化矣。崇侯婦寺進。而天下之不仁者效矣。故置醢。則蚋生。施餌。則魚聚。質染。則化。蟲祝。則似。此物類相感之機也。又何疑焉。吾居下位。非敢好訕。而禍在位也。誠知夫邪正之機。乃治亂之原。不敢以不辨也。



# 昭代經濟言卷七

王守仁字伯安，號陽明，餘姚人。宏治十二年進士，討宸濠有功，封新建伯，謚文成。

## 申明賞罰疏全

竊議招撫，可偶行於無辜脅從之民，而不可常行於長惡怙終之寇。可施於回心向化之徒，而不可屢施於佯服隨叛之黨。南贛之盜，其始也。被害之民，恃官府之威，猶或與之相角。及有司者，以爲既招撫之，則皆置之不問。盜賊遂靡然相從，而不畏死。百姓益無所恃，而日益受害。平良多冤苦無伸，而盜賊乃無求不遂。是故近賊者爲之戰守，遠賊者爲之鄉道。處城郭者爲之交援，在官府者爲之間諜。其始也出於避禍，其終也從其爲惡。故曰：盜賊之日滋，由於招撫之太濫者，此也。夫盜賊之害，神人共怒。獨有司者，必欲招撫，豈得已哉？使強兵悍卒，足以殲渠魁，而蕩巢穴，功名立，豈非其所欲？然而南贛之兵，素不練，養類皆脆弱，兵方句攝將至，賊已稠載歸巢矣。或猶遇其未退，則望塵先奔，不戰已敗。以是禦寇，猶驅羣羊而攻猛虎也。安得不以招撫爲是乎？故凡南贛之用兵，不過移文調遣，以苟免坐視之罰也。間有任事者，勦捕之策行，則必徵調日繁，督責日至，糾舉論劾者，四面而起。往往至於落職敗名者有之。若招撫之策行，可以安居，無地方多事，不得遷轉之滯，夫如是，亦孰不以招撫爲得計耶？是故寧使百姓之荼毒，而不敢出一卒，以抗方張之虜。蓋招撫之議，其始也出於不得已，其卒也遂守以爲常策。故曰：招撫之太濫，由於

兵力之不足者。此也。古之善用兵者。驅市人而使戰。收散亡之卒。以抗強寇。今南贛之兵。尙足以及數千。豈盡無可用乎。然而金之不止。鼓之不進。未見敵而亡。不待戰而北。何者。進而效死。無爵賞之勸。退而奔逃。無誅戮之及。則進有必死。而退有幸生也。何苦而求必死乎。吳起云。兵之情。凡畏我則不畏敵。畏敵則不畏我。今南贛之兵。皆畏敵而不畏我。故曰。兵力之不足。由於賞罰之不行者。此也。今朝廷賞罰之典。未嘗不具。但未申明而舉行耳。古者賞不踰時。罰不後事。過時而賞。與無賞同。後事而罰。與不罰同。况過時而不賞。後事而不罰乎。如是雖使韓白爲將。亦不能有所成。况等腐儒乎。議者以南贛諸處之賊。連絡數萬。蟠據四省。非奏調狼兵。大舉夾攻。恐不足以掃蕩巢穴。然臣以爲狼兵之調。非獨所費不貲。兼其所過殘掠。不下於盜。大兵之興。曠日持久。聲勢張聞。比及舉事。諸賊渠魁。悉已逃遁。所得者。不過老弱脅從而已。故班師未幾。山林之間。復以呼嘯成羣。此皆往事之已驗者。臣亦近揀南贛之兵。精者得二千有餘。部勒操演。略有可觀。誠得以大軍誅討之賞。罰而行之於平時。假臣等以便宜行事。不限以時。而惟成功是責。則比於大軍之舉。臣切以爲省半費而收倍功。臣請以近事證之。臣於舊年正月十五日抵贛。查兵部所咨。申明律例。今後地方。但有草賊生發。事情緊急。該管司官。即便依律調撥勦捕。應合會捕者。亦就發調策應。但係軍情緊急。火速差人申奏。敢有遲延隱匿。巡撫等即便參問。依律罷職充軍等項。發落。雖不係聚衆草賊。但係有強賊肆行劫掠。不拘人數多少。一面設法緝捕。一面即時差人申報。合於上司。并具申本部。知會處置。如有仍前朦朧隱蔽。不卽申報。以致聚衆滋蔓。貽害地方。從重參究。時以前官久缺。

未及施行。臣卽刻印數千百紙。通行所屬。布告遠近。未及一月。以賊情來報者接踵。亦遂屢有斬獲。夫兵得隨時調用。而無觀望掣肘。則自然無可推托逃避。思效其力。繇此言之。律例具存。前此唯不申明而舉行耳。今使賞罰之典。悉從而申明之。其獲效亦未必不如是之速也。伏望皇上。念賊盜之日熾。哀民生之日蹙。憫地方荼毒之愈甚。痛百姓冤憤之莫伸。特勅兵部。俯采下議。特假臣等令旗令牌。得便宜行事。如是而兵有不精。賊有不滅。臣等亦無以逃其死矣。若任不專。權不重。賞罰不行。以至於債軍敗事。然後選重臣。假以總制之權。而往拯之。縱善其後。已無救於所失矣。

陳言邊務全

邇者竊見皇上以彗星之變。警戒修省。又以口口猖獗。命將出師。宵旰憂勤。不遑寧處。此誠聖主遇災能警。臨事而懼之盛心也。當茲多故。主憂臣辱。孰敢愛其死。况有一二之見。而忍不以上聞邪。臣愚以爲今之大患。在於爲大臣者。外託慎重老成之名。而內爲固祿希寵之計。爲左右者。內挾交蟠蔽壅之資。而外肆招權納賄之惡。習以成俗。互相爲奸。憂世者謂之迂狂。進言者目以浮躁。沮抑正大剛直之氣。而養成怯懦因循之風。故其衰耗頹塌。將至於不可支持而不自覺。今幸上天仁愛。適有邊陲之患。是憂患警省。易轍改轍之機也。此在陛下。必宜自有所以痛革弊源。懲艾而振作之者矣。新進小臣。何敢僭聞其事。以干出位之誅。至於軍情之利害。事機之得失。苟有所見。是固芻蕘之所可進。卒伍之所得言者也。臣亦何爲而不可之有。雖其所陳。未必盡合時論。然私心竊以爲。必宜如此。則又不可以苟避乖刺。而遂已於言。

也。謹陳便宜八事。以備採擇。一曰蓄材以備急。二曰舍短以用長。三曰簡師以省費。四曰屯田以足食。五曰行法以振威。六曰敷恩以激怒。七曰捐小以全大。八曰嚴守以乘弊。何謂蓄材以備急。臣惟將者三軍之所恃以動。得其人則克以勝。非其人則敗以亡。其可以不豫畜哉。今者偏方小寇。曾未足以辱偏裨。而朝廷會議推舉。固已倉皇失措。不得已而思其次。一二人之外。曾無可以繼之者矣。如是而求其克敵致勝。其將何恃而能乎。夫以南宋之偏安。猶且宗澤、岳飛、韓世忠、劉錡之徒。以爲之將。李綱之徒。以爲之相。尙不能止金人之衝突。今以一統之大。求其任事如數子者。曾未有一人。萬一口寇長驅而入。不知陛下之臣。孰可使以禦之。若之何其猶不寒心。而早圖之也。臣愚以爲今之武舉。僅可以得騎射搏擊之士。不足以收韜略統馭之才。今公侯之家。雖有教讀之設。不過虛應故事。而實無所裨益。誠使公侯之子。皆聚之一所。擇文武兼濟之才。如今之提學之職者。一人以教育之。習之以書史騎射。授之以韜略謀猷。又於武學生之內。歲升其超異者。於此相與磨礪砥礪。日稽月考。別其才否。比年而校試。三年而選舉。至於兵部。自尙書以下。其兩侍郎。使之每歲更迭巡邊。於科道部屬之內。擇其通變特達者。二三人以從。因使之得以周知道里之遠近。邊關之要害。口情之虛實。事勢之緩急。無不深諳熟察於平日。則一旦有急。所以遙度而往莅之者。不慮無其人矣。孟軻有云。苟爲不畜。終身不得。臣願自今畜之也。何謂舍短以用長。臣惟人之才能。自非聖賢。有所長必有所短。有所明必有所蔽。而人之常情。亦必有所懲於前。而後有所警於後。吳起殺妻。忍人也。而稱名將。陳平受金。貪夫也。而稱謀臣。管仲被囚。而建霸。孟明三北。而成功。願上

之所以駕馭而鼓動之者。何如耳。故曰。用人之仁去其貪。用人之智去其詐。用人之勇去其怒。夫求才於倉卒艱難之際。而必欲拘於規矩繩墨之中。吾知其必不克矣。臣嘗聞諸道路之言。曩者邊關將士。以驍勇强悍稱者。多以過失罪名。擯棄於閑散之地。夫有過失罪名。其在平居無事。誠不可使據於人上。至於今日之多事。則彼之驍勇强悍。亦誠有足用也。且被擯棄之久。必且悔艾前非。以思奮勵。今誠委以數千人之衆。使得立功自贖。彼又素熟於邊事。加之以積憤之餘。其與不習地利。志圖保守者。功宜相遠矣。古人有言。使功不如使過。是所謂使過也。何謂簡師以省費。臣聞之兵法曰。日費千金。然後十萬之師舉。夫古之善用兵者。取用於國。因糧於敵。猶且日費千金。今以中國而禦。非漕輓則無粟。非征輸則無財。是故不可以言因糧於敵矣。然則今日之師。其可以輕出乎。臣以公差在外。甫歸旬日。遙聞出師。竊以爲不必然者。何則。北地多寒。今炎暑漸熾。性不耐。我得其時一也。恃弓矢。今大雨時行。筋膠解弛。二也。逐水草以爲居。射生畜以爲食。今已蜂屯兩月。邊草殆盡。野無所獵。三也。以臣料之。官軍甫至。迹遁矣。夫兵固有先聲而後實者。今師旅旣行。言已無及。惟有簡師一事。猶可以省虛費而得實用。夫兵貴精不貴多。今速詔諸將。密於萬人之內。取精健足用者三分之一。而餘皆歸之京師。萬人之聲旣揚矣。今密歸京師。邊關固不知矣。是萬人之威猶在也。而其實又可以省無窮之費。豈不爲兩便哉。况今官軍之出戰。則退後。功則爭先。亦非邊將之所喜。彼之請兵。徒以事之不濟。則責有所分焉耳。今誠於邊塞之卒。以其所以養京軍者而養之。以其所以賞京軍者而賞之。旬日之間。數萬之衆。可立募於帳下。奚必自京而

出哉。何謂屯田以給食。臣惟兵以食爲主。無食是無兵也。邊關轉輸。水陸千里。踣頓捐棄。十而致一。故兵法曰。國之貧於師者。遠輸。遠輸則百姓貧。近師貴賣。貴賣則百姓財竭。此之謂也。今之將官。旣不堪戰陣。又使無事坐食。以益邊困。是與敵爲謀也。三邊之戍。方以戰守。不暇耕農。誠使京軍分屯其地。給種授器。待其秋成。使之各食其力。寇至則授甲歸屯。遙爲聲勢。以相犄角。寇去仍復其業。因以其暇。繕完口所拆。毀邊牆亭堡。以遏衝突。如此。雖未能盡給塞下之食。亦可以少息輸餽矣。此誠持久俟時之道。王師出於萬全之長策也。何謂行法以振威。臣聞李光弼之代子儀也。張用濟斬於轅門。狄青之至廣南也。陳曙戮於戲下。是以皆能振疲散之卒。而摧方強之虜。今邊城之失機者。往往以計倖脫。朝喪師於東陲。暮調守於西鄙。罰無所加。兵因縱弛。如此。則是陛下不惟不寘之罪。而復爲曲全之地。彼亦何憚而致其死力哉。夫法之不行。自上犯之也。今總兵官之頭目。動以一二百計。使其誠以武勇而收錄之也。則亦何不可之有。然而此輩非勢家之子弟。卽豪門之資緣者。以權力而強爲之也。彼且需求刻剝。騷擾道路。仗勢以奪功。無勞而冒賞。懈戰士之心。與邊戎之怨。爲總兵者。且復資其權力。以相後先。其委之也。敢以不受乎。其受之也。其宥以不庇乎。苟戾乎法。又敢斬之以徇乎。是將軍之威。固已因此輩而索然矣。其又何以臨師服衆哉。臣願陛下。手勅提督等官。發令之日。卽以先所喪師者。斬於轅門。以正軍法。而所謂頭目之屬。悉皆禁令發回。毋使瀆擾。侵冒以撓將權。則士卒奮勵。軍威振肅。克敵制勝。皆原於此。不然。雖有百萬之衆。徒以虛國勞民。而亦無所用之也。何謂敷恩以激怒。臣聞殺敵者怒也。今師方失利。士氣消沮。三邊之戍。

其死亡者。非其父兄弟。則其宗族親戚也。今誠撫其瘡痍。問其疾苦。恤其孤寡。振其空乏。其死者皆無怨尤。則生者自宜感動。然後簡其強壯。宣以國恩。喻以天倫。激以大義。懸賞以鼓其勇。暴惡以深其怒。痛心疾首。日夜淬礪。務與之俱。殺父兄之讎。以報朝廷之德。則我之兵勢日張。士氣日奮。而區區□□。有不足破者矣。何謂捐小以全大。臣聞之兵法曰。將欲取之。必固與之。又曰。佯北勿從。餌兵勿食。皆捐小全大之謂也。今□勢方張。我若按兵不動。彼必出銳以挑戰。挑戰不已。則必設詐以致師。或捐棄牛馬以僞逃。或揜匿精悍以示弱。或詐潰而埋伏。或潛軍而請和。是皆誘我以利也。信而從之。則墮其計矣。然今邊關守帥。人各有心。□情虛實。事難卒辨。當其挑誘之時。畜而不應。未免必有剽掠之虞。一以爲當救。一以爲可邀。從之。則必陷於危亡之地。不從。則又懼于坐視之誅。此王師之所以奔逐疲勞。損失威重。而□□之所以得志也。今若恣其操縱。計以便宜。其縱之也。不以爲坐視。而捐之也。不以爲失機。養威蓄憤。惟欲責以大成。而小小過失。皆置不問。則我師長逸。而兵威無損。此誠勝敗存亡之機也。何謂嚴守以乘弊。臣聞古之善戰者。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蓋中國工於自守。而□□長於野戰。今邊卒新破。□勢方劇。若復與之交戰。是投其所長。而以勝予敵也。爲今之計。惟宜嬰城固守。遠斥堠以防奸。勤間諜以謀□。熟訓練以用長。嚴號令以肅惰。而又頻加犒享。使皆畜力養銳。譬之積水。俟其盈滿充溢。而後乘怒急決之。則其勢并力驟。至於崩山漂石而未已。昔李牧備邊。日以牛酒享士。士皆樂爲一戰。而牧屢抑止之。至其不可禁遏。而始奮威并出。若不得已而後從之。是以一戰而破強胡。今我食旣足。我威旣盛。我怒

既深。我師既逸。我守既堅。我氣既銳。則是周悉萬全。而所謂不可勝者。既在於我矣。由是我足則口日以匱。我盛則口日以衰。我怒則口日以曲。我逸則口日以勞。我堅則口日以虛。我銳則口日以鈍。索情較計。必將疲罷奔逃。然後用奇設伏。悉師振旅。出其所不趨。趨其所不意。迎邀夾攻。首尾橫擊。是乃以足當匱。以盛敵衰。以怒加曲。以逸擊勞。以堅破虛。以銳攻鈍。所謂勝於萬全。立於不敗之地。而不失敗敵之道也。右臣所陳。非有奇特出人之見。固皆兵家之常談。今之爲將者之所共見也。但今邊關將帥。雖或知之。而不能行。類皆視爲常談。漫不加省。勢有所軼。則委於無可奈何。事憚煩難。則爲因循苟且。是以玩習弛廢。一至於此。陛下不忽其微。乞勅兵部。將臣所奏。熟議可否。轉行提督等官。卽爲斟酌施行。毋使視爲虛文。務欲責以實效。庶於軍機必有少補。臣不勝爲國惓惓之至。

邊方缺官薦賢才贊理刪

臣惟任賢圖治。得人實難。其在邊夷絕域。反覆多事之地。則其難尤甚。何者。反覆邊夷之地。非得忠實勇果。通達坦易之才。固未易以定其亂。有其才矣。使不諳其土俗。而悉其性情。或過剛使氣。率意徑行。則亦未易以得其心。得其心矣。使不耐其水土。而多生疾病。亦不能以久居於其地。以收積累之効。而成可底之績。故用人於邊方。必兼是三者而後可。卽如右江一兵備。此臣之所最切心者。臣竊爲吏部私計其人。終夜不寢而思之。竟未見有快心如意者。蓋兼是三者而求之也。如前所舉四人者。固皆可用之才。今乃皆爲時例所拘。棄置不用。而更勞心遠索。則亦過矣。臣近於南寧。思田諸處。因無可用之才。調取其發身

科第以選謫而至者三四人。其志向才識。果自不羣。足可任用。但到未旬日。而輒以患病告歸。皆相繼狼狽扶攜而去矣。不得已就其見在者而使之。則皆庸劣陋下。素不可齒於士類者。然無可奈何。則略其全體之惡。而用其一肢之能。既其終事。所就不能以尺寸。而破壞則尋丈矣。用是觀之。亦何怪乎斯土之民愈困。亂愈積。而禍日以深也哉。是固相沿積習之弊。不及今一洗而改革之。邊患未見其能有瘳。夫今之以朝覲考察而去者。固多貪暴不才之人矣。其間乃有雖無過人之才。而亦無顯著之惡。尙在可用不可用之間者。皆未暇論。至其平生磊落自負。卓然思有所建立。而其學識才能。果足以有爲者。乃爲一時愛憎毀譽之所亂。亦遂恣然就抑而去。斯固天下之所共爲不平。公論彌彰者。孰得而終掩之。陛下何不使在位大臣。一時各舉十餘人之可用者。陛下合而考之。若一人舉之。而九人不舉。未可也。三人舉之。而七人不舉。已在所察矣。五人舉之。而五人不舉。其察又宜詳矣。或七人八人舉之。而一二人不舉。則其人之可用。亦斷在不疑者矣。若此者。亦在朝覲二次三次之後。或七年。或十年。而後一舉。夫身退十年之後。則是非已明。公論已定。雖有黨比。自不能容。今邊方絕域。無可用之人。至取其庸劣陋下者而使之。以滋益地方之苦弊。其豪傑可用之才。乃爲時例所拘。棄置而不用。夫所謂時例者。固朝廷爲之也。可拘而拘。不可拘而不拘。無不可者。陛下何忍一方之禍患。日深月積。乃惜破例而用一人以救之乎。夫考察而去者。果皆貪惡庸陋之徒。則固營營苟苟。無時而不僥倖以求進。若磊落自負。有過人之見者。則雖屈抑而退。自放於山水田野之間。亦足以自樂。今若用之於邊夷困弊之地。殆亦未必其所欲。但爲朝廷愛惜人才。

則當此宵旰側席，遑求賢之日，而使有用之才，廢棄終身，乃不得已。至取其庸劣陋下者而用之，以益民困，豈不大可惜乎？臣因地方缺人，心切其事，不覺其言之煩瀆，伏望陛下恕其愚妄，下臣議於吏部，採擇而去取之，臣不勝瀆冒恐懼之至。

林俊

慶幸討戮叛賊全

臣待罪漢軍中，聞賊臣劉瑾謀逆事覺，陛下特正典刑，以大洩天地祖宗臣民之憤，爲我明萬萬年至計，臣驚喜慶幸。祖宗在天之靈，陛下嗣大歷服之光，其有是盛舉矣。初，賊瑾駕朋黨之說，戕賊大臣，挫殺言官，凌轍同類，摧割羅織天下之人，臣謂此奸臣弄權之故智，然自古無是甚也。比聞遣榮王之國，修行宮，致陛下外寢，臣撫心出涕，謂此賊必反無疑。故事，太子未舉，舉未立，立未長，親王一位不之國，宋仁宗、高宗未有子，聽司馬光、婁寅亮諸臣之言，求宗室之賢，養之宮中，所以杜亂源，爲國家深計。夫庶民忠奴，猶慮主人之孤立，况陛下爲華夷民物之主，賊瑾容置之孤立邪？榮王已之國，賊瑾當循司馬光、婁寅亮故事，輔陛下如仁宗，如高宗，擇宗室一二位十餘歲之賢，養之別宮，在國家謂之杜亂，在時俗謂之益子。俟皇太子誕生，生而立，立而長，遣之歸國，未晚也。孝宗時，陛下爲皇太子，已長，尙未遣榮王之國，今皇太子未生，賊瑾豈容逕遣榮王之國邪？其陰謀逆計，謂必置人主孤立，孤立則易圖，噫，聞亦寒心。况賊瑾舉此等事邪？自古君門九重，所以嚴人君之衛，非觀美也。庶民之家，高垣重戶，夫婦夜同寢處，以防寇偷，我太

祖夜起竊聽四外無人聲。方就安寢。著之祖訓。非過慮也。夫物貴者誨盜。况天位至貴者邪。人間腹心。惟夫婦最爲可恃。帝王之家。寧庶民之家比邪。陛下所恃腹心。僅三宮。豈容離深宮。就外寢。寄命他人。指身於孤危之地者哉。其陰謀逆計。謂必置人主淺便。淺便則易圖。噫。聞亦傷心。况賊瑾舉此等事邪。臣驚憂勃鬱。終夜不得睡。起草一疏。爲急除大逆。以禦大亂事。既與御史陳茂烈私議。無一人可托。賚進。無一人可托。寫本相對飲泣。及赴四川。稍續所聞。令教諭范府騰淨。臣自分必死。家分必滅無疑。惟念川民久罹賊禍。方廬宸憂。擬俟平賊。隨上此奏。又不知其私造御寶。御袍。宮牌。牙牌。火藥。軍器。反形逆跡。若是其狂悖也。天幸假手張永。先發其奸。陛下神武英斷。立決此獄。爲國家大幸。然徐思之。爲危亦至矣。固不得不自寒心。預防而早辨也。昔叔沙衛殿國。楊思勗平亂。春秋綱目書之。謂功出閹寺。國爲無人。今賊瑾謀逆。國勢如千鈞垂一髮。舉朝文武。無一人言之。獨幸內臣一永也。幸一永。傷文武之無人也。傷文武之無人。亦以見陛下信文武之臣之不如永也。信文武之臣之如永。容不早有發其奸。致板蕩土崩。若是之危迫邪。此春秋綱目之深意也。臣僻遠不知。永請討瑾之後。曾請陛下如高宗仁宗。擇宗室一二位。十餘歲之賢。養之別宮。曾請陛下撒行回內宮。倚三宮爲腹心。夜同寢處。使禍患消弭。福履蕃盛。如其未然是。永尙未知杜亂之源也。抑永固未學。宜未喻也。文武之臣。無一人言之。得無過邪。臣聞近文武大臣有缺。與二三內臣會推。誠有是。豈不以前是之腹心專託瑾。故致亂。今是而兼託諸人以杜亂邪。不知前是之腹心專託瑾而致亂。願若今是之兼託。容保無瑾者乎。今是之兼託。保無瑾。既是之兼託。容保無瑾者乎。臣不

敢遠引竊就本朝論之。王振之後。保無有振也。而有吉祥。吉祥之後。保無有吉祥也。而有劉瑾。夫得隲望。蜀窺竊富貴。有何紀限。人心者可盡信乎。周官六卿分職。而百官統於冢宰。九伐掌於司馬。今吏兵二部是也。使內臣應預周制之矣。我太祖稽古建官。又制之矣。其未然宜皆有說。弊之端。其未可自我始也。夫陰陽日月寒暑。各有分職。而同成歲功。侵則災而不成歲。人君體天。其未可改也。臣又聞吏部取楊一清。當矣。其它或失舉。正賊瑾之黨。當矣。宥二黨魁。猶爲失刑。夫爲戶部。莫如韓文。許進。爲內閣。莫如劉健。林瀚。謝遷。王鏊。春秋舉讐舉親。方撥亂反正之始。而不引忠亮端謹。不可屈之人。徒取圓熟。治未可望也。黨魁弗正。亂何時弭乎。累朝大臣。不忍加臯。累朝厚恩。獨忍忘邪。身任舊臣。甘心新主。狡狠回遙。贊逆賊以亂人國。睨神器。孰不可忍邪。春秋誅奸諛於既往。生未宜失賊也。誰爲陛下畫數策者。非誠無識。則有所私。方是時。猶言官不言。文武大臣不言。輔臣不言。噫。可畏矣。觀治者未可以息憂矣。伏望陛下。法古而愛畏。慮遠而慎微。時時以專任賊瑾之誤爲戒。循用孝宗舊人。修復孝宗舊治。正二黨魁。與吞舟而漏網者。則聖德日光。聖政日清。天位日固。人心日安。祖宗造明之盛業。永以昌茂。臣雖死猶生之年。謹錄前奏稿。隨本上進。非欲銜事後之贅詞。亦欲天下後世。知忠憤之激。雖久閒老病疎遠之臣。猶不能已。制治保邦之主。所以信文武之臣者。不得不專。杜塞禍亂者。不得不早。賊臣逆子。尙知憚而易意矣。

張孚敬初名璉。字乘用。永嘉人。宏治辛巳進士。官至華蓋殿大學士。贈太師。諡文忠。

臣切惟先師孔子。有功德於天下萬世。天下祀之。萬世祀之。其祀典尙有未安者。不可不正。臣謹采今昔儒臣所議。上請聖明垂覽。仍行禮部集議。一洗前代相習之陋。永爲百世可遵之典。臣無任願望之至。一謚號。臣謹按。漢平帝元年初。追謚孔子曰褒成宣尼公。唐元宗追謚爲文宣王。宋真宗加至聖文宣王。元武宗加大成至聖文宣王。宋姚燧曰。孔子卒。哀公誅之子貢以爲非禮。至平帝時。始封謚褒成宣尼公。蓋王莽假善以收譽。遂其姦謀也。國初大學士吳沈。孔子封王辯曰。夫子之生也。不獲有尺寸之士。今而以有天下之號歸之。在天之靈。其肯歆之。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古者治教之職不分。君卽師也。師卽君也。二帝三王。盡君師之責者也。若夫子則不得君而爲師者也。師也者。君之所不得而臣者也。彼以王爵之貴。爲隆於稱師者。習俗之見也。又前布政夏寅作政監曰。唐元宗開元。旣尊老子爲元元皇帝。尊太公爲武成王。則追謚孔子。蓋有不得而闕然者也。夫自漢元始初。追謚孔子以來。歷魏晉隋唐。各有加封。然釋奠於學校。止稱先聖。豈可專以開元二十七年。李林甫不學無術之謬制。爲萬世成式乎。且宣之一字。於謚法爲輕。當時不過以配太公武成之號。豈足以贊孔子大聖人乎。且歷世帝王。所以尊孔子者。尊其道也。道之所在。師之所在也。故以天子而尊匹夫。不嫌於屈。使孔子無其道。雖王天下。豈足以當萬代帝王之祀。由是而言。稱帝稱王。皆未爲當。豈若稱先聖先師之合禮乎。又前祭酒邱濬論曰。后世尊崇孔子。始夫漢平帝之世。是時政出王莽。姦僞之徒。假崇儒之名。以收譽望。文姦謀。聖人在天之靈。其不之受也。必矣。惟曰先師孔子。以見聖人所以爲萬世尊崇者。在道不在爵位名稱也。又曰。夫自漢平帝追謚

孔子爲宣尼公。後世因謂孔子爲宣父。又謂爲宣尼。至開元又加文與宣爲謚。然文之爲言。謚法有所謂。經緯天地者也。孔子亦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以是謚之。固亦幾矣。若宣之爲言。謚法之美者。不過聖善周聞而已。豈足以盡吾聖人之大德哉。况唐未加聖人是謚之前。而北齊高洋。李元忠。南齊蕭子良。隋長孫賢之數人者。固先有此謚矣。天生聖人。爲萬世道德之宗主。稱天以誅之。猶恐未足以稱其德。彼區區荒誕之稱。汗下之見。何足爲吾聖人之輕重哉。又曰。自古謚號。必加以實字。未有用譬喻之語者。成之言出於尙書。大成之言出於孟子。成者樂之一終也。孟子以樂之始終。兼聖智之全。譬喻孔子之聖。兼伯夷、伊尹、柳下惠之清。之任之和。而時出之。蓋假設之辭。非真實之德也。加此二字於至聖文宣王之上。固於聖德無所增益也。臣觀孔子作春秋。其意切切於華夷之辨。毫髮不肯假借。政恐後世□□。或至犯我中國之分。防微杜漸。無所不至。豈意奠楹之後。千有八百餘年。而有□□之禍也哉。由是推之。聖人之心。臣恐其在天之靈。必不之受也。一章服。臣謹按唐元宗開元間。詔追謚文宣王。仍出王者袞冕之服。以衣之。宋真宗祥符間。加先聖冕服桓圭。一從上公之禮。冕九旒。服九章。宋徽宗崇寧間。始詔用冕十二旒。袞服九章。金世宗大定間。大成殿聖像。冠十二旒。服十二章。朱熹語錄曰。先聖本不當設像。春秋祭時。只設主祭可也。及按洪武年間。新創南京太學。止用神主。不設塑像。今國子監有塑像者。不過因前元之舊。不忍毀擲。以此觀之。冕十二旒。衣十二章。實因前元之舊。非聖朝之制。邱濬論曰。臣按塑像之設。中國無之。至佛教入中國始有也。三代以前。祀神皆以主。無有所謂像設也。彼異教用之。無足怪者。不知祀吾聖人。

者。何時而始爲像云。觀李元瓘言。顏子立侍。則像在唐前已有矣。嗚呼。姚燧有言。北史敢有造泥人銅人者。誅。則泥人固非中土爲主以祀聖人法也。後世莫覺其非。亦化其道而爲之。郡異縣殊。不一其狀。長短豐瘠。老少美惡。惟其工之巧拙是隨。就使盡善。亦豈真如盛德之容。甚非神而明之。無聲無臭之道也。國初洪武十四年。首建太學。聖祖毅然。的見千古之非。自夫子以下。像不土繪。祀以神主。數百年夷教。乃革。嗚呼。盛哉。夫國學廟貌。非但以爲師生瞻仰之所。而天子視學。實於是乎致禮焉。夫以冕旒之尊。而臨夫俎豆之地。聖人百世之師。坐而不起。猶之可也。若夫從祀諸儒。皆前代之縉紳。或當代之臣子。君拜於下。而臣坐於上。可乎。臣知非獨名分之乖舛。而觀瞻之不雅。竊恐聖賢在天之靈。亦有所不安也。或者若謂。既已搏土爲之。事之以爲聖賢。一旦毀之以爲泥滓。似乎不恭。竊觀聖祖詔毀郡邑城隍塑像。用其土泥。壁以繪雲山。載在令甲。可考也。矧所塑者。特具人形耳。豈真聖賢之遺貌哉。程頤論人家祖宗影。有一毫不類。則非其人。彼親見其人而貌之。有毫髮不相似。尙非其人。况工人隨意信手而爲之哉。臣惟文廟之在。南京者。固已行聖祖之制。今京師國學。乃因元人之舊。正統中重修廟學。惜無以此上聞者。倘有以聞。未必不從。今天下郡邑。恐於勞民。無俟改革。惟國學天子臨視之所。乞如聖祖之制。以革千古之夷教。如儒臣宋訥所云者。誠千萬世儒道之幸。仰惟聖祖有大功於世教十數。此其一也。發揚祖宗之功烈。亦聖子神孫繼述之大者。一。簋豆樂舞。臣謹按唐開元間。詔祀先聖。樂用宮縣。舞用六佾。宋徽宗大觀間。賜禮器一付。內簋十器。全。豆十蓋。全。國朝成化十三年。用禮部尙書周洪謨議。詔增六佾舞爲八佾。加簋爲十

二前祭酒章懋論曰。按國學之祭。舊有十籩十豆。故增爲十二籩豆。蓋尊以天子之禮也。郡縣之祭。舊惟八籩八豆。今增二焉。止爲十籩十豆而已。而通行天下。謂之十二籩豆。其說未明。行禮者尙詳審之。又夏寅曰。籩豆增爲十二。六佾增爲八佾。臣當時論奏。以其十二籩豆八佾。惟太學可行。此皇上所自祭也。若十三布政司。各府行之。則祭禮僭矣。蓋天子之禮。所以用於太廟郊天。古之諸侯。唯杞宋王者之後。得用先代禮樂。他雖周公有大功。魯用天子禮樂。孔子亦不欲觀。以其僭也。况於今各府。可用天子禮樂乎。臣竊惟夏寅之論。所以矯當時之失。其曰。天子之禮。所以用於太廟郊天。誠然矣。然推孔子敬天之心。八佾十二籩豆之禮。肯安然享之。而同於天乎。魯用天子之禮樂。孔子誠不欲觀之矣。然推孔子尊君之心。八佾十二籩豆。又肯安然享之。而同於天子乎。一配享。臣謹按自唐以前。先聖先師。周公南向坐。孔子東向坐。至元宗開元間。始正孔子南向之位。顏回。唐貞觀間。詔配享。曾參。孔伋。俱宋咸淳間配享。孟軻。元豐間配享。宋洪邁曰。自唐以來。相傳以孔門高弟。顏淵。至子夏爲十哲。故坐祀廟堂上。其升顏子配享。則進曾子於堂。居子夏之次。以補其闕。然顏子之父路。曾子之父點。乃在廡下。從祀之列。子處父上。神靈有知。何以自安。所謂子雖齊聖。不先父食。正謂是也。又姚燧曰。江左之進曾子。子思。竝顏。孟。別躋子張於曾子之舊。由孟子而視子思。師也。由子思而視曾子。又師也。子思。孔子孫也。弟子於師。孫於祖。坐而語道者。有之。非可竝南面。燧知四子。已避讓於冥冥中。不能一日。自安其身一堂之上。况又祀無繇。點。鯉。於庭。其失在於崇子而抑父。夫爲是學宮。將以明人倫於天下。而倒施錯置於數筵之地如此。奚以爲訓。又熊禾曰。宜

別設一室。以齊國公叔梁紇居中。南面。顏路、曾皙、孔鯉、孟孫氏、侑、食、西嚮。春秋二祀。當先聖酌獻之時。以齒德之尊者爲分獻官。行禮於齊國之前。其配位亦如之。如此。則亦可以示有尊。而教民孝矣。又謝鐸奏曰。學校之設。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莫先於父子。子雖齊聖。不先父食。奈何仍訛襲故。以顏、曾、思、三子配享堂上。而其父則皆列祀廡下。冠履倒置。有是理焉。爲今之計。莫若別於闕里立廟。祀叔梁紇。而配以顏路、曾皙、孔鯉諸賢。如先儒熊去非之論。庶幾各全其尊。而神靈安妥也。又前侍講學士程敏政奏曰。自唐宋以來。以顏子、曾子、子思、孟子配享坐堂上。而顏子之父顏無繇、曾子之父曾點、子思之父孔鯉。皆坐廡下。臣考之禮。子雖齊聖。不先父食。而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夫孔子之所以爲教。與諸弟子之所以爲學者。不過明此而已。今乃使子坐於上。父坐於下。豈理也哉。若以爲此。乃論傳道之功。則自古及今。未有外人倫而言道者。縱出於後世之尊崇。非諸賢之本意。臣恐於冥冥之中。必有不安於心。而不敢享。非禮之祀者。臣考之元至順三年。嘗封顏無繇爲杞國公。孟子之父孟孫氏。亦嘗封邾國公。臣愚乞下有司。於各處廟學。別立一祠。中祀啓聖王。以杞國公顏無繇、萊蕪侯曾點、泗水侯孔鯉、邾國公孟孫氏配享。庶不失以禮尊奉聖賢之意。臣又竊觀聖學失傳千五百年。至程朱出。而後孟氏之統始續。則程朱之先。亦不可缺。况程子之父。太中大夫。封永年伯程珦。首識濂溪周子於屬掾之中。薦以自代。而又使二子從游。朱子之父韋齋先生。追謚獻靖公朱松。臨歿之時。以朱子託于籍溪胡氏。而得程氏之學。珦以不附王安石新法。退居於洛松。以不附秦檜和議。奉祀於闕。其歷官行已。俱有稱述。臣愚乞將永年伯程珦。獻靖公

朱松從祀啓聖王。使學者知道學之傳。有開必先。明倫之義。不爲虛文矣。臣謹按孝宗皇帝實錄。載謝鏗所陳三事。謂叔梁紇立廟。及吳澄從祀事。鐸與學士程敏政嘗言之。俱以廷議不合而止。一從祀。臣謹按程敏政奏曰。唐貞觀三十一年。始以左邱明等二十二人。從祀孔子廟庭。蓋當是時。聖學不明。議者無識。拘於舊註疏。謂釋奠先師。如詩有毛公。禮有高堂生。書有伏生之類。遂以專門訓詁之學。爲得聖道之傳。而并及馬融等。行之至今。誠不可不考其行之得失。與義之可否。而釐正於大明有道之世也。臣考歷代正史。馬融初應鄧騭之召。爲祕書。歷官南郡太守。以貪濁免官。髡徙朔方。自刺不殊。又不拘儒者之節。前授生徒。後列女樂。爲梁冀草奏。殺忠臣李固。作西第頌。以美冀。爲正直所羞。卽是觀之。則衆醜備於一身。五經爲之掃地。後世乃以其空言。目爲經師。使侑坐於孔子之庭。臣不知其何說也。劉向初以獻賦進。喜誦神仙方術。嘗上言黃金可成。鑄作不驗。下吏當死。其兄陽城侯救之。獲免。所著洪範五行傳。最爲舛駁。使箕子經世之微言。流爲陰陽術家之小技。賈逵以獻頌爲郎。不修小節。專一附會圖讖。以致貴顯。蓋左道亂政之人也。王弼與何晏。倡爲清談。所注易。專祖老莊。而范甯追究晉室之亂。以爲王何之罪。深於桀紂。何休則止有春秋解詁一書。黜周王魯。又注風角等書。班之於孝經。論語。蓋異端邪說之流也。戴聖爲九江太守。治行多不法。懼何武劾之。而自免。後爲博士。毀武於朝。及子賓客爲盜繫獄。而武平決之。得不死。則又造謝不慚。先儒謂聖禮家之宗。而身爲賊吏。子爲賊徒。可爲世鑒。王肅在魏。以女適司馬昭。當是時。昭篡魏之勢已成。肅爲世臣。封蘭陵侯。官至中護軍。乃坐觀成敗。及毋邱儉。文欽。起兵討賊。肅又爲司

馬師畫策以濟其惡。若好人佞己，乃其過之小者。杜預所著，亦止有左氏經傳集解，其大節益無可稱。如守襄陽，則數饋遺洛中貴要，給人曰：懼其爲害耳，非以求益也。伐吳之際，因斫爨之譏，盡殺江陵之人，以吏則不廉，以將則不義。凡此諸人，其於名教得罪，非小而議者謂能守其遺經，轉相授受，以待後之學者，不爲無功。臣竊以爲不然。夫守其遺經，若左邱明、公羊高、穀梁赤之於春秋，伏勝、孔安國之於書，毛萇之於詩，高堂生之於儀禮，后蒼之於禮記，杜子春之於周禮，可以當之。蓋秦火之後，惟易以下筮僅存，而餘經非此九人，則幾乎熄矣。此其功之不可泯者，以之從祀可也。若融等，又不過訓詁此九人所傳者耳。况其書行於唐，故唐姑以備經師之數祀之。今當理學大明之後，易用程、朱、詩用朱子、書用蔡氏、春秋用胡氏，又何取於漢魏以來駁而不正之人，使安享天下之祀哉？夫所以祀之者，非徒使學者誦其詩，讀其書，亦將識其人，而使之尙友也。臣恐學者習其訓詁之文，於身心未必有補，而考其奸諂淫邪貪墨怪妄之迹，將自甘於效尤之地。曰：先賢亦若此哉！其禍儒害道，將有不可勝言者矣。至於鄭衆、盧植、鄭元、服虔、范甯五人，雖若無過，然其所行，亦未能以窺聖門，所著亦未能以發聖學。若五人者，得預從祀，則漢唐以來，當預者尙多。臣愚乞將戴聖、劉向、賈逵、馬融、何休、王肅、王弼、杜預八人，褫爵罷祀。鄭衆、盧植、鄭元、服虔、范甯五人，各祀於其鄉。后蒼在漢初，說禮數萬言，號后氏曲臺記。戴聖等皆受其業，蓋今禮記之書，非后氏則不復傳於後矣。乞加封爵，與左邱明等一體從祀，則僞儒免欺世之名，賢者受專門之祀，而情文兩得矣。又曰：孔子弟子見於家語，自顏回而下七十六人，家語之書出於孔氏，當得其實，而司馬遷史記所載

多公伯寮、秦冉、顏何三人。文翁成都廟壁所畫，又多蘧瑗、林放、申萇三人。先儒謂後人以所見增益，殆未可據。臣考宋邢昺論語注疏，申萇，孔子弟子，在家語作申續，史記作申黨，其實一也。今廟庭從祀，申萇封文登侯，在東廡，申黨封淄川侯，在西廡，重複無稽。一至於此，且公伯寮，愬子路以沮孔子，乃聖門之蝥賊，而孔子稱瑗爲夫子，決非及門之士。林放雖嘗問禮，然家語史記，邢昺注疏，朱子集注，俱不載諸弟子之列。秦冉、顏何，疑亦爲字畫相近之誤。如申萇、申黨者，但不同耳。臣愚以爲申萇、申黨位號，宜存其一。公伯寮、秦冉、顏何、蘧瑗、林放五人，既不載於家語七十子之數，宜罷其祀。若瑗、放二人，不可無祀，則乞祀瑗於衛，祀放於魯，或附祭於本處鄉賢祠，仍其舊爵，以見優崇賢者之意，亦庶乎名實相符，而不舛於禮也。又曰：洪武二十九年，行人司司副楊砥建議，請黜揚雄，進董仲舒。太祖高皇帝嘉納其言而行之。主張斯道，以淑人心，可謂大矣。然苟况、揚雄，實相伯仲，而况以性爲惡，以禮爲僞，以子思、孟子爲亂天下，以子張、子夏、子游爲賤儒，故鄭子有苟卿過多揚雄過少之說。今言者欲竝黜况祀，宜也。然臣竊以爲漢儒莫如董仲舒，唐儒莫如韓愈，而尙有可議者一人。文中子王通是也。通之言行，先儒之論已多，大約以爲僭經，而不得比於董、韓。云爾。臣請斷之以程朱之說。程子曰：王通，隱德君子也。論其粹處，殆非苟、揚所及。若續經之類，皆非其作。然則程子豈私於通哉？正因其言之粹者，而知其非僭經之人耳。朱子曰：文中子論治體處，高似仲舒，而本領不及，爽似仲舒，而純不及。又曰：韓子原道諸篇，若非通所及者，然終不免文士之習，利達之求。若覽觀古今之變，措諸事業，恐未若通之精到懇惻，而有條理也。至於河汾師道之立，出於魏

晉佛老之餘。迨今人以爲盛。則通固豪傑之士也。今董韓竝列從祀。而通不預。宜爲缺典。臣又按宋儒自周子以下九人同列從祀。而尙有可議者一人。安定胡瑗是也。瑗之言行。先儒之論已詳。大約以爲少著述。而不得比於濂洛云爾。臣亦請斷以程朱之說。程子看詳學制曰。宜建尊賢堂。以延天下道德之士。如胡瑗、張載、邵雍。使學者得以矜式。朱子小學書亦備載瑗事。以爲百世之法。臣以爲自秦漢以來。師道之立。未有過瑗者。矧程子於瑗之生也。欲致其與張、邵竝居於尊賢之堂。其歿也。乃不得與張、邵竝侑於先聖之廟。其爲闕典甚矣。况宋端平二年。議增十賢從祀。以瑗爲首。若以謂瑗無著述之功。則元之許衡亦無著述。但其身教之懿。與瑗相望。誠有不可偏廢者。臣考之禮。有道有德於教於學者。死則爲樂祖。祭於瞽宗。鄉先生歿則祭於社。若通、瑗兩人之師道。百世如新。得加封爵。使與衡同祀於學宮。最得禮意。謝鐸奏曰。孔廟從祀之賢。實萬世瞻仰所係。有若龜山先生楊時。程門高弟。伊洛正傳。息邪放淫。以承孟氏。不愧南軒所稱。繼往開來。吾道南矣。實開晦翁之派。雖其晚節一出。不克盡從其言。而新經之闢。誠足以衛吾道。而不預從祀之列。臣竊惑焉。又若臨川郡公吳澄。著述雖不爲不多。行檢則不無可議。生長於淳祐。貢舉於咸淳。受宋之恩者。已如此之久。爲國子司業。爲翰林學士。歷元之官者。乃如彼其榮。處中國而居然。□□忘君親而不恥仇。□昔人謂其專務聖賢之學。卓然進退之際。不識聖賢之於進退。果如是否乎。如是而猶在從祀之列。臣固不能以無惑。况二人者。皆太學之師。於其廟祀黜陟之際。尤不可以不正也。舉人桂華議曰。嘗讀宋史。有蔡元定者。史曰。朱熹疏釋四書及易詩傳。通鑑綱目。皆與元定參訂。啓蒙一

書則元定之稿。又曰。元定平生問學。皆寓朱子書集。又曰。朱子論易。推本圖書。往往與元定往復。而有發焉。然則後朱熹皆受罔極之恩。惟元定獨爲有功於朱熹者。死可作朱熹之志可知矣。更復考其所著成書。有律呂新書。皇極指要。洪範解。大衍詳說等篇。昔我太宗編輯性理全書。指要新書。固已採錄。至於範數。雖止入其子沈之所著者。沈之所受。則何自哉。觀其命沈之言。女宜演吾皇極數。而真德秀又謂範數。西山獨心得之。沈之受於元定。蓋不由師傅而自得之也。可知矣。先王制祀。以死勤事則祀之。竊以元定。蓋亦勤斯道而竄死於古。以死勤事者同。所宜從祀。臣謹詳敏政所奏。率多正論可采。宏治初。曾奉旨會議。率爲沮格不行。及按孝宗實錄云。鐸議吳澄不當從祀。尙書傅瀚力詆鐸言爲謬。又力稱前人之請爲有見。不可遽易。侍郎焦芳曰。所謂前人者。蓋楊士奇也。今天下方議其當柄用之際。雖從祀大事。猶能私庇其鄉人。可又襲其非邪。瀚竟引禮所謂。凡有其舉之。莫敢廢。詩書所謂。率由舊章。監於成憲。以文其說。而於澄忘宋事元之大節。略不及。澄遂仍舊從祀。而鐸議皆寢。論者謂士奇之以澄欺宣廟。非特私其鄉人。而措意亦有在。瀚不悟此。則唯溺鄉里之私。而不顧君臣之大倫。正道統之攸繫。乃據爲舊章成憲。再不可議。然則楊時奏黜王安石之配享。當時安石豈無朝命而配享哉。特其命雖出自朝廷。而事實由臣下阿私所親。以誤朝廷。而非天下之公議。所以易之。後世竟不以爲過也。此豈橫私意於胸中者所能與哉。臣又詳桂華之議。蔡元定宜列祀典。以協衆論之公也。臣又按歐陽脩。乃有宋一代人物。未與從祀。嘗觀其所著本論。實有翊衛聖道之功。蘇軾曰。自漢以來。道術不出於孔氏。而亂天下者多矣。五百餘年而

後得韓愈。學者以配孟氏。蓋庶幾焉。愈之後三百有餘年。而後得歐陽子。其學推韓愈、孟子。以達於孔氏。故天下翕然師尊之。曰歐陽子。今之韓愈也。夫韓愈既已從祀。歐陽修豈可闕哉。

### 廟議全

臣伏惟皇上以大孝之心。議尊親之典。初因廷臣執論。聚訟四年。更詔三遍。蓋自漢宋以來之君。所不決之疑。至皇上決之。所未成之禮。至皇上成之。真可謂洗千古之陋。垂百王之法者也。是以聖詔傳宣。愚氓不應。蓋禮必如此。然後合乎天理之正。卽乎人心之安也。茲光祿寺署丞何淵。妄肆浮言。破壞成禮。稱獻皇帝爲所自出之帝。請立世室。列祀太廟。此何言也。臣與廷臣抗論之初。卽曰。當別爲興獻王立廟京師。又曰。別立禰廟。不干正統。此非臣一人之議。天下萬世之公議也。今何淵以獻皇帝爲所自出之帝。比之今之德祖。請立世室。比之周文王。武王不經甚矣。皇上聰明中正。諱已察之。茲言也。上于九廟之威。監下駭四海之人心。臣不敢不爲皇上言之。昔漢安帝追尊父定陶共王爲共皇帝。立寢廟京師。序昭穆儀。如孝元帝。是爲干紀亂統。人至于今非之。今何淵請入獻皇帝主於太廟。不知序於武宗皇帝之上。與序於武宗皇帝之下。與孝宗之統。傳之武宗。序獻皇帝於武宗之上。是爲干統無疑。武宗之統。傳之皇上。序獻皇帝於武宗之下。又於繼統無謂。何淵所請。此何言也。如謂太廟中不可無禰。漢宣帝嗣昭帝後。昭爲宣之叔祖。史皇孫嘗別立廟。未聞有議。漢宗廟無禰者。蓋名必當實。不可強爲也。如謂獻皇帝廟。終當何承。臣謂由皇上以及聖子神孫。於太廟當奉以正統之禮。於獻皇帝廟當奉以親私之禮。尊尊親親。竝行不

背者也。先儒謂孝子之心無窮，分則有限，得爲而不爲，與不得爲而爲之，均爲不孝。皇上追尊獻皇帝，別立廟者，禮之得爲者也。此臣所以昧死勸皇上爲之也。入獻皇帝主於太廟者，禮之不得爲者也。此臣所以昧死勸皇上不爲之也。夫成禮則難，壞禮則易。伏乞皇上念此禮大成，原出聖裁，非山人奪，何忍一旦遽爲小人所破壞邪。

病痊陳奏刪

臣欽奉聖訓云：卿性資剛速，或傷於過。宜思所以濟者，以協恭輔朕，贊理化機。欽此。臣初思太剛則折，宜濟以柔，欲速不達，宜濟以緩。仰惟皇上建中和之極，敷錫厥福。况臣在左右之列，敢不日加佩服者乎。抑稽之書曰：同寅協恭和衷哉。蔡沈爲之說曰：君臣當同其寅畏，協其恭敬。茲聖訓復示臣等當同其寅畏。仲尼曰：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寅畏之謂也。孟軻氏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蔽邪，謂之敬。故寅可同也，非寅不可同也。恭可協也，非恭不可協也。故寅而同，恭而協，謂之和。非寅而同，非恭而協，謂之同可也。謂之和不可也。仲尼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春秋傳曰：和如羹焉。酸苦以劑其味，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同如水焉。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觀和同之辨，則可以知同寅協恭之義。言事君之道矣。昔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虞人以非所招不往也。將殺之，仲尼躓之曰：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古之虞人，能爲不同如此。今之士大夫不能然者，何也。古者教化行而習俗美，故雖虞人能之。今者教化不

行而習俗不美。故雖士大夫有不能也。古者日宣三德，浚明有家，日嚴祇敬六德，亮采有邦，九德咸事，俊又在官，當是時，位必稱其德之大小，故不患無位，患所以立，故有士讓爲大夫，大夫讓爲卿也。後世資格之說行，而位不稱其德之大小，無問能否，選滿則注，限年躡級，毋得踰越，非負譴者，皆有陞無降，其庸愚沈滯者皆喜，謂之聖書，逮今爲甚。夫資格可以待庸流，不可以待才俊，今之名爲才俊者，率多庸流，校祿俸爲深淺，執歲月以要求，循列卿位，祈無負譴，故軟熟之習成，而平生之志喪無幾矣。欲求人才之逮於古也，不亦難乎？夫爵祿者，天下之砥石，人君所勵，世摩鈍也。然欲教化行，習俗美，非皇上有以鼓舞之，振作之，未見其可也。漢劉梁曰：得由和興，失由同起。今在朝臣工，位高者自知年數不足，則曰他日利害，吾不及見也；位卑者自知資望未及，則曰今日謀議，吾不得預也。故一切怠緩悅從，務相爲雷同，旋進旋退，無毀無譽。國家無事之時，夫旣已如此矣，有事之日，將如之何？夫有堯舜禹湯文武之爲君，必有皋陶伊傅周召之爲臣，皇上英明邁古，仁義中正，堯舜禹湯文武之君也，但有君無臣，爲可歎耳。唐虞三代之治，不可得而見矣。今求之於其下，有同心輔政，如漢之丙吉，魏相者乎？有謀斷相資，如唐之房元齡，杜如晦者乎？有則皇上宜必知之矣。雖然，自古至今，未嘗借才於異代，求之不可不廣，知之不可不預，苟得其人，雖使卑踰尊可也，疏踰戚可也。皇上若求之於今，所知之者，臣恐亦狹矣。昔唐顏真卿爲平原太守，能急安祿山之變，元宗曰：朕不識顏真卿作何狀，乃能如是。使元宗預知之，以待李林甫者，待真卿，則唐常可保開元之盛，豈復有天寶之變耶？夫知人則哲，惟帝其難。宋儒朱熹嘗推易陰陽剛柔之義，以爲觀人

之法曰。凡其光明正大。疏暢通達。如青天白日。如高山大川。如雷霆之爲威。而雨露之爲澤。如龍虎之爲猛。而麟鳳之爲祥。磊磊落落。無纖芥可疑者。必君子也。而其依阿澆澀。回互隱伏。糾結如蛇蚓。瑣細如蟻蝨。如鬼蜮狐蠹。如盜賊詛呪。閃倏狡獪。不可方物者。必小人也。觀人之法。莫切於此。臣旣爲皇上陳之矣。孟軻氏曰。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詩曰。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孔孟之言。真萬世久安長治之策也。伏惟聖明加之意焉。

# 昭代經濟言卷八

金 肅字敬齋浙江海寧人。宏治時仕寧國教諭。

## 節論全

凡論節於家以妻。國天下以臣。通古今也。余竊謂二地也。道均而力殊。效齊而功差。天君也。夫也。地臣也。妻也。互古地不得違天。則臣不得違君。妻不得違夫。茲不謂道均耶。有守則不得私避。有歸則不得獨己。此臣也。與荒鄙冷寢。貞濫人鮮別。生死物莫恤者。異矣。茲不謂力殊耶。節於國國可再造。節於家家可重。與茲不謂效齊耶。有輔則易成。有激則易烈。有著則易傳。幽陰之地。無輔也。無激也。無著也。當其時勢。且與凡夫成家者。倍蓰也。茲不謂功差耶。以是較之。則妻節之難。之重於臣。不亦然哉。

## 說吏全

吏所以止民之爭。而吏之爭於民。甚於民之相爭也。民之爭求止於吏。爭於吏。將焉止之。故置吏者。必先求其不民之爭者。而後求其止民之爭。然後可。不然是吏教民爭。而置吏者。教吏爭也。與其欲止民爭。而更教之。不若不置吏。而民之爭尙寡也。

## 務真全

古者文章、氣節、經濟、性命之士。如鳳毛、麟角。寥寥哉。代不數人。當今之世。綜詩文則曹、劉、接踵。徵氣節則

龍比連肩。語經濟則人人管。蕭譚性命則家家孔。老是何今日之氣化。反盛於往時也。嗟乎。古人多本色。今人多賸物。古人務其內。今人務其外。甫操筆伊吾。氣盈趾高。乘鉞登壇。目無先詰。偶嬰逆鱗。逢怒得譴。沾沾自滿。滿面皆龍比。人物以爲大丈夫事。止于此而已。不勝其脂韋繞指之心。頭頂綸巾。手揮玉塵。慷慨自許。不曰隆中臥龍。則曰東山安石。或出而萃百人干旌之下。亂矣。談孔說老。倒峽其辭。懷仁負義。成仙證佛。欄柄在手。而或失聲破釜。見色豆羹。識者嗤焉。夜光明月。世不恆有。假魚目以爲珠。飾砒碓以爲玉。則充肆矣。余願今之君子。無亦務其真乎。

李承勛字立卿嘉魚人。宏治六年進士。官拜刑部尙書。加太子太保。兵部尙書。諡康惠。

條陳弊政疏刪

王者之政。莫先於兵食取足之道。非增兵以耗國也。加賦以病民也。在審勢而救其偏。隨事而去其弊耳。臣私憂過計。足兵之目有四。曰選京軍以壯根本。止調操以實內地。足衣糧以恤邊軍。振紀綱以申軍令。就中論之。振紀綱爲要。紀綱振。則三者自肅矣。足食之目有四。曰謹收納以清宿弊。便轉輸以甦民困。定經濟以裕國用。致中和以感化機。就中論之。致中和爲本。致中和。則三者不勞而自理矣。何謂選京軍以壯根本。夫京師天下之根本。皇宮又京師之根本。故居守環列。周防鍵閉。其制甚重。將領必付之勳舊。世忠之臣。卒伍必擇其壯勇精練之士。器械必兼夫犀利鮮明之美。豈徒示觀美而已哉。蓋居安防危。其爲慮深且遠矣。臣造朝一月。目見此輩。狀貌勇健而武藝精通者。百無一二。兵刃不堪用。盔甲不稱身者。十

常八九使九州朝貢。及四夷來王者見之。何以壯國威而懾奸謀哉。至於各營之所分隸。號稱百萬。團營之所練選。號十二萬。爲將領者。果皆召虎亞夫之流。而不至有膏梁債帥。濫於其閒矣乎。卒徒者。果皆膂力絕人。一可當十。而不至於竄名隱射。耗數於其閒矣乎。其操習。果能得六伐七伐。八陣五花。法外之意。而不至有若霸上棘門之兒戲。以玩愒日月矣乎。臣皆未得而知也。自古武備。常弛於承平之久。而振於中興之日。今官軍以勇悍善鬪稱者。在北則各邊。在南則狼土。京軍之中。未聞有力扼虎射命中。可以彈壓遠近之邪心者。失今不治。竊恐寢失居重馭輕之權。養成尾大不掉之患。臣誠至恐。不能不爲盛世憂之。昔周勃仗北軍之強。乃能制產祿之死命。李林甫壞府兵之制。而范陽之變。莫可救藥。殷鑒不遠。患須預防。乞下兵部。將宿衛團營官軍。將必擇忠順勇壯。曾經戰陣之人。軍必擇少壯有力。各精一技之士。而不致虧原額之數。器械必可用。盔甲必稱身。而後給。蓋團營較之各營爲重。而守衛較之團營尤爲重也。使精兵勇將。萃於京師。布列環衛。伏大險於至順之中。消不測於無形之表。此卽詩之所謂萬年保其家邦者也。無他。各營之衆。汰老弱僞冒。以省國儲。練習精勇。以備次撥之選。而役占剝削之宿弊。一切革去。則窮軍不致嗟怨外逃。輦轂之下。宿弊一清。天下聞之。莫不畏服。何謂止調操以實內地。我朝官軍調操之制。肇自永樂初年。京師兵少。調發中都。大寧。山東。河南。附近官軍。輪班上操。宣德。正統以來。踵爲故事。日益加密。除南方各省。未暇遞論。如河南。山東。南北直隸。俱京師咽喉。山西。陝西。又中原形勝要地。各處官軍。或調操於京師。或調操於各邊。本地無軍可守。臣昔任使陝西右布政。經過潼關。詢其實在。軍士不

過數名。驚問其故。始知皆在各邊操備。後盜入商洛。鎮巡官議欲赴救。無軍可遣。河南、山東、直隸武備單弱尤甚。以故盜賊縱橫。莫可禁禦。劉六、王鏜足爲前車之戒。臣熟知前項調操官軍在京止堪備工作之役。在邊則將領給私役而已。供饋送而已。於國有行糧草料之費。於私有賞送科尅之苦。而又未嘗得其實用。今昔相因。以爲舊規。而不敢變。此軍旅之所以日耗。而內地日益空虛者也。如臣愚計。省行糧以僱遊食。何憂工役之乏。以行糧而募土人。何慮邊旅之寡。通將調操官軍留於本處。委官兼同民壯。精加操練。如鄰境有賊。則互相策應。又或一邊告急。則合力赴援。如此貧軍無侵尅之害。地方得保障之功。比之不問有警無警。一概分派調操者。強弱多寡之勢。又不可同年而語。此一弊革而數利興者也。何謂足衣糧。以卹邊軍。臣惟戍邊之卒。烽火斥堠。終歲不休。鋒鏑死亡。朝夕不保。比之京輔之軍。勞逸安危。何啻百倍。近年調取邊軍。征勦流賊。貫串於河南、山東、江淮間。又久屯京師。出入禁地。稔見內地軍民安逸脆弱。有子女玉帛之供。無饑寒危迫之患。未免有不均之嘆。起羨慕之心。萌輕視之志。况以各邊撫臣。撫處失宜。將領剝削日甚。往往以衣糧不足。嗷嗷於軍門。擅殺不忌。推求其本。軍情之所以易動者。因無恆心也。恆心之所以失者。由衣食不足也。臣願皇上勅下吏兵二部。查議各邊撫臣。有不宜於邊者。急宜置之。賢者久任之。或由僉都陞副。由副陞左右。而不輕移動。糧餉不足。戶部查議給足。不許將領尅減。令沾實惠。而又察其疾苦。時其勞逸。彼將感恩圖報之恐。後何變之足憂。如此則邊徼安。天下安。何謂振紀綱。以申軍令。臣聞紀綱御軍之大柄。其機在於賞罰。賞罰不明。則政令不一。政令不一。則紀綱不振。宋儒未烹嘗

言紀綱在核功罪。以公賞罰之施。正以此也。在昔軍中號令最嚴。征調會期。時刻不爽。止因正德年間。逆彬怙勢。曲庇邊軍。又因功次不明。使賞濫及無功。而罰不及有罪。是以紀綱漸紊。彼此效尤。官防緩。而姑息之政行。軍恃衆。而侮慢之態作。此風不革。譬如人養驕子。哭卽與果。雖曰愛之。其實敗之。臣願皇上大奮乾剛。申明軍令。選將領而束之。以什伍相聯相坐之法。明教化而導之。以親上死長之義。嚴上下之分。以峻廉遠堂高之勢。平彼此之怨。以消其驕恃跋扈之氣。有功必賞。有罪必刑。而痛革姑息之政。則威惠並行。而紀綱振肅矣。易曰。豶豕之牙吉。夫致變有由。消弭有要。不責其兇狂於彼。而振紀綱。明教化。以潛移之於此。則彼之勇健。足以爲國牙爪。而無反噬之足虞。此卽子路之所謂。有勇知方者也。何謂謹收納。以清宿弊。州縣夏秋稅糧。開倉收受。各有定期。起運存留。各有定數。本色折收。加耗災免之類。各有定法。夫何近年以來。上下各官。留心國計者。名爲俗吏。用心勞而反得謗。怠事奉承者。稱爲識時。自處逸而獲美稱。以此各官。鮮肯著實幹事。每歲正常。冬月收成之後。州縣多以會計不定。不出由票。示民知會。細民辦糧交納。上司輒將州縣正佐管糧等官。或委勘事。或責遠遊。無人監收。多致費耗。來年三月已後。軍船已至水次。司府管糧官員。方下州縣比較。嚴刑逼迫。窮民去歲所收已空。今歲農功又誤。或有本色而責其銀。只得半價半售。或有銀而責其本色。未免稱貸取盈。此後時之弊也。如每歲七月已前。布政司會計停當。明示下司。依時收納。十月至十二月終止。州縣正官管糧官。不許上司差委。以妨監收。災傷蠲免。務使民沾實惠。而無黃放白收之謠。守巡各官。無蹈往轍。於收糧東作之際。舟輿銜尾。既往復來。如風如狂。

以私謁撫按而費其夫馬。則後時之弊可革也。又糧里人戶各有善弱。各有豪強。糧里豪強則以善弱人戶爲食。啖加增每過於正額。糧里善弱則畏刁惡人戶如狼虎。縱使拖欠。寧嚙產代賠。而不敢及門。上司按臨糧里之豪強者。無人敢言。而反爲善弱者。人易誣執。而反受屈。惡者愈肆。而弱者愈苦。此勸懲顛倒之弊。苟能不避嫌疑。虛心推究。則此弊可革矣。二弊果革。則小民及時完納。而東作無防。糧里不致追賠。而身家可保。完糧之策。莫先於此。何謂便輸轉以甦民困。國家稅糧多仰給東南。糧長之設。責在收納。蘇湖等處糧長。作管稅糧。既多。解納雜費尤甚。州縣不才官。以糧長爲囊橐。上司過刻官。視糧長爲寇讐。兌軍之類。每石大略包賠七八斗者有之。起運白糧。每石包賠二三石者有之。各衙門黑豆之類。每石不過值銀三四錢。而他費幾至一兩者有之。家有千金之產。當糧長一年。有卽爲乞丐者矣。家有壯丁十餘。有卽爲絕戶者矣。以致民避糧長之役。過於謫戍。官府無如之何。或有每歲一換之例。或爲數十家朋當之條。始也破一家。數歲則沿鄉無不破家矣。糧長之家既破。國課何由可完。數十年以來。各縣逋負。動數十萬。多由於此。臣楚產也。非爲己地者。但宦於東南。年久。目見此弊日甚。而不能救。不敢不爲陛下陳之。伏乞通行兩京內府及部院兌運等官。上下一心。同恤民隱。本等之外。毋肆需求。敢有故違。在外聽撫按。在內聽戶部及科道等官。指實查參。若豪惡糧里。刻害小民。有司科派糧長。上司亦要一體重加懲究。庶幾錢糧不致破家。亦不致害人。而稅糧易完矣。何謂定經制以裕國用。夫量入以爲出。是謂仁政。量出以爲入。是爲虐政。既不量入爲出。又不量出爲入。雜然而收。泛然而用。是謂無政。考成周之制。以四分制國用。

每歲用三存一。以備凶荒。故三十年之存。則國有九年之積。漢之時則有計相。唐之時則有判度支。宋之時則有判三司。皆所以會有無而制國用也。近年以來。戶部雖有會計之虛名。而無量入爲出之實政。臣愚以爲當因其名而舉其實。通查一歲天下稅糧所入。總凡若干。經國之費。總用若干。首兩京。次各邊省。直隸各府。每歲所入。俱查其的數。分爲二目。做周禮用三以足一歲之用。存一以備不測之虞。萬一所出多於所入。則會九卿堂上科道官各查凡百費用。有約於昔而浮於今者。必考昔之所以約者。請而復之。又考今之所以浮者。請而約之。至於裒多益寡之道。撥此補彼。又在臨時通融議處。務使所出不踰於入之數。通將出入之數。攢造黃冊一本。進呈以備御覽。然時事有盈虛。有因革。每十歲一會而損益之。此十年一會之大綱也。若歲有豐凶。事有多少。每歲十二月。戶部會奏。各官通查。某處災傷。蠲免若干。某處用兵。該用若干。則以各處茶鹽商稅所入之者。補足錢糧正額。以備軍國正支。其餘雜用。一切不得糜費。漢毋將所謂。大司農錢。自乘輿不以給共養。蓋不以本藏給未用。不以民力共浮費。別公私示正路也。經制一定。取之有經。用之有義。而財恆足矣。何謂致中和以感化機。昔人有言。天下之財。不在官則在民。今者太倉無數年之積。閭閻鮮足食之家。既不在官。又不在民。說者以爲蠶於兼并。耗於奢華。似矣。而未知其要。又或以農功奪於雜役。失於苟且。而水利塘防之制。一切不講。亦似矣。而未探其本。臣本世農。頗知農事。大都年不順成。由於雨暘之不時。而雨暘之所以不時者。實由天地之氣未和也。伊訓曰。古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災。子思曰。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蓋人性本無不善。而情之所發。有中節不

中節之殊。不但好惡拂人之性。方是不中節。於好善惡惡之中。有輕重長短不齊之限。若察理不精。權度微爽。未必一一中乎當然之則。或當重而輕。或當輕而重。未能如天地之熱心而成化。皆未得爲中和之極。宋儒程氏曰。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臣惟約情合中之說。最切於學。存存不忘。其致中和之切務也歟。伏望皇上。聖不自聖。益加謹獨之功。每於聽政之暇。默思一日情之所發。大而慶賞刑威。小而一顰一笑。何者適中輕重之宜。何者喜所當喜。而未免失之過。何者怒所當怒。而未免失之不及。今日約之。明日約之。至明以察其幾。至健以致其決。中和之極。旣建於此。而中和之應。自感於彼。何患乎雨暘之不時。若而萬物之不得其所乎。

論知人安民疏

臣聞自古帝王治天下之要道。至簡至易。在知人安民二事而已。人曷爲而難知乎。毀譽亂之。而四目四聰。或不能無蔽也。民曷爲而不安乎。守令虐之。而監司不能振風紀以激揚之也。天下之本在君心。我皇上奉天法祖。精明純粹。君心正矣。而天下未治何也。安危之機在君德。皇上恭以守身。恕以及物。君德盛矣。而治要未臻何也。蓋由郡縣之官。愛民者少。而殃民者多。爲監司者。又多不肯秉公任怨。以督率其屬故也。臣嘗稽之案牘。科差一日。重於一日。又嘗察之閭閻。軍民一年。貧於一年。上澤雖布。而不得下流。下情雖苦。而不得上達。奉詔寬恤事件。公然廢格不行。奉旨蠲免稅糧。肆意重復徵擾。其他姦弊。百孔千瘡。實政不修。虛文是急。皇上有不忍人之心。無人爲之宣播。而小民無從得知。皇上有不忍人之政。無人爲

之奉行。而小民無從沾惠。太平之治。何日可期。伏望皇上特降勅旨。切責天下巡撫。巡按。督察有司。繩愆糾繆。使朝有善政。必及於民。民有隱情。必達於上。天下之官。厲民者去。而宜民者留。天下之事。厲民者罷。而宜民者行。事有當爲。卽爲之。而毋以利害爲念。姦有當擊。卽擊之。而毋以強禦爲畏。事有當言。卽言之。而毋以觸犯爲虞。憲職舉則遠。近鄉風。而郡邑之政。無不舉。言路通則實事必聞。而隱伏之情。無不通。何憂乎人之難知。民之未安也哉。然治道固非一端。振其頹而起其惰。恐無切於此者。臣言及此。猶有私憂過慮。自古以來。剛直之才。果銳之氣。養之甚難。而折之甚易。蓋敢言敢爲之人。利於善良。而不利於姦惡。利於公朝。而不利於私室。言路大開。容有一二傷於激烈者。人必從而詆之曰。此好名也。萬一譴怒加之。則衆相戒。而敢言之氣挫。言路暫開而復閉矣。撫按舉職。容有一二行事稍過者。人必從而詆之曰。此有挾也。萬一譴怒加之。則衆相戒。而敢爲之志阻。風紀之職。暫振而復廢矣。更望皇上。建其有極。過者抑之。使就中。而始終保全。不及者勉之。使企及。而不遽廢棄。言或逆耳。當諒其心。事或違衆。當求之道。周易泰之九二。有曰。包荒者。臣以爲用之於聽言。尤切。包荒之量。卽大舜隱惡揚善之仁也。有曰。用馮河者。臣以爲用之於斷事。尤切。馮河之勇。卽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義也。

胡世寧字永清。仁和人。宏治六年進士。官至太子太保。兵部尙書。贈少保。諡端敏。

### 治河通運以濟國儲疏

臣聞河流遷徙不常。自古爲患。歷考周漢至今。未有能持久而不決之術。國家救災恤民。亦未有聽其決

而不治之理。今之河流漲溢，淹浸豐沛，徐、三州處地方數年于茲矣。去年以來，復至運道阻塞。夫此三處，南京南北衝要，國家咽喉之地也。其民嘗歲爲國運道，勞苦不息，猶之咽喉之氣也。今之被水，逃亡過半，是猶咽喉之氣有傷，救之不可以不急也。國家財賦，仰給東南，而運道少阻，猶人喘噎之病，爲飲食之阻，救之尤不可以不急也。故今日之事，開運道最急，而治河次之。然今運道之塞者，河流致之也。若使運道不假於河，則亦易防其塞矣。臣請先述治河之說，而後言運道。夫自古言河流者，曰分則勢小，合則勢大。言河身者，曰寬則勢緩，狹則勢急，大而急則難治，小而緩則易防，理固然也。其言治河者，曰順其性則易，遏其性則難。又曰：不與水爭地，此其大法也。河自吐蕃發源，流入中國，漸納百川之歸，而行萬數千里，其勢之猛烈可知也。其過孟津，下至汴梁，以東，土疏易決，故能爲患。然自宋以前，多決而東北，自宋以後，漸決而東南，其決于東南也，入海路近，所經爲害猶小。決於東北也，入海路遠，所經爲害尤大。然因決而分，得以殺其勢者亦多矣。河自經汴以來，南分二道：一出汴梁城西滎澤縣，經中牟、陳、潁等州縣，至壽州入淮；一出汴梁城東祥符縣，經陳留、亳等州縣，至懷遠縣入淮。其東南一道，自歸德、宿州，經虹縣、睢寧，至宿遷縣出，其東分新舊五道：一自長垣、曹、鄆等縣，至陽穀出；一自曹州雙河口，至魚臺縣塌場口出；一自儀封、歸德等州縣，至徐州小浮橋出；一由沛縣之南飛雲橋出；一在徐、沛之中，境山之北溜溝出。是此新舊分流六道，皆入漕河，而總南入淮。今聞皆塞矣，而止存沛縣一道，則所謂合則勢大，而河身又狹不能納，所以不得不泛濫橫溢，豐沛二縣，徐之半州，漫爲巨浸，近又溢出沛縣之北，漫入昭陽湖，以致運道舊河。

流緩沙壅而漸致淤塞也。或恐沙壅積久其地漸高水高超下其勢必決而東南有山限隔禍猶小也。決而東北則往年張秋之潰運道因之以竭前宋澶州之決郡縣數十皆灌禍不可言也。故今治河不得不因故道而分其勢其前出陽穀一道魚臺一道恐其決而東北斷不可開也。其在汴西滎澤近開孫家渡至壽州一道決宜常濬以分其上流之勢不可使壅也。乃若自汴東南原出懷遠宿遷二道及正東如徐州小浮橋溜溝二道各宜擇其利便者開濬一道以分其下流之勢或恐豐沛漫流久而北徙欲修城武以南廢堤一帶至於豐單等縣黃德賀固楊明等集地方接至沛縣之北廟道口築堤一道以塞新決河口而防其北流此亦一計也。此治河急患當急施功而開運道尤在所急也。然今運道止塞沛縣以北三十餘里而不能遂開者雖人力不至亦由天時未利也。方夏秋水溢其塞處半爲流沙所壅使人撈沙水中爲力甚難而沙隨水勢隨掘隨壅豈能成功或謂乘今冬初水退昭陽湖暫可通船之日預備工力截其上流乾其下土而併工挑築旬月可開矣。或慮此挑沙開築終不能固來歲水淹或憂再塞不若趁冬水涸冰凍船阻不行之時照依南旺湖式樣就於昭陽湖中開河一帶二面築堤以通運道比今塞舊道不增十里之遠來歲通漕與舊道二處隨便行舟此一策也。或又慮河水入湖亦能帶沙致塞只如今昭陽南口金溝舊閘處所漸入沙塞此其驗也。臣與尙書李承勛同行計議以爲莫若於昭陽湖東岸滕沛魚臺鄒縣地方之中地名獨山新安社等處擇其土堅無石處所另開河一道南接留城北接沙河口二處舊河其間應開不過百十餘里更或隨勢利便各尋近道工力尤省其河新開深則各隨地勢闊則先

止五六丈。以通二舟之交行。就取其土。厚築西岸。以爲河之東堤。阻防河流之漫。山水之洩。而隔出昭陽湖在外。以爲河流漫散之區。所謂不與水爭地也。來冬冰結船阻之時。更加濬闊。以爲運道。仍於彼立一夫廠。量撥山東州縣人夫接遞。以暫寬豐沛之民。而消息咽喉之氣。此其上策也。其開掘之處。有礙民田民居。則宜補給開田。扣除糧稅。而量措與開荒遷徙之力可也。但其地之高下。土之堅疏。勢之難易。臣等不會親歷試驗。未敢就定。爲是乞勅總督河道都御史。一面料集工力。一面親驗可行。趁今興役。開掘此河。或此河難開。則止開豐沛縣舊河。及前擬湖中近河二道。兼使放舟。以防一道之塞。運道旣開。而後以次相度河勢。順其性而分導其流。則大決可免矣。臣等又慮山東河南併直隸江北之民。連年水旱災傷。勞苦特甚。豈可復興此役。乞勅戶部計議。從權於兩淮兩浙。召商額外多買鹽引。令其賣補竈煎餘鹽。照常販賣。急可得銀數十萬兩。以僱役近河貧民。併備用器物。興此大役。則亦宋范仲淹浙西救荒之術也。昔唐中葉。疆土分占日促。田賦所入甚少。而養軍多費。專賴劉晏理財。亦惟興此鹽利。况我國家全盛。食鹽生齒。數倍于昔。而鹽課舊額有限。民間所食皆私鹽也。今取而歸官。河成之後。以資邊餉。實爲大利。且鹽旣官賣。民間私鹽漸少。而巡邏之役可減。鹽徒意外之慮可無。又弭大患。豈不當爲。然以爲難者。第恐勢要徇私之徒。乘之以占利。庸俗泥常之人。因之以起謗。大臣持循保名。不爲國計者。又不肯於是而擔當。必賴聖明。革此三弊。而後可行也。至于挑土之器。工役之流。亦宜量募江浙衢嚴二府之人。百十用之。其人取土一工。勝於北人數十工之力。是宜給之路費。厚其傭值。使樂應募。來必漸多。又使北人漸次效

之亦以後治田勸農之利也。臣愚又念豐沛南北一帶近河州縣之民，近年十分困苦，朝廷宜加十分愛惜，伏望聖恩垂念，以後進貢等項船隻計可停止者，暫爲停止，可減省者，量爲減省。其南京工部該派器物內府應用者，或令原解州縣倒批徑解，或令該部委官自解，不必經由南京監局，以致多造器皿裝盛，因而多撥船隻裝載，又因而多用夫牽送，其士夫往來船隻倚勢多索人夫者，乞嚴加禁治。其河道役遞夫役，照前管河郎中兼理稽考，撫按官不時巡察糾治，庶使衝要之民得以安養休息，而國家南北咽喉之地不至阻絕矣。近該少卿黃綰奏乞復修海運以備不虞，其爲國遠憂甚忠，然聞其事勢甚難，不得已而思其次，則開國初漕運自淮達河，由陽武起岸，百十餘里陸運至衛河，復下船至京，又聞沁水至武陟縣紅荆口，分流一道六十里通衛河，近年以來始塞，是河流因沁可以通衛也。後當國家閒暇之時，亦宜差官踏勘，如紅荆口舊河可開則開，不開則於陽武上下相度地勢相應處所，離岸十數里開掘一道，北通衛河，歲撥江南相應衛分糧船百十隻，於彼轉運習慣，以備徐沛之北會通河一處之塞，此亦一計也。

### 守令定例全

臣惟天下親民者，郡縣守令也。總督郡縣者，藩臬二司也。巡察二司守令者，巡按御史也。數者設官，皆以爲民也。祖宗舊制，惟巡按一年交代回奏，至今不改。其餘藩臬守令，則皆久任而責成其功。宏治以前皆然也。今則遷徙不常矣。是故春爲知府，或僉事於南，秋陞副使，或參議於北，來春則又陞參政，或副使於

東西矣。甚者初陞右布政使。憚遠不行。在家稍候三二月。卽改左而三遷矣。到任未及三二月。卽望轉而京堂矣。由是一歲之間。往來道路如織。日月過半。其能在任幾何。至於進士爲知縣者。亦惟持守三年。有薦則取。事在承上。而不在恤下也。故今藩臬守令。皆過客也。其視地方凋弊。若見驛舍之損漏。誰爲之修也。視生民之饑也。若見驛馬疲瘠。誰爲之恤也。舊時責之以興水利。勸耕桑者。不屑爲也。責之以積穀備荒者。不屑爲也。至凡覈戶口。均賦役。除盜賊。抑豪強等事。皆不屑爲也。乃惟巡按批問詞狀。或委勘事情。則稟其意而亟爲之。虛實輕重。惟視彼所欲聞而報上耳。誣枉固不恤也。往時巡按秉權太重。行事太過。先朝考定憲綱一書。以爲矜式。其與三司知府等官相見。各有定禮也。其職任事務。各有定例也。今則藩臬守令。皆不得專其職者。而事皆稟命于巡按矣。甚而巡撫固位者。亦不敢專行一事。而承望風旨於巡按矣。相見之際。知府以下。長跪不起。布政以下。列位隨行。甚者答應之際。皆俯首至膝。名曰拱手。而實屈伏如拜跪矣。至於審刑議事。考覈官吏之際。與奪輕重。皆惟巡按出言。而藩臬唯唯承命。不得稍至商確矣。一有剛正不阿。可否其間。或專行一事者。豈惟巡按惡之。衆皆疾之。或陰註以數字之考語。或明摘一事之過失。而劾退之矣。由是布政以下。皆以作揖爲名。日候於御史之門。而無暇各行其政。甚者公文往來。皆必親遞。而布政使方岳之重。按察司外臺之長。乃躬任鋪司鋪兵之役。而不恥矣。彼爲布政者。則曰。我姑卑巽數月。則有京堂之陞矣。旣爲都御史巡撫。則又曰。我姑謙遜數年。則有部堂之擢矣。不然則劾隨之。能得此乎。由是內外大小官員。皆以持循保位爲賢。而慷慨任事者爲不謹。忠正之人。因是而黜者。

多矣。孰肯體國愛民，爲之興利備患耶？此今日致民饑困所由也。今使大臣有如富弼之賢者，陛下委金萬鎰，使之馳往地方振救，欲發倉廩，則倉廩皆空也；欲買糧食，則米穀絕無也；欲勸大戶，則大戶自不給也；欲知饑民實數，則守令素不之究也；欲委官，則無實心行事者；而或差占於巡按，則不敢承命也；一人耳目有限，將如之何哉？不過公文行下，而造冊報上，曰賑過若干而已。其生其死，誠不能知也。此今日之饑荒，實不能救，而後日之饑荒，所當急備也。聖旨所憂盜賊竊發，豪傑或乘隙而起者，此正可憂之時也。臣惟曰：回士風，變治體，而皆復祖宗之舊，此今日救民之急務也。然此事大臣不敢獨任也。惟聖明張主於上而已。何者？臣僚昔皆陞速，今緩其陞，則怨；怨則謗。御史先旣權重，今抑其權，則怨；怨則劾。劾與謗，皆大臣之所深畏也。今日職位退亦可矣，而歿後議及贈諡，則又以有無彈劾爲應否。由是浮沈保名者，恆得志體國任怨，莫之敢矣。臣故謂保民今日急務，在聖明張主之而已。伏候聖裁。

李夢陽字獻吉，陝西慶陽人。宏治癸丑進士，仕至江西提學副使。

### 應詔上書全

夫天下之勢，譬之身也。欲身之安若，如去其病。欲其利莫如祛其害，欲令終而全安，莫如使漸不可長。今天下之爲病者二，而不之去也；爲害者三，而不之祛也；爲漸者六，而不能使不可長也。乃願汲汲曰：是奚不安也？奚不利也？奚不令終而全安也？是何異於不藥而求病愈也哉？臣謹以所見而陳之。一曰：元氣之病。夫元氣之病，有其幾無其形，譬患內耗，伏未及發，自謂之安。此乃病在元氣。臣竊觀當今士氣，頗似之。

孔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今人不喜人言。見人張拱深揖。口訥訥不吐詞。則目爲老成。又不喜人直。遇事員巧而委曲。則以爲善處。是以轉相則效。翕然風靡。不復知有言之實矣。且大臣者。庶官之表。而民之望也。今大臣則先不喜人言。又惡人直。夫諫官得以風聞言事者也。今大臣被彈劾。則率廷辯以求勝。語人曰。我非要作官。但要屈直明白耳。及直矣。又恬然作官。此何理也。往大臣有親之喪。服除。非詔不起。今大臣服除自起矣。如此。尙得謂之有禮。義。廉。恥。耶。夫無禮。義。則佞人進。乏廉。恥。則國無防。佞人進。則互相欺。詆。國無防。則紀綱不張。臣竊謂此等不治。必積漸不可救藥。故曰。四夷未侵。百姓未離。刑政未墜。疆土未蹙。而國危主憂。此臣所謂元氣之病也。二曰。腹心之病。夫腹心之病。攻之則難。不攻則亡。今內官者。腹心之病也。夫內官陰性而狼貪。其地逼近。又朋比難翦。今倉廩。場庫。錢穀之要也。皆內官主之。少者五六輩。多者二三十輩。且夫一虎十羊。勢無全羊。况十虎而一羊哉。今某某有司。摘發其奸。幸陛下洞見其情。實。外議僉曰。是必不赦。不然且竄斥。今數月矣。猶閣而不行。夫人情莫不遮於潛而玩於彰。彼未摘發。尙有嚴心。今其奸已摘發之矣。不置之法。又不竄斥。彼何所憚而不爲乎。昔人有言曰。宦官有罪不可赦。有缺不可補。言難除也。今皇城之內。通名籍幾萬人焉。亦多矣。陛下又勅禮部。選年十五以下。淨身男子五百名。將安用耶。夫滅絕人類。必戕天地之和。戕天地之和。則災害必至。災害至則五穀不熟。人民離散。天道乖於上。人心怨於下。而陰性狼貪之圖。無忌妄行於中國。不危者鮮矣。臣故曰。內官者。腹心之病也。今陛下誠於此時。拔廉直。獎忠鯁。斥無恥。大臣進。盧扁之佐。則必轉病而爲安。今議者必曰。彼曾不指實某

忠某直某爲無恥。泛言難行。然不知上者風也。下者草也。拔一君子。則君子進。卽有小人。相率而化於善矣。且人不幸而有病。擇醫而治之者。爲愛身也。今某某有司。幸擿發其奸。是亦國之醫也。若一切閣而不行。是醫能治之。而上弗肯使也。今誠欲腹心安。莫如剷內官之權。欲剷內官之權。莫如有罪不赦。有缺不補。傳曰。治未病不治已病。今固已病矣。而猶不治。是可惑也已。所謂三害者。一曰兵害。夫兵害者。冗食而無補。空名而鮮實也。天強本者。所以弱枝也。今在京之兵。以衛計之。七十有餘。分爲三營。一曰神機。二曰三千。三曰五軍。蓋帶甲控弦者。數十萬焉。意固欲以強本也。然至正統己巳。纔數十年耳。拔之乃僅得十二萬焉。亦寡矣。於是。有十二團營。至今又纔數十年耳。日者遣將北伐。拔之不滿三萬焉。然其腰鞬弓刀不全也。騎士則牽露骨馬。又旋置鞍轡等。夫兵數不減於前。食之者增也。一旦而狼狽若此何也。官不恤其軍。豪勢多占。使遠者逃。近者潛。職守不以報。糧籍不開除。又壯丁各營其家。老弱出而應點。宜其食之者增。而用之者寡也。夫騰驥四衛者。今非所謂內兵耶。外官既不與稽其數。征役又不選用其丁。故其人率富豪而氣驕。夫內官者。陰狡而狼貪者也。以富豪氣驕之人。而率之以陰狡狼貪之徒。茲其害何忍言哉。且夫錦衣衛牙爪之司也。今內官之家人子弟。官之團營兵之精也。內官參之。而內兵又其專掌之。陛下乃何獨而不爲之寒心也。古人有言曰。官惟賢。賞惟功。今團營把總號頭等。孰非內官之私人乎。彼其家人子弟。抑孰非詭託冒官也。乃遂令布列要地。爲牙爪。詩不有之曰。萌芽不折。伐將斧柯。燄火不撲。燎原奈何。言貴豫也。陛下誠於此時。查往年李玉事例。仍置總兵官。使參掌內兵。又令團營把總號頭等。自

今不得置其私人。乃於是令諸左右曰：其詭託冒官自首者聽，但罷免不問。如此則威立而恩亦流。所謂銷患於未形，計之上也。二曰民害。夫民害者，臣以爲斂重而民貧，又貪墨在位，恩不下流也。臣聞惟智者而後起家，夫人未有無所賴而生者也。今百姓賢者百無一二，愚蠢者十常七八，然貧苦無賴，而有司者不知恤也。斂之不問貧富也，役之不問勝否也。曰：是爾職焉矣。是故富者剝削，貧者稱貸，稱貸之不足，則必鬻子鬻子之不足，則必逋竄。一旦棄父母，捐親戚，背鄉離井，愁怨之聲上干天和，則必有水旱風雹之災。逋者不還，居者縲紲而牽連，則必有無辜暴露之屍。臣是以曰：民害者，斂使之也。夫內府供用有常數也，宜有常簿焉。今油蠟皮張諸料等較宏治初年費且十倍于前，此何也？蓋下者效上者也。取贏者未有不羨者也。今旣十倍于前，則戶工二部科派必又倍矣。下之州縣必又倍矣。百姓輸納又有秤頭等，必又倍矣。又經內官必有賄賂，是益又倍矣。于焉民日貧而斂日積，當道不苦言以聞，有司乘機而肥其家，如此而猶望其治，是真却步以求前耳。陛下前固嘗降詔旨存問矣，然簿數不減，派科不省，稱頭如故，賄賂公行無憚。此所謂虛名而實禍也。臣故曰：貪墨在位，恩不下流者此也。三曰莊場畿民之害。臣伏觀洪武某年詔曰：直隸拋荒地聽民開墾，永不起科。夫民旣自開墾之矣，不可謂非其田矣。今皇親之家聽無賴光棍投獻，主使謂非其田也，請之朝廷，朝廷亦謂非其田也，率給賜皇親家。皇親家旣奉天子僉爲己有，乃輒遂自奪其田土，夷其墳墓，毀其房屋，斬伐其樹木。於是百年土著之民，蕩產失業，拋其父母妻子，千里之內舉家騷然不寧矣。夫皇親與國同休戚者也，而祿非不豐，貴非不極也，乃祇以區區之田損害

赤子動搖基本如此是不與國同體耶。嗚呼亦甚矣。昔者魯廢梵，孔子見之，但曰傷人乎。蓋貴人賤馬也。今薊州牧馬草場，與百姓爭阡而競畝者，尺分而寸剖之。臣竊悲曰：是何賤人而貴馬也。夫草場數千頃地耳。今三遣官矣。百姓連年坐旬攝轉相牽聯，荒廢本業，耽閣其生理，男不秉耜，女不上機，賣男鬻女，弱者轉而死塗泥者過半矣。嗚呼，是何賤人而貴馬也。臣雖未詳其始末，切計今事勢，萬無百姓侵官之理，設有之，所辦亦官租耳。非若皇親之家，占之爲己有也。今據勸牒四至，與民之爭，止十之一二耳。臣謂宜置而不問。夫王畿天下之本也，徒以數十百頃之地，失黔首之心，傷陰陽之和，臣固知陛下不忍矣。陛下幸哀憐，聽臣愚計，勅戶部查景泰六年勸馬馮誣奏內事理，以前項田土給民徵租，但以空閒草地牧馬。六漸者，一曰匱之漸，夫匱之漸者何也？臣以爲兵連然耳。然又苦浪費，今各邊用兵，以將則庸，以卒則罷，糜財而無功，曠日而損威，而錢穀吏俛首供給，莫敢如何，稍有不繼，則軍吏諉以自解，是故倉廩不足，不曰兵者糜之也，是錢穀者誤之也。錢穀者不曰已誤之也，曰是無米而求粥也。於是始有和買之議矣。和買而不足，於是有空運之例。空運而又不足，於是乞內帑之銀。臣始至戶部，太倉庫銀尙百七十餘萬，今銷耗且過半矣。然而乞者未已也。由是積漸而不止，雖欲不匱，烏可得耶。夫竭天下之力以供邊，而日猶不足，其故何也？靡財而無功，曠日而損威者，爲之也。夫錢者泉也，言流也，散于上而聚于下，公家削而私室盈。今京城內外千觀萬寺亦熾矣，顧又不止。彼左右侍臣，孰非造作者也。造作動孰非以鉅萬計。諺曰：十入一出。今彼鉅萬出，則其入不止于鉅萬明矣。夫上惟風，下民惟草。今方春氣和，耒耜在野，陛下乃不

發倉廩助不給。賑不足。願徧察寺觀等。勅給費修葺之。是道民以奉佛也。彼以鉅萬入者。又何憚而不造寺。夫智者察微。今貨入而盈私室矣。又出而造寺觀矣。設卒有水旱之警。兵甲事興。內取則已匱。外斂則民窮。臣不知陛下計所出矣。故曰。毋浪費者此也。二曰。盜之漸何也。臣以爲其機在民窮。夫盜者非不知法當死也。彼以爲往固無食矣。今盜而得食。卽死不猶愈于餒乎。往固無衣矣。今盜而得衣。卽死不猶愈于凍乎。往有租調官司之轄矣。今盜而得自由。不猶愈于追繫鞭笞之乎。夫天下無智愚強弱。舉俛首捧心以事我者。以有法維之。且畏死也。今旣死而愈于凍餒。追繫鞭笞之。則彼亦何所不至耶。計今事勢。非但憂盜。將必有大患。大患者何。所謂有亂之機。無亂之形也。夫今天下無不臣之邦。四夷無不庭之國。百官奉職。筐篚歲至。太倉有紅腐之粟。武庫之兵朽而不用。又無方二三千。水旱之災也。然而哨聚殺人。劫縣燒村。剽掠婦女者。日相聞也。假如不幸。而有方二三千。水旱之災。武庫之兵。太倉竭粟。百官不奉職。夷狄外侵。海內有警。則事勢又何如矣。故曰。有亂之機。無亂之形。嗚呼。此亦可以寒心矣。臣謂宜趁此急選良有司。恤饑賑寒。以安民心。又密令整飭城池軍馬。以伺緩急之變。夫安不亡危。霸者之略。有備無患。聖王之政。况今承平日久。民不知兵。萬一有慮外之警。有如平原。睢陽之倫乎。臣故曰。計今事勢。非但憂盜。將有大患者此也。三曰。壞名器之漸。夫壞名器之漸者。臣以爲黜陟失制也。夫明王懸爵賞。以待天下之賢。將以奉天而理民也。故曰。五服有章。自天命之。示非我也。又曰。爵人於朝。與衆共之。明至公也。是以古之英君。寧捐百萬之費。而靳一郎之拜。其意亦謂此耳。而今乞官者官。乞廕者廕。黜其父者陟其子。

黜其祖者陟其孫。臣不知陛下計所出矣。夫廢者所以報功。又示勸也。今黜者既陟其子孫。則有功者何勸焉。是以高其爵。不足以勵。糜乎賞。不足以風。蚤緣鑽刺之風。既行。而廉恥名節之士。遂寡。且陛下何利於斯。而爲之也。夫薰蕕同器。不知有薰。廉污並賞。孰肯爲廉。陛下若謂天下之大。何恡此一官。則所謂弊袴之藏。繁纓之惜者。皆非邪。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臣故曰。壞名器之漸者。黜陟失制也。四曰。弛法令之漸。夫弛法令之漸者。臣以爲舛與玩爲之也。夫舛莫大於縱罪。玩莫大於長奸。昔者舜爲天子。瞽瞍殺人。士師執之。孟子以爲爲舜者。但宜竊負而逃。蓋法者。公之天下。受之祖宗者也。掌於士師。士師不得而專也。出於天子。天子不得而專也。是故士師可以執天子之父。爲舜者。不可私其親。曩者犯人王禮。擅搶夷僧貨物。損辱國體。傳笑外邦。獄案已具。法所不赦也。陛下何從而赦之耶。以爲無罪。則固已追償其貨直矣。以爲罪。未聞有罪而赦之也。有罪而赦之。是縱罪也。縱罪則奸長。奸長則政舛。政舛則民玩。民玩則令慢。令慢則法弛。此古之所大忌。而今之所甚忽也。夫忌莫大於刑忽。又莫大於私。何則。刑天討也。公天道也。王者不私其天。故罰一人而千萬人懼。諺曰。勿謂尺五。後且不補。臣固以王禮之赦。爲弛法令之漸。五曰。方術眩惑之漸。夫方術眩惑之漸者。臣以爲去之不力。則誘之必入也。夫自古帝王。享國長久者。畏天而憂民也。非以奉佛也。康強少疾者。清心而少欲也。非以事仙也。且陛下獨不見梁武。唐憲乎。梁武奉佛最謹。然罹禍最慘。唐憲事仙亦最謹。然年又最短。此其明效大驗。彰彰可考者。而今創寺觀。請額者。陛下弗止也。比又詔葺其圯廢。臣不知陛下乃何所取於彼而爲之也。夫真人者。太虛無爲之名也。今酒肉粗

俗道士陛下敬重之如神。尊爲真人。又法王佛子等。並肩與出入。珍食錦衣。陛下踐祚詔曰。僧道不得作醮事。煽惑人心。堂堂天言。四海誦焉。夫陛下神心睿姿。不減於前也。乃今復爾者。臣故知有誘之者也。夫誘者必曰。其道妙。其法靈。今天變屢見于上。百姓嗷嗷於下。邊報未捷。倉庫匱乏。信如真國師。道足以庇法。足以祐陛下。何不遂一試之。使天變息而嗷嗷者安乎。此固必無之事。而陛下不察。反聽其誘。此臣之所日夜悲心者也。六曰。貴戚驕恣之漸者。臣以爲其防決也。夫水防惟土。國防爲禮。水決則匱。禮決則陵。昔者高皇帝制親令曰。皇親之家。不得與政。臣嘗伏讀嘆息。以爲聖王不易之論。及退而考夫頒祿列爵。則又使大貴而極富已。又考其器度田奴之等。則又不使之踰也。臣於是又嘆曰。是所謂禮之防也。夫皇親與國至戚也。不宜有間。今顧制禮以防之者。臣以爲此固保全而使之安也。今陛下至親莫如壽寧侯。所宜保全而使之安者。亦莫如壽寧侯。乃固不嚴禮以爲之防。臣恐其潰且有日矣。夫下僭則上陵。今壽寧侯招納無賴。罔利而賊民。白奪人田土。擅拆人房屋。強虜人女子。開張店房。邀截商貨。而又占種鹽課。橫行江河。張打黃旗。勢如翼虎。此謂之不僭不可。夫僭則陵。陵則逼。大逼則法行。且今側目而視。切齒而談。孰非飲恨於壽寧者也。夫川潰則傷必衆。萬一法行。陛下雖欲保全而使之安得乎。臣切以爲宜及今慎其禮防。則所以厚張氏者至矣。亦杜漸翦萌之道也。

桂 萼

論復卦月令二義疏全

臣惟聖心澹然無慾。可以對越天地。更願默觀造化之原。臣因冬至有感。謹述經義大者以獻。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天地大德曰生。十月純陰。天地生物之心。閉藏而不可見。及乎十一月冬至。一陽萌動。始露端倪。交春遂發生萬物矣。一歲之運。則十一月冬至爲復。一日之運。則夜半子時爲復。皆從靜中生。出動來。人心培養之深。善端初發。亦如是也。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陽氣奮發而成雷。冬至一陽尙微。潛藏地中未動。先王順之。是日上下各務安靜。以養微陽。禮記月令曰。是日也。陰陽爭。諸生蕩。君子齋戒。處必掩身。身欲寧。去聲色。禁嗜欲。安形性。事欲靜。以待陰陽之所定。爭者。陰方盛。陽欲起也。諸生者。萬物之出機也。蕩者。欲動未動之意。湛然純一之謂齋。肅然警惕之謂戒。君子無時不敬。有事則敬愈至也。處必掩身者。寒氣傷人。不可輕有冒觸。醫經所謂無擾乎陽也。去聲色者。恐耳目交於物。引動其心。而不得靜也。禁嗜欲者。醫經謂冬不藏精。春必病瘟。故遠絕女色甚嚴也。安形性者。外靜其身。內靜其心。內外交相養也。事欲靜者。百官皆安常守位。不得有所興作。勞民動衆也。待陰陽之所定者。順陽之生。使陰邪不得阻也。臣推天地生生之德。貫乎四時。而春意融融。生意盎然。獨盛。嘗體驗之。分明吾心一箇仁底意思。皇上常念天地春生之德。博大寬舒。惻怛慈愛。可以覆冒四海而無難。但此生意。不始於春。而始於冬。隆冬閉藏。極於嚴密。雖一陽微露。萌動端倪。而全體隱然。蘊蓄不泄。至春薰蒸既久。生意充周。雖陰崖寒谷亦透矣。故帝王之學。莫大乎求仁。而求仁之功。必先乎主靜。伏願皇上收斂此心。截斷浮泛。深潛蘊蓄。不輕發泄於言語文字之間。使天地生生之德。渾然在我。隨其發處。擴而充之。以不

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天下無一夫一婦不在乎春風和氣之中矣。此乃聖學淵微之妙。曠千載而不傳。臣謹稽首先獻。至於今日。冊立中宮。奮揚四鎮。尤當早定預計者。然事在有司。皇上只一言指示而已。慎勿以之上勤聖心也。伏乞俯賜批答。臣請次第陳上。

# 昭代經濟言卷九

楊繼盛字叔山直隸容城人嘉靖登第仕至兵部武選郎贈太常少卿諡忠愍

## 乞誅奸險巧佞賊臣全

方今在外之賊惟口虜爲急在內之賊惟嚴嵩爲最口虜者犬羊之盜疥瘡之賊也賊臣者門庭之寇心腹之害也賊有內外攻宜有先後未有內賊不去而可以除外賊者故臣請誅賊嵩當在勦絕口虜之先敢以嵩之專政叛君之十大罪爲皇上陳之我太祖高皇帝親見宰相專權之禍遂詔天下罷中書丞相而立五府九卿分理庶政殿閣之臣惟備顧問視制草不得平章國事故載諸祖訓有曰以後子孫作皇帝時臣下有建言設立丞相者本人凌遲全家處死此其爲聖子神孫計至深遠也及嵩爲輔臣儼然丞相自居挾皇上之權侵百司之事凡府部每事之題覆其初惟先呈稿而後敢行及今而稟而後敢起稿嵩之直房百官奔走如市府部堂司嵩差人絡繹不絕事無大小惟嵩主張一或少違顯禍立見及至失事又謝罪於人雖前有丞相之專恣未有如斯之盛者是嵩雖無丞相之名而有丞相之權有丞相之權而無丞相之干係以故各官之陞遷未及謝恩先謝嵩矣蓋惟知事權出於嵩惟知畏懼奉承於嵩而已此壞祖宗之成法一大罪也權者人君所以統馭天下之具不可一日下移臣下亦不可毫髮僭踰皇上令嚴嵩票本蓋任人圖政之誠心也豈意嵩一有票本之任遂竊威福之權且如皇上用一人嵩卽差人

先報曰。我票本薦之也。及皇上黜一人。嵩又揚言於衆人曰。此人不親附於我。故票本罷之。皇上宥一人。嵩卽差人先報曰。我票本救之也。及皇上罰一人。嵩又揚言於衆曰。此人得罪於我。故票本報之。凡少有得罪於嵩者。雖小心躲避。嵩亦尋別本。帶出旨意。報復陷害。是嵩竊皇上之恩。以市己之惠。假皇上之罰。以彰己之威。所以羣臣感嵩之惠。甚於感皇上之恩。畏嵩之威。甚於畏皇上之罰也。用舍賞罰之權。旣歸於嵩。大小臣心。又盡附於嵩。嵩之心膽。將不日大且肆乎。臣不意皇上之明斷。乃假權於賊手如此也。此竊皇上之大權。二大罪也。善則稱君。過則歸己。人臣事君之忠也。書曰。爾有嘉謨嘉猷。則入告爾后於內。爾乃慎之於外。曰。斯謨斯猷。惟我后之德。蓋人臣以己之善。而歸之於君。使天下皆稱頌君之德。不敢彰己之能。以與君爭功也。嵩於皇上行政之善。每事必令子世蕃傳于人曰。皇上初無此意。此事是我議而成之。蓋惟恐天下之人。不知事權之出於己也。及今則將聖諭。及嵩所進揭帖。刻板刊行。爲書十册。名曰嘉靖疏議。使天下後世。皆知皇上以前所行之善。盡出彼之撥置主張。皇上若一無所能者。人臣善則稱君之忠。果若此乎。此掩皇上之治功。三大罪也。皇上令嵩票本。蓋君逸臣勞之意。嵩乃令子世蕃代票。恣父逸子勞之爲。世蕃却又約請乾兒子趙文華等。羣會票擬。結成奸黨。亂政滋弊。一票屢更數手。機密豈不漏泄。所以旨意未下。滿朝紛然。已先知之。及聖旨旣下。則與前所講。若合符契。臣初見嵩時。適原任職方司郎中江冕。稟事於嵩曰。昨御史蔡朴。參守備許實等失事。本部覆本。已具揭帖與東樓。聞東樓已票送入。未知何如。東樓者。世蕃之別號也。嵩云。小兒已票罰俸。內分兩等。甚有分曉。皇上定是依擬。臣初甚

疑及後旨下。果如嵩言。卽臣所親見一事。則其餘可知也。又前經歷沈鍊劾嵩。皇上將本下大學士李本。票擬本。又熟愷庸鄙。奔走嵩門。爲嵩心腹。感嵩之恩。畏嵩之威。倉皇落魄。莫知所措。差人問世蕃如何。票世蕃。乃同趙文華。擬票停當。趙文華袖入。遞與李本。李本抄票封進。此人所共知也。卽劾嵩之本。世蕃猶得票擬。則其餘又可知也。是嵩旣以臣而竊君之權。又以子而並己之權。百官孰敢不服。天下孰敢不畏。故今京師有大丞相小丞相之謠。又曰。此時父子二閣老。他日一家盡獄囚。蓋深恨嵩父子並專權柄。故耳。此縱奸子之僭竊。四大罪也。邊事之廢壞。皆原於功罪賞罰之不明。嵩爲輔臣。以明功罪。以勵人心。可也。乃爲壟斷之計。先自貪冒軍功。將欲令孫冒功於兩廣。故先布置伊表姪歐陽必進。爲兩廣總督。親家平江伯陳圭。爲兩廣總兵。鄉親御史黃如桂。爲廣東巡按。朋奸比黨。朦朧湊合。先將長孫嚴效忠。冒兩廣奏捷功。陞所鎮撫。又冒瓊州一人自斬七首級功。造冊繳部。效忠告病。乃令次孫嚴鶴襲替。鶴又告併前效忠七首級功。加陞錦衣衛千戶。今任職管事。有武選司亥字十九號堂稿可查。夫效忠嚴鶴。皆世蕃子也。隨任參養。未聞一日離家至軍門。乳臭孩童。亦豈能一人自斬七首級。而假報軍功。冒濫錦衣衛官爵。以故歐陽必進。得陞工部尙書。陳圭告病回京。得掌後府印信。黃如桂得驟陞太僕寺少卿。是嵩旣竊皇上爵賞之權。以官其子孫。又以子孫之故。陞遷其私黨。此徇旣作。倣效成風。蔣應奎等。令子冒功。打死發遣。皆嵩有以倡之也。夫均一冒功也。在蔣應奎等。貪冒科道。則劾之。在嵩貪冒。人所共知。科道乃不敢劾。則嵩積威足以箝天下之口可知矣。此冒朝廷之軍功。五大罪也。逆賊仇鸞。總兵甘肅。爲事革任。嘉靖二

十九年。張達等陣亡。正口虜竊伺之時。使嵩少有爲國家之心。選一賢將。口虜聞知。豈敢輕犯京師。世蕃乃受鸞銀三千兩。威逼兵部。薦爲大將。及鸞冒哈丹兒軍功。世蕃亦得以此陞官。廢子嵩父子彼時嘗自誇。以爲有薦鸞之功矣。及鸞權日盛。出嵩之上。反欺侮於嵩。嘗自嘆以爲養虎貽患。後又知皇上有疑鸞之心。恐其敗露連累。始不相合。互相誹謗。以泯初黨之迹。以眩皇上之明。然不知始而逆鸞之所以敢肆者。恃有嵩在。終而嵩與逆鸞之所以相反。知皇上有疑鸞之心。故耳。是句口背逆者。鸞也。而受賄引用。鸞者。則嵩與世蕃也。使非嵩與世蕃。則鸞安得起用。雖有逆謀。亦安得施乎。進賢受上賞。進不肖受顯戮。嵩之罪惡。又出鸞之上矣。此引背逆之奸臣。六大罪也。嘉靖二十九年。口虜犯京。深入失道。歸路已絕。我軍奮勇。正好與之血戰。一大機會也。兵部尙書丁汝夔。問計于嵩。嵩宜力主勦戰。以伸中國之威。以紓皇上之憂。可也。乃曰。京師與邊上不同。邊上戰敗。猶可掩飾。此處敗。皇上必知。莫若按兵不動。任賊搶足。便自退回。以故汝夔傳令不戰。及皇上拏問汝夔。求救于嵩。嵩又曰。雖是拏問。我具揭帖維持。可保無事。蓋恐汝夔招出真情。故將此言啜哄。以安其心。汝夔亦恃嵩平日有回天手段。故安心不辯。及汝夔臨刑。始知爲嵩所誤。乃大呼曰。嚴嵩誤我矣。此人所共知也。是汝夔不出戰之故。天下皆知爲嵩主張。特皇上不知之耳。此誤國家之軍機。七大罪也。黜陟者。人君之大權。非臣下可得專且私也。刑部郎中徐學詩。以論劾嵩與世蕃。革任爲民矣。嵩乃於嘉靖三十年。考察京官之時。恐嚇吏部。將學詩兄中書舍人徐應豐罷黜。荷蒙聖明。洞察其奸。將應豐留用。夫應豐乃皇上供事內庭之臣。嵩猶敢肆其報復之私。則在外之臣。遭

其毒手者。又何可勝數耶。戶部都給事中厲汝進。以論劾嵩與世蕃降爲典史矣。嵩于嘉靖二十九年。考察外官之時。逼嚇吏部將汝進罷黜。夫汝進言官也。縱言不當。皇上旣降其官矣。其爲典史。則無過可指也。嵩乃以私怨罷黜之。則在外之臣。被其中傷陷害者。又何可勝數耶。夫嵩爲小人。故善人君子多與之相反。嵩不惟罷其官。又且曲加之罪。不惟罰及一身。又且延及子弟。以故善類爲之一空。此時計數正人君子。能幾人哉。是黜陟之權。皇上持之。以激勵天下之人心。賊嵩竊之。以中傷天下之善類。此專黜陟之大柄。八大罪也。嵩旣專權。則府部之權。皆撓于嵩。而吏兵二部。大利所在。尤其所專主者。文武官之遷陞。不論人之賢否。惟論銀之多寡。各官之任。亦通不以報效皇上爲心。惟日以納賄賊嵩爲事。將官納賄于嵩。不得不剝削乎軍士。所以軍士多至失所。而邊方爲甚。有司旣納賄於嵩。不得不濫取於百姓。所以百姓多至流離。而北方之民爲甚。一人專權。天下受害。怨恨滿道。含冤無伸。人人思亂。皆欲食嵩之肉。皇上雖屢加撫恤之恩。豈足以常嵩殘虐之害。若非皇上德澤之深。祖宗立法之善。天下之激變也久矣。軍民之心。旣怨恨思亂。臣恐天下之患。不在口虜。而在域中。此失天下之人心。九大罪也。風俗之隆替。係天下之治亂。我朝風俗淳厚。近古罕儷。逆瑾用事。始爲少變。皇上卽位以來。躬行古道。故風俗還古。及嵩爲輔臣。諂諛以欺乎上。貪污以率其下。通賄慝勲者。雖貪如盜贖。而亦薦用。奔競疎拙者。雖廉如夷齊。而亦罷黜。一人貪戾。天下成風。守法度者。以爲固滯。巧彌縫者。以爲有才。勵廉介者。以爲矯激。善奔走者。以爲練事。卑污成套。牢不可破。雖英雄豪傑。亦入套中。從古風俗之壞。未有甚於此時者。究其本源。嵩先好利。此

天下所以皆尚乎貪。嵩先好諛。此天下所以皆尚乎諂。源之不潔。流何以清。風俗不正。而欲天下之治得乎。此壞天下之風俗。十大罪也。嵩有十大罪。昭人耳目。以皇上之聰明。固若不知者何哉。蓋因皇上待臣下之心。出於至誠。賊嵩事皇上之奸。入於至神。以至神之奸。而欺至誠之心。無怪其墮於術中而不覺也。臣再以嵩之五奸言之。知皇上之意向者。莫過于左右侍從之臣。嵩欲托之以伺察聖意。故先用寶賄。結交情熟於皇上宮中。一言一動。一起一居。雖嬉笑歎獻之聲。遊觀燕樂之爲。無不報嵩知之。每報必酬以重賞。凡聖意所愛憎舉措。嵩皆預知。故得以遂逢迎之巧。以悅皇上之心。皇上見嵩之所言所爲。盡合聖意。蓋先有人以通之也。是皇上之左右。皆賊嵩之間諜。此其奸一也。通政司納言之官。嵩欲阻塞天下之言路。故令乾兒子趙文華爲通政司使。凡章奏到。文華必將副本。送嵩與世蕃先看。三四日後。方纔進呈。本內情節。嵩皆預知。事少有干於嵩者。卽先有術以爲之彌縫。聞御史王宗茂劾嵩之本。文華停留五日。方上。故嵩得以展轉撫拾其故。是皇上之納言。乃賊嵩之攔路犬。此其奸二也。嵩旣內外彌縫周密。所畏者。廠衛衙門緝訪之也。嵩則令子世蕃。將廠衛官。籠絡強迫。結爲兒女親家。夫旣與之結親。雖有忠直之士。孰無親戚之情。於賊嵩之奸惡。又豈忍緝訪發露。不然。嵩籍江西。去京四千餘里。乃結親於此。勢屬不便。欲何爲哉。不過假婚姻之好。以遂其掩飾之計耳。皇上試問嵩之諸孫。所娶者誰氏之女。便可見矣。是皇上之爪牙。乃賊嵩之瓜葛。此其奸三也。廠衛旣爲之親。所畏者。科道言之也。嵩恐其奏劾。故於科道之初選。非出自門下者。不得與。中書行人之選。知縣推官。非通賄門下者。不得與。行取之列。考選之時。又擇

熟懷圓融。自門下者。方補科道。苟有忠鯁節義之氣者。必置之部屬南京。使其罪而不得言。言之而亦不真。既選之後。或入拜。則留其飲酒。或出差。則爲之餞。或心有所愛憎。則峻之舉劾。爲嵩使令。至五六年。無所建白。便陞京堂方面。夫既受嵩之恩。又附嵩且有效驗。孰肯言彼之過乎。其雖有一二感皇上之恩。而欲言者。又畏同類泄露。孤立而不敢言。而嵩門下之人。每張大嵩之聲勢。陰阻其敢諫之氣。以故科道之臣。寧忍負于皇上。而不敢忤于權臣也。是皇上之耳目。皆賊嵩之奴僕。此其奸四也。科道雖籠絡停當。而部官有如徐學詩之類者。亦可懼也。嵩又令子世蕃。將部官之有才望者。俱網羅門下。或拔之鄉里。或托之親識。或結爲兄弟。或招爲門客。凡部中有事欲行者。先報世蕃知。故嵩得預爲之擺布。各官少有怨望者。亦先報世蕃知。故嵩得早爲之斥逐。連絡蟠結。深根固蒂。合爲一黨。互相倚附。各部堂司。大半皆嵩心腹之人。皇上自思左右心腹之人。果爲誰乎。此真可爲流涕者也。是皇上之臣工。多賊嵩之心腹。此其奸五也。夫嵩之十罪。賴此五奸以彌縫之。識破嵩之五奸。則其十罪立見。噫。嵩握重權。諸臣固從。猶不足怪。而大學士徐階。負天下之重望。荷皇上之知遇。宜深抵力排。爲天下除賊可也。乃畏嵩之巧。足以肆其謗懼。嵩之毒。足以害其身。寧鬱快終日。凡事惟聽命於嵩。不敢持正少抗。是雖爲嵩積威所劫。然于皇上。亦不可謂之不負也。階爲次輔。畏嵩之威。亦不足怪。以皇上聰明剛斷。雖逆鸞隱惡。無不悉知。乃一向含容於嵩之顯惡。固若不能知。亦若不能去。此不過欲全大臣之體面。姑優容之。以待彼之自壞耳。然不知國之有嵩。猶苗之有莠。城之有虎。一日在位。則爲一日之害。皇上何不忍割愛一賊臣。願忍百姓蒼生。

之塗炭乎。况邇來疑皇上之見猜。已有異離之心志。如再賜優容姑待之恩。恐致以前宰相之禍。天下臣民皆知其萬萬不可也。臣前諫阻馬市。謫官邊方。幸復今職。皇上既以再生之恩賜臣。臣安忍不捨再生之身。以報皇上。臣如不言。又再有誰人敢言乎。伏望皇上聽臣之言。察嵩之奸。羣臣于嵩畏威懷恩。固不必問也。皇上或問二王。令其面陳嵩惡。或詢諸閣臣。諭以勿畏嵩威。如果的實。重則置以專權重罪。以正國法。輕則諭以致仕歸家。以全國體。則內賊既去。外賊何憂其不除。然除外賊者。臣等之責。而去內賊者。則皇上之事。臣感激無地。故不避萬死。

諫馬市疏全

臣以南京吏部驗封清吏司主事。考滿到京。陞臣今職。荷蒙皇上養育簡任之恩。雖粉骨碎身。何以克報。况臣官居兵曹。職專馬政。視此開馬市之誤。豈敢苟避禍患。隨衆隱默不言。切惟去年口虜悖逆天道。大肆猖獗。犯我城闕。殺我人民。虜我妻子。焚我廬舍。驚我陵寢。其辱我中國極矣。臣在南都。傳聞此報。冠髮上指。肝腸寸裂。恨不能身生兩翼。飛至都下。以勦逆賊。以報國讐。茲者恭遇皇上。赫然震怒。選將練兵。刻日興師。聲罪致討。以報百萬赤子之讐。以雪城下凌辱之恥。不惟天下臣民共相慶幸。我列祖在天之靈。亦相慶幸多矣。及臣至都下。見俺答求開馬市之書。大放肆無狀。竊意上觸聖怒。其征討之志已決。其問罪之師斷不可已。及廷臣會議。題奉欽依。准暫開行。臣不覺仰天大呼。喟然長嘆曰。國事乃至此哉。國事乃至此哉。夫以漢之武帝。唐之太宗。不過二霸主耳。猶能威震夷狄。氣壓突厥。以皇上之英武。國家之全

盛英雄豪傑。勇夫壯士。伏于草茅下位者。又不可勝數。其蠢茲醜虜。反不能生擒會長。勦絕苗裔。而乃爲此不得已下策之事哉。臣請以開馬市之十不可者。爲皇上陳之。夫開馬市者。和議之別名也。虜素賓服。尙不可言及此。去年入寇。殺擄如此之慘。則神人共憤。不共戴天之深讐矣。今不惟不能聲罪復讐。而反與之爲此和議之事。何以上解列祖之怒。下舒百姓之恨乎。此忘天下之大讐。一不可也。信者人君之大寶。雖匹夫匹婦。尙不可少失信義。况于天子之尊哉。皇上北伐之命屢下。臣民所共知。四夷所共喻者也。方今各處兵馬集矣。糧草器械備矣。天下日夜引領仰望王師之興。真若大旱之望雲雨也。乃幡然而有開馬市之議。則平日所以選將練兵者爲何。備糧草積器械者爲何。不有孤百姓仰望之心乎。此失天下之信義。二不可也。人君居中制外。統馭四夷。以其有國威之重。以屈服之也。今以堂堂天朝之尊。而下與犬羊爲此交易之事。是天壤混淆。冠履同器。將不取笑于天下後世乎。此損國家之威重。三不可也。天下豪傑。開口虜殺戮人民之慘。姦擄婦女之辱。其憤恨不平之氣。皆欲與逆賊決一死戰。雖深山窮谷之隱逸。亦願出以復天下之讐。今馬市一開。則舉相謂曰。朝廷忘赤子之讐。厭兵甲之用矣。將焉用我哉。將見在林下者不肯出。登冊籍者將謀去矣。異日欲復召號。誰肯興起。此墮豪傑効用之志。四不可也。自去歲大變之後。天下頗講武事。雖童子儒生。亦知習兵。此機旣動。兵將日強。今馬市一開。則舉相謂曰。中國夷狄已和。天下已無事矣。將焉用武哉。有邊鎮之責者。日弛其封守之防。無兵戎之寄者。亦惰其儉安之氣矣。廢弛旣久。一旦有急。何以整頓。此懈天下修武之心。五不可也。宣大人民。懷攜二之心久矣。一向雖有

交虜之事。猶畏王法之嚴。而不敢肆也。今乃馬市一開。則彼之交通者。乃王法所不禁。將來勾引之禍。可勝言乎。此開邊方通虜之門。六不可也。天下人民。憚于水旱征役之苦。人人有思亂之心。特畏國家之兵威。而不敢變動也。今馬市之開。則彼皆以爲天下兵威已弱。蠢茲醜虜。尙不能服。羣起爲盜。又焉能制。則將來腹心之變。可勝言乎。此啓百姓之漸。七不可也。去歲口虜深入。雖未見一兵交戰。然猶以爲我軍倉卒未備。其疑畏之心尙在也。今皇上聲罪致討。調兵半年。及至于今。至爲馬市之開。則彼得以窺我之虛實矣。目中又奚有乎我哉。此長口虜輕中國之心。八不可也。犬羊之性。變詐無常。深謀巧計。反出我之上。我將欲以此羈縻乎彼。殊不知彼實以此愚弄乎我。或遣重臣。載金帛至邊。等候開市。彼違約不來交易。未可知也。或因交易而卽行猖獗。撞關而入。未可知也。或今日交易。而明日入寇。未可知也。或遣衆入寇。而駕言別部落入寇。未可知也。或以疲馬而過索重價。或因市馬而過討重賞。或市馬之後。而別有分外不堪之求。又未可知也。是我不能以羈縻乎彼。彼反得以愚弄乎我矣。此墮口虜狡詐之計。九不可也。口虜之產馬有窮。中國之生財有限。大同馬市一開。宣府、延綏等處。定不可罷。以馬與銀數計之。每年市馬約數十萬匹。四五年間。雖得馬數百萬匹。每年約用銀數百萬兩。四五年間。費銀數千萬兩。一旦口虜之馬已盡。中國之財告乏。將安處乎。永久之計。將安在乎。此中國之財。口虜之馬。兩難相繼。十不可也。彼倡爲開馬市之議。以欺誑皇上者。其謬說不過有五。有曰。外開馬市。暫以爲羈縻之術。內脩武備。實以爲戰守之計耳。殊不知馬市之開。乃所以自羈縻乎我。非所以羈縻乎彼也。虜性無厭。請開市之後。或別有所

請許之。再有所請。又許之。請之不已。漸至於甚不堪者。一不如意。彼卽違約。而入寇爲有名。我之不應其所求。爲失信矣。孰謂犬羊無厭之欲。可以市馬之小利。羈縻之乎。如曰。欲脩武備。以圖戰守。雖不用此羈縻之術。亦可矣。此其說之謬一也。又曰。方今急缺馬用。正欲買馬。一開馬市。則我馬漸多。彼馬漸少。豈不兩便。然市馬非以之耕田駕車也。不過爲征虜計耳。如交易果可以無事。則市馬又將安用乎。不益重其寄養之擾乎。况虜以馬爲生。彼安肯以自乘之良馬。而市于我乎。不過瘦弱不堪之物。不服水草。將不日俱斃而已。此其說之謬二也。有曰。初許馬市。暫係乎犬羊之心。將來許貢。則可爲永久之計。夫謂之進貢者。豈古之所謂咸賓來王者哉。不過謂我賄彼以重利。苟免目前之不來。彼貪我之重利。暫許目前之不入耳。况市馬我猶得以少償其費。許貢則彼白手來取重利耳。是市馬則獲小利而無名。開貢則雖有名而費大。市馬固不可許。貢亦豈可哉。此其說之謬三也。有曰。虜雖犬羊。最不失信。觀其聲言。某時搶某處。再不愆期。可驗。彼旣許其市。後不來。則斷保其再不入寇。殊不知虜之種類日繁。加之擄掠人口日增。其日用之服食器用。俱仰給于中國。市馬之利。焉足以盡供其所費。彼非盡皆義士。孰肯守小信。而甘于凍餒。以至于死乎。縱使少有羈縻。不過暫保一二年無事耳。不知二三年之後。將何如處哉。此其說之謬四也。又有曰。佳兵不祥。不可輕用。與其勞師動衆。征討于千里之外。而勝負難必。孰若暫開馬市。休兵息民。而急脩內治。之爲上乎。噫。爲此說者。是損國家之兵威。養虜寇于日盛。壞天下之大事。必自此言始矣。若曰。佳兵不祥。則舜之征苗。文之遏莒。湯之伐葛伯。高宗之伐鬼方。豈盡皆不祥者哉。蓋春生秋殺之迭行。

上天生物之道也。恩賞兵刑之並用。王者御世之權也。譬如人生。四肢俱已癱疽。毒日內攻。乃猶專食膏粱。而憚藥石。將不至于傷其元氣乎。此其說之謬五也。夫此十不可。五謬之說。明白易知。則馬市之開。不利于我中國明矣。而於虜賊則利甚焉。蓋數十年來。虜賊以中國之百姓爲佃戶。秋後則入。而收其租。雖以得計。而猶有往來奔走之苦。日夜殺人之勞也。去年入寇。我莫敢敵。虛實旣已窺矣。故今請開馬市。則可以坐收中國之重利。况馬多擄自中國者。春時草枯。則市之。秋後馬肥。則入而再擄之。及至來春。又再市之。以輪迴之馬。易青蚨之利。是昔日猶爲出門討租之人。今日我則爲上門納租之戶。臣言及此。其憤恨可勝言哉。夫此事利於虜賊。而不利於中國。滿朝臣子。皆知其不可。然有人敢議而行之。無一人敢非而議之。何哉。彼議而行之者。其意以爲征討之事。已難收拾。虜再入寇。皇上剛明。必追究夫謀國者之不忠。專征者之不勇。誤事之禍。何以能免。况前日交通已有成效。莫若委曲致開馬市。猶可二三年苟延。日後時事。未知如何。且暫免目前之禍。暫固目前之寵。虜縱背約。再爲脫避之計。未晚也。然不思皇上所以寵任之專。禮遇之厚。爵位之重。錫予之隆者。蓋欲其主張國是。征討逆賊也。豈徒欲開馬市而已哉。其所不敢非而止之者。其意以爲事權旣不在我。時勢已至。鶴突有欲謝重擔于人而無由者。吾何以冒禍擔當。使有所言。而馬市罷開。弛其防守。而虜再深入。則必歸咎于止開馬市之人。加之以誤國之罪矣。孰若隱默不言。大家因循之爲上乎。然口虜之寇與不寇。不係于馬市之開與不開。前此未嘗有議開馬市而止之者。去年口虜何以深入。此時罷開馬市。虜或入寇。亦與去年同耳。止開馬市之人。夫豈誤天下之

事者哉。臣以孤寒進士，初入仕途，父母早喪，妻子無依，非不知隱默足以自保，言事足以取禍也。竊惟皇上初時震怒奮武，其氣若此，其壯命將征討，其志若此之勇，則今日馬市之開，乃議者之奸計，斷非皇上之本心也。以皇上之英武，而臣下庸懦避事，不足以副心欲，持行而手足痿疲，良可深恨。此事繫國家盛衰之機，臣敢預憂後患，忍心隱默乎？伏乞皇上俯察愚臣之罪言，回思欲討之初志，念犬羊之志欲難壓，非市馬小利，足以繫屬其心，祖宗之社稷無疆，非二三年苟安無事，可以永保其緒，收回成命，罷開馬市，銳意戎兵，決志征討，務欲擒俺答于闕前，驅醜類于海外，使虜之畏乎我，亦猶我之防乎彼，則上而祖宗幸甚，下而臣民幸甚。

王廷相

修舉團營事宜疏全

切惟蓄威昭德，人主之大權。居重馭輕，立國之至計。仰惟京師宸居所在，實諸夏之根本，爲四海之會極。使無宅中制外之形，焉享久安長治之福。洪惟我太宗文皇帝，遷都之後，京師置七十二衛所，約官軍不下三十餘萬，畿內置五十餘衛所，約官軍不下二十餘萬。以外言之，括諸邊之兵，不能過此。以腹裏言之，括諸省之兵，亦不能過此。聖慮神謀，超唐軼漢，其爲居重馭輕之圖，深哉邈矣，而不可加也。但承平既久，兵政日弛，尺籍雖存，而逃亡罔稽，營伍雖具，而兵馬少精。是以卒兩大減於國初之時，而逆盜竊發，反籍力於邊方之卒，居重馭輕，厥勢安在？言及於此，誠可寒心。臣等猥以庸愚，專茲營務，夙夜惕厲，恐負重託。

乞以在營切要三事。勅下部議。將軍馬錢糧。隨宜區畫。勿忌夫事權之不一。勿拘夫事例之不合。要於武備修舉。足爲國家經久之畫而已。其一曰選軍。伏觀大明會典。營操事例。節開永樂初立五軍營。又有三千營。以司寶彝。令旗神機營。以司神鎗火器。是爲三大營。又於中都。大寧。山東。河南。附近衛所。摘撥官軍。輪班上操。以內衛京師。外備四方。俱屬伍軍營操練。景泰初。選三大營精銳官軍。分立十營團操。以備警急調用。是爲團營。每用官軍一萬員名。至成化三年。復分爲十二營。共官軍十二萬員名。又宏治十三年十月。內爲選軍給馬。預修武備。以防外患。查得初選團營軍馬之時。京衛八萬。外衛八萬。其外衛分爲兩班。每班四萬。連京衛八萬。共二十二萬。其三大營內外揀存官軍之數。不與焉。臣等會勘得。卽今團營內外官軍。雖有十二萬之數。而京衛撥去捕盜。以五千六百名。外衛撥去各處工役。及拽木等項。常不下二萬有奇。雖云暫時借用。而營伍終年空缺。其見操者。中間老弱疲羸。不能執兵習藝者甚衆。脫有緊急邊情調遣。又安望其投石超距。奮勇以禦虜哉。若不早爲設法精選。終是虛應故事。徒糜糧餉。於兵無益。臣等以爲營伍不能充實。軍士不得精練。其大要有三。軍無定用一也。替役之難二也。隱避之姦三也。何謂軍無定用。夫軍欲戰勝攻取。須平日養其銳氣。精於武藝。不以雜役奪其操練。斯志專一。奮發果敢。直前無敵矣。今團營軍士。派之雜差。撥之供役。留之拽木。終歲不得入操。困苦以勞其身。而敵愾之氣縮。奮鍾以奪其習。而弓馬之藝疎。雖有團營聽征之名。實與田畝市井之夫無異。欲其戰勝攻取。以張皇威武。夫何敢望。何謂替役之難。軍士類多貧下。吏胥無賄不行。文書到衛。衛吏刁難。文書到司。司吏措勒。縱是真

正子姪亦須用財打點。貧者度日尙難，安能辦此？是以終年累月，老弱在營，苟且應役，而精壯子弟不得收操矣。何謂隱避之姦？團營軍士俱係大營挑選壯丁，以聽征者。先年多有富實奸猾之徒，畏懼營操出征之苦，賄求該管人員，作爲不堪之數，揀存本營，未曾選出。貧者不能營幹，而常川操練，富者終歲安閑，得以躲閃差役。由斯三者，軍士所以不精也。臣等伏乞將三大營並團營官軍，查照各衛真正戶口文冊，一一挑選。果皆年力精壯者，方許留在團營，中間老弱尪羸，體貌委瑣，不堪教練者，悉行選退。有少壯子姪者，卽時摘牌替役。無子姪者，發回三大營。其年老有病逃故爲事久不回營等項，子男弟姪亦要清查。照冊從公揀選，但係年力精壯，武藝頗習，在冊有名，及先年欺隱不入冊者，卽與收補。其外衛兩班輪操官軍，上班之時，亦照例揀選，仍查照先年團營額數，內衛外衛共鞅一十六萬，備造年貌籍貫文冊，照收不許各衛擅自更替。果有事故，方與另補。各營操演教習武藝，專備聽征之用。其團營雜項差役，併各處做工拽木等項，止於三大營揀存數內撥用。仍查照宏治十一年間事例，團營軍士並不得差撥。如此，則軍皆精壯，而威武無不振之患矣。二曰惜馬。照得團營馬匹，乃朝廷武備大計所關。軍士領養之後，多致瘦損倒死。此馬出自小民膏脂，今處之輕如草芥，誠爲可惜。然馬之瘦死，其故有三：草料不足一也，給領失宜二也，餽養無法三也。何謂草料不足？查得團營馬匹，有曰存操者，自四月起至九月終止，有料無草。有曰下場者，自四月起至九月終止，無料無草。惟十月入操之後，至三月終止，二項之馬俱有料，而所給之草又俱止三箇月，以一年計之，存操之馬俱有料而無草者九箇月，是料備而草不足。下場之馬止得

半年之料。而無草亦九箇月。是草與料皆爲不足。夫馬給於官。非著己之物。自備草料。乃切身之苦。雖得過軍士。猶不肯陪錢以養馬。况貧難之軍。自給不暇。安能念及於公家之畜哉。無怪乎在營之馬。日惟餓瘦而多斃矣。此情甚真。此理甚明。無難知者。而該部每以舊例止之。夫法難執一事。有時措。祖宗以來。諸司之例。隨時而變者亦多矣。卽如下場之馬。宏治以前。尙隨場牧放。今草場半爲田畝。而民間納租銀矣。營馬隨便牧放。而軍士不出京城矣。其牧馬之資。非軍士自備。而何所出哉。此時猶執下場採青之例。豈非名實相背。而近於膠柱之政乎。官以非事例而不肯給。軍以非著己而不肯陪。則夫無所足食之馬。惟日俟其斃而已。且一馬之價。小民解俵到京。所費無慮三四十兩。而乃吝此數月草料。以致瘦死。是可惜者一倍之利。而所失者數十倍之多。豈非顛越無算乎。蓋以掌馬者。權不及財。掌財者。意不及馬。各競其職。以爲勝。故如是耳。使皆任爲一家之事。則草料馬匹。皆切己之物。必酌量事體之輕重。分別利害之多寡而行之。豈有惜纖微草料之費。而致傷數十兩之馬哉。伏乞將存操馬匹。再增三月之草。按月給籌二根。六箇月共十二根。下場馬匹。再增六箇月之料。三箇月之草。通融放給。亦可足一年之用。載觀兵部圍營草場。乃爲牧馬而設。今所收租銀。以之養馬。乃其本然。今則收貯太僕寺。爲買馬之用。似爲不倫。臣自嘉靖七年題准之後。至嘉靖十二年。所收租銀。至今並無分毫徵解到寺。豈非怠緩乾沒。重傷國課乎。合乞今後草場租銀。該部定委廉能官員。會同州縣官。依期徵收。完日通解戶部。以補營馬草料不敷之用。又觀薊、霸二州。牧馬未開地土。薊州地尙有七百二十三頃。九十七畝五分。霸州地尙有五千二百四十

餘頃。若再通行召民佃納。每畝照舊收租銀三分二釐。一年共該租銀二萬六千三百四十餘兩。通爲給軍養馬之數。亦足以助戶部草料之費。何謂給領失宜。軍士家道頗過。則住居必有房屋。養馬草料。必不短少。頓置必不暴露。今各營軍士家道得過者。以領馬爲累。賄賂人情。百方買脫。僥倖差撥。務取輕閑。富者既不領馬。所領必及於貧。此等貧軍。賃房而居。待糧而食。賃房則馬必無棲止。而露地以居。露居則雨雪之來。無以遮蔽。而馬苦矣。待糧則食必無餘。而自養不足。不足則糧草之資。反以養人。而馬饑矣。馬苦而饑。欲其不瘦損而斃也。得乎。乞將三大營。並圍營軍士。但審係得過之家。即將貧軍所領之馬。一一交與領養。如此。庶馬皆得所。而不致損傷矣。何謂餒養無法。軍士關出草料。散在各處。從其自養。莫能稽查。中間畏法之人。愛恤馬匹。餵以實草實料。其馬始終臙壯。無他病損。有等奸徒。未關本色。則已賣籌於人。關到折色。徒爲自食之具。而馬惟啖以酒糟。性熱而味惡。性熱則馬生瘡。而傷氣。味惡則不作臙而損力。雖強壯之馬。數月之後。卽致羸病。不堪騎操。因之而斃。雖有比較肥瘦之令。終無以察草料之實。若不制以餵養之法。終莫能救其害馬之弊。今考在營每一把總下。所屬之馬。有百匹者。有七八十匹者。中間有上臙者。有無臙者。除上臙中臙者。聽其自養。不計外。其無臙之馬。盡行揀出。不許在家調養。軍仍赴營操練。每一把總下。會集一處會餵。每日於申酉二時。親至其處。一一點視。臣等亦不時差人驗視。至於夜間。聽其自養。一月之後。點軍科道官。驗其有臙。悉皆免其會餵。如此。則瘦馬有處。而軍士知警矣。再照聽征馬匹雖大。邊情調遣。多有過二萬之數。再有萬匹。存營操守。亦足爲用。倘事勢嚴急。猶有各州縣寄養備

用馬匹二萬。鄰近易取。若軍士堪養馬者數少。似亦不必濫給。仍將團營聽征馬匹。擬爲定數。每遇事故。倒失至五百匹以上者。行太僕寺。免給一次。以爲常規。如此。不但愛惜馬匹性命。而戶部草料之費。亦可節省矣。三曰訓練。古語云。教士三萬。橫行天下。故齊桓有節制之兵。秦之銳士不敢當。岳飛五百背嵬之軍。兀朮巨萬不能敵。是知兵必教成。而後可以勝敵矣。使軍士精壯。而武藝不熟。則臨敵無可恃之能。對壘之敢戰之氣。安望其出奇致勝。以禦侮哉。此訓練之法。所不可缺也。臣觀昔時團營操練之法。其下營走陣之軍。法度森整。俱有節制。至累年在營舊軍。亦皆武藝頗習。堪備征調。但今新選之後。與各營新補戶丁。皆係素無操練。若不嚴立賞罰。時加比較。則揀選雖精。徒爲無用。臣觀會典。教練軍士之法。凡騎卒必善騎射及鎗刀。步卒必善弓弩及鎗刀。凡射十二箭。六箭遠可到近。可中者。爲試中。遠可到。以一百二十步。近可中。以五十步。凡用鎗刀。以進退習熟爲試中。臣等以爲自今以後。各營該操五日之內。三日教習。二日操演。教習之日。不得仍舊射箭九回。落旗而散。各該把總管隊等官。著令各色馬步教師。一一指授方法。如何挽弓。如何發矢。如何馳馬。如何滾刀。戈。矛。牌。銃。無不教習。以多爲能。不拘回數。黎明從事。辰末方散。不中式者。當時責治。治已再教。務使合式乃已。此後二日。仍依舊規。夫教習不倦。則藝射精。趨藝射精。趨則膽氣倍增。膽氣倍增。則遇敵不懼。遇敵不懼。則能以少擊衆。以精制強。更以諳曉韜略之將禦之。則或正或奇。隨所願指。呼吸變化。動中機宜。又何敵有不克者哉。其號頭目。把總。管隊等官。督教一年之外。臣等會同兵部堂上官試驗。以其所管軍士試中爲率。不及六分以上者。奏請罰治。其試中軍士八

分以上者。公同會舉。陞賞推用。每二年一次舉行。如此。庶營操著實。而兵皆練習可用矣。

### 考察御史疏刪

近年以來。御史出巡。惟務作威作福。以聳人之耳目。不事廣諏博採。以察下之隱微。况巡歷所在。止二三日。飄風驟雨。一過不返。若不用心體察。民間奸弊深隱。何由以知。合無今後御史出巡。務要用心廉訪。但有奸弊發露。卽當置之法理。使按屬之地。風清弊絕。以副皇上救弊恤民之心。回京之日。仍將革除過各項奸弊事由。開造文冊。呈院以憑考察。一申冤理枉。切惟推情訊獄。非上智之才。公平之心。鮮有能得其真者。况權勢之家。問官懼於利害。富豪之室。賄賂靈如神明。樸實之民。鈍口奪於狡佞。酷暴之官。殺人輕於草菅。粗疎之吏。才情拙於鞫問。由是情僞莫分。冤枉無愬。小民不得其生者多矣。既不能體皇上好生之心。且有以干上天至和之氣。致災召咎。職此之由。合無今後御史出巡。務要慎明刑獄。及一應詞訟。勘問之事。虛心推理。緣情求實。但有枉抑。勿拘成案。卽與分理。使按屬之地。刑罰得理。獄無冤民。回京之日。仍將伸理過各項冤枉事由。開造文冊。呈院以憑考察。一揚清激濁。切惟御史爲朝廷耳目。出巡於外。人才臧否。賴之采訪。部院考察。憑之黜陟。其關係至重也。近年以來。御史旌舉司。府。州。縣。等官。不問其人品高下。立心行事。曾有卓異政蹟與否。但見其奉迎齊備。禮貌鞠恭。便以爲好。卽一槩濫舉。多至數十餘人。致使賢否同途。薰蕕並器。而不辨其所糾者。類取一二塞責。甚至糾及縣丞。典史。等官。其大奸大貪。蠹政害民者。則或以鄉里同年親故之情。掩蔽而不發。惟念私情。全不爲國。大壞風紀。于斯爲甚。合無今後御

吏出巡于司、府、州、縣、官員、務要卽行考察。果見其人品高明、心術正大、政事卓異、在司、府、官、斷可爲公輔之臣者、在州、縣、官、斷可爲科道郎署之臣者、方許舉薦。其中人以下、平常之流、止可註在考語、不得混同高流。以辱薦章。其所糾劾、首先貪酷殃民不法之人。次反罷軟無爲老疾之輩。務要據其實蹟、奏行罷黜。不許挾私報怨、以害良善。回京之日、備將舉劾過各官賢否實蹟、造冊呈院、以憑考察。若才賢者、以不能奉承、舍之而不舉。中才平常之人、反夾雜一二、以盡私情。及大貪極酷、隱蔽而不劾者、臣等體訪得出、考以不職。一本院筭去巡按御史勘合公文、皆關係地方重大事情、及官民冤苦奏詞、有等公勤盡職御史、督行二司及巡守官員、一一如期完報。有等漫無才智者、則悠悠度日、傳食郡縣、多致緊急事情、廢閣不省。又有等乖猾利巧、及阿私偏黨者、每遇干係利害之事、則推托閃避、遲留而不爲。干害御史糾劾不實者、雖容易勘明而不報。以至終年累歲、事無歸結。此等御史、尤爲不職。今後差去御史、接管承行。凡先次御史勘合、務要急爲勘報。其自己任內割付者、除滿前兩箇月、待續差御史勘完。其餘十箇月內、務要一勘明銷繳。回道之日、備將先差御史、及自己任內、勘合已未完數事、造冊呈院、以憑考察。其有邊夷等項事情、難以提人行勘者、亦要明白開造。一監察御史出巡、所以上宣德意、下達民隱、風四方、貞百度。此其大節也。爲御史者、必須清修簡約、鎮靜不擾。庶足以安民格物、以振風紀。近年以來、御史出巡在外、動輒人馬千百、排列兵衛、吹打響器、以張大聲勢、擅作威福。又隨帶府縣能幹官員、及乖猾驛丞十數不等。以備任使、導從如雲、飲食若流、全無約束之節。反生騷擾之害。所至州縣、計其一日之費、每至百數十兩。

本爲安民而反以勞民。欲振風紀而反壞風紀。此等御史乃淺陋無識。徒假聲勢。外若自大。求其中未必有也。合無今後御史巡歷郡邑。務要安靜不擾。本等導從早隸之外。並不許多用一人。其府州縣驛丞等官。亦不許隔境隨從迎候。爲有司之害。違者許巡撫巡按互相糾劾。臣等查訪得實。回道之日。考以不職。一巡撫巡按兩相和協。則能開誠布公。以共成王事。近年以來。輒因小忿。遂成嫌隙。至相訐奏。安望其同心戮力。有益地方乎。臣等嘗求其故。皆巡按御史無禮不遜致之。都御史正坐。御史旁坐。禮也。近年以來。御史每與都御史上下賓主坐矣。都御史前班。御史後班。禮也。近年以來。御史每與都御史同班並列矣。豈非執法者不法。貞度者無度乎。巡撫柔和忍事者。則隱忍而不與之較。若遇剛毅正直者。則必與之相講。講論不從。則嫌隙成矣。由是巡撫所行者。巡按則不行。巡按所允者。巡撫則不允。官吏人等。答應巡撫者。巡按則惡之。答應巡按者。巡撫則惡之。至無罪拿問。因而革去職役者。撫按自相構隙。而禍及平人。豈不冤哉。以斯人所行。乘勢驕傲。爲患如此。欲望一方政令之平。民庶之安。胡可得哉。臣等以爲春秋之義。王人加於諸侯之上。禮也。巡按御史在三司。則可在巡撫都御史則不可。何也。都御史列銜內臺。奉勅巡撫一方。非在外守土之臣可比也。地方事情。可以共議。而名分體統。則不可越。近日本院題准。都御史正坐。御史隅坐。臣等以爲。此只以私情。非議禮處。非所以論於朝廷之上。若據禮制。名御史仍當旁坐。仍居後班。爲宜。合無今後御史不論副都。僉都。其坐旁坐。其班後列。以正體統。若有仍前不遜者。回道之時。考以不諳憲體。

皇甫汈

原墨論全

貪墨之吏。未有甚於此時者也。與金罄壁。京邸爲場。鬻爵賣官。朝堂爲市。持衡者若操籌焉。謁選者若登斷焉。蓋朝通百鎰。則夕蒙百鎰之酬。夜納千金。則旦受千金之贖。取之者若探之囊。而予之者若出諸袖。由是契券交于豪門。質貸逼于鉅室。郡邑小吏。足跡未陟其庭。而收責者已先至其境矣。不取諸民。將運之鬼乎。夫中人之性。未有不貪得者也。爲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服御之華。玩好之飾。有限也。廣置豐積。以長子孫。有涯也。徼寵干利。其用亡窮。揀饗謝過。其費莫算矣。夫取諸人以益己情也。割所有以與人。豈其情乎。是謂亡于秦而取償于齊。雖黥墨日報。而貪污不止者。勢也。矧今之大臣。蕭、曹、爲秦。晉、丙、魏、爲潘。楊、班、寮、締爲世陸。椒、戚引爲譚私。歲時餽遺。動以億計。吉凶慶弔。百兩是將。一切奢僭。豈特衣履諸緣。賈生痛其爲舛。塗屏錯跗。賢良斥其爲蝨而已哉。雖殷責苞苴之行。漢矜簠簋之飾。而患由官邪焉。紆民困乎。別有聚徒講學。取徑於終南。招友酣歌。納賄於長夜。官惟擇美。寸簡信於斜封。地或求良。東閣高於西邸。致太宰不能得人。主上亦欲除吏。惜哉。未聞按蜀郡之輸貨。不避曹騰。發永昌之鑄金。直侵梁冀者也。由是探宸衷於閣豎。排禁闥以錢神。此明王哲后。貴乎威福獨攬。嘖笑自愛。絕請託之私。杜婚媾之隙。申籍沒之典。嚴漏泄之誅。草不宣於掖庭。樹無談于溫室。源遏上流。而風庶乎其少息與。

金景輝

開引河水以濟會通疏全

自古有天下。必轉輸天下賦稅。聚之京畿。充足國計。以固根本。召四方商旅。會於都邑。以通貿易。如漢之鄭當時。王安世。唐之田宏正。元之郭守敬輩。皆能興水利。通漕渠者。逮我太宗皇帝。建立京師。首命大臣。疏會通河。開清江浦。增修各閘。疏鑿二洪。以通漕運。仍於京城內外。置倉廩。以貯天下糧儲。建場房。以畜四方客貨。富實京師。以開萬世太平之基。近來河道淺阻。轉輸稽遲。天順七年。朝廷恐妨國計。仍命都御史王竑。總督漕運。委臣河南。以聽巡撫賈銓提督。開疏黃沁二河。分水灌注運河。卽今徐呂二洪。下至清河一帶。河道通行無阻矣。惟安山北至臨清。衛河至直沽。俱各水少。而德州、武城等處。淺阻船隻。不下千百餘艘。又訪山東、河南及大明等府。起運京糧。亦因河淺。俱赴京內買納。况商販少至。以致京師米麥翔貴。物貨騰湧。且畿內耕穫有限。而四方買糴無窮。幸值歲豐。民食尙乏。倘遇凶荒。將何以賴。陸贄有云。財用之在關中者。與儲之帑藏者。有急而需。一朝可得。今畿內之地。正當充實。豈容虛耗。况南京進貢馬快船隻。亦皆阻誤。不可不慮。考得安山北至臨清。二百五十餘里。止有汶水。春時雨水。泉脈微細。以致淺澁。其汴梁城北陳橋。原有黃河故道。其河北由長垣縣大岡河。經曹州。至鉅安。與墓巡檢司地界。出會通河。合汶水。通臨清。每秋水漲。有船往來。止是陳橋迤西三十餘里。淺狹。水小時。月不得通流。若開挑深闊。亦可分引河沁二水。以通運河。如此。則徐州、臨清兩河。均得河沁之濟。而衛河亦增。且開封、長垣、曹、鄆等處。稅糧俱免。陸贄又江淮民船。亦可由徐州小浮橋。達陳橋。至臨清。得免濟寧一帶。閘座擠塞留滯之弊。甚

爲便利。伏乞聖明留意。幸甚。

陳建

建都論全

按古今天下大都會有四。曰長安。曰洛陽。曰汴。曰燕。四者自昔帝王建都之地也。然論時宜地勢。盡善全美。則皆不如洛陽。何也。夫建都之要。一形勢險固。二漕運便利。三居中而應四方。必三者備。而後可以言建都。長安雖據形勢。而漕運艱難。汴居四方之中。而平夷無險。四面受敵。惟洛陽三善咸備。故宋范仲淹深欲營都。而時憚興作。識者恨焉。國初懿文太子受命。歷相都邑。亦以洛陽爲上。使懿文不早世。遷都必矣。幽燕形勢。自昔稱雄。會通漕運。今日頗便。建都宜矣。然北太近。南太遠。越北距塞。不二百里。無藩籬之固。而天子自爲守。南距珠厓。六詔殆。萬里而遙。非所謂居中而應四方矣。使吾中國武備。常如祖宗之盛。猶之可也。苟邊圉不固。則胡騎疾馳。自潮河川。古北口。一日可至城下。且近日紫荆諸關。往往失守。則形勢失矣。黃河遷徙。衝決不常。而轉漕幾于不便。每秋高馬肥。兒輒起搶黃裏之思。人稱京城爲黃裏。所幸者。國家福祚無疆。而口人惟利抄掠。倏來忽去。無爭王競帝之志耳。設或如邱文莊所慮。虜騎疾馳。進據臨清咽喉之地。則形勢與漕運併失之矣。可慮不尤甚乎。祖宗之時。只知其甲兵之強。國勢之盛。都南都北。無所不可。而不知強弱無常形。盛衰無定理。創業方興之勢。與承平恬熙之世。固倍蓰什百不侔也。今嘉靖聖天子。勵精圖治。而醜虜猶時肆憑陵。馬直抵近郊。京師九門。爲之盡閉。昌平陵寢。爲之

震驚居庸。紫荆爲虜坦途。良鄉通州爲虜外府。數十年後。吾不知其所終。杞人之憂。日深耿耿。



# 昭代經濟言卷十

徐階字子升，華亭人。嘉靖癸未探花，官至東閣大學士，加上柱國，贈太師，諡文貞。

## 椒山銘

公諱繼盛，字仲芳，別號椒山。忠愍者諡也。國朝之制，非大臣不得與於易名。公位下，乃得諡者。今皇帝御極，遡觀化源，謂公死諫，節甚偉，宜尊顯以勵士大夫。故奉遺詔，贈公太常寺少卿，廕子應尾爲國子生，而特賜今諡。其義則取諸危身奉上，在國爲難云。初，公舉嘉靖丁未進士，授南京吏部驗封主事，師事大司馬苑洛韓公，盡通其天文地理、太乙壬奇兵陣之學，名聲重一時。辛亥，遷兵部車駕員外郎。當是時，大將軍仇鸞驕然心憚虜，欲利啖之以緩兵，請與虜爲馬市，有成議矣。公上疏斥其不可者十，辯其說之謬者五。鸞因詆公撓邊計，惑衆心。詔錦衣衛逮公置訊，獄具。貶狄道典史。踰年，擢知諸城。尋遷南京吏部主事。又遷刑部員外郎，調兵部之武選，嘗獨居深念，至夜分配張安人問其故。公曰：吾受上恩，思有以報耳。安人曰：嚴相方用事，此豈君直言時耶？公不應，而心自計：欲報恩，其道莫如去姦人，使不得亂政。遂以癸丑正月疏論少師嚴嵩十罪五姦，請召二王問狀。公意以嵩在位久，其黨與布滿中外，上卽問必不肯言，而今皇帝以明聖在東府，冀一召問，可盡得其實。嵩更借以爲讒，詔逮公。訊所以引二王者，公具對侃侃，至斷指出脛，不易詞。詔杖公百，送刑部獄。郎史君朝賓議從輕比，而其長貳皆嵩黨，竟當公詐傳親王令旨。

絞。公之將受杖也。或遣之。蚺蛇膽。却不受。曰。椒山自有膽。或謂公勿怕。公笑曰。豈有怕打楊椒山者。及繫刑部。創甚。吏畏禍。莫敢視。公乃自破磁碗。刺右股。出血數升。已復手小刃。割左股。去其腐肉。旁觀者咸爲戰悚。公願自如。在獄三年。以乙卯十月晦。死西市。臨刑賦詩云。浩氣還太虛。丹心照千古。平生未報恩。留作忠魂補。天下相與涕泣傳誦之。嗚呼。士方平居。語及節義。往往扼腕張眉目。自謂能之。一旦臨患。害僅如毛髮。輒心季色變。不敢出一詞。或走匿以規苟免。有能自奮如其言者寡矣。未有蹈必死而不懾者也。偶出不意。蹈一死。及既脫。率深自懲創。毀方以爲圓。又或自滿足。不復肯爲危言正色者有矣。未有慷慨激烈。赴再死而不顧者也。公始忤仇鸞。偶不死。奔走絕塞間。稍稍徵用。去訊繫時無幾。痛苦之狀。宜猶在心目。張安人所以語公。與古牛衣之說。亦何以異。而公不懼不惑。卒直諫以殞其生。此其視唐子方諸人。且猶過之。矧世碌碌者耶。公死之歲。刑部郎今藩參王君世貞。爲求救於嵩所厚。嵩曰。行卜之。其子世蕃不可。而其黨鄒懋卿等。亦相與爭。曰。不殺某。所謂養虎自貽患也。故公竟死。公死而地爲震者累年。其後給事中。今中丞吳君時來。刑部主事。今中丞張君紳。太僕卿董君傳策。相繼論嵩。嵩又將殺之。奏上。地忽震。先皇帝悟而止。由此觀之。精誠之至。天地且爲之動矣。嵩業已仇公等。其必欲殺公。無足怪。彼黨嵩者。獨何心哉。夫其導嵩以殺公。恐遺患也。然公死七年。先皇帝用御史今中丞鄒君應龍言。罷嵩政。逮世蕃。謫戍嶺南。又二年。御史今中丞林君潤。發世蕃逆狀。詔棄市。籍其家。則夫所謂患者。果可以計免否也。公死時。應尾尙幼。藩參君與其友吳君國倫。徐君中行。宗君臣。倡諸縉紳。經紀其後事。兵部主事。今中丞王

君選歸公喪。且以女壻其次子。由是諸君者相繼獲罪。而藩參家禍尤酷。今十有二年。公既受恩卹於朝。又以御史郝君杰請建祠保定。賜額曰精忠。諸君亦次第登用。而嵩之黨則盡已斥逐。嗚呼。後之欲爲君子小人者。可以鑒矣。公先世小興州人。洪武中有諱伯源者。奉詔徙容城。傳四世。至青青生。贈兵部署員外郎富。是爲公考。公生以正德丙子五月十七日。年僅四十。子二。長卽應尾。次曰應箕。皆安人出。昔歲甲辰。公領鄉薦。卒業太學。予時爲祭酒。奇公文。因日進公爲講說經義。與所以立身事君者。公亦不鄙而聽之。故予與公相知深。公死。予悲之倍於衆。數謀於中丞王君。視諸孤。而日跂望於恩恤之及。去年幸聞末議。然後所以悲君者。獲少紓萬一焉。□月□日。應尾改葬公某山之原。奉藩參君狀來徵銘。予義不得辭也。爲撫公大節。俾歸而納諸墓中。若公居家之行。狄道之政。詳具公所謂年譜。及藩參君狀。銘曰。萬物稟氣以爲命。公生其中。得厥正位。卑身仆益。自奮君恩。必報以死。殉人心。爲憤地。爲震。歲星一終。天乃定。羣姦漸滅。主明聖。易名建祠。錫贈廕。制詞前後相輝映。嗟公一死。重孰並。我銘揭之。爲世鏡。

張居正

省議論劄

臣聞天下之事。慮之貴詳。行之貴力。謀在於衆。斷在於獨。漢臣申公云。爲治不在多言。願力行何如耳。臣竊見頃年以來。朝廷之間。議論太多。或一事而甲可乙否。或一人而朝由暮跖。或前後不覺背馳。或毀譽自爲矛盾。是非淆於唇吻。用舍決於愛憎。政多紛更。事無統紀。又每見督撫等官。初到地方。卽例有條陳。

一疏。或漫言數事。或更置數官。文藻競工。覽者每爲所眩。不曰此人有才。卽曰此人任事。其實蒞任之始。地方利病。豈盡周知。屬官賢否。豈能洞察。不過探聽于衆口耳。讀其詞藻。雖若爛然。究其指歸。茫未有效。比其久也。或并其自言者而忘之矣。卽如昨年。皇上以虜賊內犯。特勅廷臣集議防虜之策。當其時。衆言盈庭。羣策畢舉。今又將一年矣。其所言果盡舉行否乎。其所行者果有實效否乎。又如薊鎮之事。初建議者曰。吾欲云云。當事者亦曰。吾欲云云。曾無幾何。而將不相能。士譁於伍。異論繁興。訛言踵至。於是議罷練兵者。又紛紛矣。臣竊以爲事無全利。亦無全害。人有所長。亦有所短。要若權利害之多寡。酌長短之所宜。委任責成。庶克有濟。今始則計慮未詳。旣以人言而遽行。終則執守靡定。又以人言而遽止。加之愛惡交攻。意見橫出。讒言微中。飛語流傳。尋之莫究其端。聽者不勝其眩。是以人懷疑貳。動見譁張。虛曠歲時。成功難睹。語曰。多指亂視。多言亂聽。此最當今大患也。伏望皇上。自今以後。勵精治理。主宰化機。掃無用之虛詞。求躬行之實效。欲爲一事。須審之於初。務求停當。及計慮已審。卽斷而行之。如唐憲宗之討淮蔡。雖百方阻之。而終不爲之搖。欲用一人。須慎之於始。務求相應。旣得其人。則信而任之。如魏文侯之用樂羊。雖謗書盈筐。而終不爲之動。再乞天語。叮嚀部院等衙門。今後各宜仰體朝廷省事尙實之意。一切章奏。務從簡切。是非可。否明白直諫。毋得彼此推諉。徒託空言。其大小臣工。亦各宜秉公持正。以誠心直道相與。以勉修職業爲務。反薄歸厚。尙質省文。庶治理可興。而風俗可變也。伏乞聖裁。

臣聞人主以一身而居乎兆民之上。臨制四海之廣。所以能使天下皆服從其教令。整齊而不亂者。紀綱而已。綱如網之有繩。紀如絲之有總。詩曰。勉勉我王。紀綱四方。此人主太阿之柄。不可一日而倒持者也。臣竊見近年以來。紀綱不肅。法度不行。上下務爲姑息。百事悉從委徇。以模稜兩可。謂之調停。以委曲遷就。謂之善處。法之所加。唯在於微賤。而強梗者。雖壞法干紀。而莫之誰何。禮之所制。反在於朝廷。而爲下者。或越理犯分。而恬不知畏。陵替之風漸成。指臂之勢難使。賈誼所謂跋扈者。深可慮也。然人情習玩已久。驟一振之。必將曰。此拂人之情者也。又將曰。此務爲操切者也。臣請有以解之。夫徇情之與順情。名雖同。而實則異。振作之與操切。事若近。而用則殊。蓋順情者。因人情之所同欲者而施之。大學所謂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者也。若徇情。則不顧理之是非。事之可否。而惟人情之是便而已。振作者。謂整齊嚴肅。懸法以示民。而使之不敢犯。孔子所謂道之以德。齊之以禮者也。若操切。則爲嚴刑峻法。虐使其民而已。故情可順。而不可徇。法宜嚴。而不宜猛。伏望皇上。奮乾綱之斷。普離照之明。張法紀以肅羣工。攬乾綱而貞百度。刑賞予奪。一歸之公道。而不必曲徇乎私情。政教號令。必斷於宸衷。而毋致紛更於浮議。法所當加。雖貴近不宥。事有所枉。雖疎賤必申。仍乞勅下都察院。查照嘉靖年所定憲綱事理。再加申飭。秉持公論。振揚風紀。以佐皇上。明作勵精之治。庶體統正。朝廷尊。而下有法守矣。伏乞聖裁。

### 重詔令

臣聞君者主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君不主令。則無威。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則無法。

斯大亂之道也。臣看得舊規。凡各衙門章奏。奉旨。有某部看了來說者。必是緊關事情。重大機務。有某部知道者。雖若稍緩。亦必合行事務。或關係各地方民情利病。該衙門自宜參酌緩急。次第題覆。至於發自聖衷。特降勅諭者。又與泛常不同。尤宜上緊奉行。事乃無壅。蓋天子之號令。譬之風霆。若風不能動。而霆不能擊。則造化之機滯。而乾坤之用息矣。臣竊見近日以來。朝廷詔旨。多廢格不行。抄到各部。槩從停閣。或已題奉欽依。一切視爲故紙。禁之不止。令之不從。至於應勘應報。奉旨行下者。各地方官。尤屬遲慢。有查勘一事。而十數年不完者。文卷委積。多致沈埋。干證之人。半在鬼錄。年月既遠。事多失真。遂始漏網。終逃國有不伸之法。覆盆自苦。人懷不白之冤。是非何由而明。賞罰何由而當。伏望勅下部院等衙門。凡大小事務。既奉明旨。須數日之內。卽行題覆。若事理了然。明白易見者。卽宜據理剖斷。毋但諉之撫按議處。以致耽延。其有合行議勘。問奏者。亦要酌量事情緩急。道里遠近。嚴立限期。卽令上緊奏報。該部置立號簿。登記註銷。如有違限不行。奏報者。從實查參。坐以違制之罪。吏部卽以此考其勤惰。以爲賢否。然後人思盡職。而事無壅滯也。伏乞聖裁。

覈名實

臣聞人主之所以馭其臣者。賞罰用舍而已。欲用舍賞罰之當。在於總覈名實而已。臣每見朝廷欲用一人。當事者輒有乏才之嘆。竊以古今人才。不甚相遠。人主操用舍予奪之權。以奔走天下之士。何求而不得。曰世無才焉。臣不信也。惟名實之不覈。揀擇之不精。所用非其所急。所取非其所求。則上之爵賞不重。

而人懷僥倖之心。牛驥以並駕而俱疲。工拙以混吹而莫辨。才惡得而不乏。事惡得而有濟哉。臣請略言其概。夫器必試而後知其利鈍。馬必駕而後知其駑良。今用人則不然。稱人之才。不必試之以事。任之以事。不必更考以成。及至僨事之時。又未必明正其罪。惟魯少文者。以無用見譏。而大言無當者。以虛聲竊譽。僥倖直者。以忤時難合。而脂韋逢迎者。以巧宦易容。其才雖可用也。或以卑微而輕忽之。其才本無取也。或以名高而專用之。或因一事之善。而終身借之以爲資。或以一動之差。而衆口訾之以爲病。加以官不久任。事不責成。更調太繁。遷轉太驟。資格太拘。毀譽失實。且近來又有一種風尚。士大夫務爲聲稱。舍其職業。而出位是思。建白條陳。連編累牘。至覈其本等職業。反屬茫昧。主錢穀者。不對出納之數。司刑名者。不諳律例之文。官守旣失。事何由舉。凡此皆所謂名與實爽者也。如此則真才實能之士。何由得進。而百官有司之職。何由得舉哉。故臣妄以爲世不患無才。患無用之道。如得其道。則舉天下之士。唯上之所欲爲。無不應者。惟願皇上。慎重名器。愛惜爵賞。用人必考其終。授任必求其當。有功於國家。卽千金之賞。通侯之印。亦不宜吝。無功於國家。雖嘯笑之微。敝袴之賤。亦勿輕予。仍乞勅下吏部。嚴考課之法。審名實之歸。遵照祖宗舊制。凡京官及外官。三六年考滿。毋得槩引復職。濫給恩典。須明白開具稱職。平常不稱職。以爲殿最。若其功過未大顯著。未可遽行黜陟者。乞將誥勅勳階等項。酌量裁與稍加差等。以示激勸。至於用舍進退。一以功實爲準。毋徒眩於聲名。毋盡拘於資格。毋搖之以毀譽。毋雜之以愛憎。毋以一事槩其平生。毋以一眚掩其大節。在京各衙門佐貳官。須量其才器之所宜者授之。平居則使之講究。

職業贊佐長官。如長官有缺。卽以佐貳代之。不必另索。其屬官有諳練故事。盡心官守者。九年任滿。亦照吏部陞授京職。高者卽轉本衙門堂上官。小九卿堂官。品級相同者。不必更相調用。各處巡撫官。果於地方相宜久者。或就彼加秩。不必又遷他省。布按二司官。如參議久者。卽可陞參政。僉事久者。卽可陞副使。不必互轉易。以滋勞擾。如此。則人有專職。事可責成。而人才亦不患其缺乏矣。此外如臣言有未盡者。亦乞勅下該部。悉心講求條例具奏。伏乞聖裁。

固邦本

臣聞帝王之治。欲攘外者。必先安內。書曰。民爲邦本。本固邦寧。自古雖極治之時。不能無夷狄盜賊之患。唯百姓安樂。家給人足。則雖有外患。而邦本深固。自可無虞。唯是百姓愁苦思亂。民不聊生。然後夷狄盜賊乘之而起。蓋安民可與行義。而危民易與爲非。其勢然也。恭惟皇上。嗣登大寶。首下蠲卹之詔。黎元忻忻。方切更生。獨昨歲以元年蠲賦一半。國用不足。又邊費重大。內帑空乏。不得已差四御史分道督賦。三都御史清理屯鹽。皆一時權宜。以佐國用之急。而人遂有苦其搜括者。臣近日訪之外論。皆稱不便。緣各御史差出。目覩百姓窮苦。亦無別法清查。止將官庫所儲。盡行催解。以致各省庫藏空虛。水旱災傷。視民之死而不能賑。兩廣用兵。供餉百出而不能支。是國用未充。而元氣已耗矣。臣竊以爲天之生財。在官在民。止有此數。譬之於人。稟賦強弱。自有定分。善養生者。唯撙節愛惜。不以嗜欲戕之。亦皆足以卻病而延壽。昔漢昭帝承武帝多事之後。海內虛耗。霍光佐之。節儉省用。與民休息。行之數年。百姓阜安。國用遂足。

然則與其設法征求，索之於有限之數，以病民，孰若加意省儉，取之於自足之中，以厚下乎？仰惟皇上卽位以來，凡諸齋醮、土木淫侈之費，悉行停革，雖大禹之克勤克儉，不是過矣。然臣竊以爲矯枉者必過其正，當民窮財盡之時，若不痛加省節，恐不能救也。伏望皇上軫念民窮，加惠邦本，於凡不急工程，無益徵辦，一切停免，敦尙儉素，以爲天下先。仍乞勅下吏部，慎選良吏，牧養小民，其守令賢否，殿最惟以守己端潔、實心愛民，乃與上考稱職，不次擢用。若但善事上官，幹理簿書，而無實政及於百姓者，雖有才能幹局，止於中考，其貪污顯著者，嚴限追贓，押發各邊，自行輸納，完日發遣發落，不但懲貪，亦可以爲實邊之一助。再乞勅下戶部，悉心講求財用之所以日匱者，其弊何在？今欲措理，其道何由？今風俗侈靡，官民服舍，俱無限制，外之豪強兼并，賦役不均，花分詭寄，恃頑不納田糧，偏累小民；內之官府造作，侵欺冒破，奸徒罔利，有名無實，各衙門在官錢糧，漫無稽查，假公濟私，官吏滋弊，凡此皆耗財病民之大者。若求其利害者而去之，則亦何必索之於窮困之民，以自耗國家之元氣乎？前項催督御史，事完之後，宜卽令回京，此後不必再差，重爲地方之病。其屯鹽各差，都督御史，應否取回別用，但責成於該管撫按，使之悉心清理，亦乞勅下該部，從長計議，具奏定奪，以後上下，唯務清心省事，安靜不擾，庶民生可遂，而邦本獲寧也。伏乞聖裁。

### 飭武備

臣惟當今之事，其可慮者，莫重於邊防。廟堂之上，所當日夜圖畫者，亦莫急於邊防。邇年以來，虜患日深，

邊事久廢。比者屢蒙聖諭。嚴飭邊臣。人心思奮。一時督撫將領等官。頗稱得人。目前守禦。似亦略備矣。然臣以爲虜如禽獸然。不一創之。其患不止。但戰乃危事。未可易言。須從容審圖。以計勝之耳。今之上策。莫如自治。而其機要所在。惟在皇上赫然奮發。先定聖志。聖志定。而懷忠蘊謀之士。得效於前矣。今譚者皆曰。吾兵不多。食不足。將帥不得其人。臣以爲此三者。皆不足患也。夫兵不患少而患弱。今軍伍雖缺。而糧籍具存。若能按籍徵求。清查影占。隨宜募補。著實訓練。何患無兵。捐無用不急之費。併其財力。以撫養戰鬪之士。何患無財。懸重賞以勸有功。寬文法以伸將權。則忠勇之夫。孰不思奮。又何患於無將。臣之所患。獨患中國無奮勵激發之志。因循怠玩。姑務偷安。則雖有兵食良將。亦恐不能有爲耳。故臣願皇上。急先自治之圖。堅定必爲之志。屬任謀臣。修舉實政。不求近功。不忘有事。熟計而審行之。不出五年。虜可圖矣。至於目前自守之策。莫要於選擇邊吏。團練鄉兵。併守墩堡。令民收保。時簡精銳。伺其空虛。以制之。虜卽入犯。亦可不至大失。此數者。昨雖已經閣部議行。臣恐猶恐人心玩愒。日久尙以虛文塞責。伏乞勅下兵部。申飭各邊督撫。務將前事。著實舉行。俟秋防畢日。嚴查有無實效。大行賞罰。庶沿邊諸郡。在在有備。而虜不敢窺也。再照祖宗時。京營之兵數十萬。今雖不足。尙可得八九萬人。若使訓練有方。亦豈盡皆無用。但士習驕惰。法令難行。雖春秋操練。徒具文耳。臣考之古禮。及我祖宗故事。俱有大閱之禮。以習武事。而戒不虞。今京城內外。守備單弱。臣常以爲憂。伏乞勅下戎政大臣。申嚴軍政。設法訓練。或每歲。或閒歲。季冬農隙之時。恭請聖駕親臨校閱。一以試將官之能否。一以觀將士之勇怯。有技藝精熟者。分別賞賚。老

弱不堪者。卽行汰易。如此。不惟使輦轂之下。常有數萬精兵。得居重馭輕之道。且此一舉動。傳之遠近。皆知皇上加意武備。整飭戎事。亦足以伐狂虜之謀。銷未萌之患。誠轉弱爲強之一機也。伏乞聖裁。

### 論邊事劄

夫兵家之要。必知彼己。審虛實而後可以待敵。可以取勝。今無端聽一訛傳之言。遽爾倉皇失措。至上動九重之憂。下駭四方之聽。則是彼己虛實。茫然不知。徒借聽於傳聞耳。其與風聲鶴唳。草木皆兵者何異。似此舉措。豈能應敵。且近日虜情狡詐。萬一彼常以虛聲恐我。使我驚惶。疲於奔命。久之懈弛不備。然後卒然而至。措手不及。是在彼反得先聲後實。多方以誤之之策。而在我願犯不知彼己。百戰百敗之道。他日邊城失事。必由於此。故臣等不以虜之不來爲喜。而深以邊臣之不知虜情爲慮也。兵部以居中調度爲職。尤貴審察機宜。沈謀果斷。乃能折衝樽俎。坐而制勝。今一聞奏報。遂爾張皇。事已之後。又寂無一語。徒使君父。日焦勞於上。以憂四方。該部以題覆公牘。謂足以了本兵之事耳。臣等謂宜特諭該部。詰以虜情虛實之由。使之知警。且秋防在邇。薊遼之間。近日旣爲虛聲所動。征調疲困。恐因而懈怠。或至疎虞。尤不可不一儆戒之也。臣等恐見如此。伏惟聖明。裁斷施行。

### 請敷陳謨烈以裨聖學全

先該臣等面奏。皇上春秋鼎盛。宜省覽章奏。講究治理。於字書小學。不必求工。以後日講。請暫免進字。容臣等將諸司陳奏緊要事情。至御前講說。面請裁決。伏奉俞旨。臣等欽遵舉行外。但數月以來。應奏事件。

與日講之期。多不相值。或係常行細務。又不敢煩瀆聖聰。卽恭侍講讀。須臾而畢。拱默而退。不得供奉燕閒。從容陳說。雖欲竭悃款之愚。效獻替之益。其道無繇。非臣等面請奏事之初意也。頃奉聖諭。責臣等以盡心輔導。臣等夙夜思惟。圖所以仰承德意。啓沃聖心者。竊以爲遠稽古訓。不若近事之可徵。上嘉先王。不如家法之易守。昔伊尹。周公。矢謨作誥。撮其大指。不過兩言。曰。明言烈祖之成德。曰。覲揚文武之光烈。而唐憲宗讀貞觀政要。竦慕不能釋卷。宋仁宗命侍臣讀三朝寶訓。及祖宗聖政錄。前史書之。皆爲盛事。良以羹牆如見。自不忘繼志之思。耳目旣眞。又足爲持循之地。守成業而致盛治。莫要於此。仰惟我二祖開創洪業。列聖纂紹。丕圖奎章。睿謨則載之寶訓。神功駿烈。則紀之實錄。其意義精深。規模宏遠。樞機周慎。品式詳明。足以邁三五之登閔。垂萬億之統緒。此正近事之可徵。家法之易守者也。夫皇上所踐者。祖宗之寶位。所臨者。祖宗之臣民。所撫馭者。祖宗之輿圖。所憑籍者。祖宗之威德。則今日之保泰持盈。興化致理。豈必他有所慕。稱上古久遠之事哉。惟在皇上。監於成憲。能自得師而已矣。臣等謹屬儒臣。將累朝寶訓實錄副本。逐一簡閱。分類編摩。總計四十款。曰。創業艱難。曰。勵精圖治。曰。勤學。曰。敬天。曰。法祖。曰。保民。曰。謹祭祀。曰。崇孝敬。曰。端好尚。曰。慎起居。曰。戒遊佚。曰。正宮闈。曰。教儲貳。曰。睦宗藩。曰。親賢臣。曰。去姦邪。曰。納諫。曰。理財。曰。守法。曰。警戒。曰。務實。曰。正紀綱。曰。審官。曰。久任。曰。重守令。曰。馭近習。曰。待外戚。曰。重農。曰。興教化。曰。明賞罰。曰。信詔令。曰。謹名分。曰。却貢獻。曰。慎賞賚。曰。敦節儉。曰。慎刑獄。曰。褒功德。曰。屏異端。曰。飭武備。曰。御夷狄。雖管窺蠡測之見。未究高深。而修德致治之方。亦已略備矣。但簡冊浩繁。遞難卒

業容臣等次第纂輯。陸續進呈。擬俟明歲開講以後。每晨日講既畢。臣等恭詣文華後殿。講解訓錄一二條。粗述大指。如皇上偶有疑難。卽望面賜諮詢。或臣等竊有見聞。亦得隨事獻納。其諸司章疏。有緊要者。卽於講後面奏請裁。多寡有無。不拘程限。但使工夫接續。時日從容。自可以開發聰明。亦因以練習政事。伏望皇上留神聽覽。黽勉力行。視訓錄之在前。如祖宗之在上。念念警惕。事事率由。且誦法有常。緝熙無間。卽燕息深宮之日。猶出御講幄之時。則聖德愈進於高明。聖治益躋於光大。而臣等區區芹曝之忠。亦庶幾少效萬分之一矣。

### 答王鑑川計貢市利害全

今之議者。皆謂講和示弱。馬市起釁。爲此言者。不惟不忠。蓋亦不智甚矣。夫所謂和者。謂兩敵相角。智醜力均。自度未足以勝之。故不得已而求和。如漢之和親。宋之獻納。是制和者在夷狄。而不在中國。故賈誼以爲倒懸。寇公不肯主議。今則彼稱臣納款。效順乞封。制和者在中國。而不在夷狄。比之漢宋之事。萬萬不侔。獨可謂之通貢。而不可謂之講和也。至於昔年奏開馬市。官給馬價。市易胡馬。彼壅兵壓境。恃強求市。以款段鴛罷。索我數倍之利。市易未終。遂行搶掠。故先帝禁不復行。今則因其入貢之便。官爲開集市。場。使與邊民貿易。有無稍爲之約束。毋得濫出中國財物。及應禁者。其期或三日。或二日而止。如遼開原事例耳。又豈馬市可同語乎。且此事有五利焉。虜旣通貢。邏騎自稀。邊鄙不聳。稽人成功。一利也。防守有暇。可以修復屯田。蓄吾士馬之力。歲無調撥。可省行糧數十百萬。二利也。土蠻吉能。每借俺酋。以爲聲勢。

俺會既服。則二虜不敢輕動。東可以制土蠻。西可以服吉能。三利也。趙全等既戮。板升衆心已離。我因與虜約。有願還者。必勿阻之。彼既無句引之利。而又知虜之不足恃。則數萬之衆。皆可漸次招來。曹州之地。可虛矣。四利也。彼父子祖孫。情乖意阻。胡運將衰。其兆已見。老酋死。家族必分。不死。必有冒頓呼韓之變。我得因其機。而行吾之計。五利也。凡此五利。正古之謀臣策士。所爲禱祀而求者也。而今之議者。獨以邊將不得擣巢。家丁不得趕馬。計私家之害。忘公室之利。遂失此機會。不爲國家審圖。故僕以爲爲此言者。不惟不忠。蓋亦不智甚矣。至於桑土之防。戒備之慮。此自吾之常事。不容一日少懈者。豈以虜之貢不貢。而有加損乎。今吾國中。親父子兄弟相約也。而猶不能保其不背。况夷狄乎。但在我制御之策。自合如是耳。豈能必虜之不吾背乎。數十年無歲不掠。無地不入。豈皆以背盟之故乎。卽將來背盟之禍。又豈有加於此者乎。利害之歸。較若黑白。而議者猶嗷嗷以此爲言。故僕又以爲不智甚矣。劉院旣知此事顛末。又與公同心。必能共襄大事。幸採取其議。及鎮守兵備以下所呈。折以高見。并圖上貢額。貢期。市易事宜。僕與元老。常備聞於上。請旨行之。浮議雖多。不足恤也。

高儀

議使殿親政全

竊惟唐虞君臣。萃聚一堂。都兪吁。嘑情意罔閒。上常導下之言也。則曰。予違汝弼。又嘗恐其不盡言也。則曰。汝無面從。所以君臣道合。血脈流通。古今稱盛治者。莫能加尙。迨我朝列聖相承。每每接見輔弼。延訪

大臣或同游咏和。或燕對無時。明良喜起。庶事咸熙。國家萬世太平之業。端肇於此。至於御門之規。日奏數條。不過沿襲故事。似涉虛文。惟我皇上登極數日。卽出御門。今旣久臨朝。寧威儀已復祖宗之舊矣。但朝堂上體統森嚴。拜起唯諾。勢相懸隔。若止循例而朝。一朝而退。上有懷而不得下問。下有見而不敢上陳。竊恐情意不相接。見聞未免日壅。百凡諸司奏牘。中外事情。豈能一一盡白於聖衷。而頓然了悟也。卽今山陵已畢。典禮就緒。經筵日講。復賜舉行。諸凡大綱大禮。亦旣燦然明備矣。而惟便殿親政。尙未之及。而不容緩。伏望皇上。仰稽列聖之盛典。俯納諸臣之忠言。自今開讀以後。每日常朝罷。卽御文華殿。除內閣輔臣。日侍講讀。自應隨入供事外。其六部都察院大臣。仍乞皇上。不時召見。卽將覽過部院題奏。本內干係。大賞罰。大黜陟。大典禮。大刑獄。大軍機。大會計。與凡一切大政令。合當詳議者。特降清問。許令部院官。陳述始末。內閣輔臣。卽議擬可否。於是皇上加以睿斷。親賜裁答。倘有事體疑難者。雖再三商確。然後答旨。亦無不可也。科道掌印官。每次各輪二員隨進。如諸臣陳述未詳。議擬未當者。許令公同評正。至於輔臣講讀之餘。仍乞皇上。親發玉旨。咨詢治道。或將各項章疏。應該票擬者。令其卽在御前看詳。面請宸斷。如此則萬機之理。日熟於聖衷。而四海之治。可運於掌上。於以軼五帝三王之盛。於以紹二祖七宗之休者。誠不外於是矣。

再請東宮出閣劄

有國者不能不重其本。愛子者不能不使之勞。故燕翼之謀。莫先于養正。習尙之慎。實急于冲年。考之古

昔教太子者。方在襁褓。而卽廩師。傅。翌。保之儀。或在髻鬢。而時篤親賢。齒讓之儀。凡若此者。非故苦之以拘迫之情。施之以躐等之教也。方在童蒙。知識一開。全在習養。習之以正。則趨向日端。習之不正。則志慮日放。其所繫於天下國家者。蓋至重也。敬惟東宮殿下。爲聖皇元允。容質殊常。去歲册立禮成。羣臣稱賀之時。仰見姿表英奇。言動中度。莫不交相慶忭。以爲聖人之子。自不凡如此。計今年及七齡。尤非昨歲之比。聰明必已大著。情竇亦或漸開。理欲從違。正在此際。養蒙端教。貴在及時。如使接見師保。親近儒賢。日聞正言。日見正事。雖欲引而之不正。不可得也。如或不接外廷。不就外傅。正言罕聞。正事罕覩。雖欲引而之正。亦不可得也。臣等仰惟皇上。聖見高明。亦必于宮中。豫爲教養。或量授詩書。課習章句。諒所不廢。然其所與燕游伴讀。者則必皆近習之輩。竊恐所聞者。無非近習之言。所見者。無非近習之事。漸染既久。則性真或爲所蔽。志尙未免少移。比及十齡。然後出閣就學。卽能勉強規正。亦且力倍而功半矣。語曰。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甚言養正之功。不可不早也。

議停買玉石劄

慎乃儉德者。哲后之永圖。不寶遠物者。明王之盛軌。皇上臨御以來。躬節儉以風萬邦。示敦樸以先天下。罷不急之工作。停非時之採辦。薄海內外。仰頌聖明。罔不懽忻鼓舞。思見德化之成。所謂千載一時也。迺今收買玉石。一朝費價。輒至萬有七千餘金。且尙以爲不足。而復欲增買。似此舉動。流傳道路。實駭聽聞。仰惟皇上。恭儉性成。豈肯爲此奢糜之事。或者左右之人。妄意希寵。欲以珍玩奇巧。蠱惑聖心。於是瀆奏。

收買以試皇上。而皇上偶不之察耳。蓋收買回夷玉石。祖宗原無此例。嘉靖二十六年以後。雖曾有之。然或買或否。不以爲常。而其所買者。又皆選擇精良。斟酌留用。未聞不論美惡。傾囊盡收。如今日之甚者也。况內府寶藏。積自累朝。必先充牣足用。而玉石之類。原無敝壞。豈至缺乏。即使稍欲增新。所需亦常有數。似此六百餘斤之廣。將安用之。奈何以不貲之財。供無益之費。惠利姦宄。取譏遠夷。臣等切爲聖明新政。惜也。且方今邊儲匱乏。措辦甚艱。閭閻困窮。拯救無術。正宜撙節財用。以濟國家之急。而迺輕糜萬金。不復顧愛。豈所以示天下哉。

### 慎臨幸劄

仰惟陛下。一身膺昊天明命之重。荷祖宗付託之艱。乘輿出入。自有常度。一舉一動。關係非輕。考之往古。人君非王事則不出。非民事則不出。逮我國家定制。惟郊祀大典。每歲聖駕親行。若耕籍。若幸學。惟登極之始。纔一舉行。餘皆不復輕出。無非尊朝廷。崇宗廟。崇九重端拱之體。而戒無事慢遊之失也。昨者陛下有事于方澤。軍民環堵擁觀。謂祀禮久廢。而陛下一旦能舉數十年湮墜之典。故不覺其踴躍瞻戴。亦猶喜見漢官威儀之意也。今陛下忽欲出幸藩邸。則其行無故。其出無名。大小臣工聞之者。莫不相顧惶惑。竊恐陛下佚遊之端。將從此始。其于朝廷政體所係。誠非細故也。况六飛所至。警蹕森嚴。法駕在前。百辟在側。宮室道塗。所當預修。扈從供億。所當夙戒。凡有臨幸。必須有司擇日具儀。先期題請。奉有成命之後。通行預備。方可臨期無誤。今無故而忽有傳奉之旨。遽然行於各衙門。知會皆不知所俟。候者何爲。所不

許怠誤者何事。萬一所司。或有不潔不肅。卽欲以罪加之。又非所以廣陛下仁聖之德。而彰和平之治也。

三請冊立東宮劄

人君善于圖治者。必以建儲爲先。而人臣忠于謀國者。必以建儲爲急。蓋建儲豫則國本定。國本定則人心安。所以宣邦家熙洽之光。而綿奕葉昌隆之祚者。由此其基也。恭惟皇上。大德光前。至仁啓後。篤生元嗣。已踰六齡。祥承九廟之遺庥。慶衍萬年之統緒。元良有在。中外咸所忻瞻。主鬯得人。臣民莫不交戴。所有早建青宮。而豫端蒙養。宜有不可緩者。昨歲該臣等兩次題請。初則諭以後行冊立。未卽允俞。旣而留中不報。久靳成命。臣等退而踧踖。不敢復言。然竊伏自思。朝廷重務。莫此爲急。一日不舉。有司一日之責。臣等職叨邦禮。若使大典闕遺。而不上請。非人臣謀國之忠也。况查得宣宗皇帝。於宣德二年生皇子。甫二歲而冊立。憲宗皇帝。於成化六年生皇子。方六歲而冊立。孝宗皇帝。於宏治四年生皇子。纔二歲而冊立。載在國史。班班可考。今皇子雖在冲齡。而舊典可據。况聞奇表秀發。容質異常。必須冊立之儀。旣舉。然後教養之禮可行。方此春陽布令之月。實惟青閣肇典之期。用是不避煩瀆。再干天聽。伏望皇上俯答。

議典禮劄

一郊社之禮。查得國初建圓丘於鐘山之陽。用冬至祀天。以日月星辰。太歲從祀。建方澤於鐘山之陰。用

夏至祀地。以嶽、鎮、海、瀆從祀。俱奉仁宗淳皇帝配。及築朝日壇於城東。築夕月壇於城西。用春秋分行事。夕月亦星辰從祀。俱不奉配。洪武十年始定合祀制。每歲正月擇日行於大祀殿。三十二年更奉太祖高皇帝配。永樂十八年北京大祀殿成。行禮如常儀。洪熙元年增奉成祖文皇帝並配。嘉靖九年始建圜丘於南郊。冬至祀天。以日月星辰風雲雷雨從祀。建方澤於北郊。夏至祀地。以嶽、鎮、海、瀆、陵寢諸山從祀。俱奉太祖高皇帝配。又建朝日壇於東郊。以春分祭日。無從位。建夕月壇於西郊。以秋分祭月。亦以星辰從祀。俱不奉配。臣謹議得。圜丘方澤載在周禮。天地分祀之說。蓋昉於此。自漢以來。歷代分合不常。而諸儒議論亦皆不一。我太祖高皇帝定鼎之初。與一時儒臣斟酌考訂。首建分祀之禮。其後因感齋居陰雨。始改合祀禮於大祀殿。至我皇考大行皇帝。仍建四郊。如洪武初年之制。蓋太祖始分而後合。皇考則改合而爲分。然我皇考之更制。卽我太祖之初制也。今以分祀有年。於古禮旣爲可據。於舊典又爲相合。似難重復紛更。合無照例。南北二郊。於冬夏至日。恭請聖駕親詣致祭。仍奉太祖高皇帝配。其東郊照例以甲丙戊庚壬年。西郊以丑辰未戌年。聖駕親祭。餘歲遣官代行。至於太歲。近年不以從祀。圜丘而於歲暮。孟春遣官專祭。似爲得體。合當如舊舉行。惟天神地祇。旣已從祀。南北郊而於仲秋復有神祇壇之祀。似爲煩數。合當罷免。伏乞聖裁。

一祈穀之禮。查得祖宗廟原無祈穀之禮。惟於郊外籍田之上。有先農壇。遂耕籍田。永樂後。惟遇列聖登極之初。行耕籍禮。乃親祭。其餘每歲遣順天府官代祭。嘉靖九年始以孟春上辛日。行祈穀禮於大祀殿。

十年以啓蟄日。改行於園丘。十八年復改行於元極寶殿。遂爲定例。而先農之祭亦不廢。臣等謹議得。禮稱元日祈穀於上帝。然行禮之詳不可考見。我國家先農之祭。蓋卽祈穀之遺意。近年皇考俯納言官之請。肇舉此典。夫旣祭先農。復云祈穀。二祀併行於仲春。不無煩數。似爲可省。况於元極寶殿行禮。當禁嚴之地。而使百官陪祀。宵分出入。事體深有未安。臣等竊以爲祈穀之禮。合當罷免。止於先農壇行事爲宜。恭遇聖主登極。則親祀先農。併行耕籍禮。其餘每歲仲春。仍遣順天府官代祭。則於祖宗舊典。庶爲相合。伏乞聖裁。

一大享之禮。查得祖宗廟原無大享之禮。嘉靖十七年。我皇考建明堂大典。以季秋享上帝。奉睿宗獻皇帝配。尋乃撤大祀殿。改建大享殿。然每歲惟於元極寶殿遣官行禮。以爲常。臣等謹議。明堂大享。雖稱古禮。而制度之詳。亦不可考見。皇考肇舉此祀。無非所以追崇睿宗。則睿宗爲嚴父。自皇上視睿宗。則睿宗爲皇祖。若今日而仍奉睿宗以配帝。似與周人宗祀文王於明堂之義。不甚相協。恐非所以妥睿宗之靈。而安皇考之心也。又况元極寶殿。係禁垣內地。若令陪祀官員。宵分出入。於事體亦有未安。臣等竊以爲。此禮亦應罷免。則於祖宗舊典。庶爲相合。伏乞聖裁。

一社稷之禮。查得國初建太社。太稷異壇同壇。以句龍。后稷配。洪武十年。改建同壇異壇。以句龍。后稷配。仁宗三十一年。更奉太祖配。永樂中。北京壇成。位置如故。洪熙間。又奉成祖配。嘉靖九年。遵復初制。以句龍。后稷配。十年。復于西苑隙地。開辟爲田。樹藝五穀。建帝社。帝稷。二壇。每歲以仲春秋上戊次日。行祈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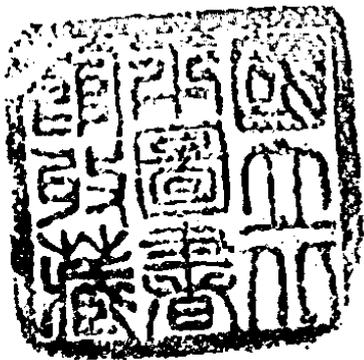
禮。臣等謹議得。古者天子社以祭五土之祇。稷以祭五穀之神。名曰太社。太稷。而帝社稷之名。古無有也。祖宗廟亦無此制。國初太社稷之建。悉遵古禮。而皇考仍以句龍。后稷配。實合太祖初制。無容別議。至於帝社稷之制。無非所以崇祈福報功之典。但思祭不欲數。數則煩。既有太社。太稷矣。則帝社稷之祭。不無嫌於煩數。臣等竊以爲止宜照舊奉太社。太稷之祭。其帝社。帝稷。似應罷免。則於祖宗舊制。庶爲相合。伏乞聖裁。

一陵葬廟祔之禮。查得我國家自宣宗皇帝以前。陵寢合葬。皆止一后。至裕陵。則二后同祔葬。茂陵。則三后同祔葬。若太廟祔享。則惟一帝一后。又后爲元配。始得升祔。恭照孝潔皇后。爲皇考大行皇帝元配。禮行合葬。永陵。祔享太廟。先年神主回京之時。該本部題稱。禮宜祔享太廟。但其時未有本室。暫祔奉慈殿側。以俟。已經奉有欽依外。孝烈皇后。雖會正位中宮。然非元配。比之孝潔皇后。似爲不同。今孝烈皇后。先已祔廟。若奉孝潔皇后同祔。則二后并配。非祖宗舊制。若因孝烈皇后先祔。而遂使孝潔皇后不得升祔。則舍元配而祔繼配。亦非祖宗舊制。况孝潔皇后宜祔之禮。皇考先年已有欽依。近日復有遺命。臣等竊以爲皇考大行皇帝升祔太廟之時。宜請孝潔皇后祔享。而移奉孝烈皇后于別所。仍於大行皇帝發引之先。遷奉孝潔皇后梓宮于永陵。與聖母梓宮同祔葬。孝烈皇后既已祔葬。似當以次列祔。再照孝潔皇后。孝烈皇后尊諡。尙皆未備。特降綸音。容臣等撰擬議文奏進。薦上册寶。庶幾名分正而典禮全矣。

張 含

虎銜魚說全

春秋推災度云。四方煩擾。衆氓失恩。則虎銜魚矣。禹山子曰。奚翅魚乎。今恐不免於銜蝦也。蒙邇停都。見漁石公蜡。謂蒙云。前之廿歲。監司鮮以賕著。近鮮以不賕著。方岳滋倍焉。况銅章名實皆銅。墨綬名實皆墨。鄒下無譏矣。又曰。士也。固窮之節女也。偶影之操婦也。監司而賕。殆六珈而姣者也。方岳而賕。殆翟服而嫪者也。銅墨而賕。殆千金中饋而奔也。蒙復於公曰。昔者之賕。鑽穴踰牆。今也之賕。連闔洞房。昔也之姣。叔孫僑如今也之姣。衛渾良夫。昔人有云。臣父清。惟恐人知。臣清。惟恐人不知。今也反是。前茲之賕。惟恐人知。今茲之賕。惟恐人不知。賕非美名。曷曰。惟恐人不知。曰。不知。則何爲來哉。由此觀之。虎奚翅銜蝦哉。傳曰。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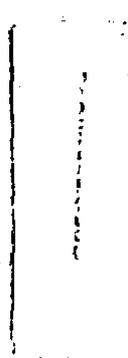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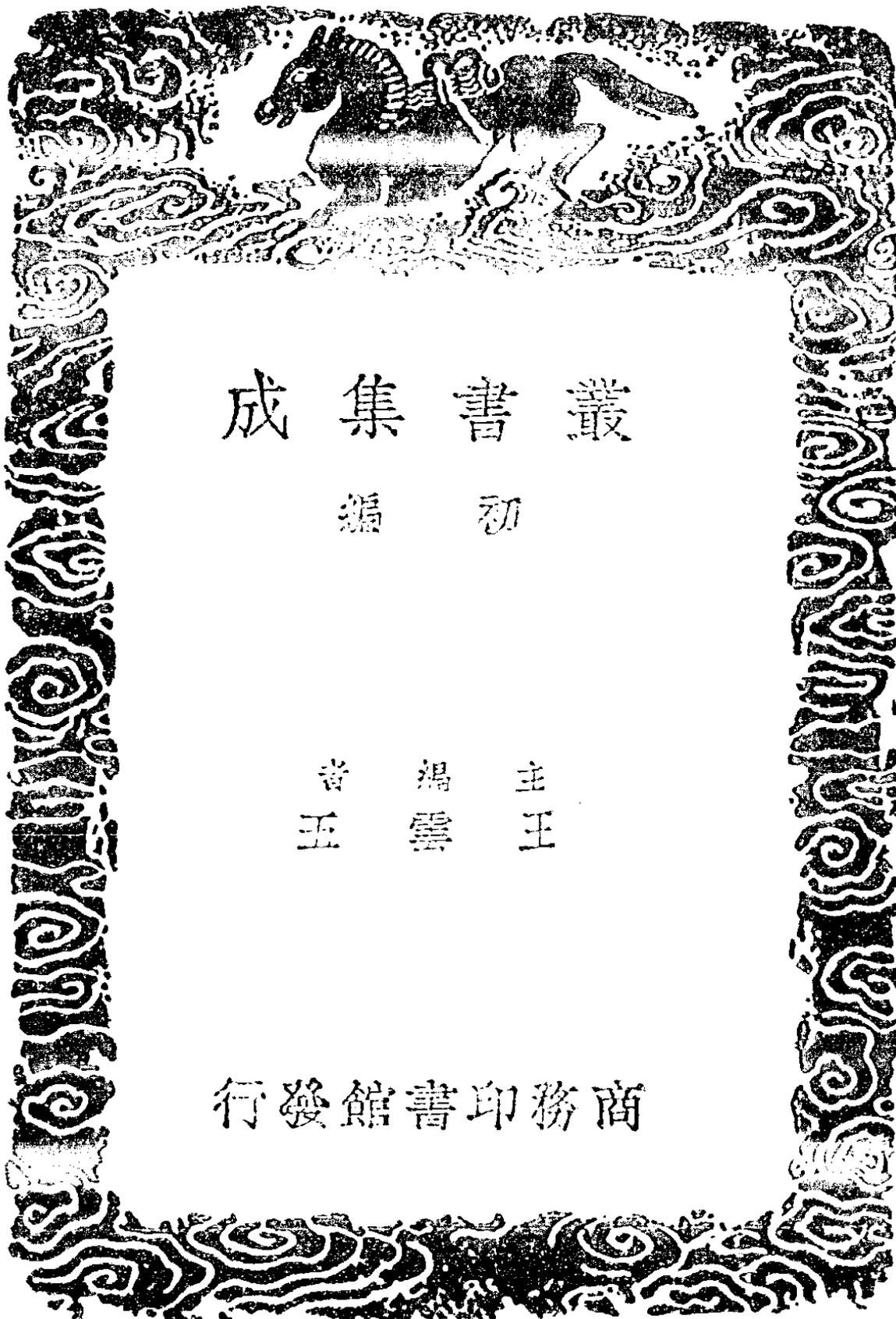


3
4
758

昭代經濟言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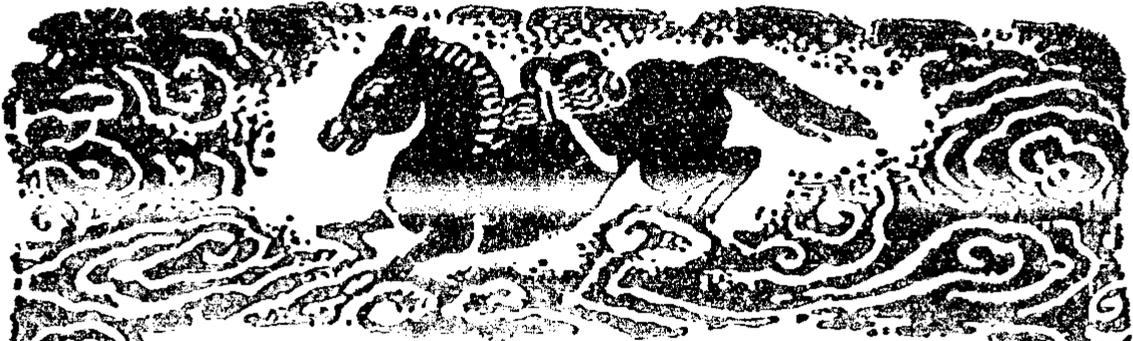


成集書叢

編初

主 編 王 雲 五

行發館書印務商



昭代經濟言  
(三)



陳子壯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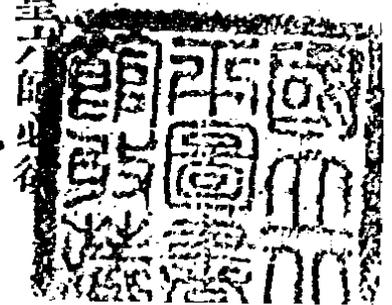


# 昭代經濟言卷十一

沈 鍊字純甫。越人也。嘉靖戊戌進士。爲奸嵩誣死。贈光祿少卿。

## 早正好臣誤國以決征口大策

臣觀昨歲口口犯順。得利而歸。邇又揚言入貢。陰懷故智。致塵皇上宵旰之憂。奮揚神武。張皇六師。必乘時以興北伐。此固天地神人之所共憤。文武羣臣之所願戮者也。然用兵之機。必先廟算。方今廟算。必先除天下之奸邪。而激忠義。則口口不足平矣。伏讀聖諭。有能大破口口者。人人盡言。欽此。臣至今思割肝膽。竭股肱。以效其至愚。臣誠憤懣。誓不與此賊俱生。切見輔臣嚴嵩。受國重任。視如鴻毛。貪婪之性。疾如膏肓。愚鄙之心。頑於鐵石。當此之時。不聞其勞。心焦思延。訪賢豪。咨諏方略。以爲治國安邊之策。惟與伊子世蕃。日夜圖爲。不過爲自全之計。人有欲爲忠謀奇計者。恐其勝我也。多方以阻之。人有欲貢諛言諂色者。樂其親我也。則曲意以交之。揣摩之術。利於錐刀。而不用之以經國。狐媚之態。病於夏畦。而不用之以親賢。納賄以鬻官吏也。已成常例。則心知其過。而不能回。開筵以結士夫也。用市虛文。則外慰其顯。而不能止。原其所以結賄者。以爲既得其財。而又可以制其心。既得其心。又可以資其力。此其爲身謀善矣。其如國家之事何哉。邊將非多用黃金。不可以得官。彼曷肯奮身却敵。以錢而買死。守臣非累通書幣。不可以致譽。彼曷肯忘己愛民。以私而爲公。乃今考察之時。又其父子獲利之日矣。朝廷賞一人。則



083  
112  
2:759

曰。由我而賞之也。罰一人。則曰。由我而罰之也。於是人人皆思所以計嵩父子之愛憎。而不復知有朝廷之恩威矣。臣非不能指其細。姑舉其罪之大者有十。納將官之賄。以開邊郵之釁。罪之一也。受諸王餽遺。令宗藩失職。罪之二也。攬吏部之權。奸賊狼籍。至於驛丞小吏。亦無所遺。官常不立。風紀大壞。罪之三也。索撫按之常例。奔走書使。絡繹其門。以致有司聚斂。而百姓之財日削。教化不行。罪之四也。陰制科道官。俾不敢言罪之五也。蠶賢嫉能。中傷善類。一忤其意。必擠之死地而後已。使人爲國之心。頓然消沮。罪之六也。縱其子受財。以斂怨天下。罪之七也。日月搬移財貨。騷動道路。民窮財盡。國之元氣大虧。罪之八也。爲內閣久。而奸貪日甚。無一善狀。罪之九也。不能協謀天討。以舒君父之憂。罪之十也。故今□□之來者。三尺童子。皆知嚴嵩父子之所致也。又况重之以十罪乎。吏部尙書夏邦謨。名爲公室之臣。實爲私門之吏。大事面白嚴嵩。而後敢行。小事書通世蕃。而後敢發。三公但參謀議。豈可以父子而干預六卿之政邪。爲邦謨者。少有骨鯁之風。昌言執法。彼不能不回面而改行。籍能陰措其手。不過解官而去耳。惟其計利之心一動。則患失之謀百出。始也因賄而得官。旣也因官而得賄。勢利堅於膠漆。道義薄於秋雲。妾婦之道。至工。丈夫之心。已喪。如之何其察天下之官吏也。官吏之言曰。內閣吏部要錢。吾黨守清。無益於事。內外遠近。相視成風。廉恥不行。盜賊蜂起。今之考察。將以進廉退貪。不除此三人者。雖日去賊墨之吏。無庸也。身爲汚辱之吏。而曰。我將進賢退不肖也。吾誰欺。欺天乎。使內閣吏部盡忠。則六卿盡職矣。又何異於丁汝襲之失事乎。乃今日之事未艾也。猶聞有阻北伐以爲不可者。然□□之稱貢也。許亦來。不許亦來。

而朝廷之出兵也。來亦伐。不來亦伐。善用兵者。可以守。亦可以戰。不善用兵者。不能戰。亦不能守矣。今能阻朝廷之北伐。而能保□□之不南侵乎。但整兵列陣。俟隙而後動。以保萬全之勝。則存乎將帥之能耳。今之欲阻北伐者。其心曰。事成則歸功於將帥。事失則歸罪於輔臣。此所以倡爲不可戰之說於其間。其爲欺君誤國之罪。又大矣。伏乞皇上。敕下廷臣。將此三人。詳議其罪。應誅而誅。應斥而斥。刑賞明而賢否別。忠臣義士。無不仗劍而起。感激奮發。爭先效死。而□□不足滅矣。邇者颶風大作。皇上所宜速發乾剛。以回天變。以慰人心。臣不勝激切惓惓之至。

孫懋

尊祖訓以端政本全

臣嘗伏讀聖祖之訓。有曰。凡廣耳目。不偏聽。所以防壅蔽。而通下情也。又曰。朝堂決政。衆論稱善。卽與施行。大哉王言。此誠子孫萬世帝王所當遵守者也。頃承先朝。內外姦人。交通盤據。蒙蔽主聰。竊弄威柄。朝政廢弛。言路靡通。將一應奏章。或先沉匿。不與轉聞。或捏改旨意。肆爲欺罔。以致予奪非宜。刑賞失當。及至言官論列。又多留中不出者。假以朝廷震怒。動遭譴謫。箝制人口。不敢復言。是以下情不能上通。真僞無從辨詰。紊亂政本。養成禍機。壞祖宗之法。莫大於此。重以奇珍淫巧。百計誘惑。使先皇帝旣不得日親萬幾。又莫與儒臣接見。經筵輟講。積有餘年。浹月臨朝。恆以昏暮。君臣隔絕。形跡疎遠。由是威福大權。盡墮姦人之手。內閣莫獲參預。六科徒事論駁。御史無能糾察。該部不敢執奏。紀綱大壞。姦黨橫行。蓄患邊

方流毒海內。上干天變。下失人心。十六年中。大難繼作。貽憂社稷。壅蔽之禍。茲亦深矣。如昔年劉瑾擅寫旨意。既已伏誅。近日錢甯家。又復摺出奏本四十餘件。江彬阻抑邊情。本一百三十六件。司禮監藏不報本。又數百件。似此欺蔽。可爲寒心。尙賴皇天眷祐。宗廟有靈。社稷不致顛危。乃真幸耳。茲遇陛下聰明天錫。仁孝夙聞。起自親藩。光陟帝位。四方萬國。延頸拭目。瞻望太平。今龍飛御極之初。正勵精圖治之始。且國家安危之機。俗化汗隆之候。天下治亂之分。君子小人進退消長之際。於此焉決。昨者伏覩明詔。痛革先朝弊政。洞察小人姦狀。中外臣民。不勝懽慶。以爲我朝百六十年以來。未有如此詔令。陛下撥亂之功。可謂盛矣。蔑以加矣。但臣以爲本源之地不治。則末流尙有可憂。伏願陛下奉天法祖。總攬乾綱。明目達聰。大開言路。臣請自今伊始。每日視朝之餘。卽御文華殿聽政。凡中外大小臣工。所上章疏。凝神注意。逐一俯賜觀覽。不時召入內閣大臣。以備顧問。從容講論。斟酌裁決。凡大事論議矛盾者。則敕下廷臣集議。不宜謀及褻近。徑從內批。如先朝之爲者。卽有寢罷。亦宜明示外廷可否。以彰陛下至公無我之度。臣又竊伏私念。內閣機密重地。祖宗設官立法。必極周祥。擬旨進奏。宜必各有職掌。繪音渙號。亦必有所紀載。前項壅蔽。似若無可容者。何乃公然隱匿。而無所稽憑。肆行矯詐。而無復忌畏。則是關防之術。尙若闕疎。進擬之權。容有侵越。而小人乘機。因得以竊弄之矣。然臣考之。司禮監職掌著之祖訓。內閣創置。列於大明會典。臣恐欲乞陛下。仰遵聖祖大訓。載稽我太宗文皇帝故事。敕令內閣。專一擬旨。司禮監專一進奏。仍令內閣。置立印信文簿一扇。或鈐以御寶。將逐日聖旨裁決過事件。明白開載。五日一次。類進揭帖。與

六科旨意題本對同。雖陛下聖意有所予奪，亦必經由內閣議而後行。事有可行，許令執奏，不宜復有傳奉之制。更乞敕令御前紀事給事中二員，朝罷赴左順門，會同司禮監官，接收一應章奏，紀其數目，送吏部附簿，以備查照。如此，則大公至正，明白洞達，壅蔽、矯詐、沉匿之姦，舉無所容，而朝廷之政，將無一不出於正矣。臣忝官諫諍，遭際聖明，一念樸忠，初先有見如此，伏望陛下修舉祖宗久大之業，釐正累朝因襲之弊，光復令典，永示宏規，追究前日壅蔽章奏，明此欺罔，一應姦邪之人，明降敕旨，處之重典，以示大戒。此實端本澄源，法祖立政之第一義也。伏惟聖明留神，天下幸甚，干冒天威，無任隕越之至。

廖道南

稽古樂以裨盛典全

臣伏考我太祖高皇帝諭曰：治天下之道，禮樂二者而已。若通于禮而不通於樂，非所以淑人心而出治道；達於樂而不達於禮，非所以振紀綱而立大中。禮樂並行，而後治化醇矣。臣嘗莊讀，竊嘆以爲聖祖獨稟全智，超越千古，允升大猷，參贊萬化，故至治馨香，達於神明，休徵駢疊，登諸史冊。禮樂百年而後興，信有由矣。恭惟皇上建中致和，體信達順，光紹聖祖之不圖，載舉隆古之盛典，禮崇三重，樂備四郊，邇者宸翰飛灑，親撰圜丘樂章，昭渙乾文，發揮道妙，比之弦管，協和律呂，真有以動天地而感神明矣。臣惟古帝王之樂，莫善於虞，莫盛於周。書曰：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周官大司樂，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以致鬼神，蓋聖人作則，必以天地爲本，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

天五與地十合而生土。其聲爲宮。地四與天九合而生金。其聲爲商。天三與地八合而生木。其聲爲角。地二與天七合而生火。其聲爲徵。天一與地六合而生水。其聲爲羽。五聲相生。旋相爲宮。於是乎播之以八音。所以宣八風之和聲也。諧之以十二律。所以順四時之和氣也。有元氣而後有和氣。有元聲而後有和聲。聲和則氣和。氣和則形和。形和而天地之和應矣。臣請以古樂可行於今。與夫今樂有戾於古者言之。樂律之制。陽律從乾。陰呂從坤。故奏黃鍾。歌大呂。以祀天神。奏太簇。歌應鍾。以祭地祇。奏姑洗。歌南呂。以祀四望。奏蕤賓。歌函鍾。以祭山川。奏夷則。歌小呂。以享先妣。奏無射。歌夾鍾。以享先祖。蓋人聲與樂聲相比。而疾徐高下。各有其節。今之樂律。則掌職於太常寺協律郎。傳之既久而浸失其初意。用之既殊。而不得乎元聲。其陰陽配合之理。律呂子母之義。恐未必盡然也。古者樂舞之設。文舞羽籥。武舞干戚。故祀天神則舞雲門。祭地祇則舞咸池。祀四望則舞大磬。祭山川則舞大夏。享先妣則舞大濩。享先祖則舞大武。蓋樂武與樂律相應。而綴兆疾徐。咸中其度。今之樂舞。則隸籍於太常寺樂舞生。朱干玉戚。其會之於服冕。帔旒。舉弗辨之於佾。其於樂師六舞之儀。舞師四舞之節。恐未必盡然也。古者大享之禮。所以親君臣也。周禮王宮縣九享。食奏燕樂。歌工在上。舞位在下。琴瑟在堂。鐘鼓在庭。各從其類。無相奪倫。今大祀慶成。設宴於奉天殿。教坊司承應。雅俗混淆。優侏儒。恐非所以祇承上天之餘惠也。古者籍田之禮。所以重農事也。周禮王出入則奏大夏。司空除壇。農正陳籍。鬱人薦鬯。犧人薦醴。各司其事。無相越職。今躬耕籍田。設樂於先農壇。教坊司承應。羣伶紛擾。衆劇喧。恐非所以表率下民之先務也。凡此數者。雖載諸

令甲相沿有年。而關係匪輕。釐正宜急。宋儒周敦頤曰。樂者古以平心。今以助慾。古以宣化。今以長慝。不復古禮。不變今樂。而欲致治者遠矣。皇上法古帝王。行古典禮。天地日月之祀。既已復其初。今樂未盡合乎古。記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聖人在上。必有所作矣。或謂元聲難知。古樂難復。臣歷考經籍。樂家之說尚在也。論樂之本。則有若樂記。載樂之文。則有若禮儀。自周以降。雖失其傳。然司馬遷撰律歷志。班固宗之。是故有三統之論。蔡元定著律呂。朱熹稱之。以爲成一家之言。若陳祥道樂書。則又備載古今之制。而無遺者也。然欲求元聲。當求諸經。易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夫雷也者。運天地之元氣。以鼓萬物之生機者也。知雷之元氣之所以發。則知樂之元聲之所以宣矣。舜命夔曰。詩言志。歌詠言聲。依永律和聲。我聖祖謂熊鼎曰。樂以人聲爲主。人聲和則八音諧矣。斯訓也。萬古不易之至論也。記曰。知聲而不知音者。禽獸是也。知音而不知樂者。衆庶是也。臣非知樂者也。姑述所聞。按諸樂書。條爲之說。一曰。稽五聲以正八音。二曰。稽八音以正十二律。三曰。稽十二律以正旋宮。若歷代諸家之說。亦互有得失。先儒許衡固有定論矣。臣等不敢備述。謹釋其義。附錄進呈。仰冀聖明。俯垂采擇。

鄭 曉字望甫。別號淡泉。開封人。嘉靖癸未進士。官拜刑部尙書。贈太子少保。諡端簡。

### 皇明同姓諸王傳序全

明興同姓鮮少。所謂廟祔十五王者。皆追王也。當是時。開基江左。去塞萬里。近亦數千里。雖嘗圖宅咸陽。詔遷汴邑。時有未遑。議遂中輟。高皇帝驅胡出塞。復我中華。絕始慮終。防胡爲急。於是大啓宗封。錯布萬

國擇選諸子。周匝三垂。文皇英略蓋世。開封北平。天險地利。甲於諸藩。北平以東。歷漁陽。盧龍。出喜峯。包大甯。控保塞。山戎爲寧。王度渝關。跨遼東西。並海被朝鮮。聯開原。交市東北。諸夷爲遼。王北平西。接北口。瀕於雍河。中更上谷。雲中。鞏居庸。蔽雁門。爲谷代。王雁門之南。太原其都會也。表裏河山。爲晉。王逾河而西。歷延慶。章靈。又逾河北。保寧。夏倚賀蘭。爲慶。王兼殺隴之險。周秦都圻之地。牧坳之野。直走金城。爲秦。王金城西。度河。領張掖。酒泉諸郡。西局嘉峪。護西域諸國。爲肅。王此九王者。皆近塞下。以故城郭富於曹。滕。兵車雄於魯。衛。莫不傳以元侯。翊以宿將。權崇制命。勢匹撫軍。肅清沙漠。則疊帳相望。締好宗潢。則輶輸不絕。若乃周。楚。齊。潭。魯。蜀。諸王。並列內郡。亦皆秉鉞揮旄。兵部耀武。蓋草昧利於建侯。板蕩維於宗子。斟酌周。漢。而衣食於縣官。寧有尾大之憂。懲創宋。唐。而綴旒於下國。必無坑沈之禍。世平自足以展親時。危不難於復振。此思王所以控表。宋侯所以畫策者也。迨其弊也。磐石雖堅。髓髓莫解。葉高。進賈誼之策。而齊。黃。竟。晁。錯。之。謀。凌逼既深。猜忤遂積。建文數年間。雉羅龍躍。利害相尋。靖難以後。矯枉鑿覆。益篤囚心。驕恣復萌。稍申裁抑。書敕再三。規誨懇惻。初齊谷不悛。終負私貸。宣德二叔不靖。漢以義滅。趙以恩完。自是以後。天子攬綱結網。彝臬日嚴。一不律則奪祿。再不律則奪兵。三不律則奪爵。賢傅終老於梁園。懿親絕蹤於魏闕。即使力如晉。鄭。無假於勤周。頑如吳。楚。何緣而抗漢。以故八十餘年間。有園土之收。未聞甸師之戮。至正德中。寘藩狂狡。卒起窮邊。宸濠奸凶。久窺神器。不逾旬朔。身殞國除。今皇帝峻德明倫。每布詔令。首念宗人。諸王拱辰宗海。好禮樂善。雖堯親九族。周享萬邦。曾何足云。夫聚人莫急於理財。宜民

莫大於通變。洪武時，親王歲祿米五萬石，他用亦不下萬石，而吉凶之賜不與焉。高皇帝約已裕人，未幾卽減六之一。今載屬籍者，王二等，將軍三等，中尉三等，主君五等。若未名未封，疏庶人，罪庶人，蓋四萬有奇。邸祿歲增，民財日窘，至有共蓬而居，分餅而膳，四旬而未婚，十年而不葬者矣。嗟乎！驕溢則橫而干紀，窘困則溢而思亂，其爲禍一也，而不早爲之所可乎？略敘先朝典制，爲初王表二卷，五太子，七十七王，五庶人傳三卷，明鑒焉。

皇明四夷考序全

四夷何以首安南也。我郡縣也。次兀良哈何。我武衛也。哈密女直非歟。羈縻之虜，非我官長也。兀良哈之有三衛，以靖難歟，非也。大寧之北有三衛也。蓋自洪武始也。其南據大寧也。乃自永樂始也。將復交趾而收大寧乎。都統之議，夷且嗤我。革蘭台已駸駸乎我二矣。棄哈密而撫女直乎。哈密罷我河西，女直扞我遼東也。土番入哈密，而嘉峪不驚。胡虜通女直，而山海弗靖矣。朝鮮何以次兀良哈也。知禮教也。大國也。琉球小夷，何以次朝鮮也。學於中國也。何以終韃靼也。非勦寇乎。我勝國也。盛衰之運，中國有安危焉。以故別考而存之。戰守之略，可幾而得矣。高皇何以有海外之使，更始也。成祖西洋之艤，不已勞乎。鄭和之泛海，與胡濙之頒書也。國有大疑焉。爾羌三王，胡四王，我塵塵焉。西番五王，世優之何也。不能爲我深創也。苟因俗而治之，得相安焉可也。西域何以不得浮南海也。王公設險假樹渠焉。如之何使其縱橫出入。幾徧字內也。海島之夷，勤我封使，往來之禮歟。夷不言往來，往來言諸侯也。四夷來王，八蠻通道，未聞有

報使焉。然則領封可乎。奚爲而不可也。陪臣請命於京師。王人致命於海上。非往來乎。嗚呼。均覆載者。天德也。辨華夷者。王道也。昔也。外夷入中華。今也。華人入外夷也。喜寧。田小兒。宋素卿。莫登瀛。皆我華人。雲中。閩。浙。憂未艾也。是故慎封守者。非直以禦外侮。亦以固內防也。池魚故淵。飛鳥舊林。人情獨不然乎。彼其忍於捐墳墓。父母。妻子。鄉井。而從異類者。必有大不得已也。嗚呼。德惟善政。政在養民。蓋亦反其本矣。不然而欲郡縣我子弟。武衛我干城。烏可得乎。

皇明北口考序全

高皇帝永清四海。傳檄驅胡。魏。鄂。逐之於前。宋。涼。蹴之於後。當是時。然猶伏我障圍。殘我吏民。掩我將校。皇子元侯。樹藩開府。周匝三垂。選練士馬。周防曲備。羽檄南馳。殆無虛日。高皇垂訓。時備西北。猷慮遠矣。靖難之後。臚胸挫跌。六師不還。文皇赫怒。仗鉞四征。雖蹂虜庭。降名王。俘其輜畜。而我之財力。亦已大窘。至於末歲。猶議勤兵。廷臣力阻。上意益堅。司徒匏繫於掖庭。本兵雉經於私第。榆木之變。雖悔曷追。宣宗時出近郊。大蒐講武。喜峰之役。薄伐山戎而已。正統十餘年間。貢使往來。好語相誦。謾和親於漢姬。委賜物於宋婢。戎心狹焉。覬覦非望。重以奄寺。鴟張。柄臣首鼠。垣墉既潰。羈勒弗虔。卒至六師失次。將相與尸。輅馬被遮。四郊多壘。三陵徹祀。萬雉幾搖。賴天之靈。景皇知人善任。文武大臣。艱難宣力。禹跡遄歸。堯封如故。虜亦散亂。叛弒相尋。我得寧輯。顧其書詞。桀傲。使介驕凌。稍示包荒。治以不治爾。天順時。我懷平城之警。虜遘呼韓之隙。雖有寇掠。亦能扞禦。迨至成化。諸酋並起。分部爭雄。各據水草。殘我邊郡。河套沃土。

棄爲虜巢。威寧之捷。足稱敵愾。願茲讒口。反謂貪功。刀筆因而舞文。干城爲之解體。不惟大寧。與和。開平。已非我有。朔方。河南。亦非是職。方之舊。而河西。遼東。徼外城郭。諸國保塞。奚夷亦漸擄貳。自是並塞萬里。所在將屯益多。力益分。財益匱。中國益困。以故宏治初年。頗搜往牒。謂洪武永樂。皆常遣使穹廬。至庶書敕。錫之綺繡。縻以官封。苟怨馭有方。彼狎其餌。吾峻其防。亭堠不驚。耕牧自便。遲以數年。虜將耗鈍。我益富強。此計之得者也。於時許進行之大同。三年三貢。費纔十萬餘金。大同東西五鎮。皆無慮患。已而議者。又謂虜入邊塞。經關隘。扣闕庭。知我地利。闕我兵力。普化也。先。前車不遠。我是以閉關却貢。專意內修。乙未。庚申。妖糴昂。畢。上谷。雲中。慘被荼毒。孝宗發憤。召見公卿。卽議征討。劉大夏面陳利害。僅遣柳棘之帥。坐收薇杜之績。不然。稽考庚寅之故。不殆己巳之憂乎。然當是時。君臣輯睦。民物殷阜。遭此外憂。亦勤內治。海宇晏然。不知兵革。比至正德。河東。陝西。雁門以北。歲有虜患。隱敗冒功。上下欺蔽。修攘無策。人心思亂。盜賊四起。宗藩再變。豈惟衆叛。是謂親離。今皇帝躬神聖之資。乘鼎革之會。順治威嚴。化洽內外。蠢茲醜虜。曾何足慮。彼善憂者。以爲近日諸虜。解讎結好。更入迭出。罷我奔命。且進退分合。頗有紀律。而又納我逋人。巧爲間謀。混迹市廛。至窺京甸。往歲越大同。逾雁門。經大原。掠上黨。圍平陽。殘漁陽。困遼東。近復度紫荊。逼居庸。甚至入古北。犯都城矣。秦中。隴西。去京已遠。卽殺掠人畜數萬。不以聞也。乃役役焉。議將議兵。議食。議通貢。議戰守。議賞罰。亦直其細小者耳。嗟乎。三代之盛。漕輓未及於江南。五季以還。門柝不施於薊北。漢開疆於衛。霍唐登國於安。史豈若我朝山川綢繆。已得天險。營鎮聯絡。更盡人謀。節其貢賦。

有恆足之財。總其紀綱。無專命之吏。蓋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今日者也。善爲國者。特加之意而已。或曰。周宣修行。獫狁于襄。重華敷德。四夷來王。又曰。孰佐重華。皋夔益稷。孰佐周宣。召張山吉。有以哉。

高 拱嘉靖時爲閣臣。兼掌吏部。專大權。

議處本兵及邊方督撫兵備之臣。以裨安攘大計。疏刪

臣惟兵部尙書。卽古大司馬之職。所以統六師。平邦國。安危所係。任至重也。况二三十年來。邊關多事。調度爲難。則其任尤重。所宜多需其才。用之不竭。然後可以濟事。而乃遇有員缺。皇皇求索。不得其人。豈果世之乏才歟。良由養之不預。是以不能卒得於臨時也。臣觀兵部尙書。止如別部。額設二員。蓋邊關無事之時則然也。近年旣稱邊關多事。而官則如舊。或間添一員。協理戎政。然又時用憲臣。侍郎亦非定員。則所謂定員者。止二人而已。而二人者。皆協理部事。不得隨時出入。或欲巡閱邊務。未免假借於他官。或遇邊方總督員缺。未免那移於他處。則補於東。又缺於西。且彼此候代。道途遙遠。動經歲時。不得履任。門庭緊急之事。無人爲禦。臣不意國家如此大事。而乃苟且以處至此也。臣愚誠中夜以思。謂宜於兵部添設侍郎二員。同額設侍郎協理部事。平日則練習本兵政務。或欲巡閱邊務。卽以一人往。旣可朝發夕至。又不費於那移。迨其出入中外。閱歷旣深。凡本兵政務。與夫邊關陞隘。虜情緩急。將領賢否。士馬強弱。皆已曉暢諳熟。方略素定。遇有尙書員缺。卽以其尤深者補之。如此而猶稱乏用。必不然也。然兵乃專門之學。非人人皆可能者。若用非其才。固不能濟也。臣愚謂儲養本兵大臣。卽當自兵部司屬始。蓋兵部司屬皆

與聞軍旅之事。而乃不擇其人。泛然以用。又往往遷爲他官。不得其人。旣未必可用。而又遷爲他官。則人無固志。視爲傳舍。不肯專心於所職。如此者。非惟無以備他日之用。而目下承行。亦有不當者矣。今宜特高其選。而以有智謀才力者充之。使其專官於此。練習事務。不復他遷。而又議其陞格。如邊方兵備缺。卽以兵部司屬補。邊方巡撫缺。卽以邊方兵備補。邊方總督缺。卽以邊方巡撫補。而總督與在部侍郎。時出時入。以候尙書之缺。譬之通政。鴻臚。然待次於下。魚貫而進。其他官中有特出之才。能知兵事者。又間取一二。以補不足。如此而猶稱乏用。必不然也。臣又思之。養才雖足以備用。然勸懲不明。何以盡人力。體悉不周。何以盡人心。臣見邊方之臣。涉歷沙漠。是何等苦寒。出入鋒鏑。是何等艱險。百責萃於前。是何等擔當。顯罰繩於後。是何等危懼。其爲情苦。視腹裏之官。奚啻十倍。而乃與之同論俸資。同議陞擢。甚者且或後焉。此功臣所以灰心。烈士爲之太息者也。誠宜特示優厚。有功則加以不測之恩。有缺則進以不次之擢。使其功名。常在人先。他官不得與之同論俸資。脫或推奸誤事。則律以法。脫或任職不稱。則左其官。使其功名。常在入後。尙不得與他官同論俸資。夫稱職者常先。則人必欣於進取。不稱職者常後。則人必懼於踳躄。如是而猶不盡力。必不然也。至於人力有限。窮則不支。臣又見邊關總督之臣。用之不效者。旣蒙顯罰。而用之效者。乃不蒙顯惜。事一入手。更無援助。更無代替。使其頻年累歲。常受苦難。非惟不得息肩。抑且不遑喘息。直至肝腦塗地而後已。斯其情不尤苦乎。若使儲養有素。用不乏人。自可行通融。休假之法。如其在邊日久。著有成績。則特取回部。以休假之。休假之後。不妨再出。使其精神得息而不疲。知慧長

裕而不竭。以勤王事。爲濟必多。且臣子馳驅之苦。既在上者所深體。而君父體念之意。亦在下者所周知。君臣之義。卽同父子之恩。如是而人不盡心。必不然也。

伍袁萃

上首輔書全

萃也聞之。小臣畏罪而不敢言。大臣持祿而不極諫。此國家之大患也。頃因三王並封之命。在廷諸臣。相顧駭愕。共懷杞慮。引經據理而爭者。疏且數十上矣。然而正論未伸。聖心難悟。新命雖寢。儲位仍虛。萃以爲此大臣不極諫之過也。汲長孺有言。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從諛承意。陷主於不義乎。斯言也。鼎鉉之藥石。廟堂之箴銘也。今公卿輔弼之臣。受主上之祿。不爲不厚。擔主上之爵。不爲不高。蒙主上之恩。遇不爲不渥。休戚與共。繩糾是資。而當此國家大事。宗社安危所係。天下理亂所關。曾不聞伏青蒲而泣。諫叩玉階而固爭。默默苟容。以爲持祿之計。僅以公疏塞責而已。引炬專稱於文靖。補袞希覲於仲山。方且坐視二三小臣。貶逐而去也。胡顏之厚耶。夫主上之所改容而禮貌者。大臣也。則主上之所傾心而聽從者。必大臣也。大臣而不能格君心。定國本。又誰望焉。恐焉用彼相。取譏良史矣。雖然。此猶概而論之也。閣下負天下之重望。荷明主之殊眷。其絕裾而來也。先國家之急。而後其親也。八袞之慈親。尙且後之。而肯逢君以微寵哉。奈何徒知逢君之命爲順。而不知立君之子爲順。徒知並封三王爲將順之忠。而不知册立元子爲匡救之忠。迨迫於公義。乃始以錯誤自居也。嗟乎。此何等事。而可以倉卒錯誤耶。安社稷於

俄頃定變。故於須臾。古人大手段。多自倉卒間見之。而閣下不爾耶。萃聞大臣處人主骨肉之間。危疑之際。讒論師石大夫。而稍有遷就。則中立貽譏。婉詞法李鄴侯。而少有迎合。則獻諛蒙誚。閣下之心中立耶。獻諛耶。必不其然而迹則近之矣。茲雖言錯言誤也。其誰諒之。昔漢高祖之惑戚姬也。羣臣不能解。而卒悟於四皓之一見。唐高宗之立武氏也。舉朝不肯從。而竟決於李勣之一言。何則。心有所獨信。機有所獨契也。今日之事。主上不博謀於諸老。而獨謀於閣下。不顯諭於公朝。而密諭於私室。蓋國有蕃蔡。非此無以決嫌疑。定猶豫也。當時閣下能以正對。不占險而占易。不卜僭而卜信。則宗社大計。一言定矣。君臣相遇。千載一時。而直爲此遷就迎合也。惜哉。惜哉。卒之前星懸而失耀。主鬯虛而莫屬。暫止耦國之嫌。狐裘可以不賦。終存抱子之逼。免走未爲無爭。閣下處此。安得晏然而已乎。或爲閣下計者曰。惟有去而已。萃則曰。閣下可以徒去哉。去就係一身之輕。而冊立關國家之重。閣下之入京也。以力請面君爲第一義。其入閣也。以力請建儲爲第一義。萃嘗陳之左右。而茲且兩失之前。時天下所爲延頸企足而望者。閣下也。今日天下所爲痛心疾首而恨者。閣下也。已誤之。已能挽之。然後可以謝天下。不然。是宗社大計。閣下一出而壞之也。卽速去。猶有餘責矣。故萃謂在諸老。固當批龍鱗而極諫。期於神器有歸。而不當以一疏塞責。在閣下。尤當垂涕泣而導君。期於大典復舉。而不當以一去爲解。伏惟閣下。深惟國家根本之慮。捐軀報主。至誠以感動之。竭力以匡正之。庶幾乎吾君之一悟。而元良蚤見也。則宗社萬年無疆之福。閣下實造之矣。若夫得君專。而回天有不易。則非萃所能知也。萃孤遠賤士。通籍十有七年。而強半家居。雖附梓

里未嘗請謁。特義激於衷，故敢以狂瞽之說進。子產之謂子皮曰：子於鄭國，棟也。棟折榱崩，僞將壓焉，敢不盡言。萃於閣下，亦云。惟閣下執事實重圖之。

郭子章

都論全

古今論形勝之都曰秦，曰洛，而洛不如秦，則自漢以來言之。婁敬說漢高曰：洛陽天下之中，有德易以興，無德易以亡。秦地披山帶河，四塞以爲固。案秦之故此，揜天下之吭，而拊其背也。張良曰：洛陽四面受敵，非用武之國。關中左殽函，右隴蜀，阻三面而易守。敬說是。漢竟都關中，二百年而王莽篡。宋藝祖欲都長安，晉王諫曰：在德不在險。藝祖曰：吾將西遷者，欲據山河之勝而去冗兵。都汴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殫矣。宋竟都汴，百五十年而徽欽虜，議者謂洛不如秦，似矣。顧辟雍之詩曰：考卜維王，宅是鎬京。維龜正之，武王成之。則周之都鎬，卜也。周書曰：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澗水東，灋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灋水東，亦惟洛食。則周之都洛，亦卜也。惟周卜鎬西，東南北無思不服矣。而復卷卷營洛者，豈知其子孫必將東耶？鎬距秦咫，當其時，胡不卜秦而卜洛耶？舍秦營洛，周公未爲無見，不徒專恃其德已也。周歷八百，都洛五百，豈洛之王氣加於鎬？秦耶？微獨周也。都秦者，西漢二百餘年，唐二百八十年，秦隋俱二世亡。其長短之數可睹已。都洛者，東漢百九十五年，魏晉百年，唐未徙洛，至宋靖康在汴，洛間二百二十年，拓跋完顏又百年。其長短之數又可睹已。則洛何以不如秦哉？夫秦天下之首也，洛天下之腹也。首之爲體專，而腹之受大。

其可以都一也。明興定都金陵，似若循六朝之舊。洪武初營汴爲北京，則亦周公意也。末年東宮營秦，則亦婁敬、張良、藝祖意也。而卒不果。豈天將以待燕耶？成祖之營燕也，當時臺諫交口不便，主事蕭儀言之尤峻，豈不以燕爲金元故都乎？豈不以金祚僅百年，元祚不盈百年，非宜都乎？蓋未識上意所屬也。成祖曰：北平之遷，吾與大臣密計數月而後行，今其所密計者，卽不得聞，以愚度之，其說有四：燕非金元始也，周爲召公封國，由召公傳丹，喜歷四十三世，九百餘年，際周歷且過之，宜遷一古享國長久者，靡不遷都。商始亳，遷耿，遷相，周始鎬，遷洛，漢、唐始秦，遷洛，宋始汴，遷杭，然皆迫於兵戈，禍於戎狄，不得已而後去。故靖難之後，因而遷徙，亦以爲子孫長久計耳。宜遷二：西漢起漢中，都秦，東漢起南陽，都洛，唐起太原，都秦，宋起宋州，都汴，元起開平，都燕，明太祖起鳳陽，都吳，成祖曰：吾起燕，都燕耳。宜遷三：天下之禍，莫烈於虜，吾令子孫自當之，庶幾四海豪傑，輻輳都下，足與虜角，宜遷四：成祖密計，或不出四者矣。彼書生之見，豈足達英雄之略哉？雖然，□□隔一邊垣，正統己巳之變，嘉靖庚戌之突，可鑒也。漕河僅一衣帶水，元人海運之制，脫脫水田之議，當講也。果兵足以制虜，食足以自固，則太行、易水之間，卽國家億萬禩無疆之宅也，又何必問秦、洛之雄弱哉。

### 馮奕垣

#### 治河議全

蓋今之患河與昔之患河者異，昔之患河者害一，而今之患河者害三。昔之治河者憂其害，而今之治河

者憂其害又藉其利。夫河而一之爲害猶易防耳。惟害之所被者非一。則顧於東又慮其決於西。防於西又思其淤於東。東與西兩窮。而又兩受其弊。故昔之治河易。而今之治河難也。治河而止於憂其害。尤易除耳。惟憂其害又藉其利。則利之中有害。勢不得冒害而牟利害之中有利。勢又不得趨利而就害。利與害兩衡。而兩不得其道。故昔之治河者功百也。我國家河道。餘二百年。皆由李吉口。歷宿遷磨兒莊入淮。由淮而東入於海。所從來矣。自黃岡決而東流之水分而南。自蒙牆再決而東流之水盡溢而南。水南溢而河趨泗矣。河趨泗而祖陵有淹囓之患矣。夫皇陵也者。固祖宗數百年王氣之所鍾也。運道也者。固京師數百萬漕利之所出也。而蒙牆以南沿河赤子。又非可以魚鼈鄰而浮苴伍也。此行河諸臣。所爲蒿目而憂。持籌而計。嘔心析肝。而不能旦夕寧者也。愚臣足未履符離之地。身未歷白洋河之境。必欲愚纒纒數之。如倒囊出物。則愚焉能。然竊以理勢度之。大都不出塞與疏兩者。願塞可矣。聞之蒙牆之口。所深廣不下百尺。捲掃而投之。難與河伯爭也。捧土而附之。難與馮夷競也。則塞未易言也。濬可矣。聞之李吉口而下。歷歸徐。至宿遷。上下五百餘里。壘爲平陸。旦夕而圖之。卽神禹不能也。獨力而疏之。卽北山愚公不能也。則濬未易言也。夫未易言也。而遂可支吾推調。皇皇然聽其橫溢。而莫爲之計哉。今欲塞之。吾以爲必先於濬。嘗讀河臣之疏。有曰。蒙牆口決。勢雖南徙。然十一里之下。若王家口。至李吉等口。百有餘里。涓涓之細流。猶在也。屹然之長堤。猶在也。則其勢固可因也。今誠能因流藉堤。集丁夫。具畚鍤。且疏且濬。深各若干。廣各若干。而又於決口之上。擇其地勢可固者。開支河以分其流。王家口之東。待疏濬旣成。放全

河以奪其流。夫流既有所分，又有所奪，然後決口纒，決口纒，然後捲掃可得而施也。或者曰：方今淤河平陸而高，五百里而遙，一旦復之，計時不知其幾歲月，計費不知其幾鉅萬，奈何以有限之財力，投之無窮之深淵乎？不知今日之河，而非護陵寢，通運道，則已。誠護陵寢，通運道，此銖兩之費不損，令河倏然而再潰，不知其所以委於波臣者，又幾許也。與其委之波臣，無寧損此費也。或者又曰：河之行也，汪洋而澎湃，排山而走石，今第令所疏濬者，深可一二丈許，廣可一二十丈許，一旦決水而行，衡之，刷之，則狹者可廣，淺者可深，是事半而功倍矣。噫，吾非不知事半而功倍之爲逸也，但治河之時，皆方春及秋之時，彼其時水勢差綏，就其淺矣，恐不能嚙之使深，就其狹矣，恐不能刷之使廣。及至於夏，淤澇漲天，洪濤互地，勢若奔馬，瀉若建瓴，而吾又高其堤以束之，束之愈激，激則愈怒，彼不以其力刷廣，而反以其力漲堤，不以其力嚙深，而反以其力決堰，吾愚夫蒙牆之轍不遠也。豈可不爲之寒心者也？臣讀先臣楊光訓之疏，有曰：水必有所受其流，然後能塞，亦必盡有所受其流，然後能全塞。故以臣愚見，必令王家口至邳、宿一帶舊河，挑不厭廣，鑿不厭深，無使來有餘而納不足，無使入口闊而下路隘，無使吞入多而出洩少。然後有以受其流，又必從淮安以下海口以上，浮沙壅淤去處，時刷時撈，使得所容納，然後有以盡受其流。然後上流可殺，上流殺，然後塞決之功可成。塞決之功成，然後水有所歸，而不至橫潰蕩溢。陵寢可固，運道可通，生民免魚鼈之害，不必投璧而河流自安，不必歌瓠子而汎溢自息。夫禹之治水，水之性也，今水性趨南，而吾已拂其性，而障之東之，而又不能廣爲容受，而欲其帖然就吾故道，收其利而免

其害也。詎可得哉。方今諸臣議論滋多。意見各別。爲河南計也者。則欲開故河。引水而東。爲山東計也者。則謂河身低。王家口高。卽引之徒費。河未必東流。不若自決口南。順其勢而築堤以護陵。自徐州上下。引漕渠而建閘以通運。不知大臣爲國家計事。當權其利害。又當權其利害之大小。當計費。又當以所計之費。與所蒙之利害。互權其大小。當融偏見。秉公心。又當以大公之心。與利害大小互權。而不爲柄鑿者誤。河誠南不經泗乎。不逼陵寢乎。王家口誠高越數里。不故道乎。故道不二百年乎。口之高。諒不高於龍門。伊闕。獨不能浚之使深乎。且對河有迎溜之勢。不可藉其衝刷乎。建閘引漕。不謂非策。然使漕渠常如今日。則可。萬一肥蠶爲祟。咽喉不通。誰飛輓者。築堤護陵。不過是暫保目前。然以不測之河。鄰逼陵寢。百年無事。不見爲安。萬一子胥不仁。陽侯爲虐。奔濤捲浪。潰堤及陵。是舉皇陵而試之一擲也。豈不危哉。故河南行有三害。東行從故道。有利而無害。語曰。無與禍鄰。又曰。無徼天幸。知乎此。可以譚河之得失。而決從違矣。若夫決堤旣成。虞其土新而堅。以築之。虞其單薄而厚。以增之。則有堤絲在。若夫舊河旣濬。慮其或淺或深。而以平底先之。欲其愈趨愈低。而以水平準之。則有河臣在。至於尋九河故址。以疏其勢。而令全河之水。不盡滙於一淮。開淤河石礪。以通乎漕。而令往來運艘。不坐受夫苦澀。此又百年經久之策。愚臣所欲得堅決。而未敢深言者也。謹議。

# 昭代經濟言卷十二

馬 馴字德良福建汀州人官拜湖廣都御史。

## 破虜刷

臣伏思北口爲中國患自古有之惟有備然後可以無患今鎮兵雲屯關戍櫛比然賊奄至不能防禦者承平久而實政不立粉飾多而武備不修也臣請以修武備之法利害之說戰守之便廢置緩急之敝施爲相度之宜爲皇上陳之計我邊陲東起遼陽西至臨洮所守之地廣也自春至冬自幼至老所守之日長也所守之地廣信未有千里之堅城所守之日長信未有千日之銳志矧彼口口以馬爲家何如其假利也與我軍之欲戰而後索馬者異矣以射爲食何如其習熟也與我軍之董勸成能以爲技者異矣且其屑革毛髮長養於風日沙莽之中飲食衣服不藉烹飪溫煖之細譬之風林之鳥走壙之獸其桀鷩猛厲固其性也且彼聚而我散彼逸而我勞窺我之隙俟我之懈衝突而至彼截其直我守其橫首尾不能相應內外不及爲援檄召未至而關門已破議論未定而彼已蹙足去矣此彼之所以世爲中國患也然我中國習五行以爲具我得勝氣者也聚諸省之供餉我得勝制者也上有剛健神武明略之君我得勝主者也彼烏得有其一二加我十百千萬哉夫五行者金木水火土是也蓋戈戟刀劍矛鋒矢鏃是以金勝也弩幹弓材標架檣柁是以木勝也崇城壘堡高壁深塹是以土勝也內則桑乾白河蘆溝環遼京師

外則黃河一帶。亘截萬里。以爲大限。是以水勝也。神鎗機炮。烈炬焚薪。是以火勝也。斯五者。我算得。彼算不得。皆我所長。而彼所短。今以我所長。而角彼所短。反不足以屈彼何也。有其具。未有其用。有其君。未有其臣。自古謀臣戰士。每苦於庸暗之君。讒佞之臣。居其中。而牽制阻撓。以償其事。宋轍可鑒也。乃今皇上。獨攬乾綱。神謨廟算。駕出羣臣之表。固非讒佞可容喙也。而平虜安邊。以貽百世之太平。此其時矣。凡敵國對峙。固未有不能戰而能守者。獨言守。將誰欺乎。爲今之計。惟擊爲便。所以備擊者。有三事焉。儲峙爲急。鼓勇爲急。制車爲急。而繕城垣。修斥堠。之類。宜次第興舉可也。儲峙之法。有三。復輸粟之令。革買賣之窩。則鹽引開。而飛芻走粟至矣。久任沿邊守令。以徵收每年邊額多寡爲賢否。則積少而倉庫實矣。先時出帑藏銀。預糴芻糧。以儲各鎮。急則價不踊貴也。鼓勇之法。有二。養敢死之士。重首功之賞。制車之法。當如總制都御史劉天和。昔年所議式。不可改也。嘗考盛漢之兵制。曰車騎。曰材官。曰樓船。今之禦虜。舍車騎材官。何以哉。而車騎尤爲急也。古者用車戰。動則足以衝突。止則足以營衛。士卒有所庇。衣糧有所齎。詩曰。君子所依。小人所腓。况中國以火器勝。而火器必以車載。然後可以馳遠。而後可以機發準也。蓋兵車者。制虜之要術。不可以房琯之偶敗。遂因噎而廢食也。與對壘。則重車疊陣。方軌而行。山移而進。謂之奮擊。衆未集。則衝車直隊。竟刺部落。謂之衝擊。我衆未集。騎忽入關門。則排車橫陣。高壘厚壁。以奪歸路。謂之要擊。衆深入。絡繹連亘。則分車角陣。縱橫開闔。約號四起。謂之夾擊。之還也。既有所馳載。必不能疾行。則輕車夾騎。三道排堵。而尾之。或夜砍其營。或擾奪其馬。伺便則以火器車直擣其輜。

重期以必救。然後三道夾攻。謂之追擊。我有三備。用是五擊。雖使頭曼復生。冒頓再出。亦不能支矣。昔人以口惟利擄掠。不羞逃遁。斯言得之矣。且彼以獵於沙莽者爲食。今不獵沙莽。而惟欲寇我中國以爲利。必其所利蓋有倍於獵者。而後爲之。使我有備焉。彼將不利於進。雖進不利於退。則不若獵於沙莽者。安且利焉。尙何侵擾之患哉。今養武士。其情狀如畜獵犬。然日聽其發蹤指視。以馳逐林藪。則精神鼓動。各逞技能。而大有獲也。不然。則將安疲樂怠。惟嗷嗷待食於人。且釀成驕悍之氣。反搏噬人矣。此無他。養而不戰。無所用氣故也。及見近時馬勇、梁震、王效、號稱名將。夫豈有他長哉。惟是肯養能死之士而已。多者不過數百人。少者亦不下數十人。結以恩義。飽以嗜欲。一旦虜至。則出死力以報之。使我九邊戰士。盡如三家者士。又何難於燕然之勒哉。此臣之所謂鼓勇者。不可不急也。大抵主兵一動。便問倉廩所積若干。石客兵一至。便問芻糧所供若干。時邇者。邊糗無數月之備。士卒有枵腹之憂。一旦攻圍援絕。又何以爲自存之計哉。此臣之所謂儲峙者。不可不急也。六韜所謂車者。軍之羽翼。所以陷堅陣。要強敵。遮北走也。曰一車當步卒八十人。又曰一車當六騎。又曰十乘敗千人。百乘敗萬人。古之所謂大車、革車、兵車、戎車、街車、攻車。後世所謂武剛車、偏箱車、鹿角車。自古兵家所恃以爲勝者。况虜專騎射之能。往來遊衍。疾於風雲。非車不足以當之。臣之所謂制車。不可不急也。竊狀時事。如尪羸之人。病大疽也。疽將潰及腹背。危急甚矣。惟攻刺剗剔。以盡決癰毒。而後徐理其羸弱也。彼庸醫者。執議思補。而毒氣入腹。不可復救。悔何及焉。大抵剗剔甚恐人。溫補之言易入也。奸諛誤國。故庸醫者流也。不曰失機。則曰生事。不曰開邊釁。則曰

冒報錢糧。師旅未與。而議論紛然。舉劾一行。而經年聽勘。雖使頗牧。衛青等復起。將安用之。是故在彼不殺。則不威。不震。則不懾。不戡。則不定。在我者。不橫奔四出。不可以收復河套。不戰勝攻取。不可以退守邊疆。所謂不一勞者。不永逸也。伏願皇上。推選大臣之兼智仁勇者。一二人。以總制邊務。不必急其旦夕之效。而惟責其成功於五年之上下。不必問其城堡小戰之失利。而惟取其軍律氣勢之壯盛。不必計其供億之多寡。而惟視其□□侵犯之疎數。不必責其武弁之廉儉。而惟課其謀勇之大節。聽其生殺予奪之便宜。而不可使舞文弄墨者。爲之扛阻掣肘。且我國家建都。與□□僅隔一山。一則據關塞之險。足以制□□之命。一則恃京營之兵。足以壯畿甸之盛。今□□突入古北口。若履坦途。我軍坐視縱橫。不與交刃。此皆當事之臣。不能預慮也。地雖險而不知所以守。兵雖衆而不知所以用。束手旁皇。以致誤事。臣愚以爲每季輪差總兵官一人。督京營四分之一。屯練關口。多設火器。布虎落。以爲必不可犯之勢。京師民居之外。擇要害之地。立四大堡。每堡可屯萬人。遇有聲息。卽分布屯守。以安城外居民之心。關口固則外虜難入。四堡立則內宄不作。此安畿輔固根本之首務。然而便宜處置。鼓舞作興。則在帥臣。而其委任責成。則在皇上也。

減賦疏

勘得襄陽等府州縣。衛所災傷。山居煮葉。水居捕魚。田園如掃。室家若枯。百姓之色。皆醵然欲就死也。臣哺慰者久之。圖所以救饑者。未得其便。而武岡。黔陽等縣。亂民忽見報矣。多方安緝。獲渠魁嚴寬等。而法

穢之。實不覺淚之灑。臣襟也。臣安撫之詞。有曰。從亂者死無赦。而將死於饑者。予先計口賑之。復奏減今歲應徵之糧。而諸郡縣之民。始帖然待恩矣。切念荆楚豐歉。天下因之。况其俗慆輕。多逐目前之利。卽富室亦無隔歲之儲。且關洛流民。失業就食者。動以數萬計。谿貉出入。相引爲奸。守土者不能一時忘竊發也。捕之於生心之後。卽餉兵猶恐不敷。不若寬之於待命之先。且保民猶有餘惠。不特百姓信臣。臣可以對百姓。而荆襄無難。江漢安流。國家熙美之休。將與天地同悠遠矣。

### 上兵部止兵劄

謹按松潘一鎮。西接吐蕃之界。北近金氏之巢。番蠻出沒。倏噪倏寧。此夷性也。洮州奸民。違禁交易。而陝之守臣。據法捕之。此憲律也。走死蠻境。外誘番夷。內連峒族。越風洞而寇龍州。奪鎮平而寇疊溪。雖勢若燎原。法在勦絕。而撲滅之計。則一遺紙之易。蓋烏合之衆。螳螂之雄。如戲如謹。互相搆軋。官府防護得法。撫諭有方。而因之間。卽蒙頭竄命。長守穴中耳。此某所朝夕熟籌。而敢必萬全者也。若如總兵官徐俊。守禦千戶金城等。所呈反狀。所請軍資。大建旗鼓。誓必盡殺賊奴。爲武弁立功之謀得矣。恐轉教之變。而所損將不貲。無乃爲西川重困乎。古云。佳兵不祥。又云。兵無妄動。乞毋徇所請。速止大軍。聽職招撫。無謂寇不止。而可徐議師。及議師。而職卽甘玩寇之罪也。

### 安置流民劄全

看得流民卽吾民也。法有流原待乎。鼻之重者。而民獨甘自流乎。荒旱頻仍。驅千里失業之民。散集我地。

中野悲鳴。情實可憫。若能得食。來春麥熟。各有故土之思矣。豈卽甘聚嘯。以流易死乎。况各地方倉儲。數年以來。所貯稻麥若干。原以備賑。卽難散給流民。獨不可給與居民乎。富民尙義者。事難自薦。獨不可勸令平糶乎。濟土民卽濟流民。流民安則土民俱安矣。來業者毋迫。干綱者毋縱。順性調停。酌地安插。在賢有司之能耳。何用捕逐爲。至於提防一節。卽非流民布聚。地方各有封守。如吉陽、湯峽、梅子等處。最爲要害。本院兢兢履行申飭。今後巡捕等官。視前愈加嚴謹。量增守邏。只不至紛擾。以亂成規。則恩與威濟。自然畏隨愛生矣。此亦一時之權宜也。

馮琦

爲行取原係舊章守候再經新歲懇乞聖明速賜考選以光聖治

竊惟行取一事。始於前年十二月。至去年正月以後。則各官皆集輦轂下矣。屢經臣等題請考選。未奉明旨。閣臣疏揭。亦僅報聞。臣等自念閣部大臣。尙未能有所感動。况於疎迷下吏。羈旅孤臣。卽有苦情。安能自達於九重之上哉。願臣等所惜。乃在典制政體。吏治人才。而各官守候之苦。猶其餘耳。國家設官。極重言路。選授之法。特異諸曹。各官先任。而徐考其成。言官先考。而始授以任。是維鉅典。夙號至公。今諸臣已奉徵書。來集闕下。旣離舊任。未授新銜。旣不得卽列臺省之班。又不可遽改曹郎之秩。今日在內之侍從。如此其匱乏。在外之守候。如彼其艱難。人不得官之榮。官不得人之用。祖宗以來。並未有虛官次。宿王言。越歲經年。如今日者。使後世謂二百年之行取。至今而遲。二百年之考選。自今而廢。祖宗令典。一時墜之。

甚易。後日復之甚難。此臣等所爲典制惜者也。事各有宜。政當識體。前後相應。是謂有章。昔季布見徵。已而報罷。當時尙謂以一人譽而召。以一人毀而罷。恐爲有識所窺。况此徵召之臣。並奏循良之牘。其召之也。似欲用之。其不報也。似欲置之。召本有名。置之何辜。使人寄官於不內不外之地。寄身於忽毀忽譽之口。而朝廷政令。亦在不用不舍。忽行忽止之間。如雨垂落而旋收。春已和而乍冷。以前博訪精選之旨。都無歸著。詢嘉納讜之意。總屬空談。此臣等所爲政體惜者也。外臣華選。無如行取。不但上藉忠規。亦且遠資激勸。今諸臣來從下國。如望班生之塵。及其已至都門。徒索東方之米。彼下僚亦皆有俸。謫臣亦皆有官。諸臣乃無職可供。無俸可食。使天下之士。有拊襟裹足。不敢自前之心。皆謂仕宦何必。好官不過行取。行取不過旅食都門耳。反不如優游歲月。儘可序遷。何必勵精博此徵召。是使平常借口。材雋灰心。撫按舉薦何爲。部院採訪何用。略無風勸。人誰信從。此臣等所爲吏治惜也。而天下人才。惟上所獎。養之則長。抑之則消。世旣須才。才必資氣。士氣振則才亦發舒。士氣餒則才亦退縮。諸臣始進。譬如花木向早春。葵藿傾初日。已遭頓挫。不任摧殘。氣旣沮矣。才於何有。且天下見前歲斥逐之易。今日登進之難。皆將妄意揣摩。多方規避。盡化百鍊守彼三緘。影消松柏之鳥。聲斷梧桐之鳳。言者旣不敢吐。任者亦不敢爲。率天下之士。歸於依阿唯諾。委靡退阻。必自此始。此臣等所爲人才惜者也。此四者。於時於勢。萬萬不可再緩。而臣等一念爲國赤心。更在聖憲聖度。又不止如前所稱四者。緣諸臣待命旣久。中外相視。求其故而不得。或謂因前有觸忤。不欲後人效之。或謂因朝有缺失。不欲下臣言之。事未必然。人言則已然矣。夫人臣

誰不欲常保身名。誰不欲結知君父。何可自干雷霆之譴。自絕雨露之私。或出忠悃。不忍不言。或關職掌。不得不言。卽在前人。尙有可諒。况以前人之觸忤。杜後人之進用。轉受瓶恥。李代桃僵。譬如江河之舟。偶有抵觸。帆影旣過。浪痕已平。豈可更執後舟。欲償前辜。治亂之跡。具在前史。不論衰職。闕與不闕。但論言路。開與不開。本無缺政。彼自妄言。彼旣妄矣。我復何損。若其有缺。正當求言。我方求之。轉爲我益。惟夫朝不受言。人不肯言。前有奸而不知。後有亂而不覺。此乃爲損耳。自古言官之杜口。比於仗馬之不鳴。彼則但使立仗。而不欲其長鳴。今則恐其長鳴。而先禁之立仗。傳之青史。人其謂何。皇上數年以前。求言納諫。嗚佩執簡。法從如雲。以今日之蕭條。例往時之全盛。孰得孰失。事自了然。若登用不效。舉在諸臣。考選不精。舉在臣等。至於早發明旨。惟望斷自宸衷。則聖治益光。聖度益廣。兼可以存典制。明政體。興吏治。養人才。此方春布令第一義也。新歲之始。諸臣見臣等於公署。臣等相顧太息。一草一木。皆已萌芽。而諸臣獨鬱結不得盡其才。四序八風。各自宣布。而臣等獨黯淡不得盡其職。旣憐諸臣。兼自愧也。故不憚其說之煩瀆。若此。

爲災旱異常。備陳民間疾苦。懇乞聖明。亟圖拯救。以收人心。以答天戒。疏全

臣等伏見。自去年六月不雨。至於今日。三輔嗷嗷。民不聊生。草茆旣盡。剝及樹皮。夜竊成羣。兼以晝劫。道殣相望。村突亡烟。據巡撫汪應蛟揭稱。坐而待賑者。十八萬人。過此以往。夏麥已枯。秋種未報。舊穀旣沒。新穀亡收。使百姓坐而待死。又何忍言。使百姓不肯坐而待死。更何忍言。京師百萬生靈所聚。前此居民

富實。商賈輻輳。邇來消乏於派買。攘奪於催徵。行旅艱難。水陸斷絕。以致百物踊貴。市井蕭條。且庫銀不滿數千。倉糧不支二歲。各邊軍餉。尙多未發。萬一河漕有梗。歲解不來。京師景象。當復何似。建中之亂。寧不寒心。齊諺有之。不憂年儉。但憂廩空。數年以來。災儉洊至。秦晉先被之。民食土矣。河洛繼之。民食雁糞矣。齊魯繼之。吳越荆楚又繼之。三輔又繼之。老弱填委溝壑。壯者展轉就食。東西顧而不知所往。夫堯之九年水。非盡郡國而災也。湯之七年旱。非盡川澤而涸也。彼溢此竭。東穰西歉。相尋不已。而至於九年七年耳。以今方之。不已過哉。加以頻值四夷之警。連興傾國之師。車馬蕭蕭。行賫居送。按丁增調。踐畝加租。試取此時租賦之額。比二十年以前。不啻倍矣。瘡痍未起。呻吟未息。而礦稅之議已興。貂璫之使已出。不論地之有與無。有包礦包稅之苦。不論民之願與否。有派礦派稅之苦。指其屋而挾之。曰彼有礦。則家立破矣。指其貨而嚇之。曰彼漏稅。則橐立傾矣。以無可稽查之數。用無所顧畏之人。行無天理無王法之事。大略以十分爲率。入於內帑者一。尅於中使者二。瓜分於參隨者三。指騙於土棍者四。而地方之供用。歲時之餽遺。驛遞之騷擾。與夫不才官吏。指以爲市者。皆不與焉。陛下但知利源易開。中貴易信。豈知彼在外剝害小民。至於如此。亦豈知今日苦礦苦稅之民。卽是前日被災被兵之民。重累疊困。咨嗟愁怨。至於如此。臣固知陛下之必不忍也。語曰。財與命相連。每歲大辟。以爭數錢。相殺傷者。不可勝計。父取子財。則怨者十三。祖取孫財。則怨者十七。若父祖取子孫之財。以與強奴悍婢。則怨者不可勝計矣。人君之於民。豈但祖孫父子之隔。而中使與參隨。豈但強奴悍婢之害已哉。自古天下之亂階。皆始於民心之離邊。離

而後有怨咨。怨而後有憤恨。憤恨而後有流言。流言不已而鼓噪。鼓噪不已而反叛。今之民但未反耳。於前數者已無所不有矣。陛下亦可以省而杜其漸耳。卽如湖廣一省。激變四五次。而獨近日武昌爲甚。陛下試思。無知小民。何苦而變。誰非性命。誰無身家。惟其剝削之極。無可控告。變亦死。不變亦死。等死耳。求與見害之人。比肩接踵而死。死且不恨。夫人情不必死。始畏死耳。人知必死。復何所畏。人不畏死。法安可加。故使奸民害良民。大亂之道也。激良民爲亂民。以殺奸民。亦大亂之道也。大亂之端初起。人主皆謂必無。及其禍亂已成。欲救之苦無及。史冊所載。剝民之代。寧有無後患者乎。行之急。則禍亦急。行之稍緩。則禍亦稍緩。急者旣唱。緩者必和之。夫漢之敗也。在民窮。窮則爲盜矣。唐之衰也。在官窮。盜起而無以應之。今閭閻空矣。山澤空矣。郡縣空矣。部帑空矣。國之空虛。如秋禾之脈液將乾。遇風則速落。民之窮困。如衰人之血氣已竭。遇病則難支。以如此事勢。而值大旱爲災。賑濟無策。河流梗塞。邊餉匱乏。是豈可不爲長慮哉。民旣窮矣。怨矣。亦有窮極。怨極而不思亂者否。不能保其不亂。而各地方又搜括已盡。亦有以應此亂者否。竭天下礦稅之額。大略百萬。有如一方有警。如寧夏播州之役。不知所費止此百萬否。天下貢稅正額。四百餘萬有餘。一方有警。各處效尤。征之不前。運之亡路。此四百萬者。皆能依期至否。平日惟恐天下之財不盡歸內帑。如遇有事。不知內帑之財亦發以應天下之急否。平居無事。奪民數錢。已失其心。如遇有事。與民數錢。不知能卽得其心否。臣言至此。不覺肝膽皆裂。聲淚俱下。若謂事必有安無危。則前代金甌之業。豈不自謂永固。而何以不傳至今日。若謂財必有聚而無散。則前代西園大盈所積之財。與積

財之人。皆在何處。而獨黷貨之名。留於今日。然則人主之寶。惟有大業。而可傳之異日者。獨有令名耳。臣等竊觀皇上作用。譬如神龍。能作能止。能操能縱。自皇上起之。亦自皇上止之。布德音。撤中使。收人心。回天變。止在半紙詔書耳。臣伏讀皇上憂旱之旨。勤勤懇懇。不減周宣雲漢之什。因思宋神宗時。罷新法而雨。漢明帝時。釋繫囚而雨。總之應天以實耳。近時鎮撫司。監繫官犯及生儒。半因陳奉誣奏。今奉之罪狀。既已明白。則諸臣情節。有可矜原。酷旱炎蒸。沉淪黑獄。聖明在上。能無惻然。若見監者。發刑部問理。被逮者。聽撫按結奏。則肺石可以無冤。南冠可以無泣。而就諸臣之中。惟馮應京爲楚人所憐。應京實有愛民之心。愛民之政。名受香火於彼。而身嬰繯絏於此。遠近傷之。皇上重處此一人。無加於法。而天下皆以應京爲冤。輕此一人。無損於法。而天下皆以朝廷爲是。惟皇上執兩端而裁決之。臣等叨列班行。同國休戚。時勢至此。不忍不言。所慮者。萬民之心。與萬民之口。所惜者。萬世之業。與萬世之名。惟陛下加意於臣等之言。臣等不勝激切待命之至。

爲重經術祛異說以正人心以勵人材全

頃者皇上納都給事中張問達之言。正李贄惑世誣民之罪。盡焚其所著書。其於崇正闢邪。甚盛舉也。臣竊惟春秋大一統。統者。統於一也。統於聖真。則百家諸子。無敢抗焉。統於王制。則卿大夫士庶。無敢異焉。國家以經術取士。自五經四書。性鑑正史。而外。不列於學宮。不用以課士。而經書傳註。又以宋儒所訂者爲準。蓋卽古人罷黜百家。獨尊孔氏之旨。此所謂聖真。此所謂王制也。自人文向盛。士習寢漓。始而厭薄

平常稍趨纖靡。纖靡不已。漸寢新奇。新奇不已。漸趨詭僻。始猶附諸子以立幟。今且尊二氏以操戈。遺棄孔孟。非毀程朱。惟南華西竺之語。是宗是競。以實爲空。以空爲實。以名教爲桎梏。以紀綱爲贅疣。以放言恣論爲神奇。以蕩弃行檢掃滅是非。廉恥爲廣大。取佛經言心性略相近者。竄入於聖言。取聖言有空字無字者。強同於禪教。嗟乎。聖經果如此解乎。士子制義。以聖人口氣。傳聖人之神耳。聖人之世。曾有此語。意否乎。夫學宮所列。至要亦至詳。童而習之。白首未必能窮。世間寧有經史不能讀。而於經史之外。博極羣書之理。弃本業之精髓。拾遺教之殘膏。譬如以中華之音。雜魑結之語。語道旣爲踳駁。論文又不成章。世道潰於狂瀾。經學幾爲榛莽。部科交列其弊。明旨申飭再三。而竟未能廓然一大變。其習者何也。解書或用注疏。或不用注疏。則趨向不一也。掄文或正體而取平典。或憐才而收奇雋。則鑿裁不一也。同是遺制。而或參或不參。則法令不一也。同是被參。而或以爲當處。或以爲可以無處。則議論不一也。士有不一之趨向。取士有不一之鑿裁。而又以不一之議論。行不一之法令。政體且有二三。士習何由歸一。卽如燒毀異說。去年亦奉有明旨。督學而下。何曾禁止一處。燒毀一書。等經學於弁髦。得詔書於挂壁。如此卽朝廷之上。三令五申。亦復何益。臣請一取裁於聖人之言。與天子之制。而定爲畫一之法。士子授受。當先明經術。講書行文。以遵守宋儒傳注爲主。二三場以淹貫性鑑正史爲主。其有決裂聖言。背違王制。援儒入墨。推墨附儒。一切坊間新說曲議。皆令地方官雜燒之。各該提學官員。仍具文報部。要見黽過險。詖邪妄之士。幾人。焚過離經叛道之書。幾部。生員引用佛書一句者。廩生停廩。餼一月。增附不許幫補。三句以外。

酌量降黜。考過試卷前五名以原卷解部。如有違式過多者。照題準歲貢不堪三名以上。事例議罰。敢有抗違不解卷赴部者。定行參降。兩京各省鄉試錄及中式墨卷。亦以聖言王制爲準。違聖言則參。不違則否。背王制則參。不背則否。士子有引用佛書兩句以上者。停勒一科。不許會試。多者斥革。各解卷到部。劄委司官評罵。送科覆閱。各以虛心平心從公從實。互相參較。不得遠近異法。輕重異處。致有後言。事關考試官提學官違式之大者。具疏參究。其應停應降生員。徑行提學官處治。至於文章之體裁。士子之條格。容臣等細思參酌。再行題請。伏乞天語叮嚀。敕下部院。斷在必行。行之三年。而士習不歸正文體不歸雅。則臣等與天下督學官員均受其咎。乃臣等猶有說焉。自古世道升降之會。往往以士大夫好尚爲徵。世之治也。高明之士盡以其才識用之。修政立事。主於爲國。其議論必典實平確。而天下靡然從之。世之衰也。盡以其才識用之。談元課虛。主於自爲。其議論必奇僻空曠。而天下亦靡然從之。自古有仙佛之世。聖學必不明。世運必不盛。卽能真詣其極。亦與國家無益。何況襲咳唾之餘。以自益其名利之跡者乎。夫道術之分久矣。自西晉以來。於吾道之外。自爲二氏。自南宋以來。於吾道之內。自分兩歧。又其後。則取釋氏之精蘊。而陰附於吾道之內。又其後。則尊釋氏之名法。而顯出於吾道之外。非聖主執中建極。揭皎日於中天。士大夫一德同風。挽頹波於砥柱。悠悠世道。臣等未知所屆也。

東省防倭議全

防倭猶防黃河也。夫慮患如海。雖復混濬瀕洞。與天無際。然潮汐有所屆而止。河則犇突橫溢。遷徙無常。

可使平陸爲河。可使河爲平陸。當其衝決。不知所向。亦不知所止。今倭患有能知其所向與所止者乎。倭所向非遼左。則天津。非天津。則登萊。愚以爲犯遼左。則難入也。犯天津。暫擾而易定。犯登萊。則易入且難定。中國之禍。未有已也。遼左皆軍衛。又歲當口。城有可守。楚無可掠。今四方有事。皆調遼左兵。彼所入卽我精兵處。無論能戰守必有餘。我能自堅。彼將坐困。故曰。犯遼左難入。天津畿輔重地。爲國咽喉。一有緩急。遠邇大震。然進可攻可掠。而退無巢穴以自守。各邊之兵。遠者十日。近者五日。一呼立集。平原曠楚。以騎蹙步。萬矢齊發。我用其長。使無所據。一戰而勝。立可芟夷。故曰。犯天津。暫擾而易定。倭水戰不及。南兵者。舟不如也。陸戰不及。邊兵者。騎不如也。若出於無水。兵無邊兵之處。彼搗其一虛。而我違其兩長。腹裏州縣。城既不堅。人無固志。郡城自守不足。安能救人。各城披靡。則郡城亦難孤立。北震邦畿。西梗運道。游兵雜沓。道路不通。須我南北兵集。彼已自立窟穴。我反勞。彼反逸。我反爲客。彼反爲主。我反致於人。彼反致人。故曰。犯登萊。則易入且難定矣。請略陳三郡之形勢。齊之所以稱四塞者何也。東面海。西南面山也。惟正北一面。縮穀其口。北自牛山。南至穆陵。萬山綿互。二百里不絕。山勢西起太山。南接蒙山。鈎連至郡城北。始盡。故青州者。海山之間。一大都會也。登萊。負海險在郡東。青州負山險在郡西。山東海面二千七百里。處處可登。出於登。則萊不能救。出於萊。則登不能救。南而諸城。日照。北而樂安。壽光。則直出於青之境內。而反抄登萊之後。蓋登萊可捍外。不可衛內。若外控登萊。內護省直。扼山海而居其會。則惟青州爲重。凡用兵必先積餉。積餉必先求頓餉之處。夫有重餉無堅城。非吾餉也。有堅城無重兵。非吾城也。有重

兵無厚餉，非吾兵也。兼此三者，則可以爲重鎮矣。青州因山勢爲城，可據以守。其人輕悍好鬪，可訓以戰。若結以恩惠，授以紀律，則皆可使爲兵。內憑百雉，外阻羣山，強者乘城，弱者入山以避難，不至盡委以資敵。壁可堅，堊可清，亦惟青州爲然。故莫若建青州爲重鎮，厚增陴，廣積餉，多屯兵，以據登萊之項背。互相聲援，互相灌輸，而內於中原，添一重保障，切以爲於計便。倭入朝鮮，且戰且前，守如處女，忽如脫兔，此非進掠之兵，而據地之兵，非浪戰之兵，而有前後著之兵也。有如彼知我空中國兵，赴遼左，而潛以水軍乘風渡海，一處無備，登萊兩郡城不可知。其他州縣，望風瓦解，必將望名城以爲歸。青州素亡蓄積，一年耕不足一年之用。若使閉城坐食，加以四方避亂之衆，不出一月立困矣。青州之民，勇私鬪，怯公戰，平居皆鮮衣怒馬，六博蹋鞠，游食惡少，比肩接踵，無事尙且思亂。一旦有事，乘機報讐，緩之則不減於倭，急之則潛應倭。今倭在大海外，而不逞之徒談之，已津津有喜色。故青之城必可守，而必難守者，人心然也。倭至登萊，我失大海之險一也。至青州，我失羣山之險二也。過此以往，更無險阻，我無地不可憂，而彼反可戰。可守可進可退，外以海爲門戶，西包河山以自固，而北向一面，與中國爭衡，我則以信臣精卒，帶甲十萬，臨之，未易歲月平也。切臆計之，倭越大海，載糗糒器具以來，跣足登岸，負米而馳，多不過費一月食，而因糧於我，海邊空闊，人烟稀少，加以逃避，鳥驚禽散，彼卽搶掠，能得幾何？我誠以重兵要地，阻羣山以扼之，清堊固壘以老之，宜有可勝之理。故青州守，則我東面以扼倭，青州不守，則倭北面以扼我。然則青州者，天下大勝大敗之機也。就我畿輔論，則天津急於登萊，就彼盤踞論，則登萊便於天津。就彼進犯論，則登

梁急於青州。就我控扼論。則青州重於登萊。山東六郡。青州城堅固第一。民勇力第一。地險要第一。而民窮財盡。人人思亂。喜亂亦第一。然則建青州爲重鎮。一定不易之策也。建鎮必先議兵。議餉。議將。以恩收民心。而以法持之。謹列其事於左。以俟籌國者采焉。其最要當先定南北兵將。水陸所宜。水戰宜用南兵。陸戰宜用邊兵。然客兵不可多得。不可久恃。終當訓練土兵。第以彼爲師。習其技能耳。今海上水兵二三千人。而邊兵無一人。豈以海上數舟。便可恃爲長城耶。今日皆謂南兵習倭。夫南人不見倭。已三十年。當時壯夫。今皆已老。此時所募精壯。乃是當時未生之人。其習倭事。恐與北人無大相遠。而風氣終不如西北邊之勁。海濱用之可耳。至於城守陸戰。而亦用南將。南兵。恐非完策。郡城宜設參將一員。諸城樂安宜設守備二員。皆擇邊將。威望素著者。坐名上請。隨帶家丁參將二百人。守備一百人。各給雙糧。稍從優厚。一遇有事。外可仗其勇敢。以當軍鋒。內可藉爲牙兵。以鎮內亂。無事卽以其技藝。教練土兵。海上水兵。增至一萬。以南兵教之。陸兵每郡增至五千。以邊兵教之。於本省班軍。赴京邊做工。先該中丞鄭公。奏留海上防守。部覆以海氛未急。未見允行。今當盡數留用。譬如人家有盜。合使賊獲在門庭防禦。而反令從容灑掃。緩急失宜。且方借兵於各處。而本處之兵。乃令遠赴供役。恐非計也。其次當定海上戰守功罪格。及鄉民自保之計。比見部議。賞格備矣。然詳於戰。而未及守。今宜先定。至海上守城之令。倭至城下。守城者守三日。當小捷。六日當中捷。十日當大捷。文武官破格超擢。賞延於世。士民量其時日。以爲闕免分數。海防撫臣。先閱定某城堅瑕。可守幾時。如在限外失陷者。稍薄其罪。限內者。以軍法從治。各處修城。宜圖實

效不得粉飾目前。守城與修城員役同論功罪。行賞罰。守城居十之七。修城居十之三。鄉居之民。每鄉立約長。擇一鄉有才謀者充之。先將近地避兵之處。相度停妥。一聞海上烽舉。聲勢逼近。約長率百姓近城者入城。近山者入山。裹糧自隨。不能攜帶者。緩即先行窖藏。急則即時焚毀。寧奔溝壑。必毋以糧資敵。寧竄山谷。必無以民資敵也。我之於倭。兵力十不當一。器械十不當一。奮勇及前。死不反踵。百不當一。惟有以城相拒。以糧相敵。或可冀耳。其次當奉留東三府錢糧一半。運糧赴朝鮮接濟。一半留海上。修戰守之具。如山陝二省錢糧。皆留備邊。近日畿內諸郡。亦皆留之。量加鴻臚武職虛銜。罷閒士夫。得復職閑住。致仕及量增服色品級。徒流以下。皆以本色贖罪。以此類推廣。必有應者。富足之家。有預納錢糧者。一年至二年。量減一分。三年減二分。多者照年數多寡酌量遞減。亦濟急用之一策。其次當令沿海地方。民間得以本月上納錢糧。民以糧易錢。以錢易銀。由縣輸郡。郡輸省。省輸京師。輸之費已三矣。一旦有事。又從藩司發銀到府。到縣。糴買。無論徒勞牛馬。徒費民力。收之納糧之時。價省而得糧多。發之糴糧之時。價費而得糧少。又往返費時日。則何若即收本色。而貯之倉。夫納本色。民所甚便也。若充軍餉。亦以本色折色。相兼支給。軍亦稱便。此則民不必負粟納糧。官不必發銀糴穀。上下往返。所省必多。又本省之糧。已發海運。今秋穀豆所收。又薄。明春之民。必多枵腹。今宜設法召商。買近地之糧。以自補。非但備倭。兼亦備饑。預圖則省。臨用則難。豈登萊之患。獨緩於天津。而備倭之費。反輕於備□耶。如備零星之寇。但可累積纖微。補苴罅漏。如備大舉。非多兵多餉不可。譬如富家。興作有財。則可使路人化爲童僕。悍奴化爲恭順。若其

無財一步亦難。今日之事不來則零竊亦無。一來則靡費不小。排山倒海其勢難支。捧漏沃焦爲時已晚。所當亟爲題請者也。不足則請發戶工二部。見行事例空劄數百。送海防衙門。看何處緊急。派發該衙門。令民間得以本色折色相兼上納。如某處須本色。急則獨收本色。用折色。急則獨收折色。鬻符贖罪。本非美政。而古人遇急皆爲之。甚至權酒酤。算車舟。而不肯一概加於地畝。則以數者之害。比加賦猶淺耳。至於修城等項。費用浩大。官帑不能徧給。宜做救荒事例。有士夫百姓尙義捐資。以佐軍興。及修城之用者。如所捐數多。地方官以名聞官。照何洛文。穆文熙事例。題請旌表。夫民急則費不惜。若待已見兵荒之形。始求兵荒之食。則晚矣。根本之計。莫急於收人心。東人之困極矣。而上官之軫念亦已至矣。願海上之備。旣不可已。內帑之請。又未必得不於地畝議增。更於何處取辦。本地錢糧。合修本地武備。况以三府兵餉。均派六府。當事者調停苦心。勤恤實政。士大夫知之。而蚩蚩之民。難與慮始。彼亦非怨今日之增。而但疑於前日之未減耳。卽如壬辰癸巳之間。議調水兵。增有兵餉。後海上撤兵三年。此項錢糧。上之減不減。不可知。而百姓未有不納者也。但取十年以前。錢糧文冊。與今比對。數目多寡。則有事議增。無事不減明矣。夫一畝之內。加三四釐。於百姓原非重累。但今海上之役。方興未已。卽如修城一事。動須萬金。官帑已空。則必出自地畝矣。礦務煩興。迎送夫馬。蓋造棚場。各項供辦。則又必出自地畝矣。大工伊始。普天共役。豈我東省獨爲匪民。錢糧加派。又必出自地畝矣。海上運糧。卽給有官價。道路旣遠。賠累必多。贖馱車運。皆取於民。則又出自地畝矣。自今以後。官日增設。事益更端。如此類者。數百而未有極。百姓因見前日之增。

者已是不減。今日之增者，勢又復然。兼以民無他業，歲非大收，近城未見荒涼，遠社已多離散。逃者既衆，錢糧無所出辦，則因累及本社，稍能自給之民，名爲遣催，實則代納，不出一歲，富者亦逃。彼旣流離，數仞之牆何守？今旣請留正額錢糧，以給征繕，則地畝可以不加，若百姓知後日之不增，及增者事後之可減，則民心可以少安。上下一體，同患難，共甘苦，卽萬不得已，寧至開例，寧至贖罪，寧至勸借，必不輕累貧民。卽有逃亡，明與開豁，必不連累富民，使民無事，歡然知恩，則有事可以行法，此則似迂而切，似緩而急者也。苦由之中，不敢與聞時事，直以桑梓之地，安危相關，故遂畢陳其愚，惟臺下留意熟計其便。

霍文玉

破虜復套策全

夫破虜何術也。臣按破虜非難，預定車師之法而已。天星軫主車輿，畢上有五車，氐下有陣車，天輻閣道下有車府爲車貯，又有王良御父爲御官。天文志曰：兵凶器，欲求萬全，咸莫如車。聖王制車之法，與經界相爲表裏，所以制戎馬之精意也。仰觀其象，其麗有如此者。書序：武王東征也，戎車三百輛。詩序：宣王北伐，元戎十乘。鬪是楚子乘兩廣，分左右，而雄長南郢。晉人五乘爲三衛，而世輔西周。漢衛青以武剛車出雲中，却匈奴於塞外。晉馬隆作偏箱鹿角車，破樹機能而克復梁州。唐馬燧作冒戰車，而河東大振。宋李綱以車頌京東西路，而經緯兩河。他如魏絳之如意車，黃懷信之萬全車，王大智之雷電擊車，尙論其世，其迹有如此者。車之制其來尙矣。夫戰以人搏，必以車者何哉？兩軍相遇，金戈勁弦，萬命所關，不有依據。

誰禁陵突。昔胡淑有言。當□□之戰陣。突騎之輕慄。非車何以蔽護。夫人之披甲鎧。所以蔽護其身。而戰之有車。亦一陣之甲鎧也。鱗介之蟲。肌肉在內。鱗介在外。所以自蔽。用車以戰。亦一陣之鱗介也。夫淑取譬之意。是明言胡馬非車。無以爲禦。故兵法。車行間隊。鱗鱗桓桓。整一難犯。爲陣爲營。任地險易。或縱或橫。八陣隨變。奇正以驅。藩籬關鍵。大卒如居。八面蔽捍。人馬無虞。古云。步不勝騎。騎不勝車。良有以也。以上論用車之由。昔我太祖高皇帝。逐羣雄於水國。至於今。大都廢車而騎。騎又將廢而步矣。司國計者。豈知毀車崇卒。春秋病其苟且。矧今□馬驍健。動輒幾萬。以其居吾邊土也。入寇甚便。以其豐腴繁衍也。所習之長技。精而且衆。惟我邊兵。衣食不充。情義久乖。亡逆者利爲句引。怯懦者巧爲迴避。一聞賊至。主將深城。戍兵高阜。徒爲觀望而已。迨其擄掠既飽。從容言去。乃觀望者徐起而躡其尾。或得彼羸孱衰老者數人。或拾彼剩朽爛惡者數物。實賊之棄。以給疲軍者。便聲報追至某處。陣戰斬獲首虜若干。奪回輜重若干。至於賊之深入爲害。凡我百姓。被其俘虜死傷者。不知幾千萬家。匿十報一。且以前功要索賞賚。幾何不爲賊所輕笑也哉。夫我之步騎。不足爲虜騎之敵也。不待智者辨之也。然則車戰之法。非我驅殺胡馬之急務乎。臣愚以戰法必取諸八陣。車法必兼諸歷代。洪武四年。令造獨轅車。永樂十三年。宣德十四年。申明其制。而倍益之。自京府。河南。山。陝。徐。鳳。淮。泗。壽。邳。等處。額派有數。大小有式。近日諸邊。各亦置爲戰車。雖體質重大。皆可酌用。都御史余子俊。傅頤。副使陳大綱。胡松。已經奏請。該部虛應。未經行造。臣敢取往制之有明驗者。間亦附以己見。類爲一法。大約樸素渾堅。輕活機便。可以奮軍威而陷胡馬。兩竿前

長出二尺許。安鐵獸雄爪轅端中。刻以猛獸之狀。可以伸縮隱顯。法以火砲等火焰震聲。從口中出。以降胡馬。如胥臣蒙馬以虎皮之術。敵馬遇之。無不驚怖。反攻者。兩端各置虎丫三把。與兩竿錯綜皆外向。其犀利可以遏胡馬之衝突。兩端旁用開合法。置兩牌如兩翼。可以腓挾戰者之轉進。上蔽下裙。可以避矢石而衛人足。每隊大車四輪。當前每輪可以護三十四人。司竿者四人。各司鐵索一條。如李綱法。行則步以爲陣。止則聯以爲營。司樵汲爨者三人。五人。司藥矢火器者二人。司神獸者一人。司獸火者一人。司弓者二人。司弩者二人。司殲馬雷者四人。每隊小車四輪。繼大車之後。其二東向。其二西向。其制與大車同。其卒徒器械皆減半。附大車以食。司竿者二人。司火器者二人。司弓者二人。司弩者二人。司殲馬雷者四人。人上箱下檜。器糧以資擊刺以底。然則車之足以代負荷。而制驍勁者何如也。以上戰車之制。古用車之法。死地有十。勝勢有八。必講明俾知趨舍。平原曠野。則依法旅進。崇山峻嶺。浮沙積石。則分隊貫入。每止則依八陣之法。六十四陣當前。二十四陣列後。以旃爲轅門。以軸爲御。車軌塵。馬候蹄。遇戰則大車爲橫陣之車。小車爲馳車。爲闕車。爲輕車之萃。聽中軍舉號。如平日推演法。嚴壘相持。窺敵觀變。多方以誤之。如得敵人形勢情狀。可設五鼓。三分而乘之。法分奇兵爲三覆。大車止齊。小車依法。振旅間隊而出。或挾轅以戰。或擁拒而進。長兵禦人。短兵禦馬。以長參短。以短參長。卽先偏後伍。伍承彌縫之法也。神車作勢。羣火電發。萬矢雨流。威鋒莫測。張皇失措。彼驕悍之口。所恃者。控弦勁馬而已。我既有驅馬之法。馬旣不前。弓何所施。况車之上蔽下裙。舉有所豫。雖施之。亦非所及也。如此。則口馬迫而敗北也必矣。由是縱奇。

兵夾追之。以正兵繼之。或伏兵邀之。乘虛益實。性貪而無親。勝不相讓。敗不相救。幾何而不爲盡殲也。按法步以隨車。騎以出奇。彼欲進也。吾之剛車不可近也。彼欲退也。吾之精騎乘其背也。兵法曰。兵以正合。以奇勝。又曰。三軍之衆。可使受敵而無敗者。奇正是也。此周悉萬全之策。料敵制勝之謀也。試觀今法。以步騎禦口。其關隘城堡諸軍。多者不滿數千。少者僅及數百人。疲馬弱勢。分而孤。聚者不能爲陣。陣者不能爲戰。當其衝者。且消沮閉藏。惟恐影響之不幽也。况欲比隣切於赴鬪。而相爲救援者乎。他無詳及。姑舉大同一鎮。將無成令。軍無鬪志。賊已知其人之易與也。其地川原平衍。可以橫布馳驟。賊亦利焉。故歲多大舉。賊纔出套。便涉偏關。入老營堡。平虜城。威遠城。皆稱要害。若南犯。則應朔諸城。必由之地也。東走則陽和諸城。獨當其衝。順聖。懷來之莫遏。皇都震矣。故宣府爲皇都之後輔。獨石馬營。葛谷。萬全。張家口。新河口。洗馬林。爲空府之後衝。尤所宜申飭車陣之法。教演將卒。昭示紀綱。以鞏固皇都者也。大同爲皇都之右臂。偏關老營堡。爲大同之咽喉。紅門水泉。小營兒。八柳樹寺塢等。夾三牆。適兩徑之險隘。乃口騎天阱。天牢。天羅之地。多設塹伏以殺之。則無不中者。我國家設大同左右衛。暨威平等。實爲偏關之內應。其永興鎮西等。爲偏關之外援。焦家坪。娘娘灘。羊圈子。皆套虜渡口。往來蹂踐。歲無虛日。入寇第一關頭。機在必守。防禦之兵。半是民壯。備奴救傷救死之不暇。可責以敵愾哉。按其地。可如臣車陣法。建一營城。移大同西路遊擊將軍。并偏頭守備。分灰溝。五花。得馬。河曲。保德等兵。更多召土著者。住劄畱屯於此。與老營堡遊擊。相爲表裏策應。沿河岸築爲高堤。錯綜樹以數十萬柳。以折胡馬。每賊一出。乘其未涉。將

涉而擊之。特破竹之勢耳。其一策。昔于筠請唐高祖。於五原、靈武置舟師於河。以扼突厥之入。如臣海舟之制。胡馬必不能涉水而競渡矣。以是推之。則凡河北、河東、河西水限之處。舟師之法。間亦可用於西北矣。其又一策。於人馬可渡之處。或一里或半里。用開閘法。多設堰閘水門。無事則漲溢。可以溉屯田。有警則淵源可以絕胡馬。萬一勢不可遏。則洪壅以成。漂沒如韓信夾雜水。決沙囊而斬龍且。曹操引沂泗注下邳。而擒呂布。皆控帶川流。而藉地形之利也。兵法曰。以水佐攻者強。以是據其要津。則偏關固矣。偏關固。則宣大有重險。而皇都益固矣。以上車戰之法。臣嘗考之。河套爲朔方之境。皆中原守地。自秦遣蒙恬伐匈奴。收河南地。唐張仁愿取漠南。築三受降城以守之。後爲安祿山所削。元末遂爲王保保所據。國初追逐之。築東勝城爲守。正統間失守。東勝退守河套。○治間棄套守牆。而寇始入境矣。今不取則遺此顯憂。果如臣議。則邊城府庫兵法將卒內政且修矣。可以下令攻之。命京府直隸山陝諸路申飭以爲後備。命遼薊諸甲按兵其境。以防他變。命宣甲屯獨石。洗馬林。以絕其東援。命寧甲軍河東。以斷其右臂。命偏關諸甲橫絕套口。以遏其內奔。然後命柏林、建安、長樂諸甲出大相河。以擊其首。賊必大驅以應我。我惟重壘相持。以老其銳。命歸德、漁河、米脂、嚮水諸甲出榆林。以擊其項。賊必另驅以應我。項旣受擊。首且有返顧之虞矣。旣又命靖邊、把都、永濟諸甲出寧塞。以擊其腹。賊又不得不另驅以應我。腹心受敵。其首項漸爲之縮矣。以三山、饒陽、慶寧諸甲出定邊口。是以招其足也。以鐵柱、新石、嚮石諸甲出花馬池。是以擊其尾也。彼之衆援旣絕。我以五道并進。彼黨旣伐。我黨且樹矣。卒之首尾牽制。四肢莫掉。而腹心益病。理

屈勢窮。如智武子挫楚之法。振車列陣。三駕其師。而不與戰。是則佚能勞勞。飽能饑饑。靜能撓撓。持久不戢。困弊不勝。將潰然自亂。頽然自敗。而避死趨生之無及矣。席卷之功。不在今日。而誰待也。兵法曰。先據戰地而待敵者佚。能使敵自致者之利也。是以攻其所必救也。是以分其勢也。又曰。善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戰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毀人之國而非久也。我所與戰之地不可知。則敵之所備者多。備前則後寡。備後則前寡。備左則右寡。備右則左寡。無所不備。則無所不寡。是之謂善攻者。敵不知其所守。無已奮一怒之威。潛令夜不收萬人。如亮之殺藤甲兵者。可一破而殲之。君子曰。復不世之讐。綏厥士女。則固不嫌於用術也。是則門庭之寇已掃。而中土可復沃野可耕。所以資民利而省飛輓者。則又萬倍矣。以上車攻之法。或曰。車制久湮。子欲用之。邊土久捐。子欲取之。無亦時勢財力之艱。應之曰。古車戰以制四夷。擁車出塞。軒輊渡淮。三代有之。下至參偏拒狄。偏箱擊鮮。秦漢唐宋有明驗。惟在今得其法而用之耳。如謂邊難車往。而徒驅此疲卒羸馬以與敵。是何異於委肉於虎蹊也。况今宣大寧固之區。非上谷雲中朔代之境乎。何昔皆利於用車。而今獨不然也。若謂取地之難。是又毀界廢防。昧春秋謹嚴華夏之法也。臣聞天有長垣。地有黃河。非我族類。天地且限之外棄矣。王者奉天地以出治。可以棄我中土。自失設險守國之象乎。凡此皆狃於拓土開疆。生事邊徼之說。而不知用兵之節。討罪之義。以復宗祖一統之制者也。內險失守。則外侵日甚。曾見易守河爲巡河之役矣。尋又易巡河爲哨探之役矣。自頃哨探亦未之遑。贖內之耕。且鞠爲蓬蘽之場矣。剝牀之憂。不待智者而後辨也。夫惟戰攻之制。旣成。設守之議。尤不可緩。今之議

邊者。連篇累牘。皆詳於內。略於外。不知略外不支。內詳何益。請以身驗可乎。外感不入。則內恙不作。故善調息者。修形以和中。乃可完神以長生。今邊牆之外失守。猶之寒暑之莫禦也。入寇之毒流行。猶之臟腑之受劇也。不究賊所以踰重關越隘口之由。而惟責其搶關廂殺村落之險。是何異於舍寒暑之禦。而欲臙臙之瘳也。或欲於沿牆缺口。兩山斷處。賊衆可以擺踏馳驅者。卽其中挑可容三千人馬營盤。若止可單騎徑行者。挑可容二千人馬營盤。周圍壕闊一丈。深一丈。於盤旁增高一丈。藉此爲截殺代勞之所。緩急可恃以爲固。夫此亦跨山結局。古之所謂高關戍守之制。議者之見。未爲不良也。臣愚以爲聚人馬以守之。不若集兵革以守之。殆不必三千與二千之靡費。而所守尤爲不可拔也。堅車不過數十兩。健卒不過數百人。嚴烽遠謀。探賊之來。乃於營盤夾道之處。如陣戰之法。擁車峙列。四五層或六七層。據隘把持。作勢撞逐。彼殘賊者。雖雲蒸鳥集。彌川絡野。自不能行行列列。而闖闔於我矣。兵法曰。盡地守之。敵不得與我戰者。乖其所之也。又曰。據地之要害。扼地之襟喉。蛇蟠月偃。使敵人急至。而不得至者。害之也。自其相持不克而遁去也。或設奇於高阜處。以木檣飛石以壓之。或設伏於翳蒼之中。以砲矢擊之。或積薪於崇阿之藪。以火焚之。昔秦觀有言。暴悍無過於虎。捕虎之術。必先設機穽。旁置罟網。撞以利戟。射以強弩。鳴金鼓而乘之。不旋踵而無虎矣。卽此爲邊隅作虎落也。兵法曰。善守者。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又曰。善勝者。立於不敗之地。是之謂運有足之城。策不飼之馬。持重克敵。無逾於此者。然則車之足以省人馬。而減芻糧者。何如也。竊又一議。可於入寇之處。離邊牆可一里半里許。控巖依水。量以戰車。夾兵而出。

就其處築爲雉城。重門望樓。弩臺敵棚。外環高堤。曲連舊城。爲甌城。沿堤多設臺墩。赤幟相望。刁斗相聞。環堤外。錯綜植以萬柳。移附近守備官軍。住劄以爲守禦。內以防奸細之出。外以防桀獠之入。賊小舉則開門延敵。設奇出伏。輕車與戰。賊大舉則擁車列塹。重壘堅壁。附近城堡。卽時策應。相隣路口。張爲聲援。昔高后有言。狄同禽獸。所長者野戰。所短者攻城。若用其所短。奪其所長。則雖衆不能成患。雖來不能深入。此皆扼吭先制之計。兵法曰。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敵不知所攻。又曰。兵有三勢。將勇輕敵。士卒樂戰。三軍之衆。氣如飄風。此謂氣勢。關山狹路。大阜深澗。龍蛇盤踞。羊腸狗門。一夫守險。千夫莫過。此謂地勢。因敵怠惰。疲勞饑餓。前營未舍。後軍未涉。而擊之。此謂因勢。凡得一勢者。敵且莫能侵。况兼而有者哉。如此不惟牆內之民。時耕時穫。雖牆外之墟。無不漸爲我耕所矣。故上將務食於敵。食敵一鍾。當吾二十鍾。蕙秆一石。當吾二十石。此趙充國平羌。奏屯部曲。塹壘木樵。校聯不絕。通勢併力。以飽待饑。以佚待勞。此上策也。以上二策。在內者可以爲盤。在外者可以爲城。然必多召土著常居者。彼有所憑。依蔽捍恃。而無恐。有父母妻孥耕穫。益以給之。豐宅而安矣。故曰。確守邊疆。以居民爲主。官與軍鎮壓之耳。大約九邊衝口。四分吾軍。三分守內。一分守外。其守外者。視內而加給焉。則勞佚均。而樂爲之用。無不各以全力。而當一面。回視昔之盤臺之番戍。調集之遲鈍。守無定法。人無恆心。其虛實。強弱。奢儉。煩簡。奚啻萬萬也。以上車守之法。大抵議北者。當以套虜爲急。此虜旣驅。他若大寧。興和。開平。東勝。賀蘭。燉煌等。舉而措之耳。臣聞上馬之費。可具四車。中馬之費。可具三車。下馬之費。可具二車。飼秣調息之資。非所算也。及其用戰也。

一車足以敵十騎之驍，八十人之健，且車之經歷歲月，修葺有常，非若馬之棄齒也。今計大陣五百七十二車，中陣三分之一，小陣三分之一，如亮之法，卽六十四車以下，皆足以設奇正，而驅胡馬，合九邊之車，其費不當一邊之馬，奈何！今之謀臣智士，欲安內攘外，以慰我皇上北顧之憂者，獨不爲置車師計乎？法曰：烈烈轟轟，□□無蹤，轟轟烈烈，□□盡滅。臣擬曰：烈烈多火也，轟轟多車也，其諸破□□之機括語乎？臣昧死敢道諸臣之論車，未諳虜情，製非其良，用非其法，如醫然，未明其症，藥非真材，方非合式，如臣之致其料也，是原其症也，繕其車之製也，是揀其材也，釐其車之戰攻，守也是合其方也，此法具在春秋，若左邱明則見而知之，若諸葛亮則聞而知之，自李唐來，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

万日乾

撫卹屯田官軍疏全

屯政之宜，其法在於召佃，而其要則尤在於蠲逋薄徵而已。以召佃言之，各衛屯種軍餘，近年以來，苦於陪補，相繼逃亡，拋下田畝，荒蕪不治，間有暫荒之田，易於開墾，非無人領佃也，但以我朝屯法，每軍一名，給田五十畝，其田四散，一軍之田，或跨數圩，一圩之田，又分數處，屯官旗甲，不知事體，或有鋤種一二畝者，便索全糧，彼欲兼領，又患窺遠，孰貪二三畝之便，而任數十畝之勞，圖數畝之利，陪五十畝之稅哉！人視荒田，畏如蛇蝎，以致荒者日荒，陪者愈陪，患不得息，自非朝廷寬恤停稅，設法召佃，則此荒田，迄無可耕之期矣。今南京戶部等衙門，給事中林士元等官，奏將拋荒屯田，不拘軍民僧道之家，聽其各擇所便。

開耕計畝定稅給帖承佃免其二年租稅不許屯官分外科擾俟三年成熟方許徵納深爲有見蓋以荒田零坵隔遠遠則不便於關領荒則未望其收成若非聽令擇使則人苦於四散而不肯佃非量停其租稅則人憚於陪糧而不肯佃卽今南京和陽鎮南等衛近年拋荒田共計三百三十頃九十七畝有奇足堪耕闢乞聽多方招人承佃不拘全分隨其所便開坐畝段告領戶由開墾耕種隨其所佃畝數納稅非見佃之田一毫不許妄徵量寬三年稅糧以爲牛具種子之費俟三年成效一體徵納若成熟之後雖有新軍補役逃戶復業亦不許告爭待十年之後復有區處如無復業補役之軍則永爲己業如是則承佃之人既不苦於全領又不患於陪糧雖一二年間未必有收亦肯捨力向前以圖長遠之利近荒之田刻期可熟稅額不患於虧欠矣以獨述言之查得南京和陽等衛拖欠嘉靖四年分屯糧共一萬一千五百石各衛掌印併管屯官員俱各住俸至今參照前項屯糧不係災傷應免之數各官追徵不完合應住俸但見今各衛拋荒田地動經數百餘頃其前項無徵稅糧每年俱係各戶包補如豐成之際猶隱忍代陪至薄收之年僅可自完誰肯鬻妻典子爲人陪納此蓋拖欠之由也今各官俸糧住支已久拖欠數少者猶望豐成之年處置陪足至於數多者縱得豐年亦無陪納之計各官俸糧再無關給之望矣今林士元等官欲將各官住過俸糧通行扣算抵補嘉靖六年以前拖欠屯糧之數其有未足待二年以後財力稍舒補完夫以各官所住之俸已係在官今復以之准抵逋糧揆諸事體恐亦未安莫若照各年分豁災傷事例查各衛見今勘實坍荒田地若干所拖屯糧悉爲蠲免此外若有未完的係拖欠俱照原欠多寡數

目分作三分嚴立程限先完一分者暫准關俸其餘二分續徵取通關繳報如二年之後不完仍舊住俸庶幾人心有所遵循而逋負之糧漸次可補否則各官之俸可住所欠之糧終不得完且祿以養廉士人尙資於此軍職之中求其甘貧守職者不多得也今俸糧既住日用無措未免侵尅屯軍屯軍既窮未免復欠子粒計所虧損仍在正額不若寬以處之之爲愈也以薄徵言之竊惟屯田之則有三曰比較曰改科曰新增比較之田每畝納糧一斗二升改科則減其半每畝五升三合五勺新增則每畝納銀一分六釐蓋又輕矣比較之屯田軍一名佃五十畝每歲納糧一十八石內十二石准作月糧實納糧六石豈得爲重但先朝末年頻歲凶歉嘉靖三年加以大疫流行人死過半以致前項屯田無人耕種如南京鎮南等衛坐落江浦等屯行數十里俱是曠地葭莽極目不勝淒涼此項無徵糧稅所司因循不與區豁逐年俱係衆戶陪補陪補愈重逃亡愈多陪補愈重反復相因勢不能已屯政之弊至此極矣今林士元等官欲將三則之內一項停免俟年豐人衆方議並復又欲通查三項田地見種若干頃畝照常輸納見荒田畝若干姑且停免以待召佃成效一體徵收無非憫時救弊之意也但田有常額額有常稅前三項屯田俱係在冊正額遽欲除豁一項恐亦有礙如云將見荒田畝姑且停徵待召佃成效一體收徵竊恐法亦未備蓋停徵而不召佃則徵之停者何時可復召佃而不設法則佃之召者何人敢承查得嘉靖六年曾經總督南京糧儲右副都御史杭巡視屯田監察御史唐勳王世爵等累次題行欲通查各衛坍荒田地共若干頃畝坍江者悉與除豁拋荒者俱作改科所缺額糧將各衛新增田內每畝加銀分釐

通融處補以足原額虧欠之數酌量事體似爲可行。詢訪輿情俱各稱便。今大約查算勘實各衛坍江田地四十五頃二十一畝一分有奇。委實崩坍合應除豁其拋荒比較田地四百七十頃的係久荒難於開墾若非薄稅改科必無願佃之人矣。乞照依所議將前項坍江田畝悉爲除豁比較荒田俱作改科計缺額糧共三千五百餘石。通各衛新增田地三千四十八頃每畝加銀五釐共加出銀一千五百二十四兩每糧一石折銀五錢准補欠額糧米三千四十石。又查三則之外有三升三合等項之田此項田地俱係成熟年久俱當升作五升三合五勺共陞出糧四百七十五石足以抵補原額而無虧欠然後出給曉諭不拘軍民僧道之家聽其擇便開坐畝段俱赴本衙門告領戶由開墾耕種永爲己業量寬二年租稅待二年之後田已成熟一體徵收如此有力之家貪圖輕稅庶幾出力承佃矣。再照中間有等田地坐落和州等屯荒廢久遠用力極難則雖薄徵改科人未必願佃者又不可不預爲之計。今查紅牌事例承佃故軍田地戶由每戶不過二分近年以來各衛故軍好田概被軍官戶內舍餘侵領每戶領戶由十二紙二十紙者有之。磽瘠不堪之田俱著貧軍領佃陪補糧稅最爲積弊。伏乞通查各衛戶由每戶多領二紙以上者每三紙令領久荒田一分務要立限開完回報如不願開者即將戶由退出另召有力之人承佃每三分戶由帶領荒田一分將見得三分熟田而領一分荒田未有不願承佃者矣。如此則前項久荒之田俱可耕闢屯無曠土軍有餘糧屯弊庶幾可清矣。

# 昭代經濟言卷十三

海 瑞字汝賢，廣東瓊山人。隆慶時，仕至應天巡撫，贈太子少保，諡忠介。

## 直言天下第一事全

臣聞君者，天下臣民萬物之主也。惟其爲天下臣民萬物之主，責任至重。凡民生利病，一有所不宜，將有所不稱其任。是故養君之道，宜無不備。而以其責寄臣工，使之盡言焉。臣工盡言，而君道斯稱矣。昔之務爲容悅，阿諛曲從，致使災禍隔絕，主上不聞者，無足言矣。過爲計者，則又曰：君子危明主，愛治世，夫世則治矣，以不治憂之，主則明矣，以不明危之，無乃使之反求眩瞽，莫知趨舍矣乎？非通論也。臣受國厚恩矣，請執有犯無隱之義，美曰美，不一毫虛美，過曰過，不一毫諱過，不爲悅諛，不暇過計，謹披瀝肝膽，爲陛下言之。漢賈誼陳政事於文帝曰：進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獨以爲未也。安且治者，非愚則諛。夫文帝漢賢君也，賈誼非苛責備也。文帝性仁頗柔，慈恕恭儉，能有愛民之美，優游退遜，尙多怠廢之政，不究其弊所不免，概以安且治當之，愚也不究其才所不能，概以政之安且治頌之，諛也。陛下自視於漢文帝，何如？陛下天資英斷，睿識絕人，可爲堯舜，可爲禹湯，文武下之，如漢宣之勵精，光武之大度，唐太宗之英武，無敵。憲宗之志平僭亂，宋仁宗之仁恕，舉一節可取者，陛下優爲之。卽位初年，剷除積弊，煥然與天下更始，舉其大概，箴敬一以養心，定冠履以辨分，除聖賢土木之像，奪宦官內外之權，元世祖毀不與祀，祀

孔子推及所生。天下忻忻然。以大有所爲仰之。識者謂輔相得人。太平指日可期。非虛語也。高漢文帝遠甚。然文帝能充其仁恕之性。節用愛人。呂祖謙稱其不盡人之財情是也。一時天下雖未可盡以治安予之。然貫朽粟陳。民多康阜。三代之後。皆稱賢君焉。陛下則銳精未久。妄念牽之而去矣。反剛明而錯用之。謂長生可得。一意元脩。富有四海。不曰民之脂膏在是也。而興修土木。二十餘年不視朝。綱紀弛矣。數行推廣事例。名節濫矣。二王不相見。人以爲薄於父子。以猜疑誹謗。戮辱臣下。人以爲薄於君臣。樂西苑而不返宮。人以爲薄於夫婦。天下吏貪。民不聊生。水旱靡時。盜賊茲熾。自陛下登極初年。亦有之。而未甚也。今賦役煩增。萬方則效。陛下破產禮佛。日甚。室如懸磬。十餘年來。天下極矣。天下因卽陛下改元之號。而臆之曰。嘉靖者。言家家皆淨。而無財用也。邇者嚴嵩罷相。世蕃極刑。差快人意。一時稱清時焉。然嚴嵩罷相之後。猶之嚴嵩未相之先而已。非大明清世界也。不及漢文帝遠甚。天下之人。不直陛下久矣。內外臣工之所知也。知之而諱語。詩云。衰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今日所賴以弼棐匡救。格非以歸正。諸臣責也。夫聖人豈絕無過舉哉。古者設官。亮采惠疇。足矣。不必責之以諫。保氏掌諫。王惡。不必設之也。木繩金礪。聖賢不必言之也。乃修齋建醮。相率進香。天桃。天藥。相率表賀。建興宮室。工部極力經營。取香覓寶。戶部差求四出。陛下誤舉。諸臣誤順。無一人爲陛下正言焉。都兪吁咈之風。陳善閉邪之義。邈無聞矣。諛之甚也。然愧心餒氣。退有後言。以從陛下。昧沒本心。以歌頌陛下。欺君之罪何如。夫天下者。陛下之家也。人未有不顧其家者。內外臣工。有官守。有言責。皆所以奠陛下之家。而磐石之也。一意元脩。是陛下之心惑也。

過於苛斷是陛下之情偏也。而謂陛下不顧其家人情乎。諸臣願身家以保一官，多以欺敗、賊敗，不事事。敗有不足以當陛下之心者，其不然者，君心、臣心，偶不相值也。遂謂陛下爲賤薄臣工，諸臣正心之學，微所言或不免已私，或失詳審，誠如胡寅擾亂政事之說，有不足以當陛下之心者，其不然者，君意、臣意，偶不相值也。遂謂陛下爲是已拒諫，執陛下一二事不當之形跡，億陛下千百事之盡然，陷陛下誤終不復。諸臣欺君之罪大矣。記曰：上人疑則百姓惑，下難知則君長勞。今日之謂也。爲身家心與懼心合，臣職不明，臣以一二事形跡，旣爲諸臣解之矣。求長生心與惑心合，有辭於臣，君道不正，臣請再爲陛下開之。陛下之誤多矣。大端在脩醮，脩醮以求長生也。自古聖賢止說脩身立命，止說順受其正，蓋天地賦予於人而爲性命者，此盡之矣。堯、舜、禹、湯、文、武之君，聖之盛也，未能久世不終，下之亦未見方外士自漢、唐、宋存至今日，使陛下得以訪其術者，陶仲文陛下以師呼之，仲文則旣死矣。仲文尙不能長生，而陛下獨何求之。至爲天賜仙桃藥丸，怪妄尤甚。伏犧氏王天下，龍馬出河，因則其文以畫八卦。禹治水時，神龜負文而列其背，因而第之，以成九疇。河圖、洛書，實有此瑞物，以洩萬古不傳之祕。天不愛道，而顯之聖人，藉聖人以開示天下，猶之日月星辰之布列，而歷數成焉，非虛妄也。宋真宗獲天書於乾祐山，孫奭諫曰：天何言哉，豈有書也。桃必採而後得，藥由人工搗以成者也。茲無因而至，桃、藥是有足而行耶。天賜之者，有執手而付之耶。陛下元脩多年矣，一無所得。至今日，左右奸人逆陛下元脩妄念，區區桃、藥之長生理之所無，而元脩之無益可知矣。陛下又將謂懸刑賞以督率臣下，分理有人，天下無不可治，而元脩無害矣乎。

夫人幼而學。既無致君澤民異事之學。壯而行。亦無致君澤民殊用之心。太甲曰。有言逆於女心。必求諸道。有言遜於女志。必求諸非道。言順者之未必爲道也。卽近觀嚴嵩。有一不順陛下者乎。昔爲貪竊。今爲逆本。梁材守道守官。陛下以爲逆賊者也。歷任有聲。官戶部者。以有守稱之。雖近日嚴嵩抄沒。百官有惕心焉。無用於積賄求遷。稍自洗滌。然嚴嵩罷相之後。猶之嚴嵩未相之前而已。諸臣寧爲嚴嵩之順。不爲梁材之執。今甚者貪求。未甚者挨日見稱於人者。亦廊廟山林。交戰熱中。鵲突依違。苟舉故事。潔己格物。任天下重。使社稷靈長。終必賴之。未見其人焉。得非有所牽制其心。未能純然精白使然乎。陛下欲諸臣惟予行而莫違也。而責之以效忠。付之以翼爲明聽也。又欲其順乎元修土木之誤。是股肱耳目。不爲腹心衛也。而自爲視聽持行之用。有臣如儀衍焉。可以成得志與民由之之業。無是理也。陛下誠知元修無益。臣之改行。民之效尤。天下之安與不安。治與不治。由之翻然悟悔。日視朝政。與宰輔九卿侍從言官。講求天下利害。洗數十年道君之誤。置其身於堯舜禹湯文武之域。使其臣亦洗數十年阿君心恥。置其身於皋陶伊傅之列。相爲後先。明良喜起。都兪吁咈。內之宦官宮妾。外之光祿寺廚役。錦衣衛。恩廕諸衙門。帶俸。舉凡無事而官者。亦多矣。上之內廚內庫。下之戶工部諸廠。段絹糧料。珠寶器用。材木諸物。多而積於無用。用之非所宜用。亦多矣。諸臣必有爲陛下言者。諸臣言之。陛下行之。此則在陛下一節省間而已。京師之一金。田野之百金也。一節省而國有餘用。民有蓋藏。不知其幾也。而陛下何不爲之。官有職掌。先年職守之正。職守之全。而未行之。今日職守之廢。職守之苟且因循。不認真。不盡法。而自以爲是。敦本行

以端士習。止上納以清仕途。久任吏將。以責成功。練選軍士。以免召募。驅緇黃遊食。使歸四民。責府州縣。兼舉富教。使成禮俗。復屯鹽本色。以裕邊儲。均田賦丁差。以蘇困敝。舉天下官之侵漁。將之怯懦。吏之爲奸。刑之無少姑息焉。必世之仁。博厚高明。悠遠之業。諸臣必有爲陛下言者。諸臣言之。陛下行之。此則在陛下。一振作間而已。一振作而諸廢具舉。百弊刻絕。唐虞三代之治。粲然復興矣。而陛下何不爲之。節省之振作之。又非有所勞於陛下也。九卿總其綱。百職分其任。諸撫按科道。糾舉肅清之於其間。陛下持其大綱。稽治要而責成焉。勞於求賢。逸於任人。如天運於上。而四時六氣。各得其序。恭己無爲之道也。天地萬物爲一體。固有之性也。民物熙洽。薰爲太和。而陛下性分中。自有真樂矣。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道與天通。命由我立。而陛下性分中。自有真壽矣。此理之所有。可旋至而立效者也。若夫服食不終之藥。遙望輕舉。理之所無者。也。理之所無。而切切然散爵祿。竦精神。元脩求之。懸思鑿想。繁風捕影。終其身如斯而已矣。其可乎。夫君道不正。臣職不明。此天下第一事也。於此不言。更復何言。大臣持祿而外爲諛。小臣畏罪而面爲順。陛下有不得知。而改之行之者。臣每恨焉。是以昧死竭忠。惓惓爲陛下言之。一反情易向之間。而天下治與不治。民物之安與不安。決焉。伏惟陛下留神。宗廟幸甚。天下幸甚。

張棟

陳邊事全

題爲邊事懷憂。效忠無策。縷陳愚款。以冀一得事。伏念臣棟。譎淺無似。荷蒙皇上。拔置兵垣。則邊疆之事。

臣既以身任之矣。頃因人乏。承遣閱視。則邊疆之事。臣又以身親歷之矣。一時閱視諸臣。率皆借箸持籌。以還報。而臣獨未敢置一言者。蓋深有見於邊事之難言也。無過戰守和三三端而已。言戰則兵何在乎。馬何在乎。可徒手而搏否乎。言守則恃有險乎。恃有人乎。可堅壁而待否乎。言和則和且二十餘年矣。和之害。至今日而彰彰較著矣。臣故不忍不言。而猶不敢輕言。即不敢輕言。而終不忍不言。願緩頰於皇上之前。臣欲首請罷和。先後諸臣之請罷和者屢矣。和竟不可罷何也。當事之臣懼皇上也。懼言者也。皇上聖明神武。照臨在上。懼之也宜。何懼於言者。則有說焉。和之議始自嘉靖中。而成於先帝末年。已二十餘年。於此封疆之吏。咸借此爲躋崇躡要之階。廟堂之上。若恃此爲久安長治之計。戰守機宜。棄置不脩。陵夷至今。而廢弛已極。一旦罷和。口狠如狼。必張吻而入。屠城戮地。萬萬所在不免。言者不羣起而歸咎之乎。當事者之持不肯罷。臣故知其非得已也。但臣伏枕而思。心血已竭。如能苟且目前。養寇禍國。而不與其憂。則和可無罷。誠念及於他日之禍。當必有按劍而起。不俟崇朝者。蓋嘗備查和之始議。謂當假此羈縻。姑緩其入犯。一年不犯。則有一年之成功。兩年無警。則有兩年之實效。但得三五年寧靜。而常勝之機在我矣。今奚啻三五年耶。而常勝之機何在。爲今日計。必曰。彼強我弱。未可輕罷。自今伊始。務力脩我備。真足以制其死命。而後和可罷也。嗟嗟。此卽始議云耳。人情不激則不奮。不懼則不思。不逼危亡。則不能輕死。故曰。置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儻欲借和以修武。必文武將吏。下至廝養刑餘。無一人非忠臣義士。而後可。不然。一念偷安。勇者可餒。一人易心。舉者可墜。今日以冀明日。明日復冀明日。更二十年。

其禍不知又當何如也。故和在今日，欲罷則罷，愈後時愈不可罷矣。和罷於今日，其禍必慘。今日不罷而俟他日，其禍且有不忍言者矣。此何待智者而後見邪？臣是以欲首請罷和，而臣又知其言之必不售也。無已，則願議啓邊之令，願議損軍之令，以爲和助可乎？我旣與彼和，而邊將倖功，邊氓貪利，豈自我發，是誠啓邊也。若彼入搶掠，而我殺之，安得謂之啓邊？惟二十年來，兢兢然恐壞和議，以故□殺我則無禁，我殺□則有禁。□且窺見我意，恣情狂逞，一入卽搶，一搶卽盡，沿邊軍袖手不敢與敵，間有操守等官，稍爲白眼。□復擲揄之曰：爾能抗我，我能中爾以罪，遂皆相顧披靡，而任其狂逞。若奉驕子，可憫也，亦可恨也。願自今破此令，無論邊將，無論邊氓，有敢殺□者，□至聽其剗刃，卽盜馬劫帳，亦可無究。□或責我渝盟，我獨不可妄對。如彼所謂稍帶人口，所謂誤殺漢人乎？□入犯，我不責其渝盟，而我欲渝盟，則恐自失信。義臣之所未解也。□之入犯而不能收斂，不能堵截，因被殺戮，是誠損軍也。若與對敵，而致有陣亡，安得謂之損軍？惟二十年來，第幸邊疆無事，以故□之入犯，利於隱而不利於報，利於縱敵而不利於交鋒。急卽剗軍以媚之，而未敢有一人彎弓相向者，灰壯士之心，奪材官之氣，非一朝一夕之故也。願自今破此令，無論大犯小犯，一以提兵出塞爲上，不得以未奉軍令爲辭。倘事在卒急，雖先發後聞，亦無不可。奚止全師取勝者，可當上功，苟能鼓勇爭先，卽或有所損傷，亦宜置而弗論。若必束之科條，損一人也，傷一馬也，皆可罪也。竊恐淮陰將兵，終無是理，而欲責諸今日之邊臣，臣之所未解也。臣爲此言，似乎戾於和議，而不知正可以保全和議，和議不能，則臣之所願，無逾此矣。夫和不能，邊事必不振，因循三年，又當閱視。

而臣則欲請罷閱視。夫閱視奉有先帝明旨。本因口口效順。恐邊臣弛備。故因此警惕人心。振興頹廢。且臣以匪人業已承此遣矣。又何爲而請罷之。亦有說焉。臣惟自往閱視。而欲請罷閱視也。閱視之始。差大。臣矣。未幾而改科。臣又未幾而改按。臣又未幾而改命。臣等九人分道而出。一噴一醒。而終不能保其後之不痿痺也。且閱視者。責在糾察。不在修舉。事已廢誤。雖糾察亦奚以爲。臣所至閱報冊。則八事無一事不脩舉者。及按而查之。則八事無一事不廢誤者。將一一而求之乎。將一一而寬之乎。間有飾虛之極。目不忍視。至於拊心浩歎。而卒亦付之無可奈何也。臣是以知閱視之臣。不能爲邊事效也。誠得實心任事者。分置諸邊方。假以便宜。疎其文罔。使之積日累月。次第脩舉。一年責以一年之成功。兩年責以兩年之實效。不啻如始議所云者。則又安用此贅差。以滋好事者之口耶。苟邊臣不得其人。雖歲一閱視。月一閱視。日一閱視。亦何益矣。臣是以欲請罷閱視。而臣又知其言之必不售也。無已。則願議敘功之例。願議罰罪之例。以上聞焉。所稱邊臣。以身繫封疆之重。有鋒鏑死亡之憂。故論功行賞。當倍於腹裏。迨和議成。而桴鼓不鳴。刁斗不擊矣。則姑就八事而課之。謂能著實脩舉。著有勞績。斯可比照擒斬議賞。而後漸濫觴者何也。以擒斬有可憑。而脩舉無所據也。然脩舉之跡難據。而脩舉之驗最易明。口至而不能戰。不能守。其驗昭昭矣。今日冒上賞。明日濫崇階。此何說耶。稍不如意。又以爲非鼓舞邊臣之道也。臣惑之。願自今破此例。果有實心任事。不務粉飾者。自當有超異之擢。一歲九遷。無嫌於過。倘止於尋常職業。無所廢墜而已。則亦人臣終事之義。何以當異功責厚報哉。此例不議。則閱視一行。僅足爲朝廷市恩賚。爲邊臣徼

陞賞。安所稱警惕人心之道也。功與罪不當並重邪。一勸一懲。勵世磨鈍。正藉乎此。而自和議既成。往往有勸無懲矣。所謂踵襲舊套。搪塞誤事。卽照失機擬罪。其嚴乎。願二十年來。未見有行之者何也。可以負朝廷。而不可以負同類也。甚至掩敗爲勝。文罪爲功。下以欺上。外以欺內。駕虛飾僞。恬不爲怪。卽欲一攻其僞。而發其幽。人且以爲望之深。求之急。而非所以養國家和平之福矣。臣惑之。願自今破此例。在竊鈇召疑。投杼至謗者。雖誤罹法網。正當特爲昭雪。以伸公論。脫有徇私蔑公。欺君誤國。情罪得實者。何妨重處一二。以昭憲典。區區褫官奪職。不足爲懲也。此例不議。則閱視一行。僅可爲邊臣文有過。而不能爲朝廷明有法。安所稱警惕人心之道也。臣爲此言。似乎過抑邊臣。而不知正可以振起邊臣。閱視不能。則臣之所願。無逾此矣。夫臣請罷和。又自俯而爲啓邊損軍之議。請罷閱視。又自俯而爲敍功罰罪之議。非臣之上願也。臣又知當事者。不能罷和。而或可從啓邊損軍之議。不能罷閱視。而或可從敍功罰罪之議。亦非常事者之上願也。時也。勢也。蓋兩難也。則臣因是而復有說焉。前人立法。後人守之。此論其常也。法之將敝。識者補之。此無妨通其變也。今之時勢。倘有可通其變。而不當泥其常者乎。臣以爲八事有當更議者矣。又有當增議者矣。兵馬錢糧。非八事中最爲喫緊者耶。所謂積錢糧。豈徒稽查盤驗之謂也。考諸原題。謂嘉靖中。口歲入犯。兵馬防秋。變主爲客。其費不貲。自與口和。而各邊兵馬。各守汛地。客兵糧餉。日有日積。月有月積。三年一閱。試閱其所積幾何。故不曰查錢糧。而曰積錢糧。積之字義。可深思矣。乃今以訛傳訛。漫不知原疏之旨。原疏不云乎。戶部年例。逐年處法。不得短少。每年防秋畢日。節省過錢糧。另項

收貯以俟閱臣查閱。今之年例扣數而發。業已無望其贏餘。而民屯兩運。節年拖欠。動以千萬。欠一分卽少一分。挪東揜西。借此抵彼。日亦不給。又安從而節省之也。軍士月糧。有三四月未支者。有十數月未支者。有一兩年未支者。仕伍枵腹而愁。夫頓足而歎。其窘迫無聊之狀。有目者皆能視之。□□□文冊。猶繫以節省之名。甚至傳會其詞。以爲□□□積若干。是何舛謬。一至是哉。其在今日。臣謂不妨□□□糧缺乏。但當苦心。思所以節其流。防其匱。且軍餉云者。軍之餉也。不係養軍。不係秣馬。而一概動支。此不可申其禁乎。閱視者。毋以有存積爲功。而以無妄用爲功。則庶乎節省者。非虛名。而有實際矣。所謂練兵馬。臣亦考諸原題。謂兵馬不練。與無兵同。今旣與□和。則國家閒暇。可以不時操練。故有大操。小操。合操。分操之說。而又責成各道。躬親監督。與各將領一體賞罰。今無論各道。卽各將領。有能念及於兵馬者。爲誰。有能念及於操練者。爲誰。三年閱視。張皇下操。僅僅一列營。一布陣。費金錢之賞而已。臣不敢責人。先自責己。所至未嘗不操也。其兵少不成行伍者。未嘗不按冊查點也。籍之而名姓依然。數之而肖貌咸在。持整挾彈。銜轡就羈。所見孰非兵耶。孰非馬耶。若曰是兵也。是馬也。驅之當□。臣不敢信也。卽臣冊內所具。實在精壯。亦不過一時較閱。似勝於儔匹云耳。今之兵馬。豈惟不練。正謂無兵。此非邊臣之故也。和議成之也。其在今日。亦不妨明言。兵馬單弱。但增馬增兵。必先增餉。無米求炊。空言奚益。曷不就其見在者。而實操練之。次等革補。革一老弱。卽可增一精壯。革一遊食。卽可增一控弦。姑舍是而召募。召募亦老弱耳。亦遊食耳。惡在其爲精壯耶。二事爲八事所先。臣是以獨詳其說。而請更議束約。申告邊臣。謂當及今

改弦而易轍者也。若乃所謂脩險隘，豈徒以耀觀美，侈載籍已哉。垣牆實足以爲限，堡寨實足以自全，誠靜制動，逸待勞之道也。而不謂其流弊之至於藻績紛飾，虛文相勝，有難以枚舉者。其最可笑，無如壽山福海，幾副花眼，塚頭幾千萬箇，皆稱險隘，具入報冊，不知何益於實用，卽無益於實用，猶可言也。乃有創築一城，創設一堡，費帑銀，竭民力，以獵取功賞者，則尤可恨矣。蓋惟以脩險隘爲功夫，安得不藉手工築以報功也。所謂整器械，貴在多乎，貴在用乎，誠得其用，何取乎多，而流弊相沿，以多爲勝，遂致有捏報虛數，動計萬千，而察之未嘗有者，展轉流傳，卽經營官員弗知也。卽看守庫役亦弗知也。其報稱軍置民置者，虛數尤多。卒遇有警，又請置造，甚且假置造，以委用其私人，而因之以敝功行賞，則尤可恨矣。蓋惟以整器械爲功夫，安得不藉手置造以報功也。臣竊以爲脩險隘無足言功，必被虜而收堅壁清野之效，是之爲功。整器械無足言功，必臨敵而收攻堅擊銳之效，是之爲功。二事先該戶部條奏，行臣覆議。臣以另疏奏請，謂當亟行更議者也。若乃開屯田，蓋實粟塞下之意，法非不善也。顧地利不同，民風亦別，無論各邊卽一鎮，而自難以此例彼矣。此或開，彼或不可開，彼易開，此或不易開，相地之宜，寬民之力，斯公私兩利之道。而惟原議以多開爲功，則遂相率而報開，彼此爭勝，所報雖多，熟者什一，荒者什九，強派軍餘，領地納糧，在正軍則有扣抵而已，在餘丁則有免支而已，以至屯軍日窮，而屯地日益荒，屯地益荒，而屯軍又益窮，爲法之敝，有難盡言者。請自今毋徒以多開爲功，倘有虛報開墾，致累軍餘賠糧者，仍論其罪。此今日之屯政，所當更議者也。若乃理鹽法，蓋飛輓助邊之意，法亦豈不善哉。願邊地遼廓，客商憚遠而不

至。士商消乏而無人。則僉報富民爲商。籍名在官。派引徵糧。其貧不能獨支者。又扳報子戶。衆擎共舉。甚至有一引而累及數人者。引雖不滯。如累民何。故利在而民自趨之。其引不滯。真不滯也。法在而民不敢違之。其引不滯。非真不滯也。請自今毋徒以引不滯爲疏通。倘強之通。而不惜民之累。正所以爲罪。則今日之鹽法。不可不更議矣。若乃逆黨云者。謂如邱富、趙全等。從□爲逆。所常用計解散也。苟無其人。何必具數。而乃支離牽合。漫取降人及通丁等。報入冊內。臣初閱報冊。多者百人。少者數指。爲真從逆者也。試呼而問之。皆在營軍士耳。或因其被擄逃回。或因其偶通□語。則遂謂之逆黨。况已造入兵馬之數。而又報爲逆黨。一人兩見。順耶逆耶。此一事也。臣謂當更議。必係從□爲逆。卽如今板升等□。脫能招而徠之。斯誠哉其爲散逆黨也。不然。事屬欺罔。請坐之罪可乎。若乃□馬云者。始謂以馬爲市。假此羈縻□□。而我又資馬以爲用。故以多收爲功。今乃所市之馬。已一無可用者。徒有市馬之名。實以馬價。委之溝壑而已。且以其馬分派軍士。扣伊月糧。抵充市本。各軍朝領而夕斃。所得不足以償所失。軍日以貧。□日以富。□以垂斃之馬。耗我養軍之需。我以有限之財。易彼無用之馬。非徒無益。而又害之矣。八事中。猶然以收□馬論功。豈不大謬耶。臣閱視固鎮。雖無市馬。而聞諸各鎮閱視者。備言市馬之害。臣是以謂當更議。昔也馬有用。則以收爲功。今也馬有害。請以不收爲功。卽不能不收。然必減於原數者爲功。浮於原數者爲罪。此一事也。似與原議相反。而實今之時勢。不可不亟反者矣。猶未也。先年各邊撫賞。雖有定額。所未定者。宣府一鎮耳。果能堅守原額。而弗逾。何至扣軍糧。扣馬價。以填漏卮耶。惟□□之貪得無厭。要求無已。

邊將格於和議。恐市不成而有罪。則不得不私增於原額之外。一歲所增。又爲來歲之額。而□之貪得如故。要求如故。不得不又增於所增之外。日增日多。而無能神輸鬼運。以探諸私囊也。剝軍媚□。職此之故矣。今歲閱視者出。奉有明例。斟酌定擬。卽宣鎮亦已有額。謂當一體遵守。倘不能守今日之所定。而復如往日之私增。臣恐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耳。故閱視不能。則覈撫賞當爲一事。無論其取諸官。取諸軍。但有私增。卽抵以罪。雖增八事而爲九事。亦何不可。猶未也。各邊經制。先定於嘉靖四十五年。至萬歷九年重定。已刻成會計錄。似可永安而弗變矣。顧先今時世不同。終難拘之以畫一之法。倘欲執其初定者。而必使一無增損。既扞格而不行。然則任其隨時增損。而盡失初額。則又非定經制之意。二者皆不可以爲訓。今歲閱視者出。已該戶部題准。申明限制。卽未必遂可據爲定規。大約已有定數。三五年間。臣固知其無甚變更也。今而後。但遇閱視之中。一定經制之額。制額既定。守而勿渝。若旋議旋定。旋增旋損。則又安用經制爲哉。故閱視不能。則定經制當爲一事。酌議必當持約必堅。倘以虛文相應。有罪無宥。雖增八事而爲十事。亦何不可。再照閱視之例。三年一遣。九邊三人。而今歲□□寒盟。適當三年之期。遂有九人之遣。臣棟譴淺無似。幸隨諸臣後。黽勉報命。而於心終未能慊然。是以有此陳請。伏念稽覈貴詳。而不貴數。三年之期。似不必泥也。遣貴得人。而不貴求備。三人九人之數。似不必定也。誠得其人。則當如今歲。臨時請遣。似不必拘以衙門也。誠得其遣。則當如今歲。便宜從事。似不必限以完期也。諸如此類。乞勅該部酌議停妥。務使閱視不爲空行。以維和議。不終誤國。則邊疆幸甚。臣等幸甚。

王家屏

爲輔理無狀尸素可羞乞恩亟賜罷歸以全臣節疏其二全

臣聞漢臣汲黯有云。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從諛承意。陷主於不義乎。且己在其位。縱愛其身。辱朝廷。何每感斯言。惕然內省。竊自幸遇皇上明聖。誠使朝政無闕。帝德罔愆。卽將順不爲從諛。絀默無嫌承意也。乃傾來九閣重閉。五位深居。宴安之毒。是懷兢業之衷。潛替郊廟。不饗而仁孝之念疎。堂陛不交。而君臣之誼隔。天災物異之警。罔徹宸聰。民生國計之憂。不關聖慮。皇上試省此心。敬耶怠耶。於治道得耶失耶。臣備員輔弼。旣不能婉導密規。防君志未萌之欲。又不能明諍顯諫。扶乾坤將壞之樞。曠職餽官。久當退避。所以逡巡未去。徒以被恩高厚。毫髮靡酬。庶幾殫竭愚忠。漸次匡正。乃今數月之間。請朝講不報。請元旦受賀不報。請大計臨朝不報。臣犬馬微誠。不能感回天意。已可見於此矣。至於升儲大典。九廟之神靈共屬。萬方之想望惟殷。卽册立之期。或可少待。而豫教之舉。委宜蚤圖。科臣所言。未爲差謬。皇上卽惡其瀆擾。報罷足矣。甚則罰俸。罰俸足矣。何至降調外任乎。旨意一出。遠近驚疑。使道路之猜議橫生。宮闈之讒構交作。其於虧損聖德。動搖國本。非細故而已也。僭請寬宥。未賜允俞。且復遷怒申救諸臣。概加譴謫。臣誠不忍明主蒙拂諫之名。清朝有橫施之罰。部科罹無妄之罪。宗社蓄不測之憂也。循省虛庸。終慙匡救。若復依違保祿。澳忍苟容。正汲黯所謂從諛承意。以陷主不義。詒辱朝廷者耳。死且有餘。僂焉。願乞聖恩。亟賜罷歸。俾全晚節。臣無任感激祈懇之至。



豈當一日立於堯舜之朝哉。伏望皇上察臣慙愚本爲禍始。將臣特賜罷免。以示首事之懲。仍召還降謫諸臣。以釋株連之罪。庶善類無枉。羣情不搖。臣感戴生成。環草難報。臣無任戰悚待命之至。

爲欽奉聖諭。恭陳謝悃。并乞矜憐。愚慙開霽。天威俯容。退休以全。恩造。疏其三全。

臣頃以教科臣。致干聖怒。斥罰杖遣。連及多官。數日以來。驚悸不寧。惶懼欲死。凡兩疏乞罷。未奉允俞。忽於本月三十日。伏蒙皇上。欽遣文書官李浚。恭捧御札。到臣私寓。傳示聖諭。邇年以來。喜事小臣。狂肆不道。逞臆激擾。姑以薄罰。卿爲佐治。見此要名不義之徒。自宜調停厝處。緩詞解諫。卻乃逕駁御批。故激朕怒。甚失禮體。及朕怒起。卿又不忍受。假疾具疏。文言求去。朕想卿真欲以此挾君廢政。沽名逸臥。豈人臣之義哉。且卿輔朕。燮理贊襄。佐治有年。方今國務多艱。卿忽然高臥。其心可安乎。卿既有疾。准暫假數日。卽亟入閣辦事。卿宜欽承之。故諭。欽此。臣謹焚香叩頭。祇領訖。伏念犬馬猶能報主。葵藿尙克傾陽。物類且然。况臣具面貌心腹。而爲人。受皇上作養生成大德。十年講幄。六年政府。卽天地父母。未足比其恩慈。雖粉骨碎身。莫能伸其報塞。豈不知將順聖意。鎮戢羣器。可以全君臣喜起之休。養中外和平之福。而止以册立一事。爭議數年矣。在皇上欽定册期。已有確然不易之信。在小臣數生激擾。殊無帖然聽命之恭。聖諭謂其喜事逞臆。此誠諸臣之罪。不可掩也。幸蒙薄罰。臣但當委曲調停。從容緩解。而封還御批。致激聖怒。聖諭責臣甚失禮體。此臣之罪。臣亦不敢辭也。但皇子於皇上。至親也。册立與豫教。典禮之大也。言涉至親。不宜有怒。事關典禮。不宜有怒。臣與諸臣。但知爲宗社大計慮。以盡言爲效忠而已。豈意其激

皇上之怒哉。使諸臣預知皇上之怒，必不敢激聒宸聰。使臣預知皇上之怒，必不敢封還內降。而所以敢激聒、敢封還者，正恃皇上之聖明，無一言之不納。皇上之寬大，無一物之不容也。及今數日之內，嚴旨疊出，斥逐紛然。臣乃始錯愕銷魂，戰兢落魄，自恨以爲忠非素著，志未上通，而謬襲引裾之跡，期收補袞之功，以致一言不投，萬事瓦裂。譬之債轅之犢，不可復乘；敗羣之羊，所宜亟斥。自不能一日安於其位，而豈敢文言求去，挾君廢政哉。伏荷天言切責，謂沾名逸臥，大非人臣之義所宜。且溫旨慰留，念贊襄有年，當以國務之艱爲慮，華袞銖鉞，總屬皇恩。雨露雪霜，何非至教。臣誠不勝感激流涕，佩服銘心。惟是孤忠獨立之身，抱下愚不移之疾，俯循深痼，恐非數日之假可痊。望乞生全，寔以一朝之褫爲幸。臣無任激昂瞻戴之至。

楊廉

陳時宜以隆治道疏劄

臣切思弭天下之變，當究所以致變之由。圖天下之治，當求所以致治之本。今日災變之作，實由陰陽之不和，陰陽之不和，實由民生之不足。民生之不足，實由浮費之太多。故耗竭民財，以致是耳。且浮費之弊有三：一曰裁抑無制，二曰設置太冗，三曰禁革無素。臣請備陳其詳。勦戚甲第，通衢連雲，而莊田客店，布散畿輔，其侵奪民利，遺害多端。內臣出鎮，滿載囊橐，而臺榭園林，模倣內苑，其藏私告訐，動經百萬。此則裁抑無制之弊也。官吏太多，而添設鬻買，虛費廩祿，不知幾倍於古。工匠廚役，醫卜技藝，新增舊積，又不

知幾倍於古。此皆設置太冗之弊也。國初於異教私度者有禁。於遊惰者有懲。今則釋老之徒日盛。而募作之徒。坐京師以冗食者。不計億萬。此則禁革無素之弊也。以生民有限之財。供此無涯之費。無怪聚斂緊急。民怨起而災變生矣。苟欲救今日之災變。而弊源不革。何異於揚湯而止沸耶。臣知雖欲擇守令以牧民。天下之大。豈無循良。賦斂力役之期會。惟辦事爲緊。曷得以便宜而停免。雖欲廣儲蓄以賑濟。郡縣之間。縱有賦稅。京糧邊儲之起運。其存留無幾。曷以爲糴本而備禦。至於重祭禮。審軍功。清冤獄。公舉劾。雖可弭災而回和。然未必如陛下所求者。自今言之。京師天下之根本也。而冒功陞受。夫豈盡革。刑院天下之觀法也。而立比附律。致措奚由。觸類伸求。條陳毛舉。如奢靡未盡。樽節孤貧未盡。矜獨。羣臣懷異見。而不和。逐臣在謫籍而未復。皆所以致陰陽之繆戾。臣故曰。弭天下之變。當究致變之由。圖天下之治。當求致治之本。其大本在陛下定聖志。而獨斷於上。其輔臣專圖任於下。務求長治。不爲淺謀。總計天下之財賦。一歲所入者幾何。熟計天下之廩祿。一歲所出者幾何。其官吏數。兵數。工匠諸役。該用而不可缺者。幾何。蠹財而無益者幾何。或量加裁減。或全爲禁革。其莊田非欽賜。則給還本民。其賊私係枉法。則追徵入庫。於以省冗員。使官不必備。吏以賢否而爲去留。武弁以功罪而定升降。藝略俱備者。方許承襲。量加管事。而碌碌不逮者。仍使備操。以待後襲。其他以倖途干進者。一切停罷。則士各自厲職。有增減。庶可省十之二三矣。於以銷冗兵。擇其精銳。汰其老弱。內而京師團營禁兵。時常教閱。更番出戍。其郡縣各處。僉派少壯之民兵。以備城守。於王畿之內。蓄積兵一二萬以輔之。則內無不重。外之而邊陲鎮壘屯聚。士馬

精強俱堪實用。其緣邊所在招集土民之驍勇，以爲屯軍。而又選文武才略之士爲將以統之，則外無不實，且耕且戰，足食足兵，亦可省昔之少半矣。僧道不放度，而久將自息。遊食有所懲，而驅集南甸，凡無名之賞賚，不急之工作，皆爲浮費。所當裁革，規畫既詳，立爲經制。頒之天下，勅諸有司，命臺諫以糾察，擇監司以舉行。陛下奮乾綱以昭懲勸，信命令以示遵守。循吏奉法，則賞以勸功；繆吏慢令，則罰所不宥。終始惟一，不少更改。且又抑兼併之弊，減科派之繁，以崇教導，以課農桑。歲之所省，不下數十萬。九年之耕，必有三年之積。由是愁嘆不作，災變不生。百姓獲豐阜之樂，天下仰更化之治。借使有水旱之災，盜賊□□之釁，蓄積多而備先具矣。况濟之以鹽利，益之以茶馬，積之以常平。又有以資餉餽，助軍需，不必發內帑之銀，加估備糴，外自有餘。陛下可高拱無虞矣。賈誼曰：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有餘，以攻則克，以守則固。以戰則勝，招敵附近，何爲而不可致。陛下今日之治歟。

### 律呂元聲書議全

李文利著律呂書，卽其黃鍾三分九分算之。由十一月之黃鍾，至十二月之大呂，增六分。由大呂至正月之太簇，增九分。由太簇至二月之夾鍾，增九分。由夾鍾至三月之姑洗，增九分。由姑洗至四月之仲呂，增九分。由仲呂至五月之蕤賓，增九分。由蕤賓至六月之林鍾，減六分。由林鍾至七月之夷則，減九分。由夷則至八月之南呂，減九分。由南呂至九月之無射，減九分。由無射至十月之應鍾，減九分。由應鍾復回十一月之黃鍾，減九分。其所增皆以九分，而所減亦皆以九分。惟黃鍾之於太呂，蕤賓之於林鍾，其所增減。

比之他律不同。然實各有至理。蓋大呂當五陰之盛。一陽始生。則是陽雖進而尙弱。林鍾當五陽之盛。一陰始生。則是陽雖退而尙強。大呂。林鍾。固宜其增減僅得三分之二也。律管長短。一本陰陽升降之氣。所謂歷律同道。於此乃見。書序所謂黃鍾三寸九分。升陽漸益。至蕤賓而得九寸。歸陽漸損。至黃鍾。仍得三寸九分。所謂三分損益者。以對待言。隔八相生者。以正徵言。與夫所謂喉、齶、舌、齒、唇之聲。證宮、商、角、徵、羽之音。凡書之要。一一拈出。以示人。可謂透其關鍵。而得其三昧矣。今以司馬遷黃鍾九寸。上下相生。損益算之。黃鍾至大呂。減六分奇。大呂至太簇。減三分奇。太簇至夾鍾。減五分奇。夾鍾至姑洗。減三分奇。姑洗至仲呂。減五分奇。仲呂至蕤賓。減三分奇。蕤賓至林鍾。增二分奇。林鍾至夷則。增四分奇。夷則至南呂。增二分奇。南呂至無射。增四分奇。無射至應鍾。增二分奇。應鍾至黃鍾。所增四寸三分奇。歷家二十四氣。每氣算之。不差毫忽。若一氣短二分奇。又一氣短三分奇。又一氣短四分奇。又一氣短五分奇。又一氣短六分奇。又一氣短四寸三分奇。則月之大者。過於三十日。月之小者。不及二十九日。不惟無以成歲。而律管候氣。亦不可用矣。且陽氣自冬至後。以漸而升。而律反減。則氣有餘而管不足。陽氣自夏至後。以漸而降。而律反增。則氣不足而管有餘。其亦背馳之甚哉。謂司馬遷之差處。正在於此。謂李書之得處。正在於此。至於從前宮羽之舛訛。清濁之逆施。正由黃鍾一差。諸謬所必至者。而不俟於言也。廉嘗見欽人鮑泰希。止著天心復要書。以明歷。大概氣朔八十年一齊。歷家每歲二十四氣。於時之八刻中。往來無定。鮑書所排節氣之交。皆有定刻。中氣之交。亦有定刻。如冬至乃十一月之中氣。定在十二時之五刻。歲歲如此。餘

氣之定在某刻者亦然。朱子謂歷有一定之法。後人不知。只是趕趁天之行度。然則鮑書豈非有一定之法而然哉。知歷者得之。則亦可以推算矣。嘗以今歷氣朔較之。相去特五六時。却是互古互今如此。實萬年歷也。鮑書謂郭守敬之法未是。守敬法即今歷法。我朝仍勝國之舊。未嘗改也。歷自漢以來。亦皆不得其傳。審如李書。則鐘律自漢以來。亦皆不得其傳。而此二人之獨見於此。謂非天授不可也。方今聖人在上。必有軒轅命倫。放勳命羲和之盛舉。惜無以二書獻之闕下者。其所係豈細故哉。

汪道昆

北虜紀略副

北虜之盛。終於西南。直吐蕃青海西海之地。在松潘山外。東北抵遼海。絕朝鮮。盡西北東三面。皆抵海。地雖廣漠。而分散無統。皆中國未有以制之。非虜能強也。甘肅迤西。一曰忠順王。以元裔不能服哈密回。一曰瓦剌部落。止存數百騎。一曰帖木哥。以番僧爲夫。雖有虛號。盡屬中國。虜之枝蔓削矣。宏治末。虜之強臣亦不刺。酗酒斬小王子使者。率其部落。渡莊浪。古浪峽。南走雪山。往往暴侵西番族帳。族帳舊有國初所賜金牌。納馬賜茶。號合當差法。故設西寧兵備。守備以鎮撫之。蓋漢典屬國都護職也。亦不刺掠之而不能救。族帳皆怨叛。內侮。往往又致討伐。以是西番離心。差法馬少入。茶不行。而亦不刺遂雄據西海矣。自嘉靖以來。吉囊承火篩餘烈。據河套。有衆四五萬。數自賀蘭山後。渡古浪峽。穿黑松山。入西海。伐之。亦不刺死。長子幹耳篤思。其二弟析而爲三。嘉靖三十四年。吉囊侵西海。虜幹耳篤思全部以歸。居之賀蘭

山後以爲右部。自此寧夏赤木黃峽之口。無寧日矣。其二弟愈南徙直松潘永寧山外。絕不與虜通。初吉囊之西伐也。娶瓦刺之女。至是死。三子襲台吉各分兵。俺灘阿卜孩吉囊弟也。居黃河東。仍虜俗。欲蒸瓦刺氏。三子不從。遂大戰。俺灘敗走渡河。仍居直宣大之地。又數失小王子貢約。亦相侵伐。近年以來。俺灘阿卜孩得肆志中國。益桀驁。然西失吉囊手足之助。內攜小王子君臣之情。頻年戰伐。而驕肆淫縱。部衆亦厭苦。稍離心矣。其地西距孃孃灘。黃河東不過故獨石嶺。潮河川所遶之麓。所謂萬塔黃崖者。衆男女老弱不過四萬。凡東南侵。必徙其帳於北。以避我搗巢。又留兵以護家。防小王子故。直南則入宣大之間。極則西至紫荆關。東至永寧四海冶。隆慶居庸。直西則入大同雁門。以犯山西。自獨石嶺折而東行。千六七百里。方過太行山麓。由潮河經行之口。以犯古北。東至順薊。南窺通潞。然臚胸。滹沱京西諸水。及都城遮之。亦不能復南也。古北路甚險。故西緣陵南白羊口。以出居庸關後。仍道宣府而歸古北口之東。曰牆子嶺。曰羅紋峪。皆縮入古北口之東南。西曰石塘嶺。曰馬關。大水峪。匣兒嶺。又西曰渤海所。黃花鎮。皆縮入古北口之西南。其山外夾牆。則諸華夷人之逋逃者。曰陳撻。預色。稱兒。何。孺豆兒。居之。衆僅合六七百。猶中國山賊也。常盜俺灘馬牧。山深險。無如之何。虜之折而東行。一千六百七里。此山之虜遮之也。中國置牆。皆在山下。山皆棄不守。不足爲險。自此以東。置牆皆如之。綠川而行。遇山悉棄。故迴遠而難守。然皆故大寧地。以居朵顏者也。其入貢而爲患者。哈哈赤。又東曰喜峯口。南直薊州。又東曰冷口。南直遵化。永平。虜若犯此。則在潮河之東。又爲白龍江所阻。當犯永平。遵化。鐵冶。不能至京師。又東則秦寧。福餘。地直

遼左矣。虜之特起新酋。曰虎喇哈赤者。衆不滿千。遼澤受東北諸夷水入海之路。春夏秋三時。多滂泥。常以三冬春初冰結時犯塞。又遼人王忠入構熟夷得千人。自爲部長。常以父事趙參將傾葵。數爲盜。晨起必斬二人以祭旗。率以爲常。其惡甚於哈舟兒。陳通事等也。虜中大校如此。



# 昭代經濟言卷十四

謝朝佐字劍雲，閩中建州人，官拜御史。

## 册立東宮劄

臣惟國家之敗，恆由左右之獻諛，而疾疾之消，每資於藥石之苦口。故夏禹至聖，韜韞常懸，虞舜大智，邇言必察，用能衆善宏收，敷施允當，寶歷賴以綿長，職此道也。臣等於建立一事，再三懇禱，未蒙皇上批行，豈不欲阿意順旨，以投皇上之悅，而願批鱗觸忌，以犯皇上之怒哉！然臣等言官也，言官則言責攸係，言官不言，更誰有任其言者？昔周任有言曰：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夫亦譏默默者之誤君，誤國爾。則臣等抑何敢噤口而依違以觀望也？有嫡立嫡，無嫡立長，此不易之定分。臣前疏解之詳矣。即胡安國所云：夕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者，此也。故我太祖高皇帝，天縱聰明，諸凡創建，無所沿襲，而於建立大典，未嘗師心移易，洋洋乎統緒昭明，固萬世之龜鑑也。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寧謂陛下舉祖宗相傳之心法，一旦而頓廢之乎？知必不然，願既克遵祖制矣，而竟不願建儲之旨，竊恐猶豫滋多，變遷不測，或有讒人交構其間，而鉅典壞矣。豈惟天下臣工私爲皇太子危疑，即皇太子之心，亦未必不危疑也。昔魯莊公生於桓公六年，春秋從而筆之曰：九月丁卯，子同生。夫始生即書，謂何？早定國本也。始生猶書，以爲國本計，寧謂皇太子容齡近已有一十有二，尙於天下之本，汎汎然若輕舟之飄搖乎哉！尤有異

焉。齊桓公少長之分未明。終至五子爭立。干戈不休。談者謂其德薄流卑。伯功宜爾。今陛下王道規恢。超軼伯功。萬萬固不至如齊桓之廢長立幼。然日月倏忽。怠緩啓憂。卽陛下無齊桓之心。將不涉齊桓之迹哉。迹可疑。則衆口難杜。此臣等甘觸雷霆之怒。冒斧鉞之誅。無敢依阿。渙。效全軀保妻子者所爲。而一而再而三。必冀以回皇上之蔽而后已也。昔季文子三思後行。孔子聞之曰。再斯可矣。蓋人情思太多。則私意起。事機去。今册立之事。亦待三思耶。不待三思耶。如以爲不必三思。胡不速渙。綸音。如以爲必待三思。則陛下閱臣等奏疏。豈無一經目。一注心。而思又寧止三也耶。從古以來。士庶之子。八歲卽入小學。父母爲之擇嚴師。訓正道。况皇太子身有宗社生靈之寄。四海九州之托。青宮毓德。此正其時。出閣講學。已踰其期。奈何尙爾躊躇。忍使之廢時失學哉。請以一身喻皇太子身之腹心也。四海蒼生身之肢節也。腹心安則肢節調。腹心搖則肢節潰。此固庸醫視以爲無事。而倉公扁鵲望之而却步者。矧今寧夏之俘。雖獻關白之亂未除。安知四海無所窺伺而動乎。伏乞陛下探葑菲之言。宏滄海之量。勿以臣言爲瀆。勿以大典爲輕。速勅輔臣九卿科道。公同會議。擇吉册立。以承大統。以安人心。萬世治安之道。端在此矣。

星變修省刷

陛下聰明天縱。德器夙成。臨御以來。勵精圖治。經筵日御。恭己臨朝。庶幾大有爲之主。夫何三四年間。漸生厭倦。朝講久廢。廟祀不親。定省久疎。賢人屏逐。儲位未正。寵幸逾涯。邊報日馳。而長夜飛觴如故。君臣情隔。而留中奏章益多。天怒於上而不知。民嗟於下而不聞。咫尺天顏。如同萬里。向非天心示儆。何以感

悟聖心。今者彗星告變。皇心儆惕。期共修省以回天意。所以懲既往玩愒之習。而保萬世之治安者。將在斯矣。謂非天心之仁愛乎。當此時也。大小臣工。日翹首跂足。以望陛下維新之治。臣意陛下必下求言之詔。悔已往之失。早朝晏罷。毋敢逸豫。召對大臣。面圖治理。如何而可以弭變。舉諸臣之忠言。證論一一而施行之。乃可以見聖心之儆惕。修省之實政也。願旬日以來。猶然深居九重。未見改弦易轍。悔過自新。諸臣之疏。非留中不下。則曰知道了而已矣。曾未有次第施行者。臣不知陛下之儆惕者何在。而上天之示譴。可以虛文而挽回之乎。夫人君所畏者天。苟天變不畏。則何事不可爲者。昔人謂怒予之天。猶可爲。忘予之天。不可爲。怒之者。猶有仁愛之心也。怒而不改。終至於忘。而國事去矣。語曰。不見其形。先察其影。陛下視今日之天下。其時事之孔棘。何如哉。緬賊猖獗於雲南。長昂跳梁於冀北。安兔狂逞於宣鎮。倭奴大肆於朝鮮。浙直閩廣。登萊天津等處。聞有島夷聲勢。在在有于鄰之震。而畿輔之饑。孳相望。淮徐之洪水。爲災。欲議餉而餉稱艱。欲調兵而兵又乏。甚至一時烏合之衆。又多鼓譟之虞。而內外大小臣工。彼此猜疑。精神不貫。至於宮闈之內。元良未建。又有蕭牆之憂。譬如人之一身。腹心肢節。盡皆受病。而且諱疾忌醫。即使倉公扁鵲。亦無如之何矣。陛下誠思及此。可不爲寒心哉。矧自近時。災異疊見。薊門則有地震。張掖則天鼓鳴。大火照山。流星墜地。而今又有彗星之變。占者以爲主兵。此皆災變之大者。考之往史。變不虛生。必有感召。此雖天心之仁愛。亦在人君修省之何如矣。若能篤格天之實心。行格天之實政。則一念感召。自可轉災爲祥。是以宋景一發善言。妖星退舍。商湯六事自責。旱化豐年。不然而徒事虛文。則反爲

變天而無窮之隱憂更有不可勝言者。臣願陛下念天變之可畏，思應天之以實，慨往者之莫及，冀來者之可追，無事虛文，務修實政。建元良以重國本，勤朝講以通下情，親廟祀以慰祖宗之靈，時定省以修承歡之禮，召直臣以作敢言之氣，下章奏以防壅蔽之階，再乞下詔求言，虛心採納，閣部大臣時賜召對，舉軍民之利病，閭閻之疾苦，凡有關於治亂而係於安危者，悉得上聞，并勅文武諸臣各修職業以自省，其有曠官廢職者，罷而黜之，以勵其餘，如是天心有不感格，變異有不潛消者，臣不信也。

御史巡行切務劄

臣惟當今之世，莫重於臺臣者，以臺臣欽承簡命，按歷一方，考吏治之污隆，察民情之休戚，彰善癉惡，理枉申冤，責至鉅也。風紀不振，則無以肅吏治而安民生；申飭不嚴，則無以昭畫一而垂法守。此地方安危之所關，天下治亂之所係，烏可視爲末務而不爲之一申飭乎？臣敢以御史巡行切務，謹竭膚見而備陳之。一曰節財用。一曰恤民力。一曰修實政。一曰布公道。何謂之節財用？夫山林不能供野火，江海不能實漏卮，勢也。况天地生財，止有此數，不在官則在民，此尤一定之理。邇年以來，糜費殆盡，差遣頻煩，交際往返，冗員冗役，日肆誅求，此數者皆所以耗財也。語曰：涓涓不竭，將至江河，有限之財，其何以供無窮之用乎？頻歲災沴，財力詘甚，一鎰一銖，皆民膏脂，脫不痛加節省而輕用之，彼州縣之官，豈能鬼運而神輸，勢必派之於民，奈之何民不窮且盜也。故臣以爲財用宜節，是所當申飭者也。何謂之恤民力？夫民力之疲，莫甚於夫馬，夫馬之供應，分也，而其所以至於疲者，蓋有由矣。蓋一省司道各府官至夥也，而經歷所至

輒以夫馬交界接替。有候一二日而始至者。有候三四日而始至者。其至也。止計一日之差。而守候之苦。日用之費。有不可勝言者矣。此在衝途。尤可酸鼻。雖屢經申飭。一縣逕送一縣。不許交界接替。以少寬民力。而御史不自以身先之。何以督責司道與各府哉。故臣以爲民力宜恤也。是所當申飭者也。何謂之脩實政。夫虛文之爲害也久矣。近時以來。人心不古。虛文日滋。陽爲節省。而陰實狼貪。外逞風裁。而中實傾險。上以虛而求之。下以虛而應之。彼此相沿。以爲故事。而悃悃無華之士。則以關茸目之。求其膏澤之及民者。寥寥不多見也。好尙如此。是上已樹之標。而立之的。奈之何欲下之。不以虛文是競乎。必也考其實政。毋事虛文。庶幾魚目不得以混珠。砥礪不得以亂玉。故臣以爲實政宜修也。是所當申飭者也。何謂之布公道。夫舉刺之典。所以進賢退不肖。非可以私意與者。而或漏網於兩司。或寬縱乎科甲。或陰庇乎鄉舊。是以國家之公典。徇一己之私情。彼不肖之夫。抑何所憚而不爲民害也。甚有寄耳目於匪人。任愛憎爲毀譽。賢否倒置。是非失真。刺不足以示懲。舉不足以昭勸。吏治之所以日墮。民生之所以不安。率由於此。故臣以爲舉刺宜公也。是所當申飭者也。方今海內人心。喁喁望治。而此四者。乃御史巡行之切務。風紀之最先。伏乞勅下遵行。其於吏治民生。未必無小裨矣。

勞堪

城塞說全

本朝與秦漢之緩急。可得聞乎。曰。秦漢所急在西北。上谷、北平爲緩。我朝所急在東北。甘肅、寧夏緩也。秦

漢急西北。故秦塞起臨洮。漢武置朔方。緩東北也。故誘匈奴入。則於馬邑。開樂浪。元菟。當時非之。我朝反是。然則我朝長城。應始東北乎。曰。應始。夫神京在燕。大寧淪失。天壽與異域爲鄰。宣府與遼東隔絕。亟亟圖營。以實後背。猶恐後也。是故開平之轉運難繼。則當徙三衛以易大寧。大寧之巢穴不除。則當通宣。遼以爲絕塞。失時不舉。策之可憾者也。何失時也。曰。徙三衛。當在國初。爲絕塞。當在成化。宏治之間。何也。曰。國初三衛之置。根本未深。而開平之廬舍未廢。且北口遠遁。三衛得以有之。以此相易。不爲難也。成化宏治之間。北口數貢。邊警罕聞。年穀屢登。塞下殷富。彼時若城京後。口既不與我競。我亦力足辦之。紆直進退。卽少有涉於三衛。三衛蔑視之也。今三衛視大寧爲樂土。而開平陷入口庭。非惟我不能以大寧爲我有。且亦不能以開平與三衛矣。又邊警所急。慎在宣。大禍發有形。難先未兆。而京後尺寸棄取之間。三衛與尤以爲厲已。故曰。失時可憾也。然則宜如何。曰。宣大不可不城。所謂白刃在前也。宣大旣城。戰守斯議。謹哨望於登陴。仗精銳於半道。叩垣則矢石備施。以爲守。入塞則左右邀擊。以爲戰。此之爲宣大計也。而以其閑暇。大城京後。慮版築之屢興。則寬其諸役。恐三衛之有競。則啗以微資。土可築則土築。而磚甃繼施。石可剛則剛石。而灰灌必慎。自居庸抵山海。以爲袤。遍其下列堡寨。以爲援。先之以京營出戍。繼之以招募成家。蓋盡天下之力爲之。而不以煩費阻。與遷都較輕重。而不以勞難輟也。是則失時可憾。而救時有要也。然有謂長城無益於疆宇者。何。曰。不究始末之言也。夫塞下田。不塞下人有也。爲口墾也。一騎長驅。耕夫鼠竄。耕具牛畜。俱爲其有矣。塞下丁。不塞下人有也。爲口息也。朝取數人焉。殺而委諸壑。暮取數

人焉。驅而入之。夫塞田不墾。則粟愈貴。非惟居者不可留。而兵廩且不勝轉輸之困矣。塞丁不息。則地愈孤。非惟伍失者無從補。而口募且愈增其類矣。夫當長城之未城也。塞下粟有斗數錢者乎。塞下人有舍內郡而願僦居塞下者乎。塞兵有一非坐食官廩。給地自養。爲官戰守者乎。一遇伍缺。溝內拘攝。如捕罪人。有招募一呼。千百彙集者乎。帑金至重也。輦輸有過掠者矣。巡察使憲臣也。行部有過害者矣。赴簿計卽如探虎穴。轉商賈卽如臨重壘。洪蔚內地也。至境而烽火不聞。朔方開府也。入塞而聲聞永隔。今亦有之乎。故曰。議長城之無益者。不究始末之言也。然則長城足恃。終不能入塞乎。曰。何言終不入也。堤水而浸。潰必有方。引繩而牽。斷必有處。長城之利。烽燧明而野易清也。攻拒久而兵易集也。粟入多也。生息蕃也。小舉之莫能犯也。大舉之易爲調伏。爲應援突擊也。慮歸之難。而不敢深入也。嗟夫。守不密。則入言必不入。則宜廢守矣。旣入。則有戰言必不入。則宜廢戰矣。古今有廢戰守爲國者乎。故謹詰邊之令。以嚴乘塞之時。精團練之兵。以待農隙之入。申堡塞之約。以盡清野之實。固京後之防。以居萬乘之重。可戰可守。斯故策之中也。而近時邊將。不求備其所未備。顧曰。未塞之前。惟小犯。旣塞之後。必求大舉。小犯易遏。大舉難支。則是以大舉爲塞致也。嗟夫。城塞以止驅。猶服藥以已疾。小犯必至大舉。猶細症必至沉疴也。以城塞之遏小犯。爲致大舉。則將以服藥之已細症。爲致沉疴乎。繆也甚矣。

### 民堡說全

昔晁錯爲文帝畫備戎之策。曰。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選常居者。家室田作。具以

備之。以便爲高城深池。具蘭石布渠答。又曰。要害之處。通川之道。調立城邑。毋下千家。夫錯通事變。審機權。漢智囊也。其所圖畫。城城而已。則所謂實勝。不爲誇詞者歟。夫自井田之制廢。而地險盡夷。封建之典墮。而兵力大弱。塞鄙之地。密邇異類。吞噬日聞。必待烽火徹于甘泉。六軍屯於細柳。然後徐興問罪。執言田禽。則塞地赤矣。故曰。百戰百勝。不若先爲不可勝以待之。先爲不可勝。則城其首務也。嗟夫。錯之爲文。帝畫也。時值其難。姑舉其大。乃今而用錯畫。則時易而當致其詳。功半而效倍之者也。何者。楚漢兵爭。燕代反覆。蓋其時塞口至絕少。夫錯首言更踐之無功。次陳謫戍之賈怨。立拜爵之科。開贖罪之路。多方以求。懼無人也。調立城邑。毋下千家。慮不守也。乃若今時。則生養旣久。戶口大滋。由塞垣以達畿輔。林林總總。不憂無人也。郡邑碁布。不憂不守也。所慮者。村落之民。耕作之輩耳。徙之城市。則奪我農時。任其便安。則遭罹口患。故必鄉爲之堡。而家教之守。鄉爲之堡。險在地者也。家教之守。險在人者也。在地者宜固。在人者宜周。蓋嘗考諸前圖事者矣。宣德之間。口警絕音。塞宜城也。而不城。成化。宏治之間。塞田屢稔。鄉宜堡也。而不堡。宏治。正德之間。口馬擾矣。民亦漸爲堡矣。官宜爲之制也。而不制。塞宜爲城。而不城。則疆場伸縮之間。形勢之憾生矣。鄉宜爲堡。而不堡。則胡馬數警之後。奔命之疲急矣。官宜爲制。而不制。則力徒勞。財徒費。堡名而不實矣。夫凡民者。圖其近而忘其遠。安於常而不知變者也。官不爲制。則仞餘以爲崇。雉數以爲廣。剝落以爲堅。危逼以爲安。又富者侈其慾。貧者玩其期。狡者舞其智。武斷者逞其僭。是故塞下堡。無一可式者也。道理不于相去之遠近也。形勢不于首尾之應援也。丁口不于集聚之衆寡也。智勇

不于夙昔之選別也。古人曰：有生地，有死地，謂其可以生人，可以死人也。然則近日之堡固，非生人者歟。今之言禦口者，曰選精銳以衝其中虛，是之謂戰。城塞垣以遏之境上，是之謂守。而必終之堅壁清野，夫言戰日養士矣。言守日城塞矣。至言堅壁清野，則惟付之虛文可乎。夫民堡不固，是壁不堅也。口入有獲，是野不清也。知戰而不知固民堡，不殖其根，而長枝葉者也。知城塞而不知固民堡，不去其餌，而欲止魚者也。烏可得乎。嗟夫！欲戰必先守，欲守必先清野，欲清野必先堅壁，一定之畫也。城民堡而約之制，圍丁壯而教之戰，以民堡不固，稽守合保障之功，以團丁之精不精，察守令佚使之績，必使口至塞不能入也。入無所掠也，至不能入，則亡費，入無所掠，則饑疲，衝其中虛，邀其惰歸，此其時也。

□情說

國初以至於今，□勢強弱之不同，其爲中國害，亦屢遷變易而不一也。知□之所以爲害，而我之所以思患預防者，不有道乎。夫自妥懽旣奔，愛酋再竄，成祖奮三擊之威，魯台送軍門之款，□眞脅肩屏息，潛伏窮荒矣。而東勝之守不嚴，開平之餉難繼，疆場出入，胡騎數臨，馬直與尤，血刃屢見，□蓋浸強焉。及夫英皇旋軫，諸將協謀，宣大之長城始繕，脫脫之貢使數入，□亦貪漢財物，希復內犯矣。而大節之部漸蕃，火篩之詐屢售，威遠肆毒，姚信敗謀，虞嶺失機，張俊殞首，則□勢愈勃焉。近年以來，□我丁口，生養日滋，登我板人，虛實盡諳，吉囊俺答，號稱梟雄，把都青台，盡領部落，每一入寇，動稱十萬，揚塵垣塞，弦聲鳴雷，視前爲何如也。故曰：□勢強弱之不同，然其初爲寇也，有乘驛馬持木兵者矣，伺隙則進兵，出則走矣，遇堡

砦戒備。遇大鄉落。疑畏不敢入矣。而繼也。則振轡直前。不避兵陣。精騎約戰。餘衆標掠。此一變易也。然尙未攻堡也。邊人曰。堡斯免矣。又其繼也。則分道直前。蔑視我師。殿百以羈全營。分千萬以震零堡。此一變易也。然所破者。百之一二耳。邊人曰。堡稍嚴整。斯免矣。而今也。則盛兵入塞。自結長圍。方數十里。莫測音耗。鐵騎外馳。侵軼營壘。步兵內集。肉薄睥睨。所過無不盡之鄉。所攻無不破之堡。則又一變易也。又其始掠騎畜。得粟不知炊而食矣。繼則入鄉必劓奪。得粟必囊往。今乃入秋。揉禾稼。揉舂米。是漸知粒食也。又其始掠婦女。遇男子。多捦其衣。繼則嬰稚必掠。丁壯必戮。今乃婦女老醜者亦戮。丁壯有藝能者亦掠。是漸知集衆也。又其始掠布帛。繼則取刃器。取釜。今乃接戰奪甲。得車焚輪。是漸知貴鐵也。又其始獲丁口。重役之。不堪役者。多謀歸正。繼則妻之。遺之畜。今乃拔盡力者。授之部曲。使將。是漸知用長也。又其始恃馬力。聞炮聲奔。見燃鎗避。繼則以數騎誘我矢石。俟乏乃進。今乃肩門闔。抗木牌。突來薄陣矣。是漸知避火器也。又其始以攻墩恐墩。卒求援兵。繼則有交餽。今乃易買櫛具。是漸知廣奸細也。又其始未嘗用步兵。今則步騎雜至。未嘗用我人戰。今則驅破堡之丁。攻不下之堡。或約言開門。皆大有變易也。而其重者。則始也志邊塞。庚子辛丑志山西。甲辰直志保定。今則每每聲京師。諸關廂。故曰。口之爲害。屢遷變易。而不一也。夫口勢始弱。而今強。備之自宜有加。爲害變易。而不一。則夫相機酬應。以爲勝略者。固不可膠於故轍也。夫過無不攻之堡矣。而舊堡大不數雉。高不數仞者。莫之易。攻無不破之堡矣。而新堡敵壘不加。角臺不制者。莫之舉。口知粒食矣。將無食馬之耗。而我馬願日削。口知用長矣。當有意外之變。而

邊人顧日困。□知貴鐵矣。而我不求濟於短兵薄刃之外。□知集衆矣。而我不求逞於離交間好之策。□知避火器矣。而我火器愈不精。□知廣奸細矣。而我奸細愈不詰。以至□用步而衆。我用騎而寡。□驅我攻我而逸。我絕彼通貢而勞。彼志山西保定四關廂。以騷動我。而我勒燕然。擣賀蘭。曾不一置諸口。奚可哉。故曰知□之所以爲害。而我之思患預防者有道也。抑又有說焉。天下之事。備於未兆者爲力易。已兆者爲力難。圖於始作者其禍淺。已成者其禍深。□之所以屢遷變易而不一者。大率中國人爲之謀也。大同之捕戮。尙存思憶鄉貨。掠口之恩養日厚。絕念首邱。是故石天爵之奉使求貢。王三之糾□犯邊。利比西成。榮同晝錦。於是餽□以肥甘。衣□以輕便。而□一一中之嗜慕愛悅。以從其言。而逞其慾。曰數舉則數舉。曰深入則深入。堡可攻則攻。堡陣可陷則陷。陣於戲。其亦幸而志撈掠也。幸而思鄉貨貴布帛子女也。不幸而他有志焉。則將如之何哉。備其未兆。圖其始作。是在體國者夫。

許國字穎陽南直欽縣人官進建極殿大學士設文穆。

### 實邊論全

今之患邊防者。非其邊防之弛也。又非將無其人。兵有不足也。失在邊儲之不充。夫□騎憑陵。如風雨之至。我軍人馬當之。往往辟易。卽有城堡。星散四布。各鎮所控制不下數千里。而屯卒不滿萬。又主帥往往挑以自衛。列卒而守。更番而休。大約數里而一人。然且老弱疲餒。不任干戈。以此而當強□。猶驅羊以抗虎也。兵法曰。我專敵分。今□卒數十萬。合爲一屯。我以數千之衆。畫地而守。此其衆寡不敵。卽有倉卒。

勢胡以支。今北邊之民。其飲食賂與匈奴同。卒然有急。懸金召募。卽萬人可立具。然而領邊鎮者。特苦於無資。且不能用其衆。何敢議召募乎。夫將之所以能用其衆者。何也。蓋其權在賞罰。且必賞給而後罰可行。今卽聚兵而練之。分曹朋射。勝者有賞。不勝者有罰。射卽中勝矣。亡金帛之賞。乃欲薄責其不勝者。而鞭箠之。豈人情乎。又其大者。幸得當口。出萬死一生之力。博數級之功。歸而論賞。徒其虛名。未有寸帛一金之利。不幸而少挫。則執而論死。又豈人情乎。如是則以賞之不充。而併廢其罰矣。賞罰一廢。尙安得而用之。且世之驍雄。踴躍之士。多不閑於理法。入則鬪雞走狗。出則斬將搴旗。是安得以儒生節儉之事說之。令俛首轅下哉。今邊將旣束縛於文吏。能不得展。參拜伏謁。稍不如禮。則以失律常之。又復約其家丁。禁不得錦衣珍食。如曩時豪橫態。且欲彼恂恂如書生耶。則烽燧矢石之地。將安用之。用之。烽燧矢石之地。又欲約節其衣食。彼烏可得用也。將莫先於用間。今使之深入口地。而得其情。控弦之所駐。鳴鏑之所向。皆未發而先覺。然後可以備之。頃者口或薄郊關。而諸鎮未之聞也。穴牆堡突入壘下。而主將不之覺也。何則。無間故也。夫間者譬之垂餌虎口。非厚賞何以用之。今又以賞之不充。而廢間矣。故曰。非邊防之弛也。非兵不足也。非將無人也。失在邊儲之不充。邊儲充。然後可以用其衆矣。

李廷機

九邊屯政考全

夫邊計最重且急者。莫如屯政矣。國家九邊之地。肥沃可種者。悉爲屯田。甲楯之所棲。耒耜之所事。綿亙

數千里於焉耕耨。於焉捍禦。蓋卽古寓兵於農之遺。而漢趙充國、諸葛亮、晉羊祜、唐郭元振、韓重華、諸臣所嘗收其利者二百餘年。聖明愛勤於上。耆碩擘畫於下。將臣經略於外。謀士講求於內。則惟屯政爲孜孜。顧其間或舉或廢。或利或否。非壤地不同。則政之得失異也。高皇帝閔海內之艱。詔羣臣議屯田法。用宋訥所言守邊策。立法分屯。布列邊徼。遠近相望。首尾相應。剋制如此其周也。邊境旣寧。撤守關士卒。僅備護察外。悉令屯田。致力如此其一也。山西沁州民若干戶。願應募受屯。賞以鈔錠。公田給之。仍令募本州民。召募如此其廣也。令屯士并樹桑、棗、柿、栗矣。地利如此其盡也。文皇帝納黃福之請。官爲市牛鑄器。至欲廣屯於遼陽。而遣人徵牛於朝鮮。耕具如此其給此也。詔各荒屯空土。不拘士客軍民官舍。盡力開墾。永不起科。恩澤如此其厚也。謂將領能時勞問屯士所苦。誰不感奮勤力。軫恤如此其殷也。以寧夏積穀獨多。降敕獎諭總兵何福。激勸如此其明也。仁宗念所司以征徭役擾之。令毋擅役妨農。愛養如此其至也。宣宗初。大同總兵鄭亨。上屯田子粒數多。遣人勘實賞之。論功如此其核也。提督必選老成。更命風憲官。以時巡察。任使如此其慎也。屯入歲豐。邊士一切用度。多以粟易。於是令戶部濫輸買雜。多至二三十萬石。少亦不下十萬。積貯如此其豫也。天順中。都御史葉盛。巡撫宣府。修復官牛。官田法。墾田益廣。積穀益多。以其餘易戰馬千八百匹。修築城堡七百餘所。興利如此其鉅也。蓋其立法也周。故人便其任人也當。故法舉。其與士也優。故士奮。其取利也緩。故利集。卽所稱湟中、渭濱、涼州、振武之事。不啻過之。胡不及焉。乃其弊也。則有膏腴之地。多爲莊田。空閑之區。咸歸邊帥。士卒無近田可耕。如商輅所論者矣。

有墩堡不修。夷虜輕犯。有可耕之田。而不敢耕。士卒疲憊。家無耒耜。有可耕之田。而不能耕。如梁材所陳者矣。有耕種之際。鹵莽滅裂。收貯之後。侵欺侈用。以管屯爲職者。優逸城市。而不見阡陌之巡。以典屯而來者。憑信簿書。而不較倉庫之實。如劉定之所議者矣。則有擾之以弗靖。持之以太急。今日覈地。明日徵逋。輒起正德中寧夏之變。卒令荒地儲竭。邊民凋瘵。且叛漢而入胡。如王燁所陳者矣。恬熙旣久。因循弛廢。日復一日。邊境蕭條。沃壤盡棄。麥粟不繼。士馬不肥。挖運例銀。所費不貲。而度支亦告匱矣。議者或欲令各邊撫臣。選廉幹吏。闢荒蕪。革豪強。覈乾沒。修亭障。遠斥堠。每歲終以聞。部臣分別上請。明示勸戒。或欲召募開墾。及令軍民自種。量徵其稅。或以爲利歸於下。則人樂趨。往時爲邊帥豪戶種田不荒蕪。而公糴亦紛紛請勘。適生厲階。夫與膏土沃田。鞠爲茂草。孰若捐以與人。請明詔有能開種者。悉與爲業。毋有所問。或以爲自鹽法折納。商不赴邊。而屯政遂與俱壞。欲復屯政。盍令商輸粟於邊。耕者有所資。積者有所散。而塞下自實。蓋諸議之指。大都任人廣募。薄征緩取。而鹽法與屯田相爲維持。鹽法之復。不可以不急也。夫欲令農狎其野。穡人成功。積豐於垣。士饜於伍。內有亡費之需。外有守禦之備。以振威生氣。制戎撻口。其惟屯政哉。

王錫爵

復河套議全

蓋聞智者必待時而舉事。君子不昧勢以圖功。是故理有所當盡。而機有所宜審。志有所必奮。而謀有所

不可略者。是之不備。難與慮終矣。河套本中國故壤。界以黃河。固天之所以限華夷也。詎宜棄而不守。籍寇資盜。然揆以今之時勢。則有當復之理。而無可乘之機。多必奮之志。而鮮萬全之算。是故不能不爲圖事者。深長思也。河套自周秦以來。爲國爲郡。漢置朔方。唐城受降。據險扼胡。往跡具在。我太祖以神武定天下。成祖躬御六飛。三犁虜庭。其虜旣殘破。我亦未暇舍黃河而衛東勝。計則偏矣。後又撤東勝而就延綏。套地遂淪之犬羊矣。然正統宏治之間。我雖未守。彼亦未取。不見可欲。其心不動。不奪所恃。其爭不力。取之可也。乃竟因循。盡地自守。捐天設之險。失沃野之利。此邊疆之臣所宜臥薪嘗膽。而有志之士所以扼腕而攘袂者也。先巡撫余肅敏公置鎮榆林。想亦有志斯舉。而套卒未復。鎮則空設。開墾無聞。轉輸難繼。孤懸獨立。砂磧爲墟。外之不足恃。爲藩籬。內之無所資。其賦役不有其利。而益處其勞。豈賢豪固略於遠謀。抑其時或有掣肘而未終其志耶。然宏治以前。我軍猶歲常搜套。搗其巢穴。嗣是我謀日疎。任口出入。涉流履冰。揮鞭近塞。蔑所顧忌。今且盤據其中。滋其畜牧。長養譬之爲家。成業久矣。又今昔異時。強弱異勢。事體利害之緩急。人情好惡之向背。萬有不齊。不可以不慮也。欲一舉而復之。無乃難乎。故曰。有當復之理。而無可乘之機。多必奮之志。而鮮萬全之算也。請極言之。以干天聽。夫敵有盛衰。我有強弱。以強值弱。僅足相當。以弱值強。是爲無策。漢武雄斷天啓。衛霍不世之將也。絕幕四出。不能一屈單于之膝。成哀短祚。內憂且生。而呼韓稽顙。願保蕃北。此何也。漢武值其盛強而成。哀際其衰弱也。馬步矢刃。各有所宜。主客勞逸。徒步異狀。韓信背水。置陣死地以生。魏武舍鞍馬。與吳越爭於舟楫之間。烏林削跡。是何也。

韓信以死地爲生。而得其逸。魏武舍中國之長。而困於所短也。人情莫不愛其親。然負米以置其養。與遇變而捍其患。緩急自有不同。人情莫不愛其身。然一勞以永其逸。與暫息以休其體。向背亦爲殊等。喪先王之乘舟不如死。則取餘腥者必濟。義兵謳歌思歸。則定三秦者易爲力也。我國家拯天下於胡元。天威所及。雷擊風掃。遺□遊魂。僅存喘息。年來收養殘穢。兼之虜我生口。日滋月息。卽今小王子俺答諸部落。可三十四萬。視昔之奔命窮荒。不見馬矢者。盛耶衰耶。強耶弱耶。而我承平日久。軍政多儉。三五年來。雖賴廊廟注意。邊防漸次振舉。而其竭籌慮。耗財用。其功業也無一矣。回視二祖之時。其強弱盈縮。又何如耶。河套久淪□中。間諜罕至。虜又□□□牧其內。山川之險易。途路之紆直。水草之有無。我不可必知也。提軍深入其境。能無虞乎。夫塞以內。我中國地也。將領講求其形勢。卒伍諳記其要害。尙不能悉。而况塞以外乎。今我勞而往。彼逸而待。我馬出塞。三日而疲。彼騎遍野。一呼而集。得有小利。歸途尙難。尙失鄉導。全軍何賴。數萬之衆。緩行持重。則□備益嚴。疾行趨利。則輜重在後。且尅日有定期。裹糧有定數。□遷徙靡常。則戰無定地。遠近不測。則戰無定期。一戰之後。虜或保聚。或伴爲逃遁。筓角時聞。壁壘相待。已離復合。終不渡河。而我軍於此。戰耶退耶。兩相守耶。數萬之衆出塞。亦足以數萬之衆援之否耶。有驍將以通糧道否耶。保無抄掠。不至匱乏否耶。是皆至難而不可任者也。夫馳擊者。虜之所長也。守險者。我之所便也。弓矢利於馳擊。而火器利於守險者也。舍火器守險。而與之馳射突擊於黃沙白草之間。得耶失耶。塞下兵卽塞下人也。墳墓廬舍。先人之所營。妻孥眷屬。骨肉之所居。禾黍桑麻。產業之所具。牛馬牲畜。身之

所供。迫於兵刃。忱於生死。尙每每退怯。以煩上人之督責。今驅之於無人跡之地。限之以可立盡之食。要之以難必成之功。苦之以不卽罷之役。恐之以將徒死之禍。而欲得人之死力可乎。議者欲整六萬之衆。爲三歲之期。春夏馬瘦。爲□弱而我利於征。秋冬馬肥。爲□強而我利於守。春蒐於套。秋守於邊。三年三舉。□必難支。待其遠遁。拒河爲守。是故一說矣。然天時物性。不甚相遠也。秋冬□馬肥矣。而我馬不亦肥乎。乃止利於守耶。春夏□馬瘦矣。而我馬不亦瘦乎。乃獨利於征耶。夫春夏馬瘦。而□騎不能入寇。然坐以待我。誠恐其擾擊我也。秋冬馬肥。而□強。既能爲強。則多方設謀。誠懼其報復我也。六萬之衆。非所以襲人千里之途。非所以自逸。轉盼之間。情態異狀。歲一爲之。以待三舉。其可得乎。兵家勝敗。本難預期。一舉失利。士傷馬耗。議論蜂起。則將已之乎。竭天下之力。排天下之議。以俟其成乎。三年三舉。咸可得利。□敗而守。我去復來。終不渡河。版築難舉。則將何時已乎。蓋議者見近時搗巢之舉。恆獲首功。昔年城大同五堡之邊。□亦不來深競。以爲套地易復。然復套與是二者。實有不同。蓋搗巢因其近塞。乘其不備。勝則倏忽而歸。敗亦支持以退。舉足南嚮。便是家門。壕塹城堡。爲援可恃。復套則深入人境。後援不繼。勝固艱難。敗虞陷沒。事勢異也。夫必勝之兵。有限之矢。李陵所以失也。今我之將士。能爲陵之所不能爲者乎。往城諸邊。實近我土。又沿邊之地。□原不以爲利。故雖城邊築垣。少有侵取。□不恤也。套地則自火篩入寇以來。據以爲家。四時之間。不離駐牧。一旦欲取而有之。彼肯宴然不有爭乎。事體異也。故曰。殺虎者易。奪虎子者難。奪虎子者易。奪虎穴而居者難。今未能殺虎。而奪其子。欲處其穴。得乎。夫先據北山。將勇者勝。

趙奢之所以得也。今我之將士能爲趙奢之所爲者乎？若曰：俟口出套，拒河爲守，先將渡口，及可以履冰道路，壘築垣牆，以次移置邊堡於沿河，如昔年王晉溪、近年張南川及總兵官周尙文所論，似若可爲，而不知今日諸酋各有分地，套地爲吉囊四子所居，控弦者當不下十萬餘，豈有空套以出之理？沿河計二千餘里，築垣爲限，豈時日可完？移置邊堡，非百數十，不相聯絡，堡置兵非千人不可，而遊徼瞭望哨守者不與，當三十萬衆不止也。誠恐布置未定而爭穴之虎至矣。况我邊去河動輒千里，一年之食爲數億萬，沿邊所出僅足自供，益以此數必仰內地，由內地而輸之邊，遠者二千里，近者亦不下千餘里，而又自邊而輸之於河，卽糧道可通，飛輓實難，此尤所當慮而殫思者也。然則套中之地，其終不可復乎？曰：事變之來，至無常也。要之君子不可有徼幸之心。夫秦之所慮者胡，而終秦無北邊之警，漢之所備者胡，而中葉有款塞之順，事變之來孰能逆覩？我皇上以聖德建極，元老以上智作輔，天心助順，將來口之盛衰，強弱，口能保耶？自相攻擊，如匈奴之南北，薦遭疾疫，如先零之殄滅，豈無期耶？彼有其隙，我乘其敝，套地之復，此其時乎？謹我塞陣，飭我戎備，和我行伍，固我元氣，以俟其隙，計之得也。故曰：知彼知己，百勝之道也。著不察口勢之強弱，不審事情之難易，不揆我力之有餘不足，使塞下之民迫於備邊者，喘息不獲定，沿邊之卒傷於鋒刃者，瘡痍不獲起，橫挑強寇，以事非常，則愚所不解者也。謹議。

董其昌字元宰，南直華亭人，官進禮部侍郎。

防河議全

今天下之最可患者。尤莫如河。河之最可患者。尤莫如徐、淮之間。往者河決劉獸醫、銅瓦箱諸處。河南十餘州縣被其災。於是天子爲罷當事諸臣。特遣行河使者。計畫利便。願此未足以當國家大患。且有成畫矣。迺者徐、揚間。自河臣建新堤以後。幾十年無河患。然以黃、淮合流數千里。泊湧淵溲之水。束之一堤。今河流日淤。河身日高。計堤高於地丈餘。夏秋水漲。幾與堤並。是水願行地上。堤不足恃。而潰溢且必至矣。設黃水直搗運河。而潰通灣天妃諸閘。則虞在漕。淮爲河激縮。而灌鳳、泗。溢犯無已。則虞在陵寢。自清河出海。四折之地。排山振薄。撼城而出。一決則虞在全淮民命。此三患者。亦至博而難爲計矣。邇者建言之臣。爲國家出萬不得已之畫。欲議復老黃河故道者。此亦軫慮極思。而一勞暫費之必不可已者也。請參以治河諸策。而試言其便。大抵先後言治河者。無過四策。曰開支河。濬海口。築遙堤。勤掃捲而已。夫河身未甚高。分支河以殺其勢。可也。今河淤且與岸等。令益分益引。不將奪正道。而益甚其淤乎。海口之下流。旣濬。宜可以疏上流。然往者。河臣建堤。自東安至雲梯。期於衝刷海口。今上流高壅。乃逾昔也。此其故。豈在海口乎。舊以縷堤束手。慮勢愈橫溢。曩者新堤已遠。不復與水爭地矣。且有嚙擊之患。卽欲議遠堤。將何底止乎。掃捲之說。可施於事勢未極之時。今河患在旦夕。卽歲掃且不勝其淤也。能以力爭。而令其安流乎。夫水行地中者也。今且行地上矣。行地上。勢必不能久積。不復故道。而久亦必潰決他徙。他徙則必卒然橫出。而變不可支。與任其橫出。而有不可支之變。曷若引之故道。而藉其安流之利也。古今治水者。必曰就下。此非迂說也。今故道自漁溝、鐵線一帶。地窪下。計水勢所利。莫便於此。國初陳平江。始開會通。

此實正河。今自桃源三叉鎮起。至瓦子灘。約九十里。其河形尚存者三十里。茲循其舊而復之。是事非鑿而可據者。亦宜莫便於此。而或者以爲道遠費鉅。夫故道不復。則費少。而終貽其害。復故道則費多。而必獲其利。况利獲則費可支。害貽而費尙無窮。此兩策者。固相去遠也。陳平江時。豈不藉其利。今且乘而害也。吾安知夫後之不復爾也。要之故道復。而時修彼所謂四策者。則三患可以無虞。故道復。而無以善其後。則利害猶未可知也。願在今日之計。誠未有長於此者。若夫消弭之本。與夫善後圖。非愚所能盡議者也。

何宗彥

防海固藩議全

今之譚東事者。蓋牘滿公車矣。任事者見。謂我以封款彼。而海上之盟。固若金石也。何順也。議事者見。謂彼以封愚我。而其謀叵測。至且旦夕也。又何逆也。然而一順一逆。均非倭之情矣。夫謂封之足以款彼者。謂其愛我耶。以武往而以好歸。皆媾者之詞耳。俛而聽命。必有厚覬。其非愛我也。明甚。謂其畏我耶。我之伎倆。倭所畢知。平壤之捷。以當碧蹄可矣。其非畏我也。亦明甚。非愛非畏。而竟徘徊觀望。受封以返也。此其謀亦狡矣。然而遂謂倭能併朝鮮。以難我也。力未能也。恐朝鮮之中變也。而又遂謂倭能越朝鮮。以攻我也。力亦未能也。恐朝鮮之議其後也。故任事者乖。而議事者亦詘也。愚請借箸而籌之。釜山之寇已深。而其師已老。寇深則朝鮮積憤而思報。師老則朝鮮狎敵而易乘。進有勁敵。退無便汛。勢不得不挾中國。

以制朝鮮。而中國疲於奔命。憚於轉輸。勢不得不許一封以結其局。而要之。倭當已退之後。果肯泄泄而已耶。養其全力。一舉而下朝鮮。而又因朝鮮。以肆螫於我。此一策也。不然。則直走天津。扼我吭項。出偏師以綴朝鮮。而令其毋敢動也。又一策也。不然。則候風乘汛。北指登萊。南窺閩廣。吳越亟進。以疲我。多方以誤我。恍惚蕩漾。莫可端倪。此又一策也。此三策者。倭所必出之計。而我內防海外。防藩所謂萬全之略。烏可不朝計而夕議之。竊聞倭之爲患也。拒之於岸。不若拒之於海。拒之於門庭之內。不若拒之於藩籬之外。拒之於海內者。中國自爲守也。拒之於藩籬外者。朝鮮爲中國守也。所謂自爲守者。法在據要害而充軍實。夫鴨綠江。朝鮮之犄角也。宜宿重兵。以固封略。而時令偏裨。往來順口。張朝鮮而助之勢。時暇則修屯田之政。汛便則扼泛海之路。此遼左之急務也。天津。京師之襟喉也。舊制海船。頗稱得策。奈何因封而

各道之父老子弟甚切。鞭雖長不及馬腹。倭卽乘其不意而中之。毒惡能夷千餘年之國。爲甌脫乎。况其地有烏嶺之險。一夫當關。千人自廢。又可憑藉而守也。宜時遣一介行李。討朝鮮君臣。而責成之曰。誰無疾毒。能者早除之。莫如此淫樂不可禁也。而後布德蠲惠。弔死問孤。莫如此失小民心。而後察夷傷。補卒伍。據扼塞。莫如此寇至而不能禦。寇退而不能守。夫水激則騰。馬激則騁。况國之君臣乎。以隋煬帝之凶暴。唐太宗之英武。曾不能得志於朝鮮。奈何視爲積弱。而不一振厲之也。或者遂謂宜倣漢設一都護。以鎮撫而訓練之。愚竊以爲未可。蓋昔日往援。淫掠之毒已深。怨咨之口未息。今復遣將屯守。能保其不恣睢以漁下乎。能保其不姑息以縱士乎。朝鮮奉我正朔。爲我能庇之也。庇之而故擾之。其不折而之倭也鮮矣。况因糧於彼。則殘破之後。所在空虛。轉輸於我。則千里饋糧。士不宿飽。非計也。愚故曰。朝鮮之爲我中國守。抑亦朝鮮之自爲守也。我自爲守。則倭不得窺我之瑕。朝鮮亦爲自守。則倭不得窺朝鮮之瑕。其勢若分而不洽。然我堅而後。可以餘威庇朝鮮。朝鮮堅而後。能以全力屏我。其勢又合而不分。此雖書生之恆談。而究竟萬全之略。曾不出此。藉第令信無賴之飾詞。昧狡夷之要領。謂一封可以塞責。而暫退可以釋肩。遂令兵之已聚者散。備之已設者弛。船之已造者毀。開釁啓侮。長此安窮。其禍恐不可勝言已。嗚呼。保金甌而宇屬國。天子之任也。布公道而收羣策。大臣之任也。執桴鼓而死封疆。將帥之任也。各盡其

任而互濟其功。則扶桑之劍可倚。肅慎之矢可來。而今何大謬不然耶。上與下乖。任與議左。勇怯互在。行間賞罰多乖名實。此昔人所云。憂不在疆場。而在朝廷者。愚兢兢抱杞人之見。而未敢深言之也。

祝 萃海寧人。官至參政。

河工告成疏時仕工部奉命佐少司空徐公貫治水吳中代稿。

臣竊觀三吳之水。有上流下流之不同。必須均行濬治。則脈絡流通。可收全效。用是夙夜不遑寧處。相度地勢。以施工役。蓋蘇松居東。爲受水之地。湖常在西。爲水出之源。而湖則上乘於蘇松。常乃逕通于大江。上流雖一。微有不同。然臣聞治水先從其下。卽欲次第興功。循按古法。臣又竊慮農功在近。役不踰時。於是分派工程。一時同作。民免久勞之苦。功冀速成之美。臣卽督司委官人等。往來提調。將蘇州府等處。吳江長橋口。菱蘆之地。一帶開通。導引太湖之水。散入澱山。楊成。昆承三湖。却開吳淞江。洩澱山湖入海。此臣所謂治其下流者是也。開湖之婁涇。洩西湖。天目。安吉。諸山之水。自西南入於太湖。開常州之百瀆。洩溧陽。鎮江。練湖之水。自西北亦入於太湖。此臣所謂治其上流者是也。

請上親禮儒臣疏

臣聞自古帝王之聖。莫盛於堯舜。而堯舜之聖。尤急於親賢。考之典謨所載。唐虞君臣。都兪吁咈於一堂之上。槩可想見其盛。我朝祖宗列聖。同符堯舜。大臣時賜召見。而羣臣疏遠。亦得以情自通。君臣之交。一如家人父子。故能比隆唐虞。卓越千古。恭惟陛下。天錫神智。聖德夙承。御極以來。十年於此。不勞親接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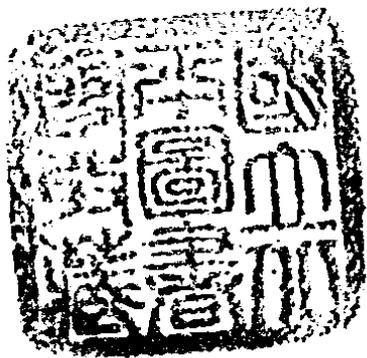
臣自享堯舜之治。臣獨過慮。萬一聖子神孫。習見如此。遂使君臣之情。邈不相接。恐非貽謀之善。况審問明辨。亦聖學之所不廢。而日有萬幾。事有萬變。有非章疏所能盡者。陛下何不少賜須臾。與儒臣面議耶。彼儒臣荷先朝之作養。蒙陛下之簡擢。尊其位。重其祿。正欲日奉周旋。仰禪聖明之萬一也。而乃使之終歲優游。旅進旅退。徒以奉行文書爲職業。格心之學。茫乎未聞。一有申請。非假之內侍。不能以上達。至使占彼之辭色。卜上之喜怒。中外輕重。於此焉分。將來之患。有不忍言者。臣愚不肖。每懷杞人之憂。獨以親接儒臣。爲今日第一急務也。邇者大臣科道。亦嘗爲陛下告矣。而言之未切。請之未勤。或混於衆言之中。未聞顯然以爲急務而抗言者。陛下俯賜嘉納。蓋有待焉。遂皆不復申懇。臣不能無疑於其間也。臣愚以爲此事。若果因循未舉。則咫尺萬里。情終不通。必無以塞天下之望。萬一政令不合衆心。願使羣臣得以藉口。陛下將必獨任其責。抑不知國史書之。野史記之。以爲何如。臣竊爲陛下惜也。伏望陛下大奮乾綱。深留聖意。以堯舜之聖。爲必可法。以祖宗之法。爲必可行。退朝之餘。卽御便殿。量留一二儒臣。奉陪清燕。以備顧問。如或接見之初。情未交孚。彼此生澀。有懷未卽欲吐。更乞大賜溫顏。深垂引進。試以上進講章。令其直解文義。試以自進奏疏。令其直述情詞。一觸□□心。卽賜請問。從容諮訪。誘之盡言。日復一日。顏情稔熟。自成魚水之懽。大小臣工。凡有獻替。悉容情對。言之切直者。曲加獎勵。言不能盡者。俾之條陳。按閱而考詢之。用一人出一令。必反覆詳審。求合天心。輿論而後行。如此。則上下相孚。幽隱必達。臣衷無間隔之憂。聖澤無壅遏之患。唐虞都兪吁咈之風。祖宗君臣同遊之盛。復見於今日。此堯舜之急務。在陛下

尤所當先，而不容少緩者。方今天下之事，非無可言。臣反覆思之，莫急於此。故敢昧死上陳，是區區以堯舜望陛下之心也。



# 跋

右昭代經濟言十四卷。明南海陳子壯集生撰。按先生所著練要堂集、秋痕、統名、陳文忠公遺集。余已刊入粵十三家集中。是書選輯有明一代文稿奏疏。中多崇論閎議。有關道統政術之言。固可與我朝賀稱。庚督部所輯經世文編。同垂不朽者也。沈景倩野獲編。謂林見素起家撫蜀。上疏自言。在林居時。欲刻劉瑾疏具。而無人能寫。與陳茂烈對泣而止。今至四川。方能續成。前疏上奏時。瑾已正法。復上疏稱慶公名士。正人。所言必不妄。但權奸已敗。卽往事果真。亦當忘言。此等追敘。似乎蛇足。疏見第七卷中。朱竹垞靜志居詩話。謂自程敏政建議於前。張孚敬順之於後。舉凡戴聖、劉向、鄭衆、賈逵、何休、馬融、服虔、鄭元、盧植、王肅、王弼、杜預、范甯等一十三人。從祀孔子之廡者。皆罷之。真天資刻薄人所爲也。敏政疏未錄。而孚敬疏亦見第七卷中。不無可議。似宜芟蕪。以原書所錄。姑仍之。先生復有經濟言十二卷。四庫提要謂其編輯諸子名言。分類標題。以供程試之用。復有經濟考略八卷。自序略云。閒取歷代遺製。可采者。供學者博覽。名曰考略。夫亦謂當師其意云爾。譚玉生廣文。均有藏本。竊謂不如是書遠甚。乃四庫全書俱附存目中。而是書獨缺。亦未經探進也。久從亡友黃石溪。借刻本鈔存。特校勘而重刊之。其仕履或詳或缺。殆不可解。亦姑仍之。戊申端陽令節。後學伍崇曜謹跋。



編主五雲王

編初成集書叢

言濟經代昭

册三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六月初版

撰者 陳子壯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平

◆D一三一九

(本書校對者 董雲冠 王永榜 王模)



3
4
759